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管子传

 **eBOOK**  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# 序

李新泰

《管子传》即将出版，连欣同志要我写篇序言。我对先秦时代的齐国文化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，特别是桓管时期那半个世纪的风云，更令我感慨万端。可以这样说，这半个世纪是齐文化中最壮阔、最辉煌的篇章。

所谓齐文化，系指从姜太公封疆营丘始建齐国（约公元前11世纪），至秦始皇消灭齐王建（公元前221年）止，共约800多年时间，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在古齐国这片土地上所建立的文化。

近几年来，淄博作为齐文化的发祥地，对齐文化进行了多层次、大范围的研究宣传，先后召开了《管子》与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、海峡两岸齐文化学术研讨会，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，创办了学术刊物，编辑出版了《齐文化大观》、《齐文化概论》等多部专著，2000多万字的《齐文化研究丛书》不久也将同广大读者见面。

齐文化研究宣传热在淄博的兴起，除了淄博人对她的厚爱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研究宣传齐文化对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首先，研究宣传齐文化对当前深化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崇尚变革是齐文化的一大特点。在齐国的历史上，大的改革有三次：一是太公时期的改革。姜太公分封到齐后，及时提出了“简其礼”、“因其俗”的立政主张。政治上，打破“亲亲上恩”的封建等级制度，主张“尊贤上功”；经济上，采取“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”的政策。

二是桓管时期的改革。内政改革主要推行士、农、工、商“四民分业”定居的社会编组，国民各有专业，各司其责；经济改革主要是实行由国家管理铁矿开采和煮盐业的“官山海”的同时，建立了“相地而衰征”的新赋税制；军事改革主要是采取国君直接掌握军队，实行“寄军于政”。三是齐威王时期的改革。改革的核心内容是“整饬吏治”，即要求地方官吏要大力发展生产，富足人民；官府办事要讲求效率，不许有积案不办；要省刑安民，减少犯罪；不允许地方官向朝廷官员行贿，骗取荣誉和信任。齐国这三次大的改革，为齐国成为五霸之首、战国七雄奠定了基础。

从齐国的改革事实中，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：不改革就不可能强国富民，立国之本在于改革。联系当前实际，我们必须进一步坚定改革信念，加大改革力度，抓住关键环节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，积极探索，勇于实践，确保改革的不断深化。

其次，研究宣传齐文化对扩大对外开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开放性是齐文化的又一特色。桓管时期，齐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主要措施有四条：其一，设立市场。《管子》中明确提出：“百乘之国，中而立市”。市场的设立，吸引了众多外国客商，使齐国都城临淄成为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。其二，减轻关税。对来齐经商者实行“关市几而不征”，就是允许齐国以外的商人自由地出入关卡而不缴或少缴关税，让他们得到实惠。其三，提供优质服务。对经商者给予不同规格的接待，“一乘者有食，三乘者有刍菽，五乘者有伍

养”；还在大路上每30里设一处驿站，为过往商人服务。其四，发展海外贸易。

通过渤海与燕国进行海上贸易，使渤海成为当时齐国的一个海上对外贸易区。有效的对外开放措施，收到了“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”的效果。

齐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及实践说明：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，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，都离不开与别国的交往。当前，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，必须进一步克服“封闭保守”、“夜郎自大”等错误观念，实行全方位开放，切实把扩大开放作为一项战略性措施来抓。

第三，研究宣传齐文化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齐国统治者历来都重视经济的发展，始终坚持本末并重、农工商并举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纲领。一是重视农业。既抓粮食生产，又注重渔盐业、畜牧业、林业的发展。比如粮食生产，提出“不夺农时”，主张“五谷宜其地”。渔盐生产，太公时就“便鱼盐之利”，桓公时又“设轻重鱼盐之利”，并对煮盐业实行国营政策，使齐国渔盐业“通输海内”。

林业生产，实行“民之能树艺者，置之黄金一斤，直食八石”的植树造林奖励政策。

二是不忘手工业。齐国历代手工业生产，曾设“工正”、“工师”、“三服官”、“铁官”等官吏，负责对手工业的管理，使齐国制铜、冶铁、纺织、制陶等行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得到不断提高。三是兴办商贸业。随着齐国对商贸业的重视，齐国都城临淄迅速成为店铺林立、车水马龙的商贸中心，进一步带动了齐国商贸业的发展和繁荣。

齐国的繁荣壮大昭示，要富民强国，关键是发展经济，把经济搞上去。我们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，建设强大的现代化中国，重要的也在于经济的发展。因此，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，大力发展生产力，以生产力的大发展促进经济的大发展。

第四，研究宣传齐文化对发展科技、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齐文化是重视科技教育的文化。在科技方面，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技术成就。《齐民要术》堪称齐国农业技术之大成，《考工记》可谓我国最早的工业百科全书，《孙子兵法》则为历代兵家奉为至宝，《甘石星经》可谓天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。在发展教育方面，《管子》提出了：“一年之计，莫如树谷；十年之计，莫如树木；终身之计，莫如树人”的育人思想。齐国重视发展教育的重要标志是创办了“稷下学宫”。宣王时“稷下学士复盛，且数百人”，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集政治、学术、教育于一体的机构。在重视人才方面，齐国牢固树立了“争天下者，必先争人”的思想。从太公到桓公先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选贤任能、唯才是举的选拔考核办法。齐桓公大义相管仲、设庭燎招士，齐威王用人不疑，齐宣王礼贤下士，孟尝君养士等尚贤重才的做法，也都集中反映了齐国对人才的重视。

齐国始终坚持发展科技教育，启用人才的做法启迪我们，重视科技，发展教育，重用人才，是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的观念，进一步强化科技意识、教育是立国之本意识和人才意识，真正把教育摆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，切实把经济建设、社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、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。

第五，研究宣传齐文化对搞好法制和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崇法尚廉是齐文化的又一特点。《管子》认为：“法者，天下之程式也，万事之仪表也”，君主治国要以法律、制度为准则。不仅强调要法律先行，搞好立法，而且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“君臣上下，贵贱皆以法”，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此外，《管子》还认为，执法必须从严、执法必须以“公”。齐国的政治家强调统治者要“薄于身而厚于民”，并以此为指导思想，制定了许多为政要清廉的规定和措施。如告诫官吏：“山林虽广，草木虽美，禁发必有时。国虽充盈，金玉虽多，宫室必有度。”主张对官吏实行严罚重赏。在齐国的历史上涌现出许多勤俭执政的官吏，晏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晏婴身为齐国宰相，历仕三朝相位，却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，穿缁衣，吃粗粮，驾驽马，居陋室，并多次谢绝君主赏赐的城邑、新宅、美女、车马和衣裘，堪称廉洁的楷模。

齐国的统治者崇法尚廉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，客观上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：要保持国家长治久安，必须加强法制和廉政建设。当前，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，因法制不健全，违法乱纪、贪污受贿、坑蒙拐骗现象还较为普遍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，加快立法，健全制度，强化公民法制意识和廉洁意识，严格执法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
《管子传》以生动的笔触，再现了桓管时期这段辉煌的历史，成功地塑造了管仲、齐桓公、鲍叔牙、宁戚等一系列历史人物形象，将管仲辅佐齐桓公发愤图强、锐意改革，经过数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，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，使齐国终成春秋首霸的经历写得淋漓尽致，读来令人回肠荡气，很受教育，很受鼓舞。

连欣同志是位勤奋的作家，数十年坚持业余创作，写出了不少好的文学作品，今天又创作了《管子传》，为宣传齐文化做出了贡献。我希望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1995年3月于淄博

## 第一章 一箭之仇

### 1. 公子纠欣喜若狂

公元前六八五年初夏。

鲁国都城曲阜。齐国二公子纠的住处。

这是一处十分幽静的住所，院子里青松避日，透出阵阵凉意。公子纠在正堂席地而坐，边饮酒边欣赏美女跳舞。这六名舞女是他从齐国带来的。

舞女且舞且歌：

落叶啊落叶，

风把你吹落。

哥哥呀，我的哥哥，

你唱呀，小妹我合着你。

管仲（名夷吾）同召忽走进大门。

“夷吾兄，今日有什么喜事，乐陶陶的？”召忽发现管仲今日与以往不一样，问道。

管仲拍拍召忽的肩：“老弟，咱们的出头之日快来了。”

召忽急迫地问道：“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点？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。”

管仲自信而又颇含神秘地笑道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，此地乃燕雀巢穴，不是久居之地，昨晚我占了一卦，看来，过不了几天，我们就要回临淄了。”

召忽大喜，他对管仲的神机妙算从来就没怀疑过。

公子纠走出来，一连打了几个哈欠，伸了伸懒腰。他看了管仲和召忽一眼，很不情愿地：“二位师傅，今天练什么？”

召忽忙道：“射箭。请公子上马。”

公子纠跟着管仲、召忽来到城外的一片空旷原野上。

三枚刀币吊在两棵树之间。

公子纠不屑地看看几十步开外的刀币。这公子纠三十七岁，长得膀大腰圆，一米八以上的个头。他从召忽手里接过弓和箭，将弓拉圆，只听“嘣”一声弓弦响，那边“当啷”一声，一枚刀币落地。他看了管仲一眼，又装上一支箭，再挽长弓，将第二枚刀币射落。

召忽大声喊道：“好箭法！”

管仲点点头。

公子纠得意地又装上箭，将第三枚刀币射落在地。他将弓扔到地上，哈哈大笑。

管仲微笑着点点头：“公子的箭法确有长进了。”

公子纠对管仲的赞语显然不满，他抬头一看，只见天上一队大雁从南向北飞来。他从地上拿起弓，道：“看我把那领头的大雁射下来。”说着，拉满弓向头顶上方的雁瞄准。

管仲一下把住公子纠张开的大弓，道：“算了吧，别枉费心力了！”

公子纠不满地看着管仲：“师傅，为什么扫我的兴？”管仲道：“刀币悬在树下，静止不动，公子可以箭无虚发，而大雁是飞在天空中，一刻也不停地飞动，公子肯定不会射中，因为公子还缺乏以不变之态应万变之势的本领。”

正好，天空中又飞来一队雁群。

“师傅所言，为时过早了吧！”说着，公子纠将弓拉圆，瞄准，射出一箭，箭直冲蓝天。大雁队形不乱地向前飞去，公子纠颓丧地望着远去的雁群。

管仲循循善诱：“这射箭之道，要掌握此起彼伏，彼抑我扬，张弛相彰，动静相和。”

公子纠把弓交给管仲，不服地说：“师傅滔滔宏论，能不能亲自射上一箭？”

管仲抬头向南望去，只见又一队大雁飞来，便搭上箭。他挺起那结实的身躯，双眼射出犀利的目光，将弓拉圆，只听“嘣”地一声箭响雁落，那只大雁垂直地跌落在地上。

雁群大惊，呱呱叫着仓惶飞逃而去。

召忽大声喝彩：“夷吾兄，真神箭也！”

公子纠丢了面子，气恼地从管仲手中夺过大弓，咔嚓一声折断，扔在地上。

召忽十分生气：“公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本事不行就老老实实地学嘛！”

公子纠：“我不学射箭了！”

召忽气得胡子直抖，指着公子纠大喝道：“先君委托我和夷吾兄作你师

傅，你怎敢如此无礼！”

管仲看了公子纠一眼，突然放声大笑，笑得召忽和公子纠不知所措。

管仲拍拍公子纠的肩膀：“公子，你想改弦易张，好！你早就该有此志向。”转而对召忽道：“老弟，挽弓射雁，这是武夫们干的事。公子乃天下栋梁，该登临君位，一统天下，挥斥八方。这次公子折弓，是天意所为。”

公子纠不解地看着管仲：“师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管仲庄重地说：“公子，昨晚为臣占了一卦，齐国有变，齐襄公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气数已尽。公子排行老二，理所当然地继位齐侯。管钟和召忽，要托公子的洪福，平步青云，飞黄腾达了。”

公子纠将信将疑：“但愿这一天早早来到。”

正说着，侍从飞马赶到，滚鞍下马：“禀公子，齐国宾须无大夫自临淄来，说有要事急于求见。”

公子纠看看管仲，困惑地：“宾须无？”

管仲对公子纠作了一揖：“恭贺公子！”

公子纠莫名其妙，看看召忽，召忽也大惑不解。

管仲笑道：“我断定，宾须无大夫此行曲阜，定是请公子回临淄继承君位。”

公子纠仍然将信将疑：“真此事？”

管仲一脚踢飞地上的残弓：“改弦易张，此乃天意，还等什么，快回去见宾须无！”

公子纠、管仲和召忽刚走进院子，只见宾须无从堂屋门迎出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公子纠面前：“臣宾须无叩见公子！”

公子纠忙俯身拉起他来：“免礼，平身。”

“谢公子。”宾须无站起来。

公子纠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宾须无，你来曲阜，可是请我重返临淄？”

宾须无不惊奇地看着公子纠，点点头：“正是。”

“那，是不是要我回去当国君？”

“我主果然英明。”宾须无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管仲笑道：“公子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到堂上说吧。”

众人鱼贯进到堂上，席地而坐。

管仲问道：“宾须无，是高、国二位上卿派你来的？”

宾须无：“高、国上卿及众大夫，一致拥戴。”

公子纠：“有没有反对的？”

宾须无从怀里掏出一块红帛，呈到公子纠面前：“臣与雍廩、东郭牙等大夫歃血为盟，忠心耿耿。”

公子纠展开红帛书，念道：“汤汤天籟，泱泱厚土，庚年孟夏，吉日良辰。臣东郭牙、宾须无、雍廩歃血立盟：公子无知弑君篡位，天理难容，死有余辜。我等大齐忠贤臣子，沿遵古训，大宗维翰，宗子维城，立誓拥戴公子纠为大齐国君。非纠不君，非纠不臣，如有背叛，神明殛之！”

管仲点点头，拊掌道：“歃血盟书，写得好，太好了！”

读者诸君，你道这歃血为盟是什么仪式？这是古代国君与国君之间、国君与大夫之间、大夫与大夫之间共同做一件重大事情时，要举行的一种仪式。过程是：先在地上挖一洞穴，称之为坎，以牛、羊、马、鸡、狗等为牺牲之物，杀于洞穴内，割下牺牲物的右耳放在盘子里，取其血盛在敦这种容

器中。然后宣读盟约，立盟人依次饮血，也有的含血，或以指蘸血，涂于口旁。然后将盟约正本放在洞穴内的牺牲物上埋掉，副本则与盟者各藏一份。

管仲是何等样人，他知道这歃血盟书的份量。不过，有一点他总放心不下：“宾须无大夫，公子小白还在莒国？”

“在莒国。”

“可有重返临淄的消息？”

“没有听说过。”

公子纠颇不耐烦地说：“公子小白与我何干？君位承继，长幼有序。我登君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师傅过虑了。”

管仲点点头，又问：“宾须无大夫，你还有什么事？”

宾须无道：“禀公子，雍廩大夫要臣向公子请罪。公子无知弑君，是他设计杀了无知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”公子纠大笑后道：“无知弑君篡位，罪该万死。雍廩大夫替天行道，何罪之有！我还要给诛杀公子无知的功臣加官晋爵呢。”

管仲对公子纠道：“这几年，天下大乱，风云变幻，战火连绵，民不聊生。襄公不知爱民，荒淫暴虐，致使朝纲混乱，天怒人怨。公子无知出于个人野心，弑君篡位，天理不容。公子此次返临淄继承君位，一定要上遵天意，下顺民心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这些话我都听腻了！你看咱啥时动身回临淄？”

管仲稍加思索，说：“夜长梦多，事不宜迟，立即启程，返回临淄！”

召忽在管仲耳旁小声道：“夷吾果然料事如神，佩服，佩服！”

## 2 . 国高不谋而合

话分两头。齐襄公被无知杀死，无知篡位不足一个月，又被雍廩等人杀死。齐国上下一片大乱。国不可一日无君。谁来继承君位呢？按祖宗规矩，应该是由公子纠接君位。

可是公子纠乃平庸之辈，继位不会比他长兄齐襄公好多少。这件事使齐国的两位上卿高傒和国子费了心思。这高、国二氏是周天子封到齐国的监国大臣，其地位与齐侯平起平坐，德高望重，国人无不敬仰。

国子叹了一口气：“公子纠不学无术，东郭牙、宾须无与他素有旧交。雍廩杀了公子无知，也恐新君论罪。所以，他们拚命拥戴公子纠，名遵古法，实图私谋。如果公子纠即位，太公所创的大齐祖业，恐怕要毁于一旦！”

“国上卿之言正合我意，你看公子小白怎么样？他虽比公子纠年轻，但聪颖过人，知书达礼，不是糊涂之辈。”高傒看着国子，试探着说。

国子又叹一声：“这事我也想过，公子小白确比公子纠好得多。可这长幼有序，你我奈何？”

高傒语气颇坚定地：“若拥戴平庸之辈，岂不更是辱没列祖列宗？祖宗之本，应当唯贤良是举。”

国子点点头：“这话也有道理。国难当头，也就顾不得那么多宗法啦！咱就拥戴公子小白！”

高傒听了，十分激动，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帛书，递给国子：“上卿大义为齐，可敬可佩。我已给公子小白写好帛书一封，请过目。”

国子匆匆看了一遍：“好！马上派快马火速赶奔莒国，请小白速回临淄即位！”

## 3 . 小白踴躍滿志

夜已深了。外面山风阵阵，吹得树叶刷刷作响。灯下，公子小白在反复看着高傒、国子送来的急信。他的师傅鲍叔牙正在火上烤着龟板。跳动的火苗映照着他那庄严肃穆的脸膛。

突然，龟板发出“啪啪”的炸裂声。

鲍叔牙合掌闭眼，口中念道：“苍天在上，苍天保佑。”他从火上取下龟板，置于一个玉盘中，然后高擎过头，向东西南北天地六方礼拜。礼拜完毕，他仔细端详着龟裂的纹路。突然，他放声大笑起来：“公子大喜！”

小白急忙过来，俯身看着龟板。

“公子你看，龟板呈吉泰之纹。现在时辰是子未丑初，阴阳交替。阴纹为五，阳纹为九，九五相交，飞龙在天。哈哈，齐国新君，非公子莫属！”

公子小白却激动不起来，心事重重。

“昨夜高、国二位上卿派人送信，用心良苦，就是要公子回国即位。”鲍叔牙激动不已。

小白又把帛函读了一遍：“师傅，二位上卿信上没有说让我回去继位呀！”

鲍叔牙接过信：“公子你好糊涂。”他念道：“今日群臣朝议公子纠为新君，即派宾须无大夫去鲁国迎接，五、六日可回临淄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齐国积重难返，亟待一位贤明新君……”

“即然群臣朝议定我兄长公子纠为新君，又为什么通报与我，是何用意？”小白大惑不解。

“上卿之言，意在字里行间，你看‘齐国亟待一位贤明新君’。公子的贤明在齐国众所周知，公子纠乃平庸之辈，谁不知道？这贤明二字，分明指你。”

小白点点头。

鲍叔牙继续道：“你看，信上说，公子纠五、六天才能回到临淄。可上卿又说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公子纠从曲阜回临淄得五、六天，可公子你从莒国回去只需三天。很明显二位上卿之意，是让公子赶在公子纠之前回临淄即位。”

小白面有难色，犹豫不决：“长幼有序，我怕……”

鲍叔牙指着龟板：“龟纹乃天相之现，九五相交，卦辞主刚毅果断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！”

小白还是下不了决心。

鲍叔牙大声说：“公子聪明过人，怎么这么糊涂？兄弟有伯仲叔季之分，好比时间有子丑寅卯之别，只是一种分别的标志而已，与君位有什么关系？昔日尧传位于舜、舜传位于禹，君位承继，众望所归，不在长幼之间，而是看是不是贤明。”

小白有所悟地点头：“师傅所言，也有道理。”

鲍叔牙指着龟板说：“天人合一，机不可失。公子顺应齐国人心所向而动，又有高、国二位上卿的辅助，必然得国”。

小白何时不想当国君！他们两掌用力一击：“好，就照师傅所言。何时动身？”

“事不宜迟，我已向莒国借得战车百乘，明日戌时，便是吉日良辰。”

“师傅，我们会成功吗？”

鲍叔牙信心百倍地说：“这些年齐国逐年衰败，民不聊生，被各诸侯国歧视，周天子也看不起咱，就是因为没有一位贤明的国君。你那位长兄齐襄



公，一年到头穷兵黩武，不管百姓死活，整日价醉生梦死，不理朝政。更可恶的是连自己的亲妹文姜也要糟塌，简直禽兽不如！举国上下，人心思治，公子又有高、国二位上卿的扶助，一定会成功！”

小白踌躇满志地说：“如果苍天保佑我小白登临君位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用治国贤才，委以重任，齐心协力，振兴大齐，让周天子对齐国刮目相看，让各诸侯国臣服！”

#### 4 . 鲁庄公的如意算盘

齐国发生内乱的消息传到鲁国，可把鲁庄公高兴坏了。他恨透了齐襄公。他与齐襄公有杀父之仇，辱母之恨。他的父亲鲁桓公是奉周天子之命给齐襄公议定婚事，母亲是齐襄公胞妹，也一同回齐省亲。不料齐襄公竟借此机会与其胞妹乱伦，干了那伤天害理的事情。鲁桓公闻知此事，大发雷霆。齐襄公竟然又借在牛山送别饯行之机，派公子彭生将鲁桓公在车上杀死。庄公继位后，就想兴师讨伐齐国，无奈齐强鲁弱，只好忍下这口恶气。现在，齐襄公被公子无知杀了，公子无知又被雍廩等大臣杀了，齐国大乱。这真是天赐良机。公子纠也知其兄作恶多端，害怕祸及自身，才到鲁来避难的。齐襄公一死，自然请回公子纠继任。他好借这个机会，向齐国讨回公道。主意一定，他立即召集群臣到正殿议事。庄公看看分列两班的文武大臣，说道：“齐襄公多行不义，自取灭亡。”

齐国群臣朝议，拥戴公子纠回国继任新君。寡人决定明天亲自护送公子纠回齐国。”

大臣施伯出班奏道：“臣以为，现在齐国鲁国势均力敌，齐强则鲁弱，齐弱则鲁强。”

齐国内乱，对我大有好处。依臣之见，可再让它乱一阵子，然后送公子纠回国即位。”

大司马曹沫也出班奏道：“臣以为施大夫言之成理。此事不宜操之过急。齐国无君，朝纲必定混乱；朝纲一乱，国力必定削弱。反正公子纠在鲁国，只要他跑不了，咱就掌握了主动权……”

庄公不悦，摆摆手道：“齐鲁两国世有姻缘，公子纠乃寡人二舅，不可胡来。公子纠在鲁国避难已有时日，寡人亲自护送他回齐继位，他能忘记寡人的恩德吗？寡人主意已定，明天亲率三百乘战车，曹沫为大将，秦子、梁子为左右将军，护送公子纠回临淄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护送公子纠的鲁军开动了。车辚辚，马嘯嘯，尘土遮天蔽日。

第一辆战车上，插一面镶有“曹”字的战旗，白色，绣熊虎图案。车右边设有鼓和铜锣，大将曹沫顶盔披甲，威风凛凛。

第二辆车上，高扬“鲁”字大旗，浅红色，绣蛟龙图案。车右边竖一高杆，设有战鼓和战金（铜锣）。鲁庄公与公子纠并排坐在车上。身后是管仲和召忽。

后面紧跟着梁子、秦子的战车……

公子纠春风得意，面带喜色。早也盼，晚也盼，就盼着今天。他心里算计着，从曲阜到临淄，要五天路程，第六天他就率群臣礼拜宗庙，然后登临君位。

鲁桓公看看公子纠，打开了自己的小算盘：“公子这次回临淄即位新君，可别忘了今日寡人之劳呀！”

公子纠一听，连忙笑脸相迎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，鲁侯恩德，定当重报。”

“怎么个报法，寡人想听明白。”鲁桓公单刀直入地说：

“公子割五座城池给鲁国，不为过吧！”

公子纠一听，心中十分不快。割五座城池，那等于割掉齐国的四分之一。割一座还差不多，这鲁侯未免太贪心了吧……

鲁庄公见公子纠不说话，便道：“公子尚未即位，就这么不痛快，那——”说着他举起木槌在铜锣上敲了一下。

前面战车上的曹沫一听，急忙举起木槌在大铜锣上敲了三下。锣声一响，鲁军三百乘战车，立即停了下来。

公子纠大惊：“鲁侯，这是干什么？”

鲁庄公冷笑道：“准备回去！”

公子纠着急地：“不，鲁侯，不要这样！”

庄公把手一伸：“五座城池，公子给不给？”

管仲对鲁侯这种乘人之危谋取私利的行为十分反感，可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先让公子纠继位再说，便笑着说：“鲁侯，现在公子纠的君位未定，他怎敢随便答应？何况公子小白也在觊觎君位，一旦小白先入临淄篡了君位，那么一切都成了泡影。如果公子纠当上国君，敢不报答鲁侯？再说，你们又是亲戚关系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管大夫，你是公子纠的师傅，说话可要算数，咱们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！”说着，举起木槌，在鼓上敲了一下。

曹沫一听，急忙擂起战鼓，军队又向前进。

召忽不满地瞪了鲁庄公一眼，鼻子里哼了一声。

军兵前进了一天，安营扎寨。管仲对庄公道：“管仲有事想麻烦鲁侯。”

庄公看了管仲一眼：“什么事？”

管仲道：“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公子小白回临淄。他在莒国，离临淄只有两三天路程。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请鲁侯借我三十乘战车，我为前锋，先进临淄做些准备。

如果路上遇到小白，就把他堵截回去。”

庄公笑道：“管大夫过虑了。大宗维翰，宗子维城，这是祖宗遗训。公子纠年长，由他继任国君名正言顺，寡人料小白就是吃了熊心豹胆也不敢篡位。”

公子纠道：“师傅所言也有道理。鲁侯，就答应了吧”

管仲又道：“天网恢恢，尚有所漏。如果真有纰漏，公子纠继位不成，鲁侯岂不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？”

鲁庄公点点头：“好吧，寡人答应，给你三十乘战车。”

## 5 . 管仲暗放冷箭

公子小白和鲍叔牙带着从莒国借来的一百辆战车，风驰电掣般直奔临淄。

小白身穿缟服，坐在第一辆战车上。车上竖一高杆，杆上系一面黑幡。

鲍叔牙以他娴熟的驾车技艺，一手握缰，一手执鞭，鞭子甩出了花儿。

小白啧啧赞道：“师傅的驾车技术，天下无双。”

鲍叔牙笑道：“雕虫小技，公子过奖了。”

前面来到白水。

“师傅，人马已经一天一夜没歇息了，是不是稍事休息一下？”公子小

白拍拍鲍叔牙的肩头。

鲍叔牙敲了一下铜锣，吁了一声，战马停下，整个车队停了下来。

鲍叔牙大声道：“诸位将士，抓紧给马饮水，抓紧吃饭，马不离辕，人不离车，到临淄还有半天路程，今晚咱们到临淄饱吃一顿。”

鲍叔牙跳下车去，用觥到白水河里舀来清水递给公子小白。

小白没有下车，接过觥来美美喝了一口：“啊，好甜啊，又喝到故乡水了。”

鲍叔牙解开饭袋，取出熟饭，同小白一起吃起来。

饭还没吃完，小白似乎有预感，站在车上向西望去，只见一股烟尘直奔过来，忙道：“师傅，你看！”

鲍叔牙一看，吃了一惊，连忙击鼓。

莒军立即登车，列成战阵，

管仲率领的鲁军，像一股旋风般扑了上来。

管仲既为自己的判断正确而得意，又为公子小白的篡位举动而恼怒。他一看莒军的阵势，就知道是鲍叔牙指挥的。相隔一箭之地，他将鲁军列成进攻队形。

“鲍叔兄！”管仲在战车上向鲍叔牙拱手致意。

鲍叔牙也在战车上拱手施礼：“夷吾贤弟！”

管仲：“一别就是好几年，我好想大哥。”

鲍叔牙：“贤弟一向可好？”

管仲试探着问道：“托大哥洪福。曲阜是块风水宝地，小弟服侍公子纠，今日总算有了个结果。我是送公子纠回临淄，不知鲍叔兄带着兵车，是到哪里去？”

鲍叔牙一听，便明白了管仲的意思，好家伙，管仲好快呀！但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，管仲只是探路的，便说：“天降不幸，齐国大难，二位国君接连被杀。公子小白是回临淄料理君上丧事的。”说着，指指车上挂着的黑幡和素衣缟服的公子小白。

管仲冷笑一声，好你个鲍叔牙，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还不清楚？便将了鲍叔牙一军：“我看公子小白，脸上洋溢着喜庆之色，哪象料理丧事！再说，料理丧事为啥兵车戎马相从？鲍叔兄一向为人忠厚，今日可是言不由衷了吧？”

鲍叔牙正色道：“夷吾贤弟，为兄要问你，你同公子纠回临淄干什么？”

管仲道：“实话告诉仁兄，齐国群臣朝议，高、国二位上卿定夺，派大夫宾须无到曲阜迎接，鲁侯亲自率战车三百乘相送公子纠回临淄，拜宗庙，登大殿，继位新君。先君的丧事自然由公子纠料理，不须公子小白操劳了。鲍叔兄可与公子小白再回莒国。否则，鲁侯的军队马上就到了，免得发生诸多不快！”

公子小白一听，心里打开了鼓。公子纠回临淄是堂而皇之，继位是天经地义，处理其兄丧事也是理所应当。他埋怨高傒和国子，两位是德高望重的监国上卿，为什么定了让公子纠继位，又送给我信。他扯扯鲍叔牙的后衣襟，小声道：“师傅，咱们……”

鲍叔牙一下打开小白拽他的手，泰然自若地说：“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公子小白是先君的同胞兄弟，连奔丧的权利也没有了吗？”

管仲冷笑一声，单刀直入：“公子小白阴谋我一眼就看穿了。他是想回

临淄争夺君位，行不礼不义之举，天理难容！”鲍叔牙也毫不隐瞒地说：“夷吾贤弟才高八斗，高瞻远瞩，深通治国谋略，对人对物看得入木三分，你难道就分不出黑白优劣、贤能昏庸？大齐江山，早已满目疮痍，伤痕累累。如果贤弟又要给齐国送上一个平庸君主，岂不是雪上加霜？”

管仲听了，心中一动，鲍叔牙的话不是没有道理。可公子纠不当国君，他的相国梦就要破灭，便道：“小弟身为公子纠师傅，这些年也尽了心，费了力，公子纠变化相当大，德才兼备，堪负国任。再说，这朝纲维常，长幼有序，公子纠登位，上通天理，下达民心，这个道理鲍叔兄应该明白！”鲍叔牙仰天大笑：“夷吾弟此言，可真有点言不由衷了吧！公子纠乃平庸之辈，小肚鸡肠，夷吾弟用德才兼备四个字，岂不是欺世盗名、弥天大谎？夷吾弟，咱们要以齐国大业为重，你一向开明，还是你我携手共事公子小白，以成大业。”

管仲见鲍叔牙言辞坚定，便以情打动：“鲍叔兄，人臣各为其主。你我情同手足，管鲍之交，天下闻名。今日仁兄高抬贵手，再让管仲一步，与公子小白回莒国去，以后的事仁兄尽管放心，我会安排好的。”

鲍叔牙似乎受了侮辱，厉声道：“夷吾弟说这话，让为兄看不起你！当日你我共同经商，一分红利，你得七成，我不以为你贪婪；你打过三次仗，却都败了，我不以为你不勇敢；你当过三次官，被赶走三次，我也不以为你平庸。可今天你的作法，为兄鄙视你私心太重。身为七尺男儿，不为齐国社稷着想。国难当头，为图私利，为争官位，甘心推一个平庸之辈为君。夷吾弟，你是打着仁义道德之名，行偏私利己之实！既然是各为其主，为兄决不让步！”

鲍叔牙一席话，说得管仲脸发烧，耳发热。他深知鲍叔牙的脾气，一旦定了的事，他死也不会回头。他看了公子小白一眼，忽然计上心来：如果除掉他，那公子纠的君位就再也无人争了。对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！他左手悄悄从车上拿起硬弓，右手抽出一支箭：“鲍叔兄，话说到这份儿上，咱们只好走着瞧了！不过你这一百乘战车，恐怕抵不过鲁侯三百乘战车。告辞了，鲍叔兄！”就在战车打回头的一刹那，管仲挽弓搭箭，“嗖”地一声，箭直飞小白心口。

“啊呀！”公子小白口吐鲜血，应声倒在车上。

鲍叔牙大惊失色。他知道管仲力大无比，箭法高强，有百步穿杨之功。他抱着公子小白：“公子，公子！”

管仲十分得意。他知道这一箭的份量，回头高声喊道：“鲍叔兄，小弟多有得罪了！”说着带三十乘战车，一阵风似地回去了。

鲍叔牙抱着小白哭喊：“公子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呀！”

小白仍然昏迷不醒。他从眼缝中瞅着远去的管仲的军队。

鲍叔牙痛不欲生：“公子，你醒醒，我该死，我没保护好你……”

公子小白一下在车上站了起来，笑道：“师傅。”

鲍叔牙大喜：“公子，你伤得重吗？”

小白从身上拔下箭来。鲍叔牙一看，不禁倒吸一口冷气。啊呀，真玄哪！那支箭正射在小白的衣带钩上。这衣带钩是用铜造的，正在心口处。那箭竟然把铜衣带钩射了个窝儿。

“苍天有眼！苍天有眼！公子，你可真是大福大贵之人！”鲍叔牙一连向老天作了三个长揖。他指指小白嘴边的血渍，不解地问：“公子，这血……”

小白笑道：“师傅，你记得咱们同管仲一起打猎吗？那只狼让管仲的箭穿透后又钉死在树上。管仲的箭法高强，他如果发现没有射中我，决不肯罢休，还会再补一箭。我也是急中生智，咬破了舌头。”

鲍叔牙大喜过望：“啊呀呀，好你个聪明过人的公子！连师傅都被你瞒过了。”

小白看着手中那支箭，箭羽上写着一个“管”字，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管夷吾，我小白不报这一箭之仇，誓不为人！”

鲍叔牙擂动战鼓，大队人马直奔临淄而去。

## 6 . 公子纠的三大喜事

管仲带着三十乘战车，到鲁庄公战车前。他跳上战车，面色洋溢着得意之情。

鲁庄公问道：“管太傅，可曾遇到公子小白？”

管仲道：“果不出管仲所料，公子小白从莒国借得战车百乘，正要赶赴临淄抢夺君位。”

公子纠大惊失色：“小白竟如此大胆！师傅，这可怎么办？”

管仲笑道：“公子不必惊慌，齐国新君非公子莫属！”

公子纠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小白呢，他到底怎么样了？”

管仲冷笑一声：“小白已成了我箭下之鬼！”

鲁庄公惊喜地看着管仲：“你真把小白射死了？”

管仲自负地拍拍身后的大弓：“我与小白相距不足三十步，这一箭保准射穿他的胸膛！”

公子纠似乎还不敢相信：“师傅，你敢保证是死了？”

管仲道：“我亲眼看见小白口吐鲜血，倒在车上。”

召忽道：“夷吾神箭，别说三十步，就是一百步，也保他必死无疑！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公子纠仰天大笑，他拍着管仲的肩道：

“师傅，你立了一大功，我要重重地赏你！”

鲁庄公拿起木槌在铜锣上敲了一下，前车上的曹沫急忙鸣锣。鲁军停下。

“小白死了，公子纠的君位到手了，管仲立下奇功，这三件大喜之事应该好好庆贺一下。一连几日长途跋涉，全军都很劳苦，就让大家都高兴高兴。”

管仲阻止道：“现在庆祝，为时尚早。齐国无君，局面混乱，咱们还是快进临淄，免得再生枝节……”

“就这么定了！全军安营扎寨，喝他个一个醉方休！”鲁庄公打断了管仲的话。

## 7 . 小白大难不死

公子小白与师傅鲍叔牙带领的莒军，赶到临淄城南门，已是半夜时分。只见门前亮着几支火把，人影闪动。

小白警觉地问鲍叔牙：“师傅，城门前的人是不是迎候公子纠的人马？”

鲍叔牙跳下战车：“公子且住，待我去看个究竟。”

鲍叔牙来到门前，看见高傒，国子二位上卿，纳首便拜：

“鲍叔牙叩见二位上卿。”

高傒急忙扶起鲍叔牙，焦灼地问：“公子小白呢？”

鲍叔牙一指后边：“公子就在车上。”

国子：“走，快去迎接公子。”

小白下车，向国、高二人施礼：“小白拜见高、国二位上卿。”

高傒扶起小白：“你可闻公子纠风声？”

鲍叔牙道：“公子纠正在路上。我等与管仲在白水之滨相遇。管仲偷着射了公子一箭，恰巧射中了公子的衣带铜钩，真是大难不死。”

高傒仔细地看公子小白：“没伤着吗？”

小白笑道：“连皮毛也未动着。”

国子惊叹：“此乃天助我也！事不宜迟，公子及早进城，明早拜过宗庙，登临君位。”

## 8 . 为时尚早的庆功宴

再说公子纠这边。鲁庄公在行军大帐内设宴，闹得热火朝天。

庄公举起酒爵道：“到临淄还有不到两天的路程。现在后患已除，可以高枕无忧了！”

来，为公子即将继位，干！”

大将曹沫、副将秦子、梁子，同管仲，召忽等一齐举爵：“干！”

公子纠喜形于色，把爵高高举起道：“我有今日，多亏各位鼎力相助，等到即位后，一定请诸位在齐宫中盛宴三天，我干此爵，以表谢意。”说罢，一饮而尽。大家也都喝干。

曹沫举爵道：“公子当上齐侯，首功应属管太傅，一箭定乾坤。来，为管太傅，干！”

庄公、公子纠等齐声道：“对，干！”

管仲颇为得意，一仰脖，干了。

庄公喊道：“乐舞伺候！”

乐师们立即忙碌起来，钟、磬、鼓、管齐鸣，舞女们鱼贯进帐，翩翩起舞……

## 9 . 齐桓公登位

第二天一早，公子小白在高傒、国子带领下，先去宗庙礼拜。

宗庙内，正中是齐先祖太公望姜尚的塑像，两边依次是历代诸君的牌位。

高傒、国子与公子小白在姜太公像前叩首。

高傒叩了一个头道：“太公在上，高傒与国子世受周天子之恩，乃周室忠臣，不敢有二。今天，为了维护太公祖业，为周室平安，也为了大齐子民，特违家法，私立公子小白即位齐国新君。拳拳之心，敬祈体恤！”

国子也叩头道：“国、高二氏，乃周天子封于齐国的监国大臣，我等不忍心齐国大权落入平庸之辈手中，故选贤任能，目的在于振兴大齐，开创太公祖业。违背宗法，拥戴小白继位，实是迫不得已，敬请太公体谅！”

公子小白一连叩了三个响头，道：“太公在上，高、国二位上卿扶小白继位，是为齐国的振兴，是为继承太公创下的祖业。小白一定不辜负二位上卿的良苦用心，一定维护周室，发奋治国，使齐国强盛，百姓安居乐业。”

祭祀完毕，他们来到齐宫正殿，举行登基仪式。尽管高傒、国子做了大量工作，大夫隰朋四处奔走，可来参加登基大典的大臣仅仅过半。来的大臣们各有各的想法，一个个缄口不言。因此，大殿里气氛比较清冷。

这种情形，早已在高傒、国子的意料之中。这是非常时期办的一件非常之事，如不马上搞登基仪式，再过两天公子纠就要回来，还有那三百乘战

车的鲁军，那可就大麻烦了。要是以往，这新君登基大典还不得热闹十天八日。现在，只能一切从简。

大臣们左右两班。左首是上卿高傒，右首是上卿国子，隰朋为司仪。

隰朋高喊道：“鼓乐齐鸣——”

乐师们打鼓、击磬、吹箫、弹琴，奏起齐国的雄壮的音乐。仪式在乐声中进行。

隰朋：“请新君登基即位！”

小白身着侯服，登台，坐到御案之前。

鲍叔牙立在一旁。

隰朋：“众大夫拜见新君！”

高傒、国子领众大臣一齐叩首：“拜见君上！”

小白：“众卿平身。”

此时此刻的小白，心潮澎湃，深情地看着站在班首的高傒、国子二位上卿。他深知，没有这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的扶持，就没有他的今天。二位上卿忧国忧民，这些日子已累得眼窝深陷，脸色发青。他站起身，道：“赐高上卿，国上卿坐。”

高傒、国子同声道：“谢君上。”分别坐在御座左右两侧。

小白看看分列两班的文武大臣，这些面孔大都熟悉。他们一个个两眼瞅着脚尖，神态木然，他感到了肩头的压力。他现在面临的局势十分严峻，一是鲁侯那三百乘战车，公子纠决不会善罢甘休，很可能借鲁军挑起一场战争；二是如何安抚这班朝廷大臣，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他们的拥护。

在这班大臣中，关键人物有这么几个：隰朋、王子成父、东郭牙、雍廩、宾须无、宁越，他们都是台柱子人物。东郭牙、宾须无、雍廩今天没来，看来，成见很深。隰朋、王子成父不成问题，他们感情很好，会衷心拥戴，宁越是老臣了，态度不卑不亢。昨天晚上，他与师傅鲍叔牙半宿没合眼，商量了两条：一是做好东郭牙的工作，无论如何，也要请他出山；二是准备与鲁军打仗。这两着都是险棋。

“各位大夫，寡人承蒙高、国二位上卿和大家的拥戴，今日继承君位，由衷地谢谢诸位。咱们齐国这些年，内乱不止，国力大衰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作为大齐的君臣，应当很好地反省，从中汲取教训。我们一定要使齐国强盛起来，让诸侯各国刮目相看。齐国的强盛依靠谁？就靠诸位！希望各位大夫各司其职，寡人要单个召见每位大夫，听取意见，你们抓紧时间做好准备。”

众大夫齐声道：“谨遵君命。”

“王子成父将军，你马上去告知鲁侯，齐国已立新君，请他回鲁国去。如果他们敢侵犯齐国，那我们大齐也不是好欺负的！”

“是！”王子成父得令。

小白看看国、高二卿：“二位上卿，还有什么事要奏？”

国、高起身施礼：“谨遵君命。”转身对众大夫厉声道：“国难当头，大家要齐心协力，不遵君命者，格杀勿论！”

众大夫看看威严的国、高二卿，不寒而栗。

小白看看鲍叔牙。

鲍叔牙喊道：“退朝！”

一代英明君主齐桓公的登基仪式就如此简单地完成了。

## 10 . 鲁庄公下了战书

乾时。下午。

鲁国大军行到乾时。

鲁庄公问公子纠：“公子，前面是什么地方？”

公子纠看看管仲，管仲道：“回禀鲁侯，前面是乾时。”

庄公好奇地：“好怪的名字。为什么叫乾时？”

管仲解释到：“这条河叫时水。半年有水半年干涸，所以叫乾时。”

庄公对公子纠笑道：“公子，明天你就是齐侯了，你可千万别学你那混帐哥哥齐襄公，言而无信，恩将仇报呀！”

公子纠忿懑不语。一路上，他听够了鲁庄公的絮叨。他两眼直直地看着东北方，恨不得一步冲进临淄。

正这时，探子飞马来报：“禀主公，大事不好！公子小白已登基作了齐国国君。”

庄公大惊：“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？”

探子：“公子小白，今日登基，作了齐国国君。”

公子纠对探子吼道：“你一定是弄错了！”

庄公吼道：“再探！”

探子飞马而去。

庄公诧异地看着管仲：“管太傅，你看这事可能吗？”

公子纠朝管仲大声道：“你不是说小白被你射死了吗？”

管仲大惑不解，自言自语：“不可能呀，不可能呀……”

远处，旷野尽头，一队车马跃出地平线，向鲁军疾驰而来。

“齐”字大旗在战车上迎风飘扬。来到鲁军阵前停下，列成一字长蛇阵。王子成父站在车上，拱手向鲁庄公施礼：“齐国将军王子成父拜见鲁侯。”

鲁庄公看看一侧的公子纠，公子纠神情惶悚。

鲁庄公神情傲慢地：“齐将前来何事？”

王子成父郑重地说：“末将受我齐国君上之命特来禀报：齐公子小白已拜过宗庙，今天上午登基即位新君，特请公子纠再回鲁国，请鲁侯军队撤离齐国土地。”

管仲目不转睛，死死盯着王子成父的脸，他似乎要在这张脸上发现什么破绽似的。

公子纠向管仲咆哮起来：“管夷吾，你说小白已成你箭下之鬼，居心何在？”说着，抽出长剑，要杀管仲。

召忽忙拦阻道：“公子息怒。此事必定有诈！”

王子成父凛然道：“齐国国君有命，请鲁侯退兵！”

鲁庄公吼道：“日月昭昭，小白敢行不义于光天化日之下，篡权夺位，寡人决不答应！”

公子纠挥舞长剑向王子成父喊道：“小白凭什么即位？我和他不共戴天！”

鲁庄公怒发冲冠：“小白篡位，又敢口出狂言！回去告诉贼子小白，寡人今日驻扎乾时，与小白兵车相见！”说着挥剑砍去车上一柄旗旌。

王子成父拱手：“末将告辞鲁侯，后会有期。”说完，掉转头驶去。

管仲望着远去的齐军，对着苍茫的天空长叹：“阴差阳错！天意呀，天意呀！”



公子纠变得象只瘟鸡，一点精神也没有了，听见管仲这句话，一下子又蹦了起来：“天意？天意该是我当国君！如果我当上国君，先治你个欺君之罪！”

鲁庄公火冒三丈，对曹沫吼道：“兵驻乾时，与小白决战。寡人要让天下人知道篡位贼子的下场！”

曹沫道：“主公，临淄近在咫尺，指日可破，为何要在乾时驻扎？”

庄公自负地说：“连日奔波，大军疲惫不堪。乾时水丰草茂，是屯兵之良地。寡人在此养精蓄锐，以逸待劳，稳操胜券！”

管仲犹豫了一会，想说什么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长叹一声。

庄公冷笑道：“管太傅眼下只会叹气了！”

管仲硬硬头皮，说：“管仲罪当不赦，可有一语不吐不快。现在，小白虽然篡位，但国内并不安定，众大臣也并不拥戴，东郭牙、雍廩、宾须无等大臣曾歃血为盟，一致拥戴公子纠为君。如果鲁侯以神速兵临临淄城下，城中肯定有变，里应外合，稳操胜券。

可如果不迅速攻城，而在乾时驻扎，就会给小白以喘息之机。等他理顺了人心，调动齐国千乘兵车来战，恐怕对鲁侯大大不利。”

鲁庄公鄙视地看了管仲一眼，道：“哼，若依照管太傅之言，小白已死于白水之滨，哪里来的兵车战事？”

一席话说得管仲满面羞惭。他既尴尬，又焦灼，真地只能长吁短叹了。

#### 11. 齐桓公大义赦东郭

其实，鲁庄公如果真听从管仲的计策，那齐国新君究竟鹿死谁手，就成了一半对一半。这个局势，对于公子小白，简直如履薄冰。王子成父来禀报，说鲁侯下了战书，要与齐军在乾时决战，就着着实实吃了一惊。齐国虽是千乘大国，可能不能服他调遣？即使听从调遣，到了战场能不能卖命打仗？看来这一仗，是非打不可了。怎么办？还得听听大家的意见。

小白紧急将文武大臣们召集到大殿，说道：“寡人新立，国事未举，鲁军便来侵犯，简直欺人太甚！请大家来商量一下，这一仗是打还是不打？怎么个打法？各位爱卿请发表高见。”

鲍叔牙慷慨激昂，出班奏道：“鲁侯以兵车进犯我齐国境地，此乃不仁不义之举。

常言道，水来土屯，兵来将挡，主公可举正义之师，予以反击。臣愿率兵马与鲁侯决一死战！”

大臣隰朋也同仇敌忾，出班奏道：“大齐乃泱泱大国，兵车千乘，精锐逾万，何惧鲁侯兵车三百！今鲁侯进犯，国难当头，臣愿血洒沙场，驱逐鲁寇！”

王子成父跪地请命：“请主公下令，臣王子成父愿为先驱冲锋陷阵，万死不辞！”

齐桓公小白激动地霍然站起来，上前扶起王子成父：“将军之风，小白敬佩。”然后看着高傒，征询他的意见：“此事高上卿以为如何？”

高傒说道：“鲁侯兴不义之师，进犯我大齐，应当予以狠狠还击！只是，老臣有句话，不知该说不该说。”

桓公道：“高上卿尽管直言。”

高傒道：“如今国难当头，理当同仇敌忾，一致对外。如若不然，纵使齐国拥有千乘兵车，可如果军不齐心，也会溃不成军。”

这句话正中齐桓公心曲：“上卿之意是……”

高傒说：“恕老夫直言。主公新立，朝中大臣人心不齐，东郭牙、雍廩等大人不拜主公，不理朝政。大家都知道，东郭牙大夫文武全才，带兵有方，打过几十次大仗，是有名的常胜将军；还有雍廩大夫，此人刚直不阿，义无反顾。他们出于对宗法旧制的维护，才做出错事。此情老夫以为可以谅解。应当千方百计把这些人用起来，才好与鲁军打仗。”

鲍叔牙也道：“臣以为，高上卿之话乃金玉良言。东郭大夫南征北战，功绩卓著。

大敌当前，主公要捐弃前嫌，启用名将，才能上下齐心击败鲁军。”

齐桓公思索了一会儿，毅然站起来道：“上卿、太傅忧国为民，小白怎能计较个人恩怨得失，而置国难于不顾？”

高傒一听大喜，深深地向桓公鞠了一躬：“主公如此恢宏大度，请受老夫一拜！”

齐桓公忙扶高傒平身：“上卿之礼，小白岂敢受纳，寡人这就去东郭大夫家。”

见此情景，群臣们活跃起来，有的交头接耳，有的定睛看着桓公，仿佛要好好认识认识这位新君。

散朝后，齐桓公、高傒、鲍叔牙轻车简从，来到东郭牙家。只见大门紧闭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

鲍叔牙举手擂门，高呼：“东郭大夫，主公驾到，为何不开门迎接？”

门内不见动静。细心的鲍叔牙听见门内有沉重的喘息声。他向桓公施了个眼色，朝门内努努嘴，示意桓公：东郭牙就在门里。然后又使劲擂门，把门拍得山响：“东郭大夫！东郭大夫！”

确实，东郭牙就在门里。自从桓公登位，他就没出这大门一步，他认为继君位的应是公子纠，长幼有序。他这个人就这么个脾气，一旦认了死理，九头牛也拉不回来。因此，他既不去朝见新君，更不理朝政。再说，他已与雍廩、宾须无互相歃血为盟，非公子纠不君，非公子纠不臣。他向来说到做到，这几天呆在家里，心里也不是个味儿，憋闷得难受。听说鲁军要与齐国打仗，扶公子纠即位，他又高兴又耽心。高兴的是一旦鲁军得胜，那公子小白就会完蛋，公子纠就是新的齐侯，这正合自己心愿。可耽心的是这场战争，他知道这场战争会给灾难深重的齐国带来什么后果，而且他只要一出面，就是里通外国，肯定会遭千古骂名。一连几天，他彻夜难眠，象一头困在笼子里的狮子，焦虑，烦恼，简直度日如年。他觉得他已无路可走，生命似乎已到了尽头。他决定全家自杀，杀身成仁，以报效朝廷和公子纠。他万万没想到，齐桓公能登他的门。他在门内朝鲍叔牙吼道：“东郭牙绝不在篡位之徒面前称臣！”

鲍叔牙耐心地劝道：“东郭大夫，主公与高上卿都来看你，你把他们拒之门外，可是失礼呀！”

门内东郭牙喊道：“东郭牙不与篡位之徒谋面！”

高傒走上前来：“东郭大夫，你能不能听老夫讲几句？”

“高上卿一向德高望重，可这次不怎么样，我不听！”门内传出粗鲁的回答。

高傒气愤地：“东郭牙，我问你，你也是个老臣了，这个家门口哪位主公过来了？主公亲自到你门上，你如此蛮横，太不守君臣之分了！”

东郭牙吼道：“他不是我的主公！我不见他！”

齐桓公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东郭大夫，我是小白。今日我不与你讲君臣之分，也不说你我恩怨，我听说东郭大夫铮铮铁骨，侠胆忠肠，乃英雄豪杰，小白才特意前来拜访。

你如果是真豪杰，就不应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是大丈夫，更不会以门户做屏障。有话尽管说，可这隔着门算什么，你能把门打开吗？”

东郭牙听了齐桓公这番话，心里打开了鼓。是啊，自己是条汉子，怕什么！何况自己已选择了死，连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？

桓公见东郭牙不说话，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白知道东郭大夫乃齐国贤良。大夫忠心耿耿，昼思夜想都是为了齐国的社稷江山。齐国连年内乱，象一个久病之人，已经经不起多少风浪了。对此，匹夫尚且痛心，何况东郭大夫？大夫今日拒小白于门外，还不是为了齐国能有一位贤明君主，以振兴大齐，根除内乱。大夫为此痛心疾首，小白怎不理解？今天，小白亲眼见到大夫耿直豪爽之气，更加坚信大夫乃齐国栋梁，不为风吹草动，敢于坚持己见，是真大夫，小白十分敬佩。其实，东郭大夫所思所想与小白并无两样。小白虽然不才，但怀有一腔雄心壮志。齐国振兴，小白肩负重担。今日小白前来，是告知大夫，现在齐国国难当头，鲁国三百乘兵车侵犯齐国，生灵面临涂炭，江山面临践踏，百姓面临杀戮，大夫可以置小白于九霄云外，可怎么能置社稷危亡于不闻不问？如果东郭大夫大开门户，与小白商讨退兵之策，小白怎敢计较前嫌，而丧失良将？可如今东郭大夫门户紧锁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，又怎能让小白心中佩服？重个人恩怨，轻社稷存亡，定会让匹夫耻笑；而以齐国的前途为赌注去迎合个人好恶，定会留下千秋骂名。

东郭大夫，国事紧急，不能在此久留，小白先行告退，望东郭大夫三思而行。”

高傒听了桓公这番话，热血沸腾，见东郭牙还不开门，高声道：“老夫枉活半世，瞎了眼，如今才知道东郭牙乃利己小人！”

鲍叔牙也道：“黑白不辨，良莠不分，东郭牙算哪路英雄！东郭牙，我鲍叔牙永不见你！”

鲍叔牙话音刚落，大门突然“咣啷”一声开了。东郭牙扑通一声，跪在桓公面前：“主公恕罪，臣罪该万死！”

桓公急忙扶起东郭牙：“寡人知道东郭大夫会开门的。要不这样，就不是东郭牙了！”

这时，王子成父飞骑赶来：“主公，三军已在校场聚齐，单等主公号令。”

桓公对东郭牙道：“东郭大夫，寡人要带兵与鲁侯决战，你多保重，只要寡人死不了，打完仗后，寡人再来看你。”说着，登上车走了。

东郭牙泪流满面。他活了四十多年，在齐国做官也二十多年了，从来没见过这样不计个人恩怨，和气可亲的国君，桓公是踏他这道门槛的第一位国君。他捶胸顿足：自己瞎了眼，这么好的国君自己看不清。不用说别的，单凭刚才那几句混帐话，就犯下了欺君之罪，根据国法，当满门抄斩，还要灭九族，可桓公却大义规劝，看不出半点怨恨，这样开明大度的国君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。

“主公，我对不起你！我该死，我该死啊！”他流着泪，到屋内取出长剑。

东郭夫人和四个孩子一见，一齐跪在他面前。

“夫君，你先杀了俺们母子，咱死也要死在一块儿！”东郭夫人泪汪汪地

看着东郭牙。

突然，东郭牙闪过一个念头，说道：“夫人，现在鲁军来侵犯，我是齐国大臣，要到战场去杀敌，我要是战场上死了，比自杀好得多；要是死不了，等我回来再说。”

东郭夫人高兴地说：“好，就依夫君。”

东郭牙把剑挂到腰上，又取过一支长矛，抬腿就走。

“夫君，这甲冑头盔还没穿戴呢。”

“不要了，反正是死，穿那些玩艺儿干啥！”说完，一阵风跑出去。

东郭牙一口气跑进校场，只见场上旌旗如林，兵车如云。

齐桓公站在点将台上，高傒、鲍叔牙一左一右。

东郭牙急忙到兵士行列中。

齐桓公在点将台上居高临下，东郭牙一进校场，他就看见了，与高傒、鲍叔牙交换了个眼色。高傒、鲍叔牙都面带喜色，他们也看到了东郭牙。

齐桓公朗声道：“寡人新立，得臣民拥戴，不胜感激。如今，鲁军压境，侵我乾时之地，逼我临淄，寡人愿与众将士共勉：洒一腔热血，保我大齐江山秋毫无损！”

群情激昂，“打败鲁军，保卫大齐！”

齐桓公开始发布命令：“寡人与太傅鲍叔牙亲率中军，命雍廩、竖貂为正副先锋将军。”

竖貂出列，大声道：“末将遵命！”

雍廩一惊，他回头与身后的东郭牙交换了一个眼色，那眼色的意思是：咦，怎么还有我的份儿？然后出列：“末将遵命！”

齐桓公：“寡人命王子成父为右军统帅，宁越为副帅。”

王子成父、宁越出列：“遵命！”

齐桓公：“寡人命东郭牙为左军统帅，仲孙湫为副帅。”

东郭牙一怔。他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。

桓公见东郭牙未出列，重复道：“寡人命东郭牙为左军统帅，仲孙湫为副帅。”

东郭牙如梦初醒，忙从兵士行列中大步来到台前，扑通一声跪倒台下：“末将不敢受主公如此重任！”

齐桓公下台，扶起东郭牙，脱下自己的盔甲，送给东郭牙：“怎么，咱齐军左军统帅连盔甲都不带，快去穿戴起来。”

东郭牙接过盔甲，泪如雨下，他复又跪下，“主公，罪臣有辱圣躬，罪该万死！”说着，他从怀中抽出那块黄色的歃血盟书，双手呈给桓公：“臣有眼无珠，不辨贤明圣主，立下昏庸盟书，请主公治臣欺君之罪！”

雍廩等人见此，大惊失色。

校场上空气顿时紧张起来，所有目光都集中到桓公手上那块歃血盟书上。

齐桓公手里拿着歃血盟书，这上面记录着所有参与歃血人员的签名。关于东郭牙、雍廩等十五人歃血定盟之事，他早已听说，这实际上是一个拥戴公子纠反对他的小集团。

对这样一个小集团，桓公心里充满着仇恨，他只知道东郭牙和雍廩，其他十三人还不清楚。现在这十五人名单就在他手上，而且是他们自己蘸血签名，真可谓铁证如山。他真想看一看，可他也很清楚这个时候看一眼的后

果。他克制住想看的欲望，缓缓地登上点将台，眼睛向台下看去。

高傒、鲍叔牙、隰朋、王子成父，一齐投过来信任的目光，那目光告诉他，他是不会看的。

桓公高喊：“拿火把来！”

侍从跑步把火把递了上来。

齐桓公将盟书放到火中，黄帛盟书立刻化为灰烬。

东郭牙又跑到台下扑通一声跪下，无比感激地说：“感谢主公不杀之恩！”

雍廩也掏出黄帛盟书举到头顶，扑通跪下：“主公如此开明，臣雍廩虽肝脑涂地，也在所不辞！”

接着，台下扑通扑通跪下了一片，每人手上都举着黄帛盟书，桓公看了一眼，正好十五个。他高声道：“东郭爱卿，你把这些盟书都烧了！”

东郭牙噙着泪，把盟书收起来，投进了火中……

齐桓公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众将请起，寡人不才，尚知不计个人恩怨。如今兵临城下，望众将士与寡人同赴国难，奋勇杀敌，打败鲁军！”

众人喊声如雷：“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！”

## 12 . 乾时大战

第二天早上，鲁庄公还未用完早膳，探子来报，说齐军杀过来了。他不禁吃了一惊：昨夜才在乾时安营，今早上齐军便来到。他急忙命曹沫准备迎敌，亲自登上瞭望台观望敌阵。

这时，齐军先锋雍廩已将队伍列成方阵。当时的军队，无论攻城、野战，还是行军、追击，甚至强渡江河，都要保持一定的队形。

曹沫见齐军不足百乘，冷冷一笑：“齐号称千乘大国，今迎我大军者，却不足百乘，可见小白难收众望。”他又仔细一看齐军的方阵，不禁放声大笑。为什么呢？齐军虽已列好阵，但队形不整齐，军队骚扰浮动，军旗不定，而且士兵们大声喧哗。

雍廩指挥军卒列好队后，便下令一齐叫骂。骂了一会，只听见鲁军营内一阵战鼓响起，紧接着营门大开，一队弓箭手从营中冲出，分列营门左右，压住阵脚。曹沫一马当先，率本部兵马冲了出来，在营前列队。鲁庄公也在梁子、秦子的簇拥下从营内来到阵前，军营门前顿时旗幡招展，杀气腾腾。

雍廩在车上一抱拳：“鲁侯，齐鲁同为武王所封，何故无理兴师？”鲁庄公见是雍廩来战，气得七窍生烟：“雍廩，无义小人，你首谋遣人求鲁送公子纠。今又改立，辅篡位逆贼小白，如此多变，信义安在？”他越骂越生气，拉弓在手，欲向雍廩放箭。

雍廩故做惭愧状，低下头，下令退兵。齐军慌忙向后退去，忙而不乱。

曹沫见此情景，忙下令列雁行阵，追击齐兵。

雍廩见鲁军迅速追上来，心想：“曹沫生性暴躁鲁莽，得激起他的性子来。”便传令齐军转身迎敌，以方阵队列迎鲁军而上。

鲁军正在穷追齐军，见齐军突然转身迎战，想收车也来不及了，一下子就碰在一起。

齐军戈刺、箭射，鲁军死伤累累。曹沫气得嗷嗷直叫，正欲与雍廩决一死战，那知雍廩并不恋战，见好就收，以双车编组之队回撤了。

曹沫气得两眼发黑，驱使鲁军继续追赶齐军。这时的鲁军已不成队列，象一窝蜂似地在齐军后面死死地追赶。

鲁庄公见此状，生怕曹沫中了埋伏，便率梁子、秦子所部跟在后面，准备接应。

追了好一会，曹沫才想其中是不是有诈，忙下令停止追击。

雍廩见鲁军停下来，便传令齐军也停下来，迅速变换队形。齐军虽是在撤退，却仍是以双车编组，队形不乱，所以变换队形也快。就在鲁军还未整好队形之时，便罢成了“鱼丽之阵。”把战车摆在前面，步卒分散配置在战车左右和后面，使战车和步卒相掩护，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，

雍廩趁鲁军尚未列好阵，便驱车向鲁军杀来。鲁军纷纷中箭，更加混乱了，曹沫虽挥戈杀了两名乱窜的军卒，却仍不能镇住乱兵。转眼间，齐军已扑到近前，锐不可挡。

鲁军一个个哭爹叫娘，叫苦连天。

见此情景，曹沫象疯了似地，怪叫着孤车冲阵。雍廩驱车迎敌，二将便大战在一起。

已经溃逃的鲁军见曹沫孤车冲阵，便又重新围了上来，想对齐军进行包围。雍廩不敢恋战，鸣锣收兵，率齐军迅速脱离战场，往回逃去。曹沫象头被激怒的雄师，怪叫着追了上来。鲁军又象一窝蜂似地跟在后面。你再看这时的鲁军，别说是队列，已是到了步兵找不到从属的战车，战车没有步兵掩护的地步了。一万多人的大军象没头的苍蝇似地一个劲儿往前赶。后面的放箭，不仅射不着齐军，却常常射中自己人，弄得军卒们也搞不清齐军到底在哪里，只是胡乱放箭，叫喊着随人流向前奔赶。就这样又追出老远，前面的齐军突然停了下来，迅速转身列队迎敌。曹沫正想赶过去决一死战，就在这时，“咚咚咚”雷鸣般地战鼓四方响起。

“杀呀——杀呀！”

鲍叔牙率早已埋伏在这儿的齐中军从四面八方杀了出来。一面面齐国的大旗迎风飘扬，齐军呐喊着，排山倒海般地向乱成一团的鲁军冲杀而来。鲁军被这突然杀出的强敌吓呆了，没等明白过来，齐军已扑到近前。一时间，鲁军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直到这时，曹沫才如梦初醒，忙组织队伍突围。军卒们却早已是各自逃命了。曹沫挥舞长戈左冲右突，被雍廩一箭射在左肩上，大叫一声，带箭急逃。鲍叔牙赶来，一戈将他的头盔打了下来，唬得他连眼都不敢眨了。正拼命厮杀，雍廩过来又是一箭。曹沫身负两箭，仍奋力拼搏，终于杀开一条血路，落荒而逃。

剩下的鲁军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有几个还能动的，见大将军已孤车败逃，也只得放下武器，跪地求饶。

鲍叔牙一挥令旗，率中军向前杀去。

再说鲁庄公慢慢地跟在曹沫后面，见齐军伏军杀出，困住曹沫，便命梁子、秦子速去迎敌。鲁军敲起战鼓，军卒齐声呐喊，秦子、梁子各率本部兵马向齐军重围冲去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左右杀声迭起，宁越自左率伏军杀出，仲孙湫自右率伏军杀出。

原来，根据东郭牙的计谋，雍廩、宁越、仲孙湫各带本部兵马离开中军，前去讨敌。

半路上宁越、仲孙湫便埋伏下来，由雍廩前去诱敌。他们知道鲁庄公决不会轻易上当，必率军在后接应，以防齐军埋伏，才来了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曹沫追雍廩时他们并没有出来。等谁呢？等的就是后面的接应部队。他们见梁子、秦子已发起冲锋，便同时从左右两个方面杀了出来。

刚刚开始冲锋的鲁军，见齐军象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直攻左、右两翼，顿时乱了阵脚。

鲁庄公大惊失色。梁子只得调转车头，迎宁越而上。秦子见事不妙，护着鲁庄公欲退守大营，仲孙湫已率本部兵马插到鲁军之后，截断了他们的退路。齐、鲁两国军队混战在一起。

这时，鲍叔牙打垮曹沫后，率中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过来。鲁军寡不敌众，死战不得脱身。

鲁庄公见此情景，心里直发冷。他知道必败无疑，便长啸一声，驱车向前，如同困兽一般。秦子冲出重围，赶到他近前喊道：“主公事急矣，速随臣冲出重围！”鲁庄公挥戈砍伤一齐军卒：“寡人定与将士共生死！”

鲍叔牙在混战中看见了鲁庄公车上的黄旗，高喊：“抓住鲁侯者，赏万户之城！”齐军喊着：“活捉鲁侯！”奔着黄旗蜂涌而来，四面围杀而上。鲁侯侍兵拚死抵抗。秦子左冲右突，奋力拚杀，仍不能冲出重围。他上前扯下鲁庄公车上的黄旗，硬把鲁庄公拉到自己的战车上。鲁庄公也不答话，仍挥戈奋力杀敌。秦子哀告道：“主公，速更衣！”

今败局已定，主公当以国家社稷为重啊！”鲁庄公这才醒悟，忙将君服脱下来，扔在地上。齐军围杀而来，鲁国侍兵大都战死，剩下几个在苦苦维持。梁子见事情紧急，拚死杀入重围，用长矛挑起黄旗，摇旗呐喊，向另一方向冲出。齐军求功心切，都调头向梁子围去。秦子趁此机会，杀散拦截的齐军卒，冲开一条血路，突出重围，保鲁庄公落荒而逃。

乾时战场上，齐军个个奋勇，人人争先，追杀鲁溃兵。宁越率众将假冒鲁庄公的梁子将军团团围住。梁子防人认出，用一块布蒙着脸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好一位将军！只见他遍体是伤，血染征衣，仍奋力拚杀，勇不可挡。无奈寡不敌众，终于被打下车来，几个军卒上前将他捆了起来。齐军欢声雷动。

“鲁侯抓到了，姬同抓到了！”

梁子放声大笑：“汝辈休想，我主公早已走远矣。”

齐桓公一直随军观战，当他见鲁军死的死，降的降，已经停止抵抗时，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，遂命收兵。

宁越来到齐桓公面前跪倒在地：“主公，鲁将梁子假冒鲁侯，未将上当，使鲁侯脱身，望主公降罪。”齐桓公忙上前将他扶起来：“将军奋勇杀敌，当受重赏，鲁侯脱逃，非汝之过。”梁子昂首而立，全无惧色。齐桓公赞叹道：“智勇双全，真乃忠良将也！”宁越问：“主公，何以处之？”齐桓公正犹豫，鲍叔牙便说：“留其何用，斩了算了！”齐桓公没加阻拦，于心不忍地说：“以大将之礼厚葬之。”

齐军取得乾时大捷后，并不追赶鲁军，便班师还朝了。

再说公子纠得知前营战事，便派管仲带人接应，半路上碰见了落荒而来的鲁庄公、秦子与曹沫。回营后不敢停留，当即起营拔寨，星夜回逃，一路上急急赶路，如惊弓之鸟。幸好后无追兵，还算顺利。鲁国边境终于遥遥在望了，大家才算松了口气。

管仲一直感到不对劲，便对曹沫道：“后无追兵，恐凶多吉少，将军还需多加留神。”管仲话音未落，就听杀声四起。

众人都惊呆了。

左边，王子成父率军杀出。

右边，东郭牙率军杀出。

齐军万箭齐发，鲁军纷纷中箭，还没明白过什么事来，已死伤大半了。曹沫高喊一声：“主公速去，吾死于此！”挺戈迎东郭牙而上。秦子也挺戈迎王子成父而上。四位将军厮杀在一起。管仲见势不妙，忙带着十几辆还能跑的战车顺大路向前冲，连随卒也顾不上了。

齐军冲上大路，向战车扑来。在战车上的鲁军放箭，一批齐军中箭。齐军亦放箭，鲁军后面几辆车上的甲士中箭翻于车下。剩下的七八十辆战车狂奔而去。

秦子带着乾时之战留下的伤，拚死抵抗着王子成父。那王子成父乃一代名将，武艺高强，不几招便一戈刺中秦子的小腹，秦子惨叫一声，死于车下。

曹沫正被东郭牙逼得喘不过气来，听秦子惨叫，一分神，便被东郭牙一戈刺中左肩，差点没把他刺下车来。曹沫大叫一声，驾战车夺路而逃。东郭牙紧追不舍。管仲急中生智，令鲁战车依次变换队形，将车上的辎重沿路丢弃，以阻挡齐之追兵，这才使鲁庄公等人逃出齐境。

东郭牙深感小白之恩，求功心切，便越境追赶鲁庄公，一直追到鲁国的汶阳城，又追上了鲁军。他们紧随断后的鲁军闯过吊桥，杀进城门。齐军锐不可挡，鲁军只得放弃汶阳城，从南门向曲阜逃去。

东郭牙见追不上鲁庄公，便占据了汶阳城。

齐国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的乾时大战，终于以鲁军大败和丢失北部边防重镇汶阳城而告终。

## 第二章 大难临头

### 1. 桓公亲自树起了耻辱柱

乾时之战，打出了齐军军威，鼓舞了士气，更鼓舞了民气，为齐桓公稳定军心民心，巩固君位奠定了基础。凯旋后的第二天，齐桓公大宴群臣，论功行赏。

桓公高举酒爵，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朗声道：“乾时之战，打得鲁军落花流水，全靠各位将军出生入死，将士们血洒疆场，寡人敬他们水酒一爵，以祭英雄在天之灵！”说罢，将酒爵高擎过头，然后把酒洒于地上。

众臣仿效，洒酒于地上。

桓公又举起爵来：“水酒一爵，寡人与众将军同庆，名为凯旋酒！”一饮而尽。

“谢主公！”众臣一饮而尽。

桓公又道：“此次乾时大捷，大破鲁军，攻克汶阳，国人大快，寡人高兴。只是，寡人尚有一耻未雪。”

竖貂道：“主公战绩辉煌，何耻之有？”

齐桓公：“寡人自莒国赶回临淄，在白水之滨，寡人与管仲有一箭之仇。寡人曾发誓言，不报这一箭之仇，誓不为人！”

竖貂道：“待臣把管仲擒来，万箭射死，以解主公心头之恨！”



桓公点点头，道：“若无天地之恩，寡人定无今日与众大夫相聚。寡人之耻辱，乃国家之耻辱。寡人要在午门之外，竖一高柱，一是永志耻辱，二是寡人要亲自射死管仲于此柱上，以祭天地。”

竖貂忙附合道：“对，就叫雪耻柱！”

宁越道：“依臣看，荣者自荣，辱者自辱，此柱应名荣辱柱。”

桓公击掌道：“宁爱卿所言，正合寡人之意。寡人要在午门之外，立下一根万众瞩目的荣辱柱！”说着，举起酒爵：“为早日杀管仲雪耻，干！”

众臣举爵：“干！”

只有鲍叔牙未举爵，他皱了皱眉头，仿佛有什么心事。

第二天，齐宫午门外，矗立起一根醒目的沉重的荣辱柱。桓公亲自铲土埋柱，鲍叔牙、隰朋、宁越、竖貂等大臣们一起铲土埋柱。埋好夯实，桓公从侍从手中拿过那支“管”箭，道：“管仲，这支箭，寡人时刻放在身边。此柱立于天地之间，上可昭于天日，下可慰于黄泉，报仇雪耻，不是寡人欲图私谋，而是为天地铲除邪恶！”

竖貂道：“主公，管仲是条祸国之根，不杀管仲，主公无宁日，臣等无宁日，齐国无宁日！”

鲍叔牙道：“主公，齐国的心腹首患应当是公子纠，不除掉公子纠，才真是齐国无宁日呢。”

桓公点头：“太傅有何高见？”

鲍叔牙道：“臣有一计，乾时之战，鲁侯已吓破了胆。如今东郭牙率齐军已攻占汶阳，若大军向前推进，直逼曲阜，公子纠的死期就会来到。”

“太傅的意思是让鲁侯动手除掉公子纠？”

“对，这样，对主公的威望也不会损伤。不过，主公既然在天地之间树起了荣辱柱，管仲就一定要活着回来。”

“对，寡人一定要管仲活着回来。寡人要用他的这支箭，把他钉死在荣辱柱上。”

竖貂大声道：“主公，臣愿去鲁国，活捉管仲！”

鲍叔牙忙道：“主公，臣以为派宁越大夫最为妥当。”

桓公稍加思索道：“寡人命宁越、竖貂二位大夫同去鲁国。”

宁越、竖貂同声道：“谨遵君命！”

## 2 . 管仲的琴弦断了

鲁军从乾时溃败，回到曲阜，元气大伤。而受伤害最沉重的，莫过于公子纠了。他一连几天菜饭不进，只顾长吁短叹。

管仲情绪低沉，他似乎感到生命已到了尽头。他后悔当初办事不该太绝，射小白那一箭，确实出于私心。他清楚地知道，小白确实比公子纠贤明，杀小白是为了确保公子纠的君位，为了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梦想。可谁能想到会落到这步田地！当初，他看到齐襄公昏淫无道，政令无常，恶贯满盈，耽心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是他提出了出国避难的主意。他与鲍叔牙商定，不管是公子纠还是小白谁继位国君，他们二人都将尽力辅佐，以振兴齐国。他与公子纠来到鲁国，鲍叔牙与公子小白去了莒国。转眼七个年头，齐襄公被公子无知勾结大将连称、管至父杀死，公子无知又被雍廩等人杀死，公子纠继位已成为定局，他的相国之职已是唾手可得。可谁料竟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。他知道射小白这一箭将会是什么后果。他万念俱灰，只好认命了。天意难违！他不止一次地诘问上苍：天啊，你既让管仲来到这人世间，为何又

不容我！一天到晚，他把胸中的愤懑、不平、悔恨、绝望都发泄到古琴上，弹呀，弹呀，从太阳出山弹到月亮升天。

公子纠心境更糟，眼看到手的君位让小白夺了去，他恨得咬牙切齿，恨不得剥了小白的皮，剝了小白的心。听到管仲弹琴，他烦躁地狂吼：“别弹了，别弹了！烦死了！”

烦死了！！”

召忽看看神情恍惚的管仲，再看看颓丧憔悴的公子纠，心痛如绞。他打起精神双手捧着一铜盘饭，劝道：“公子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小白大逆不道，决没有好下场。公子你保重身体要紧，大丈夫报仇，十年不晚。咱再想办法把君位从小白手里夺回来。”

公子纠挥手将饭盘打翻在地，指点着管仲和召忽大骂：“你们两个酒囊饭袋！一个口出狂言，一个唯唯诺诺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！”

召忽惭愧负疚地道：“臣有罪，臣无能，愧对先君嘱托。”

管仲不理，仍在弹琴。

公子纠指着管仲骂道：“好你个管夷吾！光会吹大话，什么百步穿杨，全是骗人的！”

如果你不是我师傅，早就成了我剑下之鬼！”

管仲叹了一口气：“天意如此，天意如此！”

公子纠咆哮道：“天意？天意应该是我当国君！”

召忽小心说道：“公子息怒，过些日子，咱们再请鲁侯出兵，把君位从小白手里夺回来。”

公子纠吼道：“乾时一战，鲁军几乎全军覆没，鲁侯还能再出兵助我？”

召忽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东郭牙、雍廩也是小人。明明他们杀了公子无知，派人来接公子回去即位，却又反过来帮助小白。咳，真是人心叵测呀！”

公子纠捶胸顿足：“你们不是我师傅吗？你们说，我该怎么办，我该怎么办呀！”

管仲疯狂地弹琴，突然，“嘣”地一声，琴弦断了。管仲一惊，看看断了的琴弦，怅然叹道：“苦求不如逢时，逢时不如听命，听命不如天意呀……”

### 3 . 借刀杀人

鲁侯自乾时之战后，整日魂不守舍。要不是梁子将军以命相救，他早已在异乡为鬼了。他耳旁时常响起齐军那震天动地的喊杀之声，晚上老做恶梦，每次都吓出一身冷汗。

一连十几天不上朝了。今天要不是听说齐国大军长驱直入已逼近曲阜，他还不登大殿。

他精神恍惚地坐在御案前，举目望去，两班侧立的群臣，一个个蔫头蔫脑，活象霜打的茄子。

大臣施伯出班，双手呈上一件帛函：“主公，齐使宁越，带来齐侯帛书一封。”

庄公知道决无好事，低声道：“念吧。”

施伯展开帛函念道：“齐侯小白拜殿下：古之有训，家无二主，国无二君。寡人已奉宗庙，登君位。公子纠欲行争夺，天地不容。寡人以兄弟之亲，不忍加戮，请代为处死。管仲、召忽，乃寡人之仇敌，寡人将亲手杀之……”

庄公为难地：“这个——”

大将曹沫大声道：“杀公子纠就是灭我鲁国志气，长小白威风，乾时之

仇未报，齐军又占我汶阳。咱们要再杀了公子纠，可真是一败涂地了！”

施伯是鲁国的智谋奇才，他摇摇头道：“将军难道不知齐军已兵临城下！乾时之战，我方惨败，小白能在两天内收服人心，证明他绝非平庸之辈，公子纠远不可比。齐侯之位对公子纠来说，已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了。”

曹沫痛苦地说：“堂堂鲁国，不能弃公子纠而不顾，更不能让小白借主公之手，杀公子纠。臣愿一死，再与齐军决一死战！”

施伯冷笑道：“曹司马心情可以理解，可如今齐国五百乘战车摆在城下，咱们已无力招架，主公，切不可为一个公子纠，毁了鲁国千秋功业。”

曹沫无可奈何地“嗨”了一声，抱头哭出声来。

庄公犹豫不定地看看群臣，大家都低垂着头，一声不吭。

施伯道：“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！请主公决断！”

鲁庄公考虑再三，最后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寡人无能，为了鲁国社稷和百姓不受兵马之祸，只好听任齐侯小白摆布了。公子纠如果有在天之灵，定会原谅寡人的。天地良心可鉴，是齐侯阴险毒辣，不是寡人罪过！”

施伯又进言道：“主公，臣以为管仲不可留。此人乃经国旷世之才，虽射杀小白不成，属千虑一失。管仲与鲍叔牙相交甚笃，人称‘管鲍之交’，齐国无人不晓。这鲍叔牙是小白的师傅，这次小白篡位成功，有鲍叔牙一半的功劳。如果管仲回到齐国，鲍叔牙一定会舍弃性命保荐管仲。从乾时之战来看，这小白也非等闲之辈，如果他万一听了鲍叔牙的话，重用管仲，对鲁国就大大不利了。依臣之见，此人无论如何不能活着回齐国去。”

庄公扬一扬齐桓公的信：“可是，齐侯信上明明白白写着，要亲手杀管仲，报那一箭之仇。不依他行吗？”

施伯走上前，附在庄公耳边，小声道：“臣有一计只须如此如此……”

庄公边听边点头：“好，施大夫，寡人就命你全权处置。”

#### 4 . 鸩死公子纠

第二天一早，施伯带着十名武士，同宁越、竖貂一起来到公子纠的住处。

施伯对宁越、竖貂道：“请二位使者在外稍候。”

宁越忙道：“施大夫，我们主公再三叮咛，一定要活擒管仲。”

施伯一拍宁越的肩：“宁越大夫，请放心，我们决不杀管仲就是了。”说完一招手，带领武士闯进门去。

公子纠刚刚吃过早饭，一看施伯带着披甲操戈的武士闯进来，吃了一惊，往后退了一步。召忽忙站到公子纠前面。

施伯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“公子一向可好哇！”说着，把鸩酒放在案几上。

召忽道：“施伯大夫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施伯看看公子纠，再看看盘腿大坐在一旁的管仲，冷笑一声：“奉鲁侯之命，赐公子美酒一爵！”

公子纠看看鸩酒，大哭道：“鲁侯贼子，为什么害我？”

召忽厉声道：“胜败乃是兵家常事。乾时一战，不过暂时失利，以后肯定会东山再起。小白篡位，必不会长久。齐国的君位非公子纠莫属，鲁侯怎么能做这不仁不义之举？”

管仲坐在席上，一动不动，平静安然，他似乎早就做好了死的准备。

公子纠哭喊道：“你们滚出去！我不死，我不死啊！”

施伯指指鸩酒道：“此乃高阳美酒，临淄特产，是齐侯小白的心意，公子不可不受。”

公子纠歇斯底里地：“我不喝！我不喝！”继而对召忽、管仲道：“二位师傅，快来救我！”

施伯道：“公子，不要吵吵嚷嚷了。我们君上对公子如何，你们都清楚。你们在鲁国避难这些年，君上一一直视你们为座上宾。现在齐侯五百辆兵车占领了我鲁国的汶阳之地，又大兵压境，派宁越、竖貂送信来，如果不杀死你们就要把鲁国夷为平地。你们兄弟之间手足相残，不能连累我们鲁国，我们为了公子，损失已够惨重的了。”

公子纠哭着求施伯道：“施大夫，我要见鲁侯。”

施伯不耐烦地指指案上的鸩酒：“在下是奉主公之命而来。公子，话已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你也该体谅一下我们主公的处境，我们不能因为你一条命而毁了鲁国的大业啊。”

公子纠突然双腿一并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施伯面前：“施大夫，求求你不要杀我，给我一条生路，以后我当了国君，与你平分齐国天下，以报你再生之德。”

施伯不屑地看着公子纠，又扫一眼召忽和管仲，弦外有音地说道：“以前我听说齐国的君臣骁勇善战，性格刚烈，视死如归，今日才知那全是骗人的谎言！臣不象臣，君不象君，一个个贪生怕死，苟且偷生。如果我们主公到了公子纠这步田地，我鲁国大臣必定以死报君。”

召忽受到了莫大的侮辱。施伯的这些话，象一把钢刀在剜他的心。他从地上一把拖起公子纠，吼道：“公子，大丈夫在世，活着英雄，死了好汉，别那么卑躬屈节！为子死孝，为臣死忠，臣就是到阴曹地府，也永远陪伴着你！”说完，一头撞在木柱上，脑浆迸裂而死。

面对这一切，管仲似乎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他心里很明白。他识破了施伯的意图。

他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看他那神态，就是屁股底下的席失了火，刀架在脖子上，他也不会眨眨眼的。

公子纠看着召忽鲜血淋漓的尸体，吓得呆若木鸡。

施伯看着管仲，叹道：“壮哉，召忽！伟哉，召忽！忠臣不事二主，召忽真乃忠臣也！公子有这样的忠臣作师傅，实在难得！”

管仲神情木然，丝毫未有所动。

施伯见管仲无动于衷，心下暗暗称奇，看来用激将法对付管仲，不会有效果了。他从案几上取下鸩酒，走到公子纠面前：“公子，时候不早了，请吧！”

公子纠发狂地喊道：“我不喝！我不死！”

施伯回头大声道：“来人，服侍公子饮酒！”

两名武士上来，将公子纠按住。一名武士从身后踩着公子纠的头发，扬起头来，施伯将酒灌进公子纠口中。

这鸩酒是鸩鸟羽毛泡制而成的。鸩鸟是一种剧毒鸟，紫黑色，红嘴黑眼，专门吃毒蛇，它在哪棵树上筑巢，树下方圆数十步，草木不生。人吃了它的肉，立即就死。公子纠刚被灌了一口，就倒在地上，痛苦地翻滚了几下，七窍出血死去。

施伯走到管仲面前，道：“管太傅，你与召忽共事公子纠。召忽是条好

汉，忠心耿耿，不事二主，必将永垂青史，千古留名。现在，公子纠已去，召忽也已殉主，不知管太傅作何打算？”

管仲眼皮也没抬，平静地说：“施大夫，生杀大权就在你手里，我在这引颈就戮呢！”

施伯道：“齐侯要你活着回临淄。他在午门外埋下了一根荣辱之柱，要用你射他的那支箭亲自把你钉死在荣辱柱上。照我看，回去也是个死，在这里也是个死，与其回去受尽耻辱再死，不如象召忽殉主一死了之……”

施伯这几句话，使管仲摸到了底。他知道鲍叔牙会千方百计救他，还有一线生的希望。他抱定主意，争取时间，活着回临淄。

他信得过鲍叔牙，只要活着，鲍叔牙才有救他的用武之地。实在不行，就是死了也对得起鲍叔牙的一片真情。他看了施伯一眼，平静地说：“死生由命，顺乎天道。我管仲不怕死，就是死，也要风风光光。”

施伯无可奈何地挥挥手：“把管仲打入死囚槛车！”

施伯将宁越、竖貂唤进屋内，将两个血淋淋的黑包交给宁越：“这是公子纠与召忽的首级。召忽以头撞柱自杀殉主，不愧丈夫气节。”他又指指槛车，“管仲已囚进槛车，活着交给了你们，如果再有不测，与我鲁国毫无干系了。回去禀告齐侯，我们主公已遵照齐侯的旨意办了，他要守信用，尽快退兵。”

宁越看看槛车内的管仲，对施伯道：“请转告鲁侯，我们主公一向最讲信义，我等一到临淄立即退兵。”

送走施伯，宁越回到槛车旁边，说：“管太傅自重。”

管仲点点头：“谢谢宁大夫。不过鲁国不会让我活着回去的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宁越急忙问道。

“马上启程，赶回临淄，或许还有一点希望，否则，今夜我就会在劫难逃。”

管仲在齐国还是颇有名声的，要不，齐僖公也不会把辅佐公子纠的重任交给他。这次宁越到鲁国来，鲍叔牙对他特别作过交待，一定要活着的管仲，如有不测，唯他是问。

他也知道管仲与鲍叔牙的关系，比亲兄弟还亲。而且，鲍叔牙在齐桓公登临君位上立了大功，下一步这相国之位非他莫属。他心里有数，不管怎么说，齐桓公和鲍太傅都要活管仲回去。因此，保证管仲的安全是他的责任。而他的责任心是有名的，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是他的风格。他对管仲虽然了解不深，但管仲对事情的决断能力他是佩服的。他决定采纳管仲的意见，立即启程，也不讲究礼数了，来个不辞而别。

副使竖貂不同意：“天这么热，明天一早走也不迟嘛。”宁越剑眉一竖：“此行我是正使，我说了算，马上启程！”

竖貂尽管不快，可他不能明目张胆地违抗，他毕竟是副使，再说，宁越是三朝老臣，他也得罪不起：“好好，咱们马上启程，不过，得向鲁侯打个招呼，否则咱们失礼呀！”宁越一挥手：“罢了，失礼的责任由我承担，马上启程！”

宁越心想，都说管仲料事如神，这次他要亲自体验一回。他安排两名副将在宾馆等候，用以验证管仲的判断是否正确。

## 5 . 黄鹄之歌

尽管是晚秋了，可骄阳似火，热浪炙得人脸生疼。路旁树上的知了，

放开喉咙拼命地聒噪，吵得人心烦。

管仲坐在死囚槛车内，大汗淋漓。槛车由四名兵士推着，他们的辛苦更不言而喻。

管仲口干舌燥，向兵士道：“老弟，能不能给我口水喝。”

那位兵士禀报竖貂：“大人，死囚要水喝。”

竖貂从战车上跳下来，走到槛车旁。

管仲道：“竖貂将军，我口渴得厉害！”

竖貂冷笑一声：“嗨嗨，快死的人了，毛病不少！这里前不着村，后不靠店，到哪里给你弄水喝！”

“没有水，给我点酒喝也好。”

“你还想喝酒？”竖貂拍拍拴在腰上的羊皮酒囊：“酒有的是，可就不给你喝！”说着，他摘下羊皮袋，将酒哗哗倒在地上。

管仲舔舔干裂的嘴唇：“落井下石，不得好报。”

竖貂大怒：“好你个死囚，还敢骂我？老子教训教训你！”

说着，从兵士手中夺过一支戈，向管仲头上打来。

管仲头被打破，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。他也不擦，只是望着槛车外苍茫的天空。

宁越跑上来，夺过竖貂手中的戈，扔在地上。

竖貂不平地：“反正是个死囚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！”

宁越小心翼翼地把管仲脸上的血揩净，掏出刀伤药给管仲敷上，又从内衣撕一块布，为管仲包扎伤口。然后解下酒袋：“管太傅，请喝吧。”

竖貂气得直翻白眼：“宁越大夫，你何必这样伺候一个死囚！”

“竖貂将军，你别忘了，主公要我们带活的管仲回去！”

竖貂又对管仲吼道：“你活不了几天了！白水之滨你射我们主公一箭，主公还给你留着呢！主公要用这支箭射穿你的咽喉！”

管仲大口地喝着酒，似乎没听见。

宁越对推槛车的兵士道：“管太傅是主公点名活擒的犯人，谁要再敢动他一指头，先斩后奏！”

众兵士：“是！”

竖貂不服气地白了宁越一眼。

两匹快马追了上来，到宁越车前，滚鞍下马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禀报宁越大夫，果然不出大人所料，鲁国的刺客……”

宁越一惊：“快说！”

“我俩遵照大夫的指令，在宾馆守候，到了半夜时分，忽听外面有动静，只见二名刺客身着黑衣，手持利剑，从墙上跳下来，扑向那辆空了的槛车，对着车里边的草人就刺，一连刺了七、八剑，其中一个说：‘不好，上当了！赶快禀报施大人！’如果管太傅在车里，早就被戳成肉酱了。”说着，把大拇指高高竖起来：“宁越大夫真是神明之人！”

宁越佩服地看了管仲一眼，心想：你们夸错了人了，真正神明的是管仲。他大声喊道：“将士们，加把劲，无论如何，天黑之前要离开鲁地。”

竖貂打了个哈欠：“大家跑了一天一夜了，腿都直了，就让他们歇息歇息吧。天这么热，何必那么着急！”

宁越抽出宝剑，厉声吼道：“事情紧急，刻不容缓！天黑之前，必须赶到汶阳，如有怠慢者，斩！”

兵士们无可奈何，不情愿地推动槛车，一步一挪，慢慢腾腾地前进。

宁越跳下战车，与兵士一起推动槛车前进，可他一人的力量毕竟有限，槛车还是慢腾腾地。也难怪兵士不卖力，他们实在是太疲劳了，一天一夜，马不停蹄，真走不动了。

最心焦的是管仲，他料定施伯决不肯善罢甘休，肯定要派兵追杀他。他灵机一动，突然，手拍槛车杆唱起歌来：

“黄鹄黄鹄，綰其羽翼，缚其长足，不飞不鸣笼中伏；

“苍天有眼，大地有义，快回家，妻儿泪眼等待你。”

这是一首齐风，乐曲兵士们都熟悉，他们随着管仲的歌声，一边唱，一边走，步伐明显加快了。

宁越佩服地点点头，把长剑插回鞘内。

### 6 . 追杀管仲

果然不出管仲所料，施伯见激将不成，刺杀又不见效，宁越不辞而别，就知大事不好，点起五十辆战车，风驰电掣般地追了上来。他知道管仲的厉害，如果活着回到临淄，齐桓公真要重用他，那就是为虎添翼，鲁国想翻身就难了。一路上，他高擎宝剑，拼命地催促：“快！再快一点！”追呀追呀，前面尘土飞扬，是齐国的兵车，他大喊一声：“快快，追上去，杀管仲者得黄金千两！”

兵士们一听，拼命挥动马鞭，战车似一股旋风般追了上来。

管仲更加有力地大声唱歌，手用力拍着车杆，拍出血来，鲜血把车杆都染红了。

宁越看见后面的追兵，对管仲更加五体投地地佩服，他抽出宝剑，吼道：“将士们，快，快！前面就是汶阳了，到了汶阳就是咱们的天下，将士们，加油啊！”

终于，齐军越过了“汶阳”界碑，大将王子成父朝宁越拱手致意：“宁越大夫，辛苦了！我在此恭候多时了！”

宁越把剑向后一指：“王子将军，快，挡住鲁国追兵！”

“放心吧，宁越大夫！”说着，将一百乘战车一字儿排开，护住槛车，等着鲁军的到来。

推管仲槛车的兵士们再也坚持不住，一个个栽到地上，呼呼喘着粗气。

管仲轻舒一口气，放心地闭上双眼。

施伯率军追了上来，王子成父在战车上施礼：“施大夫，别来无恙呀！”

施伯气喘吁吁，看着面前铁桶般的齐国战车，自知不是对手，无可奈何地还礼：“王子将军可好？”

王子成父冷笑道：“施大夫如此模样，定有十万火急的公务吧？”

施伯语塞：“啊，这个——没有……”他灵机一动，从怀中取出一信：“宁越大夫不辞而别，主公让我给宁越大夫送主公帛书一封，转交齐侯。”

王子成父笑道：“有劳施大夫，请把信交给本帅，由本帅转君上吧。”

施伯悻悻然，懊丧地看着齐军里边的管仲槛车。

## 第三章 叔牙荐相

## 1 . 阶下之囚

囚护管仲的槛车驶进临淄城门。从城门开始，两队执戈的兵士列队城内大路两旁，兵士身后老百姓万头攒动。人们象观赏稀有动物一样，看着槛车内的管仲。

管仲的心在流血。多么熟悉的城门，多么熟悉的街道，他之所以从颖上老家跟鲍叔牙到这里来，是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，谁料到会这样出现在众人面前。他紧闭双目坐在车里，心里说道：鲍叔贤兄，我管仲这次是死是活，全依仗你了。

路旁的一个青年高声道：“快来看管仲，还闭着眼呢。你别说，死到临头还面不改色，这家伙是条不怕死的硬汉子！”

一位白须老者道：“过去管太傅是何等威风凛凛，谁知落到今日这个下场，咳，可惜呀，空有文武全才！”

青年道：“他真的能百步穿杨？”

老者：“那还用说，我亲眼见过呢。”

青年笑道：“那，他射国君那一箭，怎么偏偏射在那衣带铜钩上？”

老者摇摇头：“国君是真龙天子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他不该射这一箭……”

青年又道：“公子纠死了，召忽也殉主了，他还有脸活着，一定是个无耻之徒！”

从这老小的对话，管仲感到事态的严重。街头百姓对此事都这么清楚，看来凶多吉少。鲍叔兄，你能挽回这狂澜吗？

槛车行至午门荣辱柱前，围观的人更多，真是人山人海。

“槛车停下！”竖貂高声喊道。

竖貂脸上掠过得意的笑容，对槛车内的管仲大声道：“管夷吾，你看看，这就是君上亲手埋下的荣辱柱，君上要亲自一箭把你射死在这根柱上！”

管仲睁开眼，盯着荣辱柱，眼里闪过绝望的光。完了，看来小白是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了。埋下这根荣辱柱，是他胜利的标志，也是公子纠失败的象征，而他，就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，鲍叔兄，纵你有回天之力，恐怕也难挽回了。他长叹一声，继而把心一横，死就死吧，我管仲就是死也得死出个样子来！”

管仲被关进了死牢。夜幕降临了，死牢里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管仲也累了，躺在草上，可怎么也睡不着，肚内一天汤饭未进，咕咕噜噜直响。正这时，忽然传来了脚步声，接着过来一支松明火把，两名狱卒来到牢门前把口打开，放上一张案几，又把酒菜置于几上，还拿来一张琴放在几旁，他们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默默地做。

“是谁如此大胆，敢在死牢中为死囚大摆酒宴！”竖貂大步流星闯进牢来，看到琴，喝道：“怎么还有琴！说，是谁叫你们干的？”

狱卒甲道：“回禀将军，是鲍太傅令我等送来的。”

竖貂冷笑一声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啊，原来是鲍太傅，我说谁敢这么放肆，违犯禁规呢！”他转身走出牢门，回头道：“你们一定要严加看守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主公报不了那一箭之仇，我先砍下你们的脑袋来！”

竖貂走了。狱卒们也出去了。牢门锁上了。

管仲回转身来，看一眼酒菜，再看看那张琴，百感交集。鲍叔大哥，我好想你！他一手轻轻抚摸着琴，一手斟上酒，一口喝了一爵，又抓起盘中的肉，大吃大嚼起来。刚才还是一桌子酒菜，顷刻间全装进他肚里去了。他



打了几个饱嗝，躺在草上。这一夜，他眼皮一合没合，他与鲍叔牙那些往事，一幕幕地闪在眼前。

## 2. 管鲍之交

管仲本是吴楚相交的颖上（今安徽省北部）人，颖上在淮河北岸，颖河下游，是个鱼米之乡。他从记事起就没见过父亲，听母亲说，父亲曾在楚国做官，战死了，他与母亲相依为命。他还有个哥哥，病死了。有个叔叔叫管至父，在齐国为官，他听说这位叔父官位不低，都称他将军，可管仲从来没见过叔父接过他们母子。管仲自幼天资聪慧无比，遇事好动脑筋，总要刨根问底。当地那些名人贤士，管仲都愿意接近，特别是对那些诸侯国之间发生的大事，象周幽王为讨好褒姒居然烽火戏诸侯啦，周平王东迁洛邑啦，卫国的上卿石蜡大义灭亲杀子啦……他都愿意听，而且都记得住，还加以评判。对郑庄公掘地见母一事，他的看法与世人之见大相径庭。郑庄公名寤生，是其母在睡梦中生下，母亲对他不大喜欢，宠爱他的弟弟段，千方百计要让段代替庄公。庄公设计，逼段兵败自刎，发下誓言，与其母“不及黄泉，勿相见也！”后又后悔，才有了掘地见母的故事。有一天管仲对母亲讲述这段故事，母亲问他：“如果你是郑庄公，该如何处理？”管仲说：“郑庄公很聪明，他弟弟段要推翻他，抢他的君位，他设计逼段自杀，这样做很对，比他亲自杀段效果要好得多，可对他母亲的做法就不妥当。他母亲是不对，不该因为她的喜恶，干预社稷大事，可母亲就是母亲，郑庄公当上了国君也还是他母亲的儿子。因此，他立下黄泉才见面的誓言就不对了，做得太绝情了。好在他能知错，但改正错误又羞羞答答的，端着个国君的架子放不下。要是我，知道自己说错了，马上改过来就是了。”

母亲又惊又喜，笑道：“夷吾儿，看来你以后会有出息。”

为生活所迫，管仲想学做买卖。他四处打听，做什么买卖能挣钱。他发现贩盐最挣钱，从齐国拉回盐来卖有大利可赚。可他没有本钱，只好把母亲编的草帽拿到市上去卖。

虽然草帽编得十分精美，但他要价太高，他觉得要价低了就对不起母亲。整整一天，一顶也没卖出去，他又饿又困，便倚在墙上睡着了。

“小兄弟，小兄弟。”

管仲睁开眼，忙问：“买草帽吗？”那人点点头。

管仲仔细一看，只见那人相貌堂堂，绸衣绸裤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有钱的人。那人仔细地看草帽，说：“这些草帽我全要了。”

管仲十分感激。这人也不讨价还价，真够大方气派的，便回道：“您是哪里人？”

“齐国。”

怪不得，都说齐国人富有，还真不假。齐国的姜太公是他最佩服的一个人，他垂钓渭水的故事没有人不知道，他辅佐周武王灭商更是功盖天下，他被周天子封到齐地，本来是穷乡僻壤，可他修明政治，顺应当地的风俗习惯，简化礼仪，沟通商工之业，发展鱼盐生产，使齐成了大国。

“您是做丝绸买卖的吧？”管仲问了一句。

那人一惊，仔细地端详了管仲一阵，笑道：“小兄弟好眼力，凭你这句话，我请您喝酒。”

管仲乐了，他正饿得难受哩。二人走进一家酒馆，要了六个菜，两觥酒。那人端起觥，说道：“今天认识你这位小老弟很高兴。我叫鲍叔牙。齐

国人，确实是贩卖丝绸的。”

管仲喝了一大口酒，又吃了一口肉说：“我叫管夷吾，当地人，今日能遇见鲍叔兄，三生有幸，相见恨晚。”

鲍叔牙一听，又一惊，别看他小小年纪，言谈举止不同凡响：“夷吾弟，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七，前天刚过的生日。”

“那，你可就是名符其实的小老弟了，我比你年长三岁。”

二人酒过三巡，话也越谈越投机。

“夷吾弟，你说说，今年什么买卖好做？”

“贩盐。你们齐国不是产盐吗？你贩卖丝绸不合算，投一得不了二，因为这里也产丝绸，只是没有你们齐国的好，可是能穿丝绸的人是少数，有钱的人才买得起。可盐就不同了，不论是谁，一天离了盐也不行，你可以投一得三，或者更高。”

鲍叔牙大惊，对这位刚认识的管仲刮目相看了。当他了解了管仲的身世后，极为同情。这顿饭他们一直吃到店主人关门才散。鲍叔牙又把管仲请到旅馆住下，听管仲纵谈天下大事，更令他佩服。他们整整谈了一个通宵。

“夷吾弟，如果你愿意，咱们合伙做买卖吧。”

管仲一拍即合，他正愁没有钱呢，忙应道：“承蒙鲍叔兄看得起我，小弟定效犬马之劳。”

第二天，鲍叔牙买上酒菜，与管仲同乘一车，到了管仲家拜见管母。

管母一见鲍叔牙，心里乐开了花，直夸管仲结识了个好朋友，并且亲自焚香，提议让他们结拜兄弟。

管仲、鲍叔牙大喜过望，当即向管母叩头，然后兄弟交换生辰八字对拜。

管母置酒菜为管鲍二人庆贺，她对鲍叔牙说：“今天是为娘最高兴的一天，夷吾有了你这个好兄长，今后定会有出息，望你对他多加教诲和关照。”

鲍叔牙忙起身道：“母亲这话令儿不敢当，我与夷吾既然已是兄弟，情同手足。夷吾弟虽然年少，可是经纶满腹，日后必成大器。”

管仲向母亲道：“鲍叔兄要我和他一起做买卖，到齐国路途遥远，一别就是半年，母亲身体不好，儿放心不下。”

管母连连摆手道：“夷吾儿，你也该去外面闯闯了，娘的病不打紧，你尽管放心就是了，有你大哥照看你，娘就是死了也闭上眼了。”

在家住了一天，管仲和鲍叔牙就动身了。到了齐国头了两车盐，就往回返。鲍叔牙劝管仲去看看叔父管至父，可管仲说什么也不干。这一来一往五个多月，路上还不时遇到麻烦，幸亏管仲武艺高强，鲍叔牙力大无比，还算平安顺利，盐一到吴地，立即出手，得了三倍的大利，二人大喜。

管仲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这么多钱，他首先想到了母亲，这些年她吃大苦遭大罪了，一定要好生孝敬孝敬她老人家，便说：“大哥，咱老娘有病，这次分红我得要大头，好回去好生孝敬娘亲。我要七，你要三，行不行？”

话一出口，管仲又点后悔：“世上哪有这么合伙做买卖的，本钱全是人家鲍叔牙出，挣了钱应该他得大头。不料鲍叔牙不但不怪他，反而夸他：“夷吾弟，难得你一片孝心。”

这次买卖要不全听了你的话，我继续搞丝绸，恐怕连这些也挣不上。你七我三。”鲍叔牙宽容地笑道，把钱给了管仲。

这回轮到管仲吃惊了。半年的接触，他庆幸自己找了个好兄长，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。鲍叔牙性情宽厚，先人后己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而且学识渊博，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。可他没想到在金钱面前，鲍叔牙如此慷慨大方，对他的作用给予这么高的评价，他拿钱的手颤抖了。他想说一千句感谢的话，可一句也说不出，只是哽咽地叫了一声：“鲍叔大哥……”

### 3 . 鲍叔牙用心良苦

鲍叔牙这些日子老了不少，面容憔悴，头上添了不少白发，他为营救管仲费尽了心神。自从在白水之滨管仲射公子小白那一箭后，鲍叔牙曾对管仲的看法动摇过，认为他心太黑，手太辣，私心太重，可仔细想来，也情有可原。人臣各为其主，他是想早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愿才如此不择手段。如果是他鲍叔牙见到公子纠，恐怕也不会客气，公子纠不就死在他和桓公手里吗？政治斗争、权力斗争历来是残酷的。桓公继位后，对他倍加重用，看来这和国之位已是稳操胜券，这个位子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呀！可鲍叔牙很有自知之明，如果管仲能辅佐齐桓公，齐国肯定会很快强盛起来。对于管仲的治国韬略，他是坚信不移的。可桓公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，那一箭是要他的命啊，他不能善罢甘休也是常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何以大义说服桓公，放弃杀管仲的念头，先保住管仲的性命，为此，他亲笔起草给鲁侯的信，又派大臣宁越为正使。现在这一步，目的实现了，管仲活着回来了。下一步，就是要千方百计做桓公的工作，使他放弃个人恩怨，以社稷为重。他还是有信心。一是他给桓公当老师多年，苦难与共，而且在争夺君位的斗争中他出了大力，这步棋又是一步凶险之棋，弄不好要抄斩满门的。桓公是何等样人，精明得很，他对鲍叔牙言听计从。二是从桓公大义赦东郭牙一事，使他更增添了信心。东郭牙虽然没射桓公一箭，可那歃血盟书是犯欺君之罪，定个满门抄斩罪是不过分的。从这里，鲍叔牙认定桓公是个识大体、顾大局的国君，他没有看错人。他曾经暗示过桓公，说现在十分紧缺治国贤才，桓公也正为此事着急。桓公提了一圈候选人，都不理想。鲍叔牙考虑到这个弯不能转得太急，也就没明白提出管仲的名字来。现在管仲回来了，事情已到了危急关头，时间太紧迫了。要保住管仲，必须万无一失，就要争取时间。忽然，他计上心头，急忙进后宫去见桓公。

桓公见是鲍叔牙，连忙起身：“太傅，急匆匆前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”

“记得在莒国的时候，主公曾对臣说过，主公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启用治国人才，臣想听听主公的打算。”鲍叔牙投石问路，先探虚实。

桓公明白了，鲍叔牙是不是嫌他没有拜他为相，便笑笑道：“师傅不必着急，这相国之位非师傅莫属，寡人永远不会忘记师傅的恩德。待寡人杀了管仲，就选个吉日良辰，正式拜相。”说着，他从案几上拿起管仲射他的那支箭，脸上涌起仇恨的表情。

鲍叔牙一听，心想马上提这事，恐怕不会有好效果，忙道：“主公刚刚即位，国事未张，人心未定，不宜匆匆就开杀戒。治国安排，应先行吉道，以求有个良好开端，预兆吉祥。”

桓公把箭往案上一拍：“寡人一日不除管仲，就难以咽下这口恶气！”

鲍叔牙规劝道：“主公刚刚登位，办的头三件事非常重要，须三思而行，切不可意气用事。主公不计前嫌，重用东郭牙，才夺得了乾时大捷，齐国臣民对此有口皆碑。这件事办得漂亮，正是主公高明过人之处。”他见桓公情绪稍稍平静，又道：“天行有常，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，如今主公顺利登位，

乾时大败鲁军，此乃天之吉相，主公可顺从天之吉相，行喜庆之事。”

桓公高兴地说：“师傅言之有理，你看先办哪件喜庆事呢？”

“蔡姬不是过几天就要进宫吗？这可是件大吉之事，臣听说蔡姬不仅有闭月羞花之貌，而且贤淑雅静，知书达礼，主公新添这么一位夫人，可喜可贺。”

桓公顿时眉飞色舞起来，笑道：“蔡侯愿把他妹妹许配寡人，听说是位绝代佳人，那就先娶蔡姬。”

鲍叔牙对齐桓公太了解了，他有三个爱好，第一就是好色，一天离开女人也受不了；第二是爱打猎；第三是爱美食。他要利用桓公迎娶蔡姬争取时间，寻找机会做桓公的工作，以开脱管仲。

“臣派竖貂去蔡国迎娶蔡姬，已有十多天，估计再过一个月就能回来。从今天起，得赶紧准备。”

桓公大喜，说道：“鲍太傅，你真是寡人的好师傅，后宫那些佳丽，大都是人老珠黄。这些日子奏疏太多，百废待举，寡人忙得不可开交，这迎娶蔡姬之事由太傅全权办吧。”

#### 4. 狱中深情

囚在死牢中的管仲简直度日如年。既然没有了生的希望，那就不如快死。特别是回到临淄已经半个月了，鲍叔牙还没来看他，估计事情很棘手，如果顺利，这位鲍叔兄不会不告知他的。也可能因事太忙，齐国是大国，国务繁忙，一定忙得他焦头烂额。他了解鲍叔牙，他不是相才，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爱憎太强烈，对他喜欢的人怎么都行，割下脑袋给你也毫不含糊，可使他厌恶的人就怎么也不行了，而且十分固执。一个国家，需要一大批文臣武将，一个人一个脾气，不可能都那么顺你的意。林子大了，什么鸟儿都有。作为一国之相，就要善于利用人才的积极方面，让其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，而把其消极方面控制住，不让其滋生蔓延。有了这个基础，内政也罢，外交也罢，才能忙而不乱，治而有序。鲍叔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事必躬亲，这对一个干副手的人来说是优点，而作为正手来说，就是缺点了。你一个人才能再高，可手大捂不过天来，你就是浑身是铁，又能打几颗钉呢！他把齐国的大臣们逐一排了排队，怎么也排不出一个合适的相国来。他替鲍叔牙着急，为齐国焦虑。如果桓公能拜他为相，那这一盘棋全活了。他的雄才大略如能发挥，不出几年，齐国就会翻天覆地。可等待他的，却是死亡。他暗暗咒骂自己：管仲啊，管仲，你不过是个死囚，想这些干什六，人要一死，万事皆空，齐国强盛也罢，衰弱也罢，与你有何干系！他平静下来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能与鲍叔牙见上一面，叙叙友情。他太感激鲍叔牙了，这二十年来，是鲍叔牙把他从一个穷光蛋变成了齐国的大失。他们到中原各国经商，使管仲大开眼界，学识大有长进，各国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，他感到站得高了，看得远了。他综合了各国的治理方法，有什么长处需要学习，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阅历的丰富，他成熟了。他急于大显身手，他要用他的智慧改变齐国的面貌。他看齐襄公荒淫无道，知道他在位不会长久，就把希望寄托在公子纠身上。他怕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”，便与公子纠到鲁国避难。他憋足了劲，耐心地等待着。果不出他所料，齐襄公被大将连称和管至父杀了。连称、管至父扶持公子无知登位。不到一个月，公子无知又被雍廩等一班大臣杀了，连称、管至父也一起被杀。宾须无来鲁国请公子纠回国即位，管仲大喜过望，认为他的愿望就要实现，谁想会有今天。

他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天啊，你既不让管仲有所建树，何必让他到人间来！”

不想这些了，越想越烦恼。他坐到琴旁，弹起《高山流水》，渴望见鲍叔牙一面。

鲍叔牙走进监牢，听见了琴声。这琴声他也熟悉了。管仲和他在一起，几乎每天都要弹这支曲子，这故事讲的是伯牙弹琴遇到知音钟子期的故事。伯牙音乐天赋很高，可惜没有知音。这一天，他又弹《高山流水》，当他弹到前半部分“志在登高山”时，忽听有人击掌喝彩道：“太美了！巍巍峨峨，如登泰山”。当他弹到下半部分“志在流水”时，那人又击掌喝彩道：“太妙了！滔滔洋洋，似江河行地。”这人就是钟子期，二人结为知音好友。鲍叔牙知道，管仲弹这支曲子是在想念他。他来到死牢门口，见管仲头发紊乱，面容枯黄憔悴，鼻子一酸，潸然泪下：“夷吾贤弟！”

管仲猛地停下来。不用看，是鲍叔牙来了。他真想扑上去抱住鲍叔牙，说“鲍叔大哥，我好想你”，可他却没有动。他强忍住激动的泪水，他在鲍叔牙眼里一直是条硬汉，他在死前，决不改变在鲍叔牙心中的形象。

鲍叔牙一看管仲连看他都不看，心想，也许他还在恨自己，便坐在他身旁，替他扰扰乱蓬蓬的头发，说：“夷吾弟，你还恨我吗？”

管仲的泪水一下子涌到眼眶，他极力克制住自己。

鲍叔牙又说：“夷吾弟，你我兄弟相濡以沫，风风雨雨，在一起也二十个年头了，我最了解你。你文武全才，经纶满腹，百步穿杨，有宏图大志，今日沦为阶下之囚，我心里也很难过，你可以抱怨公子小白，也可以不原谅我。白水之滨，你我兄弟相遇，各为其主，互不相让。今天在这死囚牢房，你我兄弟再度相见，这都是天意所为，命中注定。”

管仲长叹一声。

“夷吾弟，我比你年长，在你我之间，凡事我让你三分，可在白水之滨，我没有向你让步。我谴责你，骂你，分寸不让，为什么？这个道理你现在该清楚了，我是为齐国社稷着想。这些年，齐国够乱的了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够苦的了！再不选个开明国君，齐国就要完了！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哪个贤明？你心里也很清楚。我不是说公子纠就多么坏，可他是个平庸之才，难以负起治理齐国的重任。”

管仲摆摆手道：“如今我已是死到临头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”

鲍叔牙抚摸着管仲的肩，坚定地说：“不，我要说。白水之滨我指责你自私，是为齐国社稷着想，如今，这个问题同样摆在我面前，夷吾弟学识渊博，精通古今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济世匡时之略，如果我鲍叔牙不能救下贤弟，就愧为你的兄长，也愧对齐国社稷，是最大的自私！”

管仲听到这里，忙握住鲍叔牙的手道：“鲍叔兄，别这么说，你是我最好的兄长，谁也不能说你自私。我的死是我自己造成的，与鲍叔兄没有关系，要怪，只能怪老天，是天意要断了咱兄弟间的情份。”

鲍叔牙深情地说：“公子小白初登君位，齐国需要治国贤才，我所以派宁越大夫去鲁国接你，派王子成父兵车保护你，都是为了让你平安回到齐国。这一步实现了，下一步就是豁出我的性命也要救下你。”

管仲十分激动，哽咽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单凭你鲍叔兄怎么救得了我！刀把子攥在小白手里，你纵有回天之力，恐怕也难。”

鲍叔牙坚定地说：“请贤弟相信我，我鲍叔牙所以辅佐小白，不会辅佐他不识大局，不顾国家，昏庸无知！”

“可小白已立下荣辱之柱，发誓复仇，恐怕挽不回来了。”

“可你不也是射了小白一箭，小白却没死吗？”

管仲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之情，他猛地抱住鲍叔牙，泪流满面：“鲍叔兄，管仲不想苟且偷生，只是觉得，这样死去，一切付诸东流水，管仲死不瞑目，遗恨千年。”

鲍叔牙也哭了：“夷吾弟一腔鸿鹄之志，为兄怎能不知？齐国要振兴，不能没有贤弟呀！”

管仲伏在鲍叔牙肩上呜咽道：“鲍叔兄，真对不起，我总在拖累你。鲍叔兄，生死在天，富贵由命，小弟劝你别去冒风险，担是非。管仲但求早死，只望阴阳两界，鲍叔兄还记得有我这个弟弟。”

鲍叔牙替管仲擦掉泪花：“贤弟为什么说这种话！为兄不但要救你，还要让你当齐国的国相！”

管仲苦笑道：“大齐国相，那只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梦罢了。”

鲍叔牙道：“贤弟要多保重，切勿心灰意冷，你我兄弟，不求同生，但求同死。你要牢牢记住为兄这句话，一定要沉住气。我已安排主公迎娶蔡姬，这样，两个月内不会有事。我相信，小白是位明白之人，一定会改变主意的。”

管仲似乎在茫茫黑暗中见到了一点星光，有了一丝希望。

## 5 . 蔡姬进宫

齐宫后宫到处都挂满了红灯笼，上千支大蜡烛火焰熊熊，如日似昼，桓公寝殿内更是披红挂绿，宫灯高悬，一片喜庆气氛。

蔡姬头蒙红绸，端坐于案几一侧，不时悄悄掀开蒙头红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来到齐国这一天的印象颇佳，感谢兄长蔡侯把她嫁到东方齐国来。二十多天的旅途，她一点都不觉得累，一路上听竖貂将军介绍她的夫君——国君小白的事情。她如饥似渴地听着，想象她心目中的夫君形象。一到临淄，那坚固高耸的城墙，庄严壮观的城门，那一面面迎风招展的“齐”字大幡，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进得城来，那宽敞的大街，繁华的路面，令她目不暇接。她真想把车帘掀开，尽情看个够。进得宫来，她就不敢看了，那雄壮的音乐声，人们的欢呼声，她听来那么悦耳、亲切，唯一感到异样的是结婚礼仪太简单。要在蔡国，礼仪完全按照周礼办，最少也得折腾三天。临来之前，她兄长蔡侯嘱咐她，齐国是姜太公开创的，姜太公到齐后，因其俗，简其礼，礼仪与蔡国不同。她想，反正到什么山唱什么歌，入乡随俗。她现在急于想见到她的丈夫，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儿？门外响起了脚步声，她知道是丈夫来了，心里顿时象揣了只小兔般跳起来。她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啊，进门了，来到她身旁了，只要丈夫把蒙头红一揭，他们就面对面了。

齐桓公兴冲冲大步流星走进寝殿，来到蔡姬面前，伸手要揭那蒙头红，可手又在半空中停下了。他听竖貂说蔡姬如何如何美丽，蔡姬是南方女子，在水乡长大，皮肤如何洁白如玉，身段如何窈窕，使他一晚上都没睡好。今天如愿以偿，美人儿就在面前，而且马上就要上床了。她才十八岁，又知书达理，不可太莽撞。他轻轻地捏起红绸一角，慢慢地掀开，一看蔡姬，禁不住叫了一声。蔡姬坐在那里简直如一朵绽开的鲜花，一支出水的芙蓉！只见她：乌云叠鬓，杏脸桃腮，眉淡淡似春山，凤眼汪汪似两潭秋水，樱桃朱唇，娇身柳腰，似海棠醉日，梨花带雨，国色天香，宛若仙子。齐桓公简直看呆了。

蔡姬定睛看那桓公，脸上掠过幸福欣慰的笑容。哥哥没有欺骗她，竖貂也没骗她。

这桓公确实长得一表人才，身高八尺，肩宽背阔，浓眉似剑，凤眼斜吊，鼻梁隆突，鼻头似悬胆，真堂堂正正大丈夫。她满心欢喜，看了桓公一眼，向桓公施礼道：“贱妾愿君上万福！”

只这一句话，便让桓公听得耳热眼跳，浑身舒服，她舌尖上吐出的是美孜孜一团和气；只这一眼，便使桓公魂散九霄，骨软筋酥，她眼角送出的是娇滴滴万种风情。他再也按捺不住，一把将蔡姬搂在怀里，道：“人人都夸妲己、褒姒美，可在寡人看来，夫人胜过妲己，赛过褒姒！”

蔡姬在桓公怀里娇声道：“啊哟君上，你别糟塌贱妾了，怎么竟拿那些祸国女人和贱妾比呢！”

桓公一听更为高兴，这蔡姬不仅美貌，而且才识不凡，更爱得不行，便动手为她脱衣。

蔡姬轻轻将桓公的手推开，笑道：“看把主公急的，贱妾与主公还没共牢合卺呢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一见夫人如此美貌，寡人竟忘记合卺之礼了。”

蔡姬娇柔地说：“贱妾听母亲说，不吃共牢，不喝合卺酒，就难与主公白头偕老。”

桓公笑着把蔡姬拉到席上坐下。那里早已摆好了“牢”和“卺”。共牢和合卺是古代婚俗，“牢”，就是牲畜，鸡、猪、羊皆可，一般指猪。“牢”分“大牢”、“小牢”，“大牢”供参加婚礼的人们吃，“小牢”（乳猪、羊羔或鸡、鸭等）供新婚夫妇吃。

“卺”就是一种小葫芦，把小葫芦劈开，就成两只小瓢，新婚夫妇吃过小牢后，必须用小瓢盛酒漱口。

桓公与蔡姬吃过“小牢”，两人各用一只手按着葫芦一半，将其分开，然后一人一只，盛上酒漱过口，蔡姬拿起脸巾，替桓公擦脸，桓公趁势把她抱起来，急不可耐地来到睡塌前，双双脱去衣服，进入那高唐之乡，行那云雨之事。

第二天一早，蔡姬醒来，似乎听见有人弹琴，仔细一听，是弹的《高山流水》，旋律高亢、激越，便对桓公说：“君上，这么早就有人弹琴，这人弹得真好！”

桓公淡淡一笑：“夫人，这弹琴之人是一名死囚。”

蔡姬一惊：“怎么会是死囚？”

桓公道：“这人名叫管仲，为了使公子纠登位，在白水之滨，射寡人一箭，若不是射在铜衣带钩上，哪有今日你我的缘份？”

蔡姬道：“欺君之罪，罪不可赦，死有余辜！”

桓公亲了蔡姬一下：“夫人此言，正合寡人之意。”

蔡姬道：“不过，贱妾听此琴声，觉得这管仲不是平庸之辈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夫人好听力，这管仲有经天纬地之才，百步穿杨之功。要不是他射寡人一箭，寡人倒想重用他，可惜……夫人，咱们不说这些事，寡人准备了一件礼物送你。”说着，拿起一条金光灿灿的龙凤腰带。

蔡姬一看，高兴得眉飞色舞：“啊，太美了，太华贵了！主公是龙，贱妾是凤，龙飞凤舞，天长地久！”说着，她拿起剪刀，从头上剪下一缕青丝，用红绸包好，双手送给桓公：“贱妾无什么贵重礼品赠主公，送上一缕青发

以表贱妾终生相随。”

桓公接过绸包，笑道：“夫人这件礼物，千金难买，寡人将时刻置于怀中。”复又将蔡姬搂进怀里……

## 6 . 鲍叔牙冒死荐管仲

鲍叔牙知道，新婚后的齐桓公情绪很好，正是进谏的好时刻。这天他吃过早饭，就进殿求见。桓公给了他特权，不管什么时间，随时都可进殿面君。

“参见主公！”鲍叔牙施礼。

齐桓公看着鲍叔牙的脸色，问道：“太傅脸色如此憔悴，可是身上染上了病恙？”

鲍叔牙点点头，笑道：“臣心有大病了，夜里睡不着，饭也吃不下。”

齐桓公一惊：“赶快请御医为太傅诊病。”

鲍叔牙连连摇首道：“臣这病，再高明的医生也没法治。”

齐桓公道：“看来太傅是有心病，是不是说给寡人听听？”

鲍叔牙真诚地说：“主公，齐国连年战乱，各国诸侯看不起咱，北面山戎人还不时骚扰，国力空虚，民不聊生，主公接过来的是一个破烂摊子，百业待兴，百废待举。臣忧心忡忡，急得夜里睡不着，就是耽心主公身边没有得力助手。主公尽管英明，可没有人辅佐，难免势单力薄呀！”

桓公一听，正说到他心里去，便道：“寡人有太傅辅佐，定能振兴齐国。”

鲍叔牙摇摇头道：“主公如果只想平平稳稳做国君，无声无息坐享君位，那么，臣虽然愚钝，也聊可充数。若是主公有远大志向，想富国强兵，称霸中原，成为一代名君，那臣就不能胜任了。”

桓公听得投机，道：“太傅有何见教？”

鲍叔牙道：“主公臂膀，必是相国。这个位子太重要了，相国人选须内安百姓，外抚四夷，勋加于周王室，泽布于诸侯，只有这样，齐国才能坚如磐石，国君威加四海，功垂金石，名扬千秋。”

“太傅此言，正合寡人之意，太傅可有人选？”齐桓公见鲍叔牙谈话不同以往，好象成竹在胸，忙问道。

鲍叔牙道：“这相国人选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

桓公急切地问：“谁？他是谁？”

鲍叔牙铿锵有力地说：“管仲！”

大殿顿时安静下来。两人相视片刻，似乎在窥探什么秘密。突然，桓公爆发出一阵狂笑：“哈哈……，太傅，你是与寡人开玩笑吧？”

鲍叔牙庄重地说：“臣辗转反侧，思虑再三，确实是肺腑之言！”

桓公脸色严肃起来：“那，寡人要问太傅，白水之滨那一箭之仇还报不报？太傅可是因与管仲有兄弟之交，而把寡人置于脑后？太傅，在这件事上，可不能以恻隐之心代替了理智呀！”

鲍叔牙道：“臣对君上忠心耿耿，耳不失聪，目不失明。臣以为主公应以大局为重，以齐国社稷为重。主公要因时、因地、因人而看待管仲。人臣各为其主，管仲射主公一箭，正象臣向主公献计，借鲁侯之刀除掉公子纠一样，同样是赤胆忠心，这一点主公应该明白。”

“可管仲想把寡人置于死地！”

“可臣已经把公子纠置于死地了！”

“寡人还活着，这仇就要报。”



“正因为主公健在，并且登上君位，所以管仲就更应该赦免。以前管仲忠于公子纠，以后会同样忠于主公，他会为主公射得天下，会使主公称霸诸侯！”

桓公冷笑道：“寡人主意已定。在所有大臣中，师傅是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能的人，寡人要拜师傅为相国，寡人相信，师傅能帮寡人得天下，也一定能助寡人治理天下。”

“主公，臣与管仲相比，可就差得远了，有天壤之别。”

桓公不解地看着鲍叔牙：他今日怎么了？已明明白白告诉他要拜他为相了，怎么还这么固执。

“臣以为，管仲是天下奇才，臣不如管仲有五个方面。这一，治理齐国，需高瞻远瞩，须要大气魄，大胆量，臣不如管仲；这二，制定政策，能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，而且很快使百姓从政策中得到实惠，臣不如管仲；这三，治理国家，要按君上的意见，上下协调一致，又不失原则，臣不如管仲；这四，军令严明，治军有方，迅速把军队训练成一支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的军队，臣不如管仲；这五，当今周天子势力日衰，各国诸侯各有打算，制定外交政策，收服各路诸侯，臣不如管仲。臣不及管仲者还有许多，如果这样的奇才臣不向主公荐举，小者是臣嫉贤妒能，大者则是臣不忠不义，是欺君之罪。”

桓公越听心里越烦，拂袖而起：“太傅，不要再说了，道理再多，也抵不过这一支箭！寡人就不相信，没有管仲，寡人就不能振兴大齐，称霸中原！”说罢，回后殿去了。

鲍叔牙轻叹一声，他知道，说一次是不会有效果的。不过，序幕一旦拉开，就得抓紧了，否则，夜长梦多。

## 7 . 灾难的种子

辞别鲍叔牙回到后殿，桓公心里乱得很。他仔细地回想着鲍叔牙的话，看来鲍叔牙是下定决心救管仲。他知道师傅的脾气，一旦认准了一个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。如果杀了管仲，鲍叔牙再发生意外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。但管仲不杀，心里又转不过这个弯儿来。他在殿堂上来回踱着，分析着利害得失。他想出去打猎，以便从烦恼中摆脱出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竖貂得令，立刻安排好车马，簇拥着桓公，出城往南而去。

这时正是打猎的好时机。庄稼都收完了，广阔的田野一望无边。桓公坐在车上，总提不起情绪来，鲍叔牙的话老在耳边响。他曾想到，因为赦免东郭牙等人，他得到了上至高傒、国子下到平民百姓的赞誉，威信大增。如果再赦免管仲，那效果比赦免东郭牙会更强烈。他也知道管仲的本事在鲍叔牙之上，可这一箭之仇……何况他已在午门立下荣辱柱，齐国无人不晓。如果不杀管仲，会不会有人说他胆小，说他无信用……

正在这时，竖貂喊道：“主公，快，一只狼！”

桓公定睛望去，只见东西南三面尘土飞扬，竖貂高举令旗指挥，把狼围堵到桓公车前来。

桓公弯弓搭箭，“嗖”一箭射去，正中狼腰，狼带箭向前逃去，桓公驱车追赶。

狼正逃窜，见前面一个猎人，只听那猎人一声虎叫，狼吓得掉过头来。齐桓公赶到，一箭射中狼脖子，狼倒下了。

齐桓公欲下车，那猎人忙上前拦住道：“主公不可大意，狼还活着。”说着，补射一箭，正中其咽喉，狼死去。

桓公惊奇地看着猎人：“请问壮士从哪里来？”

猎人翻身叩头就拜：“卫国猎人开方，叩见君上。”

桓公一听，觉得事出有因：“卫国猎人，到齐国来有什么事？”

开方看一眼竖貂：“听说齐国出了一代贤君，小人特来投靠。”

竖貂奉承道：“主公刚刚即位，便名扬四海，传遍中原。”

桓公见开方豹头环眼，虎背熊腰，有些喜欢，他最好打猎，有了这个人一定会玩得更痛快，就道：“开方，你千里迢迢投靠寡人，必有所求吧？”

开方道：“鸟择珍木而栖，民择贤君而存。今日开方得遇明主，任凭主公安排。”

竖貂道：“主公，此人打猎很有一套，又对主公如此崇敬，依臣看就收下他吧。”

桓公点点头：“好，寡人收下你，专门陪寡人打猎。”

竖貂忙道：“还不快谢主公！”

开方叩头道：“多谢主公，小民定效犬马之劳。”

桓公不明白，此事竖貂与开方谋划已久。收下这个开方，可就给齐国种下一颗灾难的种子。

## 8.“忠臣之言，不可不听”

打猎归来回到宫中，桓公仍然不能从烦恼中脱离出来，鲍叔牙又来奏过一次，使他心更乱了。这天他正在批阅奏章，宁越进殿说有急事求见。这宁越在僖分时就是朝中重臣了，任大司农，襄公时仍留任此职，可以称为三朝老臣了，为人忠心耿耿，办事十分认真，在大臣中颇有威信。

宁越进殿，叩首参拜：“臣宁越叩见君上。”

桓公道：“平身。爱卿有什么急事告诉寡人？”

宁越道：“鲁侯又派使臣来，要求退回汶阳之地。”

桓公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汶阳之地已属齐国！”

宁越道：“君上英明。汶阳之地土肥水丰是块宝地，决不能再还给鲁国！臣马上回去答复鲁使。”说罢转身欲退。

“且慢！宁爱卿，寡人有一事问你，爱卿前去鲁国押解管仲，发现管仲与鲁侯有勾结阴谋吗？”桓公唤住宁越问道。

宁越道：“恰恰相反。如若主公杀了管仲，臣敢说，鲁侯和施伯一班大臣保准庆贺。”

桓公不解地问：“爱卿此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宁越道：“臣奉主公之命去取管仲，鲁侯执意不肯让管仲活着回来。施伯诡计多端，先是用激将法想让管仲象召忽那样自杀，此计没成；晚上又派二名刺客暗杀，要不是臣早有防备，就是十个管仲也杀光了；暗杀又不成，施伯亲自带兵来追杀，要不是王子成父将军接应，管仲早已命丧黄泉了。”

桓公点点头，又问：“鲁侯对管仲怎么这么大的仇恨？”

宁越道：“鲁侯与管仲无仇无恨，鲁侯是怕管仲。他知道管仲是天下奇才，如果活着回到齐国，主公若加以重用，那对鲁国就十分不利。鲁侯用意十分恶毒，管仲他不能用，也决不让齐国用。”

齐桓公若有所思，挥挥手，宁越退出殿去。

回到寝宫，桓公闷闷不乐，只是一爵一爵地喝酒。

蔡姬在一旁殷勤伺候：“主公，不要再喝了。喝多要伤身体的，有什么事惹得主公如此心烦？”

桓公长叹一声：“唉！寡人与管仲有一箭之仇，可能太傅不但阻止我报仇雪恨，还要举荐他当相国。宁越、隰朋等大夫虽没直说，寡人也看出他们的心思……”

蔡姬莞尔一笑，问道：“鲍太傅这人对主公怎么样？”

桓公道：“没有鲍太傅，寡人哪有今天。”

蔡姬又问：“那，宁越和隰朋大夫怎么样？”

桓公答道：“都是朝廷栋梁，对寡人忠心不二。”

蔡姬道：“主公，有句话贱妾不知该说不该说。”

桓公抚摸着蔡姬的秀发：“夫人，有话尽管说。”

蔡姬：“对管仲这个人，贱妾不敢妄加评论，可鲍太傅、宁越、隰朋等大夫是主公忠臣，那忠臣之言，不可不信。”

桓公点头，沉思起来。是啊，他们这些人的话再不听，听谁的呢？为什么他们明知管仲与我有一箭之仇，也都知道我埋下荣辱柱要报仇雪耻，为什么还要救管仲呢？是他们不对还是我有错？

“主公，贱妾为主公歌舞解闷好吗？”蔡姬很善解人意。

桓公道：“正合寡人之意。”

蔡姬请乐师奏乐。乐声中蔡姬翩翩起舞，舞姿婀娜，眼波流转，令桓公看得出了神，仍掉酒爵，拍着几案为蔡姬助兴。

侍者进殿道：“回禀君上，鲍太傅有急事求见。”

桓公十分扫兴，不耐烦地看了侍者一眼。

蔡姬做个手势，令乐师退下，她和颜悦色地说：“主公，国事为重。贱妾可以随时为主公歌舞，只要主公高兴。”说完退下。

鲍叔牙火辣辣急步进来，扑通一声跪倒在桓公面前：“臣鲍叔牙叩见君上。”

桓公一怔，忙扶他起来：“寡人说过师傅要见寡人，不须行如此大礼。太傅晚上进宫，是有急事吗？”

“十万火急！”

桓公一听急了，什么事使鲍叔牙如此着急？“太傅快讲。”

鲍叔牙平静了一下情绪道：“今年秋粮遭灾歉收，饥民到处都是，逃离齐国已近千人，弄不好政局不稳。山戎又来骚扰，抢我财物，掳走妇女，这些事搞得臣焦头烂额。

臣求主公赶快赦免管仲，让他帮臣一把，以挽回这个局面。”

桓公愤然道：“难道没有管仲，齐国就没法维持了？”

鲍叔牙下了最后通牒：“主公，臣为赦免管仲一事话已说完了，容臣再说一句，主公要杀管仲，就先杀鲍叔牙吧！”

桓公吃惊地问：“太傅何出此言？”

鲍叔牙愤然道：“眼看天下奇才被杀，治国贤才不得重用，是臣无能，臣还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！主公若非要杀管仲，臣定要同管仲一起去死。没有管仲就没有齐国的霸业，无霸业还要我鲍叔牙何用！老臣无礼了，告辞！”说罢，拂袖而去。

桓公愕然地看着鲍叔牙的背影，陷入了沉思。这些天来，他先后征求了监国上卿高傒和国子的意见，他们虽然口上说“此事由主公定夺，”可却

反复夸赞桓公大义免东郭牙的事。桓公心里很明白，他们不同意杀管仲。他又征求了隰朋、王子成父等人的意见，他们虽不明确表态，但倾向性也很清楚。同意杀管仲的只有竖貂，看来这事的处理要慎之又慎。可他也很难，他已发了誓言，而且在午门外亲手埋下了荣辱柱，齐国没有人不知道。一旦改变，会不会失去人心？他权衡再三，绞尽脑汁，在寻求一条既不杀管仲，又能使自己体面下台的办法。一连冥思苦想了好几天，终于给他想出了一个办法。

## 9 . 生死场上的较量

“主公要杀管仲了！”

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午门外荣辱柱周围人山人海。

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兵士站成两排，把荣辱柱包围起来。

五花大绑的管仲被结结实实捆在荣辱柱上，他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，等待着这一天。

他知道，鲍叔牙已尽了力。他也知道，挽回他的生命比登天还难。既然是死，得死出个样子来，让齐国所有的人知道，管仲是条不怕死的硬汉。

齐桓公在文臣武将的簇拥下来到管仲面前。他看看周围黑压压的人群，又扫视了群臣一眼，高傒、国子二位上卿没来，怎么没见鲍太傅？他到哪里去了？

“咣——”锣声响了，行刑的时刻到了。

齐桓公手持长弓，拿着管仲射他的那支箭，走到离管仲三十步处站定。

“管夷吾，在白水之滨，你射寡人一箭，今天，寡人要用这支箭射穿你的咽喉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管仲突然狂笑起来，他双目圆睁，把头一昂，向桓公吼道：“好你个篡位之徒！管仲瞧不起你的箭法，来吧！”

桓公怒道：“寡人要让你的臭名和你的耻辱永远站在这里，被千夫所指，万人唾骂！”

管仲大声道：“管仲直直立立站在这里，你射吧，你要多准备几支箭才行。你等着吧，你哥哥诸儿和公子无知就是你的下场！”

齐桓公把箭搭在弦上，拉满硬弓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忽听场外传来一声嘶哑的叫喊：“主公箭下留人！”

话音刚落，只见鲍叔牙分开人群，踉踉跄跄冲到桓公面前，扑通跪倒：“主公，老臣叩求！”

齐桓公冷冷地道：“太傅，何事相求？”

鲍叔牙又叩一头：“求主公箭下留人！”

齐桓公冷笑一声：“太傅让开！今日寡人要了决白水之滨的箭仇，剪除管仲逆贼，决无悔意！”

鲍叔牙跪在地上，恳求道：“主公，臣所言不是为管仲，而是为大齐呀！臣教主公射箭，是想射得天下，而不是射杀贤能之才。如果主公手中之箭离弦而发，那大齐称霸之事将化为泡影，主公，你会后悔的！”

齐桓公心里很激动，鲍叔牙真是位为国为民忠于自己的好老师啊。可他仍然冰冷着面孔，说道：“太傅让开！”

鲍叔牙声泪俱下，苍凉悲怆地喊道：“主公，你不能这样做啊！”

管仲朝鲍叔牙吼道：“鲍叔兄，站起来！如此昏君，求他何用！”

桓公示意竖貂。竖貂与几名武士将鲍叔牙拉开。

鲍叔牙奋力挣脱兵士的拖拽，嘶哑着嗓子高喊：“主公，我鲍叔牙不要你的官爵，也不要你的赏赐。你杀了管仲，只求你再补一箭，把我也杀死！把我也杀死吧！”

管仲热泪滂沱，哽咽着说：“鲍叔兄，站起来！不要再求这昏君了！”

在竖貂的授意下，四兵士强行拖起鲍叔牙。鲍叔牙抢天呼地：“苍天哪，你要让齐国苦到哪年哪月！你要让大齐一败涂地呀！苍天哪！”桓公松下弓弦，朝拖拽鲍叔牙的兵士厉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兵士赶紧松开鲍叔牙。

桓公朝兵士吼道：“敢如此对待太傅，放肆！退下！”

兵士退下。竖貂大惑不解地看着桓公，他不明白桓公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。

桓公俯身对鲍叔牙道：“太傅请起。”

鲍叔牙道：“臣愿跪死在主公箭下。”

桓公道：“寡人怎敢如此对待太傅！”

鲍叔牙道：“主公敢一箭射穿齐国的命脉，区区我一个鲍叔牙，有什么可惜！管仲，这是齐国的栋梁之才，为主公射得天下的射手！你怎能毁了这栋梁之才，杀了这射手？栋梁不在，射手不在，齐国安在？霸业何在？”

管仲对鲍叔牙喊道：“鲍叔兄，别求他了，管仲与其苟且活着，与桀纣为伍，不如昂首而死，去追随尧舜魂魄！”

桓公忿然道：“住口！寡人继任新君，乃天意所为。鲁侯的三百乘兵车被我大败乾时，你管仲智勇双全也沦为阶下之囚，箭下之鬼，这都是天意！天意还要让寡人振兴齐国，驰骋天下！”

管仲仰天大笑道：“亏你还说出振兴齐国，驰骋天下！一个陶醉于蝇头小利、鼠目寸光之徒，哪懂得什么叫振兴？一个容不下一箭之仇的小肚鸡肠，还谈什么驰骋天下？”

齐桓公冷笑道：“好，管仲，你不是有经天纬地之才吗？寡人倒要听听，你如何振兴大齐，如何驰骋天下？”

“可惜，我没有这份雅兴。你知道不知道齐国百姓嗷嗷待哺，还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连饭都吃不上。这个你尚然不知晓，我怎么和你谈齐国的山，齐国的海？振兴齐国，并不是凭借你的暴戾和残忍；驰骋天下，更不是仰仗你手中的长弓！粮食不会因为你的贪婪就从地里冒出来，兵车不会因为你的私欲就无往不胜。你这强弓只能射穿我的咽喉，别的，你什么也做不来，什么也办不到！”

站在一侧的竖貂手指管仲，破口大骂：“好你个死囚，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贬损君上，罪上加罪，死有余辜！”他转而向桓公道：“主公仁慈，不忍杀戳，让为臣代劳，臣一箭定射穿管仲咽喉！”

桓公摆手制止了竖貂，道：“管仲，你听着，寡人手中的箭自有寡人引发。只是，寡人要让你看清楚，寡人的箭不仅能射穿你的咽喉，也能射得齐国的山和海，射得天下的山和海！”

桓公说完，拉满长弓。

鲍叔牙跪地大呼：“主公，不能，不能呀！”

宁越、东郭牙一并跪倒。

宁越道：“求主公开恩，老臣耳闻管仲为天下奇才，今日亲眼目睹其大丈夫气概。”

望主公捐弃前嫌，从长计议。”

东郭牙也道：“主公因乾时之战，赦免臣等平庸之辈之罪；今日为了齐国的社稷，还望主公开怀大度，再赦管仲。”

隰朋、雍廩、宾须无等众大臣也一齐跪倒在地：“求主公开恩！”

围观的众百姓亲身经历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，同时被管仲、鲍叔牙以及众大臣所感染，也呼啦一下跪到地上，一齐恳求：“求主公开恩赦免管仲。”

拉满全弓的桓公看看跪倒的一片群臣和众百姓，心里掠过自负与得意。他屏住气，眯起眼，向管仲瞄准。

视死如归的管仲被鲍叔牙、众大臣及百姓们的真诚情感所打动，一滴咸涩的苦泪从眼角缓缓滴落下来。他朝桓公狠狠瞪了一眼，无知昏庸的小白，这个场面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改变主意，可他却仍然不放下那张大弓。他闭上眼，等待着死亡的最后时刻。

齐桓公的右手一松，箭离弦了，只听嗖地一声，不偏不斜，箭擦着管仲的头发，钉在荣辱柱上。

管仲安然无恙。

鲍叔牙一连给桓公叩了三个响头，额上碰出血来，激动地喊道：“感谢主公，感谢贤明的主公啊！”

众人也一齐大拜：“谢主公！”

桓公俨然以救世主的姿态收起弓箭，对管仲道：“管仲，寡人这一箭没射中，是天意！寡人说话算数，要报一箭之仇，既然一箭未中，就是天意要留你。寡人不是夏桀，更不是商纣，寡人是齐国光明磊落的国君！白水之滨的一箭之仇，今日了却。松绑！”说完，扔掉大弓，转身离去。他为自己导演的这出戏剧并为在戏中的上乘表演而得意。

## 第四章 金台拜相

### 1. 管仲掂出了齐桓公的份量

管仲通过在荣辱柱前与齐桓公的较量，掂出了桓公的份量，此人非同凡响。他想了整整一夜，才理透了桓公的思路，他十分佩服桓公的足智多谋，既赦免他不死，又风风光光下台，得到天下民心。回想起白水之滨桓公咬破舌头，口吐鲜血装死的情节，更令他五体投地，不愧是一代英明国君！能辅佐这样的人治理天下，就是累死也心甘。

鲍叔牙为管仲摆酒祝贺。

“贤弟，你大难不死，纯属天意。我知道主公的箭法，别说三十步，就是五十步，也保准射穿你的咽喉。可苍天有眼，就是没射中，真是天意呀！来来，咱兄弟喝上一爵。”

管仲端起酒爵，看着鲍叔牙直笑：好个宽厚的鲍叔兄啊，你太信实了，枉为小白的老师，大不了解他了。我射他一箭，他装死蒙骗了你？这次又蒙骗了你。管仲一口喝下去，道：

“还不是鲍叔兄的真情感动了天地，是大哥救了小弟。”

“别那么说，主公是开明大度之人，有你辅佐，必成大器。这一点我不会看错。”鲍叔牙笑着，又喝一爵。

管仲点头：“这一点，大哥比我看准。小白比公子纠确实高明，有天壤之别。大哥在白水之滨骂我自私，今天我接受了，确实我有私心，一心想当相国，就不分良莠了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鲍叔牙笑声朗朗：“现在也不晚嘛，你就等着当相国吧。”

管仲苦笑道：“能不死就够万幸了，我一定帮着大哥，把齐国整治好。”

鲍叔牙正色道：“我最了解主公，他一定会拜你为相的，我给你当个助手就行了。”

“你们兄弟好热闹哇，也不招呼咱一声。”隰朋来了。

管仲忙端起一爵酒，呈给隰朋：“感谢隰朋大夫的救命之恩！”

“哪里哪里！要谢应先谢鲍太傅，你们管鲍之交，今天才算真领教了，好，为管兄获主公赦免，我喝这一爵！”说完，一饮而尽。

鲍叔牙又斟上一爵，递给隰朋：“隰大夫为救夷吾贤弟，确实立下了大功，我敬你一爵！”

隰朋连连摆手道：“要谢你去谢高上卿、国上卿，还有宁越、东郭牙、雍廩、王子成父等大夫。”他对管仲道：“夷吾兄，大家都憋足了劲，想把齐国振兴起来，你可千万别辜负了主公、鲍太傅和我们大家的心意啊！”

管仲拱手施礼道：“为振兴齐国，管仲将万死不辞！”

鲍叔牙又斟满酒：“来，为了大齐振兴，咱们干这一爵！”

三人同干。

隰朋忙道：“别光喝酒，误了大事。主公派我来请夷吾兄进殿面君呢！”

鲍叔牙高兴得直拍手：“主公这么快就要见夷吾，真是开明的英主啊！”

## 2 . 管仲的治国之道

管仲随隰朋到开宫后殿，桓公正在批阅奏折。隰朋、管仲叩头：“叩见君主。”

桓公看看管仲，道：“坐吧。”

管仲道：“臣蒙主公不杀之恩，已是万幸，不敢坐。”

桓公让隰朋退下，对管仲说：“寡人有事要请教于你，坐吧。”

管仲再次叩头：“谢君上赐坐。”坐在桓公对面。

“你是颖上人吗？”

“稟君上，臣是颖上人。”

“吴楚之地，多出贤才。你是怎么到齐国来的？”

“稟君上，臣与鲍叔牙一起作买卖，来到齐国。”

桓公点点头：“鲍叔牙在寡人面前多次说过你满腹经纶，是个人才。寡人赦你不死，是为了大齐，这个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臣明白，为了大齐，为了君上，虽肝脑涂地，臣万死不辞！”

“那好。你来齐国多少年了？”

“八年了。”

“那齐国的情况，寡人就不必多说了。咱们齐国是千乘之国，先父僖公时代，威镇诸侯，号称小霸。可襄公继位后，政令无常，朝纲混乱，国力不振，百姓遭殃。寡人继位，人心未定，国势不张，寡人想迅速改变这种局面，可百废待举，你看该从哪里下手才好呢？”

管仲侃侃而谈：“君上，臣以为，朝廷似船，百姓似水，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。主公欲修理国政，必须拿出爱民的措施，民安国才能安，民富国才能富。”

桓公点头，又问：“这爱民需要哪些具体措施？”

“首先要安民。百姓分四种人：士、农、工、商。把这四种人分别集中居住，各守其业，子从父业，百姓就安定了。这样业业相连，家家相连，百姓之间的关系就亲密了。

还要赦免罪犯，轻刑罚，少收税，鼓励繁殖人口，让百姓尽快富足起来，同时要对百姓进行教育，使其懂得礼义廉耻，民风就正了。”

桓公非常同意管仲的意见，认为很有道理，又问道：“齐国的军事力量非常虚弱，如何迅速强大起来？特别是武器严重不足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”

管仲答道：“武器问题不难解决。朝廷可以制定以兵器赎罪的办法。犯重罪的人用一套犀甲和一支戟赎罪，犯轻罪的人用一只盾牌和一支戟赎罪。犯小罪的人用铁赎罪，一般民事纠纷，令其交纳箭作为诉讼费。质量好的铁用来铸造剑戟，质量差一点的铸成农具。”他见桓公听得入迷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当然，光兵械充足还不行，还得有强大的财力。臣以为，齐国丰富的铁矿可以冶铁，海水可以煮晒成盐，这两项就可以通利天下。以此为基础，与各国作买卖，互通有无，天下客商一定会云集临淄。为安定客商，可以建妓女院，容纳五、六百名妓女，使各国商人到临淄如同回到家里。那么，各地的货物就会源源不断集中到临淄市场，君上只要安排好税官收税就行了。这笔钱收入相当可观，解决军费绰绰有余。”

桓公禁不住击掌称妙，又问道：“兵械、财源解决了，可兵士不足怎么办呢？”

管仲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军队力量强不强，关键是要看有没有战斗力。君上要解决兵源，可以把行政管理与军队管理结合起来。是否把齐国分为二十一个乡，工商之乡六个，士农之乡十五个。工商之乡解决财源，士农之乡解决兵源。每五户为一轨，设轨长一人；十轨为一里，设里司一人；四里为一连，设连长一人；十连为一乡，设乡良人一人。每户出一个兵士，一轨就是五个，轨长率领；一里就是五十名兵士，由里司率领；二百人为一连，由连长率领；二千人为一乡，可称作旅，由乡良人率领。五个乡成为一个军，每军一万名兵士，十五个乡就可以出三万兵士，编成三个军。主公统帅中军，高、国二位上卿各统帅一个军。农闲时练武、打猎。这样，一轨的五个兵士，大都有血缘关系，祭祀时一个祖宗，生老病死互相关照，居则同乐，死则同哀，守则同固，战则同强，有这样一支三万人的军队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主公可以横行于天下。”

桓公笑了，他感到耳目一新，这些办法既具体又实际：

“寡人有这样一支军队，就可以征服天下各国诸侯了。”

管仲摇摇头，说：“不行，现在周王朝虽然衰弱，可总还是大家公认的天子。主公一定要打着尊周的旗号，与各国诸侯建立友好关系，使他们心悦诚服，主公的盟主地位才能确立。”

桓公沉思了一会儿，似乎没有完全理解管仲的话。管仲忙道：“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，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，凡齐国所占邻国的土地，要全部退还；齐国要多帮助邻国解决困难，不要接受他们的谢礼，四邻国家对大齐就一定会亲近起来。主公可以派出八十名人员，多带钱财礼物，到各国去活动，



了解情况，对有困难的国家予以扶持，对朝纲混乱，弑君篡位之徒从严惩处。这样做几件事，主公的威望就会建立起来，天下诸侯，就会听从主公的调遣了。这样，主公的霸主地位就不可动摇了。”

鸡叫了。

桓公与管仲这次谈话整整谈了一夜，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倦，深感受益非浅。桓公望着管仲那双睿智的眼睛，心里暗暗称奇：怪不得鲍太傅舍命保他呢，看来名不虚传。这么一想，对鲍叔牙的忠君为国的情操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。

管仲见桓公凝神看他，心中充满了喜悦，通过这次深谈，他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桓公。

只要桓公肯重用他，他一定会竭尽全力，使齐国振兴。

桓公道：“管爱卿，你的话使寡人增长了见识。希望你能为振兴大齐发挥你的智慧和才能，寡人决定任命你为大夫，咱们朝廷上见。”

管仲起身叩头：“谢君上。”

### 3 . 桓公决意伐鲁

几天后，管仲以大夫的身份入朝议事。文武大臣分立两班，管仲列于班尾。

桓公踌躇满志，侃侃而谈：“二百多年前，周天子封先祖太公望于齐，派召康公传周天子命令：‘五侯九伯由齐国负责征伐，以辅佐周室。东面至海，西至黄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无棣，凡有不尊周天子者，伐勿赦。’”说到这里，桓公兴奋地站了起来：“寡人新立，须让天下诸侯知道寡人的威武之风，让四方君主知我大齐兵车之勇，天下之大，谁是霸主？寡人！”桓公稍稍停顿，目光扫视群臣道：“齐鲁毗邻，本应和睦相处，可鲁侯老想挑起事端，到处传播谣言，极尽攻击诽谤之能事。为使天下诸侯正视寡人，寡人决计讨伐鲁国，让鲁国威风扫地，让天下刮目相看大齐。众爱卿有何高见？”

王子成父出班奏道：“鲁国乃大齐手下败将，进攻鲁国，定能稳操胜券。”

桓公朝王子成父颌首微笑。

竖貂急于讨得桓公欢心，忙出班奏道：“主公英明，气魄盖世，中原霸主，非主公莫属，兴师伐鲁，臣愿当先锋！”

桓公满意地向竖貂点头。

雍廪出班奏道：“主公威武圣明，威加诸侯，势在必行，臣愿率五百乘兵车，踏平曲阜！”

桓公拍案叫好，他看看鲍叔牙，问道：“鲍太傅意下如何？”

鲍叔牙心里并不同意桓公的这个决定，桓公继位还不足半年，国内的许多大事还未理顺，就大动干戈，有点操之过急。可他也知道桓公的脾气，他定了的事别人不好不赞成。再说，这鲁国也确实可恶，对齐桓公极尽毁谤、攻击之能事，给他点颜色看看也未尝不可，便出班奏道：“主公要称霸中原，就要提高威望。大齐千乘兵车踏平曲阜，定会马到成功。”

桓公一拍御案：“好！众志成城，无坚不摧，伐鲁之事就……”

“主公，微臣管仲，有言忠告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”管仲打断齐桓公的话，出班奏道。

众大臣一惊，目光一齐射向管仲。

桓公见是管仲，便道：“寡人正要听听管大夫对伐鲁的意见。”

管仲道：“臣以为主公新立，国力不张，攘外必先安内，攻伐之事不宜操之过急。”

鲍叔牙不安地看着管仲，心里说：“管老弟，你怎么不看火候？你现在还不能顶撞桓公，你就不想想你的下一步吗？再说，一个小小的鲁国，肯定能打赢的，你这么忤逆主公，主公能重用你吗？”他不禁为管仲捏了把汗。

桓公不悦地说：“寡人之意在鸿鹄之高，不在举手投足之间。齐国内政，寡人自有主张。可威加诸侯，叱咤风云，当是寡人首要之举，当务之急。”

“主公雄才大略，臣十分敬佩，可威加诸侯并不能光靠武力，治理内政更不是举手投足可以办得到的。如果国内还不安定，就先对外作战，恐怕对齐国、对君上都会不利。”管仲执拗地说。

桓公不耐烦地挥挥手，道：“寡人主意已定，现在需要的是鼓舞士气，寡人不愿听涣散军心的话。”

管仲诚恳地说：“臣蒙主公不杀之恩，斗胆直言。讨伐鲁国的理由不足，师出无名，举此不义之师，定会凶多吉少。即使赢得暂时的胜利，那也必然在诸侯之间留下骂名。

过大于功，失大于得，望主公三思。”

齐桓公陡地脸色一变，拍案而起，怒视管仲道：“管仲，如果你身为齐国大夫，在战事面前理当勇挑重担，身先士卒。可你竟敢长他人威风，灭我志气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”

管仲叹道：“主公，这一仗不能打，不能打呀！”

齐桓公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寡人主意已定，决不食言！”

鲍叔牙着急地直向管仲施眼色，管仲视而不见。他再看看桓公，只见桓公脸色铁青，生怕再生变故，说出对管仲不利的话来，忙上前奏道：“主公，为振大齐雄风，臣愿率三军伐鲁！”

桓公大喜道：“好！鲍太傅为三军大帅，寡人御驾亲征，不踏平曲阜，誓不还师！”

管仲看看桓公，又瞪了鲍叔牙一眼，长叹一声，施礼道：“主公，管仲本是一介草民，无颜参政，先行告辞了！”说罢，毅然退朝而去。

桓公以不齿的目光看了管仲的背影一眼，朗声道：“马上准备五百乘战车，择吉日出兵伐鲁！”

#### 4 . 曹刿闯殿自荐

齐国要来进犯的消息，如一声惊雷，震动了鲁国朝野。鲁庄公惶惶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急忙召集满朝文武商量对策。

“齐侯率五百乘战车，已开进了我汶阳之地。形势危急，诸位受卿有何退兵之策？”

大夫们面面相觑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齐强鲁弱，这一仗不用打胜败已见分晓，连骁勇善战的大司马曹沫也感到走投无路。

庄公见大臣们都不说话，急了，殷切的目光看着曹沫：“曹司马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曹沫叹道：“齐强鲁弱，乾时一战，我军元气尚未恢复，如果再打仗，恐怕……”

曹沫下面的话没说出来，其实不说庄公和大臣们也都明白。庄公长叹一声，又把眼光投向足智多谋的施伯。“施大夫，你有什么高见？”

施伯奏道：“臣以为，齐侯这次进犯，是杀鸡给猴看。齐侯野心勃勃，

不是善辈，要是我们迎战，获胜几乎不可能！要是求和，一是鲁国威风扫地，二是齐侯沟壑难填……”

庄公焦虑地说：“战不行，和也不行，到底该如何是好？”

群臣一个个低着头，象霜打的茄子瘟病的鸡。

正这时，忽听大殿外传来鼓声，庄公向殿门外看去，只见殿前侍卫进来叩头禀报：“启禀主公，殿外有一山民野夫闯殿自荐。说什么大敌当前，他有击退齐军的计策。”

鲁庄公一愣。众大臣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置可否。

鲁庄公心想：满朝文武都没有办法，一个山民野夫能有什么高招儿。可他既敢闯殿，说不定有点主意，听听也好。

“宣他进殿。”

侍卫犹豫地说：“主公，此人衣衫褴褛。不懂礼仪……”

庄公瞪了侍卫一眼：“寡人说宣他进殿！”

侍卫答应一声，急忙退出殿去。

一会儿，衣衫褴褛的闯殿者大步流星走进大殿，朝庄公拱手施礼：“山民野夫曹刿见君上。”

站在班首的曹沫见曹刿站着行礼，怒冲冲喝道：“如此无礼！拜见君上，为什么不跪拜？”

曹刿看了曹沫一眼，道：“草民长年住在大山里，从未登过大雅之堂，见人从未下过跪。”

曹沫气愤地上前抓住曹刿，就要往殿外拖。

庄公挥手制止曹沫，对曹刿道：“你敢闯殿自荐，欲向寡人献策，是不是为了打退齐国进犯之事？”

曹刿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按理说，这种国家大事，本是吃肉的人的事，与我草民有什么关系？只是今天到曲阜来，听街上的百姓议论纷纷，说齐军来犯，君上和众大夫让齐军吓破了胆，商量不出个办法来。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，我身为鲁国人，想见见君上，进上三言两语，便击鼓闯进殿来了。”

曹沫手指曹刿厉声说道：“好个大胆的刁民，敢说君上和众大夫被齐军吓破了胆，这是犯欺君之罪。”

庄公示意曹沫住口。他仔细地看曹刿，只见他两道浓浓的扫帚眉，一双豹子眼，直鼻阔嘴，尽管衣衫破旧，可那双豹子眼熠熠生辉，似乎藏着无限的智慧。个头虽不如曹沫高大，可全身透出一派威武之气，便欠了欠身道：“不知先生有何高见？”

曹刿道：“草民斗胆直言，君上不要惧怕齐国，应该马上抖擞精神，与齐军决战。”

齐国举不义之师，无端侵犯鲁国，名不正言不顺，一定要失败；而我鲁国是正义之师，是保家卫国，兵将定会个个骁勇，人人当先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。”

庄公听了，耳目一新，问道：“敌众我寡，如何取胜？”

曹刿道：“兵不在多而在于精，将不在勇而在于智，我们要以智取胜，以巧取胜，乾时之战，败在不智不巧。”

庄公倾身问道：“何为智，何为巧？”

曹刿答道：“战场之事，变化多端。要随机应变，投机取巧，这就要看指挥官的本事了。”

庄公一听，身子凉了半截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那你说，谁能担此重任，打败齐军？”

曹刿淡然一笑道：“曹司马为鲁国大将，战功显赫，可是乾时一仗，打得一败涂地。

如果让他挂帅，与齐军对垒，恐怕不是急躁冒进，就是畏缩犹豫，此次交战，不可重用。”

曹沫一听，怒不可遏，刚要发作，可一看庄公，又抑制住了。

庄公问道：“曹司马尚不能胜任，谁又能负此重任？”

曹刿把胸脯一挺，头一昂：“草民曹刿，愿意挂帅，如果君上信得着曹刿，我敢立军令状，不打败齐军，就砍脑袋！”

曹沫觉得受了奇耻大辱，再也忍不住吼道：“山民野夫，口出狂言，带兵打仗，岂可儿戏！”

鲁庄公抬手制止曹沫，道：“曹刿之言，甚合寡人之意。寡人要与曹刿到校场演兵，如果你能担此重任，寡人就拜你当三军主帅！”

曹刿扑通跪倒在地，叩头道：“谢君上知遇之恩。”

### 5. 管仲心灰意冷

齐军一出动，管仲就病了，全身发热，头疼的厉害。他躺在病榻上，长吁短叹，菜饭无味。他恨齐桓公太刚愎自用，听不进忠言。这一仗他断定齐军输定了，而且可能败得很惨。桓公刚刚继位不到半年，这千疮百孔的局面还没有个头绪，就急于打仗，充分暴露了他好大喜功的弱点。胜败固然是兵家常事，可对国力虚弱的齐国来说，已经经不起这样的失败了。他恨朝廷的那些文臣武将，一个个头脑简单，只顾着看桓公的脸色行事，不顾大局，不管齐国的利益和百姓死活，连这么明明白白的利害关系都辨不清，连鲍叔牙也随着乱起哄。他相信鲍叔牙对这场战争是有看法的，可他为什么不直谏呢？这不符合鲍叔牙的性格啊！看来，他是轻敌了，认为鲁国不堪一击，可这不是在齐国的乾时，是去侵犯别人呀！他感到可悲，生不逢时，缺少知音。他与齐桓公的那夜长谈看来是白谈了，实践证明，桓公根本不听他的，根本就不尊重他。他对桓公燃起的信任之火熄灭了，他的相国梦再一次破灭了。他只觉得天昏地暗，自己象一个孤独的流浪儿，四处游荡。

家人端上饭来：“老爷，吃点吧，饭又凉了。”

管仲吃力地坐起来，咳嗽一阵，问道：“今天几日？”

“十三。”

管仲掐指一算，长叹一声，“唉，齐军恐怕已到长勺。长勺啊长勺，齐军要败在长勺了！”

他把饭推在一边，到案前坐下，取过笔墨。他觉得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他的治国策略写下来送给鲍叔牙。因为鲍叔牙的相国地位看来不可动摇了。他要把他的智慧倾注在笔端，落到竹简上，只有这样，才对得起鲍叔牙。他已拟好了提纲，从“牧民、形势、权修、立政”到“法法、兵法”，到“霸形、霸言”，他要把他的这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写下来。他有一个心愿，鲍叔牙如果按照他的思想治理齐国，不出二、三十年，齐国会成为五霸之首，真要有这一天，他就是在九泉之下，也会心安的。

管仲写呀，写呀，白天写，晚上写，饭也顾不上吃，觉也不想睡，他又一次感觉到他的生命已到了尽头，不赶快写下来似乎就来不及了。案头上的竹简眼看着增多增高，而管仲却越来越消瘦，越来越憔悴……

## 6 . 长勺之战

齐军长驱直入，军旗猎猎，战马嘶嘶，战车隆隆，遮天蔽日，逼近鲁国国都曲阜北面的长勺之地。

齐桓公志在必得，一路上谈笑风生：“寡人一即位，就与鲁国开战于乾时，当时能不能打赢，寡人心中无数，可今日不同了。”他指着前后左右整齐的齐军战车：“大齐的战车，无敌于天下，寡人踏平曲阜，是给天下诸侯做个样儿看看，要让他们一个个俯首向大齐称臣！”

竖貂忙迎合道：“大齐有君上这样英武的国君，又有这样无坚不摧的军队，就是周天子也要致敬君上！”

“放肆！寡人是周天子的卿臣，哪有以上敬下的道理！”齐桓公喝住竖貂。话虽这么说，可竖貂这句话他听了顺耳入心。

这时一个探子飞马来到鲍叔牙车前，禀报：“回大帅，鲁军已在前面五里处摆好了阵势，鲁军主帅是一个山野村夫，名叫曹刿，十天前登殿自荐，鲁侯封为三军大帅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桓公一听，开怀大笑：“鲁国真没有人了！一个山野村夫懂得什么军事！”

王子成父听了感到莫名其妙：“鲁侯到底是玩的什么把戏？”

“什么把戏？我看鲁侯是吓破胆了！”竖貂笑道。

鲍叔牙琢磨了一阵，对王子成父道：“王子将军，整好战斗队形，保持车距，前进！”

“早！”王子成父驾车到前面去了。

对这次出征，鲍叔牙是有看法的。管仲说的不错，征伐鲁国，师出无名，纯属侵犯。

他知道管仲非反对不可，耽心桓公因此对管仲有成见，那他的计划——让桓公拜管仲为相国，时间就要延长甚至破产。他主持朝政这几个月，尽管忠心耿耿，忙得昏天黑地，可仍然没理出个头绪。他虽然几乎每天都要向管仲请教，可老感到自己做的与管仲说的不一样。他本想不等管仲说话，就把这事定下来，因为这是桓公继位以来做出的第一个决定，不好直接反对。再说，鲁侯太不象话，到处传播桓公杀兄篡位的言论，这口气别说桓公，就连他也咽不下去。何况鲁军经过乾时大战，元气尚未恢复，这一仗定会稳操胜券，因此他才表示赞成。谁想管仲还是出来说话了，而且与桓公搞得很僵，急得鲍叔牙腋下直出汗。对面前这场战争他看得很淡，相信会速战速决，可打完了仗回去怎么办？一路上他思想老开小差。

看见鲁军了，战车一字儿摆开，呈守势。

王子成父指挥齐军将战车摆成进攻队形。

桓公与鲍叔牙驱车来到阵前，只见“鲁”字大旗下，鲁庄公与曹刿同乘一辆战车。

桓公问鲍叔牙：“这地方叫什么名字？”

鲍叔牙答道：“长勺。”

桓公又问：“此处离曲阜还有多远？”

鲍叔牙答道：“不到一百里。”

桓公不可一世地说道：“明天，寡人要在曲阜鲁宫中进早膳！”

鲍叔牙擂响了战鼓。

“杀——”齐军吼叫着，潮水般向鲁军扑过去。

## 7 . 曹刿的战术

鲁庄公看着威严整齐的齐军，心中颇有几分胆怯，他知道自己恐怕不是齐军敌手，可既然打也是输，不打也是输，不如硬着头皮打，即使输了也比不打光彩。他对曹刿也一点不摸底。那天曹刿闯殿自荐，讲的那一番话，他听了很佩服曹刿的勇气和胆略，又到校场演练了一下，不料曹刿指挥得井井有条，他大喜过望，天不灭鲁！他这才下了决心，拜曹刿为三军大帅。现在马上就要同齐军作战了，心中又有点儿紧张，见齐军冲杀过来，忙举起鼓槌，要击鼓迎敌。

曹刿忙制止道：“且慢，主公，齐军锐气正盛，不可迎敌。”他大吼道：“三军将士，各自严守阵地，不准随意呼叫，不准妄自出战！何时出击，以鼓为令，违令者，斩！”

齐军战车攻进鲁军弓箭有效射程内。

曹刿把令旗向齐军一指，吼道：“放箭！”

一时，箭如飞蝗，齐军前进受阻，停下来。

王子成父率军冲击鲁军战阵，可鲁军只是坚守，并不出战。

王子成父用剑指着“鲁”字大旗下的鲁庄公大声道：“鲁侯，别象只乌龟，缩头缩脑，来呀，出阵来厮杀呀！”

鲁庄公一听，急忙坐下。

王子成父哈哈大笑，又指着右边“曹”字大旗下的曹沫：“曹大将军，你怎么也象只狗熊一样，不声不响了。来呀，我和你大战三百回合，敢吗！败军之将，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”

曹沫气得吹胡子瞪眼，他看看庄公战车上的曹刿，曹刿面无表情，一动不动，只好把拳头攥得格巴格巴响。

王子成父见鲁军不应战，骂阵也不管用，只好掉转车头，撤回本阵。他来到鲍叔牙车前道：“这算打的什么鸟仗，不管怎样叫骂，他就是不出阵。鲁军阵地象只铁桶，怎么也冲不进去。”

鲍叔牙笑道：“鲁侯在乾时吓破了胆，只要冲开了阵脚，他就会全军崩溃！”说罢，又一次擂起战鼓。

刚撤回来的齐军兵士气还没喘匀，听到鼓声，重新抖擞精神，掉转车头，向鲁军冲杀过去。不过，喊杀声已不象第一次那样有力了，步伐也不那么整齐。

鲁军依然一动不动，只是放箭，并不出战，首尾相顾，车车相连，使齐军近前不得。

王子成父、竖貂等骂阵，想让鲁军出阵接战，可你骂得再难听，鲁军就是不动。王子成父指挥齐军冲了两次，都没冲开，只好又退回来。

将士们经过两次冲锋，可累惨了。一个个把长矛插进地里，手拄着矛杆，头枕在手臂上呼呼喘粗气，有的疲惫不堪地倚靠在战车上，摘下头盔扇风乘凉，解开犀甲擦汗，战马也累得满身湿漉漉的。

王子成父对鲍叔牙道：“大帅，鲁军这次作战与以往不同，战阵布得十分严密，军队井然有序，要小心才是。”

鲍叔牙点点头，手搭凉棚对着鲁军看了一阵，说道：“奇怪，说鲁军胆怯吧，可将士们的神气不象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有什么奇怪的，鲁军不敢接战，是吓破了胆，只要再发起攻击，他们定会弃甲丢车大败而逃。擂鼓进攻，先冲破敌阵者，重重有赏！”

鲍叔牙擂响了第三通战鼓。

齐军兵士们懒懒散散地冲向鲁军，喊杀声明显低落下来，步伐也乱了，松松垮垮来到鲁军阵前，见鲁军仍无迎战的迹象，一个个泄了气，掉转车头就往回退。

### 8 . 一鼓作气，击溃齐军

曹刿立于车上，突然高举鼓槌，狠命击鼓，顿时，鲁军中战鼓齐鸣，惊天动地，杀声突起，鲁军兵士如下山猛虎般地向齐军冲杀过来。

齐军没有准备，顿时乱作一团，后军冲倒前军，前军堵住后队，被鲁军一阵大砍大杀，人仰马翻，丢盔弃甲，狼狈逃窜。尽管鲍叔牙拼命嘶喊，可兵败如山倒，只好保着桓公，败退而去。

鲁军一口气追杀了十几里。鲁庄公大喜过望，要继续追杀。曹刿却敲了锣，鲁军停住了追击的脚步。

鲁庄公急得直喊：“追呀，快追呀！”

曹刿不急不躁，下了战车，仔细看了看齐军兵车留下的印迹，然后上车，手搭凉棚，对着溃逃的齐军观察一会儿，这才下令：“追击！”

鲁军兵士呐喊着冲向溃不成形的齐军。

看着此时的情景，鲁庄公兴奋极了。他问曹刿：“曹大将军，齐军两次进攻，你都不让出击，第三次你才下令出战，这里边有什么道理呀？”

曹刿道：“打仗主要是靠士气。击鼓是为了鼓舞士气。齐军一通鼓响时，士气正旺；第二次就衰弱许多；到第三次击鼓，士气已经松松垮垮了，趁此时机，我们一鼓作气，士气高昂，当然就能打胜。”

鲁庄公又问：“那刚才为什么不马上追击呢？”

曹刿一笑道：“与大国交战，要冷静而慎重。齐军败退，得先观察一下车辙印迹和旗帜，来判断齐军后面有没有伏兵。我刚才看到齐军的车辙散乱，旗帜也歪歪倒倒，确无埋伏，这才下命令追击。”

庄公称赞道：“曹将军是真正的军事家！”

### 9 . 泪洒城门

齐军战败的消息传进临淄。齐国民众冒着小雨扶老携幼站在城门口，翘首以待亲人归来。从早一直等到傍晚，情景悲凉、肃穆、沉闷。

管仲神情倦怠，形容憔悴，披一件蓑衣，站在人群背后。

远方出现了齐军的大队人马，各种残破的军幡、旗帜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。

丢盔卸甲的军队走进城门，一辆辆载满将士尸体的兵车进入城门。顿时，人们抢天呼地，呼唤着阵亡将士的名字，那哭声撕人心肺，父哭子，妻喊夫，子唤父，那副景象，太惨了！

管仲回过身去，雨水和着泪水在脸上流淌。他为齐桓公不听他的劝告而气愤，为这些死难的将士而悲哀，他们死于一场无意义的战争，魂灵在九泉之下也难安宁。他为死者的家人感到痛心，几千人的生命呀！他再也不能忍受这凄惨的场面，一个人悄悄回到家中，他知道，鲍叔牙一定会来找他的。

果然不出管仲所料，鲍叔牙到临淄连自己家也没回，就径直奔管仲家来。

管仲躺在榻上，从脚步声就知道是鲍叔牙来了，他翻过身去装睡，故意不理鲍叔牙。

鲍叔牙见管仲睡着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蹑手蹑脚到案前，见案上堆积着

如山的简策，顺便拿起来看：“牧民”，刚刚看了一行，便被吸引住了，忍不住往下看。

管仲微睁双目，看一眼鲍叔牙，故意咳嗽一声。

鲍叔牙急忙放下简策，来到榻前：“夷吾弟，我回来了。”

管仲仍然脸朝墙壁：“死了多少人？”

鲍叔牙低下头：“三千。”

管仲忽一声从榻上坐起来，喊道：“天哪，三千，三千人啊！”

鲍叔牙痛苦地：“我大错了，夷吾弟，你骂我吧，打我吧，我是齐国的罪人。”说着哽咽起来。

管仲递给鲍叔牙一块擦脸布：“主公还好？”

“长勺一败，再也没说一句话。”

管仲忍不住泪下：“我为什么就没保住这三千人的生命……”

“不，都怨我，我为什么不能阻止主公，我也不愿打这场战争，我也不情愿啊。夷吾弟，我这个人私心太重了！”说着哭泣起来。

管仲思索了一会儿，对鲍叔牙道：“鲍叔兄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光难过也没什么用，你要振作起精神来，特别要让主公振作起来。兵败不可怕，精神垮了麻烦就大了。从头来吧。”

## 10 . 桓公反省

桓公回到寝殿，一头扎到榻上，双眼直瞪着殿顶，神情滞呆。他头脑里似一团乱麻，本来必胜无疑的一场战争怎么变得一败涂地？是指挥不得力？是将士们不奋勇？还是决策有错误？他对鲁庄公有了新的了解，他竟敢临阵启用一名山村野夫为三军大帅。那曹刿端的非同凡响，三百乘兵车如同他掌中之物，布阵有方，调度有序，真有大将风范。

反省来，反省去，他感到自己这次太轻敌了，骄兵必败呀！

内侍来报：“回禀君上，隰朋大夫求见。”

桓公烦恼地一挥手，内侍返身出去。

蔡姬端一陶罐参汤，小心翼翼地坐到桓公身旁，慢慢地将他扶起来：“主公，喝点参汤补补身子吧。”

桓公一挥手，无意将罐打翻，洒了蔡姬一身，罐子碎了。蔡姬一声不响，毫无怨言，回内室更换衣服去了，侍女急忙将破罐碎片打扫出去。

蔡姬换上新衣，更加光艳夺目，她双手捧一陶罐，笑容可掬来到桓公面前：“主公，喝一点吧，保重身体要紧。”

桓公看着蔡姬，接过陶罐，长叹一声：“唉！三千将士战死，二百乘兵车损毁。寡人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，怎么向大齐国民交待啊！”

蔡姬妩媚地一笑，道：“战场千变万化，胜败兵家常事，主公何必那么烦恼？妾以为，打了败仗并不可怕，重要的是，能找出失败的因果。”

听了蔡姬的话，桓公微微一惊。这句话颇具见地，便问道：

“夫人，你说这次长勺之战寡人为何吃了败仗？”

蔡姬莞尔一笑：“贱妾哪里说得清楚，不过随便说说罢了。可象进攻鲁国这样的大事，起初，朝中大臣就没有人想到这种后果？”

桓公想了想：“只有一人反对出兵，他叫管仲。”

蔡姬问道：“是不是那位射主公一箭又被主公赦免的人？”

桓公点头称是。

蔡姬看着桓公，说：“贱妾有句话，不知该说不该说。”



桓公道：“夫人有话请讲。”

蔡姬道：“主公决定的事情，朝臣赞同的有三种情况，有人是真心赞同，有人是阿谀奉承，有人是虽然不赞同，但怕君上不悦而违心赞同。反对的人有两种情况，有人是别有用心，出于某种需要而反对，有人是敢直言面君，提出不同意见。”

桓公惊喜地看着蔡姬。

蔡姬认真地说：“前三种人要警惕第二种人，不管错对，一味阿谀奉承，讨主公欢心，这样的人一百个有一百个是私心太重。后两种人对第一种要清君侧，发现一个清除一个。而对第二种人，就是敢于直言面君的人要特别保护，如果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应当加以重用。”

桓公将蔡姬拦在怀里，笑道：“夫人金玉良言，使寡人茅塞顿开。”

内侍进来：“禀君上，鲍太傅求见。”

桓公精神一振：“请鲍太傅到勤政殿。”

鲍叔牙一见桓公，大惊道：“主公，几天不见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啦？”

桓公苦笑，示意鲍叔牙坐下。

鲍叔牙道：“主公，为臣无能，不能为主公分忧。这次长勺兵败，完全是臣指挥不力所致。”

桓公以手制止鲍叔牙道：“寡人这几日闭门思过，乾时之战，鲁军一败涂地；长勺之战，咱们兵车比上次还多，怎么反被鲁军打败了？”

鲍叔牙：“臣有罪……”

桓公摇摇头：“太傅何必如此包揽责任？此次战败，错在寡人，只是想听听鲍太傅的意见，寡人错在哪里？”

鲍叔牙道：“齐国鲁国势均力敌，兵力不相上下。乾时之战，鲁国犯我，齐国兵士奋起自卫，所以能打败敌人。此次举兵，正好与乾时之战掉了个个儿，所以人心向背是战争的决定因素。”

桓公点头表示赞同，他沉吟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是啊，师出无名，不义之师，焉能不败！好，太傅，你往下说。”

鲍叔牙从怀中取出竹筒，念道：“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。战不必胜。胜则多死。得地而国败。此四者，用兵之祸者。四祸其国而无不危矣！”

桓公一听，起身前来，从鲍叔牙手中拿过竹筒看起来，边看边说：“太傅高明，太傅高明！”

鲍叔牙笑道：“主公仔细看看，那不是臣的手迹。”

桓公仔细辨认了一下：“唔，是谁写的？”

鲍叔牙道：“是管夷吾写的，这些日子，他抱病写下了许多简策，对齐国的内政、外交、用兵、安民以及霸政、霸术，都有极高明的见解。”

桓公内疚地说：“又是管仲。寡人就是没听他的规劝，才吃了长勺大亏。”

鲍叔牙一听大喜，忙说：“臣再三考虑，这次长勺之战是天意，上苍让君上认识一位贤臣，没有高山，不显平地。长勺之战，满朝文武只有管仲的意见是正确的，而且他敢于在主公面前讲出来，这才是忠臣气节！天赐主公这么一个机缘，重用管仲，满朝文武都会心悦诚服！”

桓公点点头。

鲍叔牙激动得热泪盈眶：“好英明的主公，臣等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齐国有希望了！主公，千兵易得，一将难求。鲁侯用了一个曹刿，就打赢了”

长勺之战，主公若重用管仲，就会打赢天下。”

桓公起身，问道：“管夷吾现在在哪里？”

鲍叔牙道：“他去凭吊长勺战死的将士去了。”

桓公道：“啊呀太傅，你不说寡人都忘了，走，咱们一起去祭奠死难的亡灵。”

### 1 1 . 墓地请罪

墓地，一座又一座数也数不清的新坟。一片白色的灵幡插在坟头，在风中飘摇，忽啦忽啦直响。

管仲伫立在坟墓丛中，环视那一片似在哭泣、似在诉说的白色招魂幡，心潮起伏，热血沸腾。风一阵阵吹来，吹乱他的头发。他与鲍叔牙约定，这是他给桓公的最后一次机会，桓公如果觉悟，就到坟地来见面，如果仍然执迷不悟，他将弃政从商，回老家去。

齐桓公、鲍叔牙、隰朋、东郭牙等一行数人来到墓地。他们踩着沙沙作响的树叶，经过一座又一座坟墓，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管仲身后。

鲍叔牙道：“夷吾弟，主公看你来了。”

管仲没有回头。

鲍叔牙急了，忙拽了一下管仲的衣服：“主公看你来了。”

齐桓公诚恳地：“管大夫，寡人向你认错来了。”

管仲冷笑一声，看着坟墓没有作声。

齐桓公忙道：“不，是请罪。三千名将士的血肉之躯才把寡人从梦中唤醒。是寡人不听你的劝告，才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。”

管仲回过身来，看着齐桓公，神情十分激动。

桓公热泪盈眶：“管大夫，寡人看了你的简策，读了你的文章，长勺惨败和将士的鲜血擦亮了寡人的眼睛，寡人今天才认识到，你是齐国的栋梁。寡人今日前来，是要你当咱齐国的支柱，当这三千英灵的招魂人！”

管仲两行泪挂到脸颊上。他扑通一声跪倒，喊一声：“主公！”

### 1 2 . 桓公发出惊人之语

第二天，齐桓公身着黑衣，带领文武百官，到宗庙祭奠。

宗庙内，正中是齐先祖太公姜尚的塑像。两边依次是历代国君的牌位。林立的牌位前，悬挂着一条长长的白绸，上面写着“祭长勺三千英魂”的字样。

庙内气氛异常肃穆。乐工们头缠白色哀带，奏着悲哀的乐曲。

在院内更是一片凄凉景象。密密麻麻的百姓披麻戴孝，立在院中，表情木然。

桓公一进院门，百姓们一齐放声痛哭起来。桓公揩了一下眼角的泪水，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伐，缓缓地走进庙堂。

鲍叔牙、管仲、宁越、隰明、竖貂等跟在桓公身后，走进庙去。

桓公与众大夫先在太公塑像前三叩头。

院内众百姓也一起三叩头。

桓公在牌位前焚烧灵幡，用酒祭奠，然后再跪下磕了一个头。随从大夫也一齐磕头。

桓公眼里噙着泪，看着牌位，悲痛地说：“死难的将士们，这次长勺之败，寡人饮恨终生。请你们在天之灵，宽恕寡人。

寡人一定记住这血的教训，今生今世，永志不忘。”

院内的百姓一听，捶胸顿足，嚎啕大哭起来……

桓公从庙内出来，向百姓们深深作了个揖道：“父老们，今日在列祖列宗面前，寡人请罪，三千死难将士的血不会白流。寡人发誓，一定替死难将士报仇！”

百姓们齐声呼喊：“向鲁侯讨还血债！打败鲁国，杀死鲁侯！”

桓公今天安排的祭祖，事前谁也不知道。他要制造这么一个气氛，宣布一个重大决定，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决定。他看了管仲一眼，朗声道：“父老们，齐国要兴盛，要富强，要让天下人敬服大齐，要让各国诸侯对齐国刮目相看。为此，寡人向大家推荐一位大齐栋梁之才，管仲！”

众大夫和百姓们的目光一齐射向管仲。

管仲一惊，想不到桓公会借这个机会宣布他的决定，不禁暗暗佩服桓公的聪明，也了解了桓公的胆略和魄力。在祖宗面前，在众大夫面前，在百姓面前这么一宣布，等于木板上钉钉。他刚想说上几句，可桓公又说道：“以前，寡人图私利，要报一箭之仇，差点儿把他置于死地，今天三千将士的英魂呼唤寡人，要把他推向拜相金台！”

鲍叔牙大喜，忙大声道：“主公如此大度，如此慧眼，齐国哪能不兴盛，哪能不富强！”说着，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桓公面前，众大夫和百姓也一齐跪倒。

管仲向桓公叩完头，站起来又向百姓深施一礼，感慨万千地说：“大齐有一代贤君，有同心同德的父老乡亲，有三千将士的英魂在天保佑，我管仲甘愿鞠躬尽瘁，为大齐振兴效犬马之劳！”

众人一齐欢呼。

竖貂神情木然，他眼珠子不停地转动着，心中暗暗叫苦。想不到会有这么个结局，他要赶紧想办法应付这个对他极为不利的局面。他兀自想着，突然发现人们都走了，大院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忙急步走出门去。

### 13 . 高山流水

自从桓公宣布了要拜管仲为相国的消息，管仲可就忙开了。他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，可想和干终究还有一段距离。齐国这么大，从哪里开始治理？饭得一口口吃，应当先吃哪一口？路要一步步走，可这第一步该落到哪里？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这三把火该如何烧起来？朝廷大夫上百人，哪些可作为左膀右臂？……他在谋划，他在推敲。一连三天三夜，他家门没出，终于拿出了一套初步的方案。他只觉得头昏脑胀，便坐到琴案前，弹起了他最喜爱的《高山流水》。

鲍叔牙和隰朋进来，二人蹑手蹑脚来到管仲身后，静静谛听管仲的琴声。

管仲全然不知，沉浸在优雅流畅的旋律之中，一曲终了，他喜上眉梢，愉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鲍叔牙在管仲肩上拍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夷吾贤弟，今日琴声如此优雅合谐，再不是在死牢之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哀伤之音了。”

管仲一愣，慌忙站起来，请鲍、隰坐下道：“哟，管仲正在琴声中体味鲍叔兄的长者之风，没想到鲍叔兄和隰大夫飘然而至，这可真是心有灵犀呀！”

鲍叔牙道：“今日公务在身，并不是寻老弟琴声而来，贤弟，拜相金台已经筑好，请你同主公选定拜相吉日良辰。”管仲笑道：“这可是隰大夫的事

情，良辰吉日，礼节仪仗，得由隰大夫与主公定，各司其职嘛！哈哈哈……”

隰朋笑道：“还有一件事。当初主公曾立下荣辱之柱，如今拜相在即，这荣辱之柱该烟飞灰灭了，是不是拆除？特来向相国禀告。”

管仲摇摇头道：“其实，人这一生，命如琴弦，昨日在死牢奏人生如梦，今日为相弹高山流水，从阶下囚到拜相台，荣辱柱是一个见证，让它立在那儿，我管仲会把前前后后的事一块记着，一刻也不敢忘。”

隰朋为难地看看鲍叔牙：“这——”

管仲笑道：“这，可得我说了算，一国之相嘛，在其位，谋其政，哈哈……”

#### 14 . 三沐三薰

自从宣布管仲为相国，齐桓公觉得浑身轻松了许多，心里仿佛有了依靠似的。管仲所言所行，是最理想的相国人选，他的那些简策写得太精辟了，把这些付诸实施，用不了几年，齐国就会大变模样。每想到管仲，他就想到鲍叔牙。他为有这么一位老师感到自豪，他那忠君爱国之心可昭日月，他一心为公，不计私利的高风亮节与江山共存，如果没有鲍叔牙，他是决不会得到管仲的。他要把这次拜相仪式搞得既隆重，又热烈。他命鲍叔牙亲自督造拜相台，与隰朋亲自商定了拜相的吉日良辰，再有三天就到了，他宣布，这三天不上朝，不出门，不接见任何人，在寝宫用香料薰身。

两名侍女把香料涂在桓公身上，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，他见那侍女长得眉清目秀，娇嫩得如芙蓉出水，又动了心，一把抓住她的臂腕，就要行那云雨之事。

侍女挣脱开桓公的手，笑道：“主公，在薰身呢。”

侍女一句话提醒了桓公，他说过拜相一定要心诚，于是顺水推舟道：“寡人是闻闻你手中的香料，好香啊！”说罢，微闭双目，态度虔诚，任凭侍女在身上涂抹香料。

内侍来报：“回禀君上，竖貂将军说有要事求见主公。”

桓公眼皮未抬，说：“寡人正三沐三薰，欲行拜相之礼。拜相之前，谁也不见！”

#### 15 . 金台拜相

拜相的时刻到了。

桓公带领满朝文武以及装饰一新的仪仗队来到管仲门前，大门关闭着。

隰朋是拜相司仪，高声喊道：“放炮开门！”

三声炮响，大门洞开。

鲍叔牙引道，桓公随后，来到正堂。

隰朋喊道：“相国叩见君上。”

管仲衣着朝服，从后面急步来到桓公面前跪下：“臣管仲叩见主公。”

桓公扶起管仲：“爱卿平身。”

隰朋喊道：“国君亲请相国登辇！”

管仲叩首：“谢主公。”继而起身道：“主公，臣有一事相求。”

桓公：“相国请讲。”

“臣一贫如洗。俗话说，贫不能使富，相国之职，恐难负重任。”

鲍叔牙一怔，忙扯管仲后衣角，管仲不理。

桓公笑了：“寡人赐相国大齐一年市租，使相国成为齐国首富。”

管仲复又叩了一个头：“谢主公。”然后同桓公分左右并行到大门口，

门外已停着一辆辇车。

桓公欠身打躬：“相国登辇。”

鲍叔牙和隰朋一左一右扶管仲登上辇车，然后请桓公亲手扶着辇尾，推着辇车前进三步。

隰朋一招手，鼓乐齐鸣……

桓公、管仲一行来到拜相台前。这拜相台高九尺，共有三层。第一层台中站着二十五人，各穿黄衣，手持黄旗；东边立二十五人，各穿青衣，手持青旗；西边立二十五人，各穿白衣，手持白旗；南边立二十五人，各穿红衣，手持红旗；

北边立二十五人，各穿皂衣，手持皂旗。

第二层上站着一圈武士，身穿红衣，每人手持红旗。第三层上站立着三十六员武将，各执剑、戟、戈、抓、锤等兵器。台两边的仪仗队，雁翅排列。台子四周，人山人海，水泄不通。

鲍叔牙到桓公舆前：“请主公出舆。”

桓公从车上下来。

鲍叔牙引导桓公来到辇前：“主公请相国下辇。”

桓公欠身道：“相国请下辇。”

管仲急忙下辇，在鲍叔牙引导下来到台边。

隰朋喊道：“请相国面南背北。”

管仲面南背北，肃然而立，听隰朋读赞礼祝文：“维大齐桓公二年，孟春丁卯，上朔丙子，齐桓公小白遣上大夫隰朋敢昭告五岳、四渎、名山、大川诸神曰：为大齐民富国强，称霸中原，谨择今日，特拜管仲为相国。伏惟尚飨！”

隰朋读罢祝文，鲍叔牙引导管仲上了第二层台，然后道：“请相国面东背西而立。”

管仲依言而立。鲍叔牙读祝文：“维大齐桓公二年，孟春丁卯，上朔丙子，齐桓公小白遣上大夫鲍叔牙敢昭告日、月、星辰、风伯、雨师以及历代圣帝明王之神，为大齐民富国强，称霸中原，今特拜管仲为相国。伏惟尚飨！”

鲍叔牙读罢祝文，上卿高傒引导管仲登上第三层台：“请相国面北背南，拜受龙章凤篆。”

管仲朝北面跪下，双手高举，从高傒手中接过桓公亲笔写的八个大字：“民富国强，称霸中原。”

高傒开读祝文道：“维大齐桓公二年，孟春丁卯，上朔丙子，齐侯小白敢昭告昊天上帝、后土神祇，小白意使大齐民富国强，称霸中原，特拜管仲为相国，以助小白。伏惟尚飨！”

高傒读罢祝文，传令：“取相国印、剑！”二侍从双手捧剑、印上台，管仲接过来，高捧过顶。

鲍叔牙在台下喊道：“请主公拜相！”桓公在台下朝台上的管仲大拜三拜。管仲令侍从：“请国君登台。”

桓公登上台来，面南端坐，开口道：“爱卿今为相国，肩负着治国安邦、强国富民之重任。但愿大齐早日富强。”管仲跪拜，道：“臣既受君命，定尽心戮力，虽肝脑涂地，亦在所不辞，以报主公知遇之恩。”

拜相金台下，民众在富有节奏的鼓乐通鸣中，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民俗舞蹈，齐国民众以富有独特地方魅力和文化魅力的舞蹈形式，欢庆齐国相国

的新诞生，欢庆齐国百废待兴的大业有了一个崭新的良好的起点。这欢乐的气氛，仿佛在愈合历史的创伤，迎接美好的未来。

## 16 . 理顺朝纲

当天晚上，桓公在他的寝宫设宴与管仲在一起饮酒交谈。齐桓公兴冲冲地举起酒爵：“挟周天子以令诸侯，好！相国此议，让寡人顿开茅塞，来，咱们同干一爵高阳美酒。”二人举爵，一饮而尽。

远处传来鸡叫。

桓公吩咐蔡姬：“天快亮了，夫人安歇去吧！”

蔡姬关切地说：“主公与相国谈了一整夜，也早歇息才是。”说着，退入内室。

管仲道：“臣闻泰山之高，不是一块石头垒成；大海之阔，不是一条江河汇成。主公欲成大志，必须重用五个人。”

桓公身子向前一凑：“哪几位？”

管仲道：“精通礼仪，善于外交，能言善辩不失国体，臣不及隰朋，请立大行之官。”

桓公点头同意。

管仲又说：“开垦荒地，种植庄稼，按时收种，地肥粮丰，臣不如宁越，请立大司田。”

桓公点头道：“寡人早有此意。”

管仲道：“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有勇有谋，大将风度，臣不如王子成父，请立为大司马。”

桓公合掌道：“正合寡人之意。”

管仲道：“审案断案，明察秋毫，不杀无辜，不诬无罪，臣不如宾须无，请立为大司理。”

桓公点头表示赞同。

管仲道：“对主公忠心耿耿，敢向主公提逆耳之言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臣不如东郭牙，请立为大谏之官。”

桓公连连表示赞同：“此五者，均德才兼备，有口皆碑，正合寡人之意。”两人又痛饮一爵。

管仲拱手问道：“鲍叔牙乃主公太傅，管仲兄长，天下无人不晓鲍叔牙与主公恩缘，也无人不识管鲍之交，鲍叔兄之位，主公有何考虑？”

齐桓公道：“寡人将终生尊鲍叔牙为太傅。如今，你为相国，寡人拜鲍叔牙为亚相，有管鲍共同辅佐寡人，何愁霸业不成？”

管仲笑了：“论仁和宽厚，管仲不及鲍叔十之一二，亚相对鲍叔牙焉能匹配？只是，鲍叔之志在于高远，不在官位。”

桓公问道：“鲍太傅有何想法？”

管仲道：“鲍叔一生，哪有半分私念？齐宫内外，都该记住鲍叔才是，他是功臣，是楷模，是齐国之兄长呀！”桓公直起身子，叹道：“管鲍之交，寡人今日再次领略了。”

外面鸡鸣二遍了。内侍进来换蜡烛。

管仲起身道：“鸡叫两遍，主公，保重身体，臣请告退。”

桓公连连摆手，示意管仲坐下道：“寡人还有一事想问爱卿。”他似乎难于启口，想了想，又笑了，嘴动了动没说出口。

管仲连忙拱手道：“主公，但说无妨。”

桓公探身问道：“寡人好打猎，不知是否妨碍霸业？”

管仲微笑道：“主公爱打猎，既可习武，又可强身。于霸业何妨？”

桓公眼睛一亮，略略轻松，又问：“寡人好美色，有害霸业吗？”

管仲又笑道：“亦无妨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只是主公要注意身体。”

桓公似乎松了口气，有些得意地直起身子。问道：“那，何事有害霸业？”

管仲正色道：“主公，不识贤能之人，有害霸业；认识贤能之人而不用，有害霸业；对贤能之人用而不重用，不能使其充分发挥才能，对建立霸业有害；对贤能之人重用而不信任，爱听小人摇唇鼓舌，拨弄是非，有害霸业。”

桓公问：“如果寡人完全按相国之言去做，霸业可成吗？”

管仲自信地点点头：“中原霸主地位非主公莫属！”

第二天桓公上朝。文武大臣肃立两侧，管仲位于班首，整个大殿的气氛庄重而肃穆。

桓公稳步来到御案前，巡视了一遍群臣，这才开口道：“寡人新立，意在理顺朝纲，重振我大齐雄风。寡人深思熟虑，特颁任命之旨。”

大殿内雅雀无声，只有桓公的声音洪亮而高亢：“任命上大夫隰朋为大行之官！”

隰朋出班，跪拜：“谢主公圣恩。”

桓公道：“平身。”然后继续宣布：“任命上大夫宁越为大司田！”

宁越出班，跪谢道：“老臣谢主公圣恩。”

桓公道：“平身。”宁越归班。

竖貂越听越急，两眼直直地盯着桓公的嘴，不安地等待着。

“任命上大夫王子成父为大司马！”

王子成父出班跪谢，回班。

桓公宣布：“寡人任命，大夫宾须无为大司理！”

宾须无惊了一下，急忙出班，跪拜道：“谢主公圣恩！”

桓公继续宣布：“寡人任命大夫东郭牙为大谏之官！”

东郭牙愣住了，出班跪倒，激动得热泪顺脸颊滚滚而下：“微臣东郭牙曾对主公多有冒犯，主公却捐弃前嫌，委臣如此重任，主公知遇之恩，东郭牙三生难报！”

桓公抬手笑道：“爱卿平身。”

东郭牙再拜：“谢主公圣恩。”起身退下。

桓公把目光转向鲍叔牙：“寡人任命太傅鲍叔牙为齐国亚相。国内一应事体，太傅有权处置，望众臣归顺，协力振兴大齐！”

众臣跪倒在地，齐声道：“拜见亚相！”

鲍叔牙拱手致谢：“齐国有一代贤君，开明相国，还有德才兼备的诸位大臣，定能振兴齐国，称霸中原。鲍叔牙在此恭贺主公，拜托诸位同心同德。”说着，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容。

众大臣无不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这位高风亮节、大公无私的亚相鲍叔牙。

## 第一章 “相地衰征”与“官山海”

## 1. 管仲的改革方略

管仲拜相之后，与齐桓公谈了整整一夜，亮出了他的改革方案，桓公大喜，下决心要把管仲的改革方案推开。对管仲从仇恨到任而不用，从任而不用到金台拜相，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业绩。他对管仲言听计从，决心要称雄中原。管仲向桓公提出，为了保证推行改革，五年内不对外发动战争，他一口答应；荣辱柱学尧舜，改为诽谤之木，在上面发布政策命令，他也完全同意。有桓公的支持，有鲍叔牙和五杰的协助，管仲的改革得以全面而系统地迅速推开。

首先，管仲推行内政改革，目标是富国强兵。对旧法，根据齐国的情况，将其合理部分“择其善者”行于今世，对那些不适合现实情况的，坚决废除。他借助先王成法的名义，减少旧贵族的反对而造成的阻力，在旧有的口号下，注入新的内容，进行根本性的改革。振兴实业，对贫困无财产的国人慈育救助，敬重百姓、贵族，很快实现了国内安定，秩序晏然。他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是“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；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。”为了取得人民的拥护，就必须使人民的正当要求得到满足，物质生活得到保证。

他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制度，高悬于荣辱柱上，依法行政，以法度作为衡量善恶是非标准，以赏罚作奖善惩恶的尺度。其次，在政治与军事方面进行改革，重新划分建立了行政区划。“叁其国而五其鄙”，把国都分为六个乡，工、商各三乡，不服兵役；士乡分十五个，由桓公、高傒、国子各管五乡。国都内的行政区划是五家为轨，十轨为里，四里为连。十连为乡，分别由轨长、里司、连长、乡良人（或乡大夫）管理。全国的行政区划是，三十家为邑，邑有司；十邑为卒，卒有卒帅；十卒为乡，乡有乡帅；三乡为县，县有县帅；十县为属，属有大夫。朝廷立五大夫，各管一属。这样从上到下，建立起统一的官僚机构，以统治全国，各级官吏保治一方。官吏采用选举制度，凡是人才，由乡长和属大夫向上推荐，朝廷重臣进行考评，桓公亲自策问，称为“三选”。地方官吏如果埋没压制人才，治以“蔽贤”、“蔽明”罪。行政区划及官僚机构建成后，管仲又推出“四民分业定居”的政策：按照人口的地域和职业结构，使士、农、工、商四民各居其职所，让讲学道艺的士清静舒适，使工匠在官府做工，使商人在市场经销，使农民安心种地。”士之子恒为士”，“商之子恒为商”、“农之子恒为农”，各安其业，世任其事，社会秩序自然就安定了。

同时，管仲大胆把军政改革与行政改革紧密结合起来，“借内政而寄军令”，借建立行政机构之机，富兵于民，把全国人民群众组织起来，纳入军事编制，建立军政合一的体制。新设的轨、里、连、乡的行政编制，又是军事编制。一轨五家，出五名兵士；一里五十家，出五十名兵士；一连二百家，出二百名兵士；一乡二千户，出二千名兵士，分别由轨长、里司、连长、乡良人领导。五乡一万户，出一万名兵士，为一军。全国士乡共十五个，就是三万户，出三万名兵士，组成三个军，三军分别由桓公、国子、高傒统率。这样，一套完整的军事机构建立起来了。管仲认为，有这样一支三万人的常备军，可以横行各诸侯国，无敌于天下。为解决军备供应，管仲又把“宽刑赎罪”的政策布告在荣辱柱上，不但解决了军备来源，而且扩大了国家财政来源，也缓和了国内矛盾，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

内政改革和军政改革基本完成后，管仲立即着手进行经济改革。他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，整顿赋税，发展工商业，通过利民富民求得利国富国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。主要措施是以“相地衰征”调整农业生产关系，以“官山海”实行盐铁专卖，增加国家财源，以边关开放加强商业流通。

管仲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，其政策就是“相地衰征”。“相地”，是观测评估土地，以区分土地的肥瘠好坏；“衰征”是依土地等级征收赋税。

管仲充分利用齐国负山带海的自然环境和重商传统，采取了维持工商传统与保证官营经济主导地位基础上的局部改革，着重加强对流通领域实行控制，首创盐铁专卖，提出“官山海”大计。“官山海”就是“民办官营”，即由民间生产，由官府统购统销。

为了保证流通，他大胆制定边关开放政策，号召各国商人到临淄来作买卖。

这些政策一项接一项地在荣辱柱上与齐国百姓见面了。管仲信心十足。这些改革措施如果得以实现，那齐国的强盛，桓公的霸主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了。他决心在五年内把这些改革一项项地基本落到实处。当然，改革之路不是一条平坦的路，而是一条充满风险的路。

## 2. 一丘之貉

竖貂这一年以来总感到不顺。不知为什么，似乎冥冥之中总有人给他下绊子。对齐桓公，他一下就看准了，从桓公即位他就是坚决支持的。乾时大战，他充当先锋，也是立下战功的，长勺之战虽说败了，可他竖貂也是尽了力的。可到升官的时候总没有他的份儿。特别是对桓公封的“五杰”不服。他分析来分析去，得出结论是：管仲是他的克星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得罪了管仲所致。是他到鲁国去把管仲押解回来还在路上打了管仲；也是他坚决主张杀管仲，看来管仲对他是恨之入骨了。王子成父，和他年岁相仿，原先一直是平起平坐，可一下子成了大司马，为什么？还不就是因为他在汶阳之田他接应救过管仲；宁越也是，一下子成了大司农。他总觉得大司农应该他。他越想越想不通，越想越烦恼，更令他恼火的是朝廷中那班大夫，一见管仲成了相国，都象是黄米粘糕似地贴上了。他们都知道竖貂和管仲有过节，都对他远而敬之。他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了。幸亏还有个开方，他对开方虽说还不十分了解，但知道此人来头不善。要不，凭着堂堂卫国的公子不当，干嘛跑到齐国来伺候人？他在家，不是摔盆子就是砸碗，搞得老婆孩子战战兢兢。他一天到晚，抱着个酒觥喝酒。

这天傍晚，开方来了。拉着他到酒馆喝酒。

竖貂抬头一看，只见门头上高挑的酒幌子上写着“易牙酒馆”字样。走进酒馆，感觉不错，尽管铺面不大，可到处整齐干净。

店主易牙一见开方，忙笑道：“啊呀，开方大哥，多日不见了。”

开方指着竖貂道：“这是大名鼎鼎的竖貂将军。”

易牙忙点头作揖道：“久闻竖貂将军大名，如雷灌耳。今日得见，幸甚幸甚！”

开方指指易牙，向竖貂道：“他名叫易牙，是我的结义兄弟，做得一手好菜，今天请将军来品尝品尝。”转身对易牙道：“我与竖貂将军有话说，在前堂不便，在后面安排吧。”

易牙忙道：“后边地方虽小，可清静雅致，竖貂将军，请吧。”

开方与竖貂到后面坐定。易牙变戏法儿似的，眨眼功夫便摆上了六个菜。竖貂逐个品尝，连声道好：“果然不错，色香味俱佳，想不到这不起眼的小店里还有如此烹调高手。”

开方与竖貂大觥喝酒，一连三觥，竖貂的话就多起来，心里的不平事也就往外淌开了。他把桌子一拍，喊道：“不公平，不公平！王子成父，凭什么当大司马？东郭牙，凭什么当大谏之官！我竖貂将军在哪里？”

开方同情地说：“我也觉得不公平，论将军的功劳，应该弄个大司马。”

竖貂又喝一大觥酒，站起来骂道：“该死的管仲，这箭下之鬼，都是他作祟，我与他不共戴天！”

开方把竖貂按坐在席上：“竖貂将军，光发火有什么用？骂娘也无济于事，这事得从长计议，来日方长嘛！”

竖貂看着开方：“从长计议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开方冷笑道：“别看现在管仲大权在手，可太阳不能老在正午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嘛！”

竖貂忙道：“你别卖关子，快说！”

开方道：“齐国姓姜不姓管，齐国是主公的齐国，咱们只要紧紧贴住主公，你准没亏吃！”

竖貂点头，但他不解开方之意。

开方道：“主公有三个嗜好，一爱女色，二爱打猎，三爱美食。咱们就在这三条上打主意。”

“对对对！管仲昨日是阶下囚，今天是座上宾，说不定明天还是阶下囚。可主公是一国之主，你这主意高！”

“我想了一下，主公对美色劲头最大，他恨不得把各国美女都弄进后宫，这个美差，由你来干。你不断到各国搜寻美女充实后宫，一定要当上后宫总管，这后宫总管别看官不高，可权力很大。”

竖貂的眼放光了，他一口喝了一觥酒，把嘴一抹，“对对对，我就当后宫总管！”

“主公打猎的事，就由我来干。我保证把主公侍候得舒舒服服。”

“好！你打猎是把好手，准能干好。”

“至于主公的美食嘛……”开方看了看端着菜过来的易牙，笑道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非易牙莫属。”竖貂高兴地一拍案子，把酒觥、菜盘子都蹦起老高：“好，这事咱仨包了。”

开方又强调道：“这可是秘而又秘的大事，除了咱三个人知道，谁也不能说，连老婆孩子也不能露。要是让管仲知道了，可就麻烦了。这事关系咱们三人的命运。因此，我提议咱们结拜为兄弟，歃血为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知竖貂将军意下如何？”

“好！咱们马上结拜兄弟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团结一心，共同对付管仲！”竖貂象在黑暗里发现了光明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易牙提来一只鸡，摆上三只碗，碗里斟满酒，把鸡血滴进酒里，开方按照年龄把三人名字写在黄绢上，三人举行了隆重的结拜订盟仪式。

### 3 . 艳遇

管仲的改革方案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，进展比较顺利。内政改革和军政改革由管仲和鲍叔牙亲自抓，不到一年时间便告完成。然而，经济改革进展缓慢，特别是农业改革，“相地衰征”的政策在贯彻过程中阻

力很大。他让大司农宁越汇报情况，宁越摆出了一大堆难题，确定土地好坏标准难定啦，等级不好定啦，山如何征税，水如何征税啦，等等。管仲便决定亲自到下面走一走，看一看。

烈日炎炎似火烧，树上的知了拚命聒噪，管仲带着几名随从，出城门往西而行，来到原野上，见到几位老农在树下乘凉，便也凑过去。有一位老农认识管仲，连忙叩头：“相国老爷！”他对其他人喊：“这是管相国，管老爷，快叩头呀！”

管仲拉起老人道：“免了吧，老人家，今天我管仲是来听你们教诲的。”

几位老农见管仲笑容满面很随便，也就打消了拘谨，和管仲攀谈起来。

管仲问道：“老人家，相地衰征文告你们见到了没有？”

老农道：“知道，这可是大好事呀，俺庄户人家都赞成。

可俺是干着急，这地怎老分不下来？”

管仲指指远处一片郁郁葱葱的谷子，问道：“为什么那边庄稼长得那么好，而这边不行呢？”

老农道：“人家地好呀！地下六尺就是水，旱涝都不怕，可俺这地是涝洼地，地下一尺就见水，当然和人家没法比了。”

管仲又问：“那是谁家的地？”

老农道：“伯大老爷的，前几天伯大老爷打这路过，说相地衰征不搞了，俺心里还纳闷呢？”

管仲思索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这伯大老爷是什么人？”老农道：“嗨，人家后台硬着呢，宁大司农是他的亲戚。”

管仲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“老人家，请你对大伙儿说，这相地衰征是主公定的大计，任何人都不能反对。你看这样划分土地行不？旱地六尺见水的，征税十分之一，地势越高，税越少，至四十尺见水的旱地，税减一半。涝洼地五尺见水征税十分之一，地势越洼税越少，一尺见水的地和水泽一样，一亩折合五分交税怎么样？”

老农们齐声道：“相国这法子好啊，这才公平呢？”

管仲又道：“山林泉泽不能产粮食，可能生产树木，可捕捞鱼虾，根据情况，从百亩折合一亩好地到五亩折合一亩好地交税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”

老农高兴地说：“好哇，如果真能这样，俺们可就有盼头了，干活可就有劲头了！”

告别了老农，管仲又到西边山上转了转，察看了山林情况，然后顺着乌河考察。边走边看边问边记，掌握了第一手材料。烈日酷暑，汗水淋漓，衣服都湿透了。

正走着，迎面遇见几名甲士押着五花大绑的一队奴隶走过来。

管仲对甲士道：“停下！”

甲士认识管仲，忙跪下叩头：“相国老爷，有何吩咐？”

管仲指指犯人问道：“你带他们到哪儿去？”

甲士答道：“回相爷，这几名犯人都是逃亡的奴隶，提回去处死。”

管仲一惊：“处死？”

甲士道：“我家老爷有令，凡逃亡奴隶一律处死。”

犯人中有一个身材魁梧、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人扑通一声跪在管仲面前：“相国老爷，请你救救我们吧！”其余犯人也一齐跪倒在地上叩头：“相爷，救救我们吧！”

管仲问那络腮胡子：“你们为什么逃亡？”

“相爷，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呀！俺们都是打铁的，辛辛苦苦打了一年铁，连糠菜都填不包肚子，饿死也是死，逃亡也是死。”络腮胡子说。

管仲知道，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，奴隶主可以随便处死他们，这未免太残酷了！

铁匠是很宝贵的，这样杀死太可惜了。便对甲士道：“回去禀报你家老爷，这几名奴隶本相留下了，请你家老爷后天到相府去取赎金。给他们松了绑！”

甲士不敢怠慢，将犯人一一松绑。

众犯人一齐跪下，谢相国不杀之恩。

管仲问络腮胡子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人忙道：“草民钟离伯，世代打铁为业。相爷恩德，永世不忘！”

管仲道：“现在齐国要振兴工商业，大量需要铁匠。”对随从道：“记下他们的名字，三天后到相府报到，安排你们到作坊继续打铁。”

打发走了铁匠后，管仲觉得又饿又渴，见河边不远处有个酒馆，就同随从一块进去，随便要了几个菜，每人一觥酒，吃了起来。酒足饭饱，管仲想洗个澡，便顺着小河往上走去。

小河碧水涟漪清澈见底，杨柳夹岸，浓荫茂密，好一个清凉避暑的好地方！管仲顿觉爽快，想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洗个澡。忽然前面河面上飘来一阵柔婉缠绵的歌声，其声温润如玉，美妙无比。管仲屏住呼吸细听，顿觉心旷神怡，想不到在这荒山野水之处，居然有如此奇妙动人的歌声。他寻声往前走去，被一簇密密的垂柳枝挡住了去路。他分开柳条，偷眼望去。

只见河水中一位少女正在洗澡，赤裸着身子边拨弄着水边唱歌，怡然自得。一会儿，又浮水游泳，泳姿优美，宛如一条美人鱼。雪白的肌肤，苗条而匀称的身段，如花似月的容貌，把个管仲看得心动神摇，一股欲火象一团火样在身上烧了起来。

去年，管仲夫人去世，给他留下一个儿子管年，父子相依为命，一直没遇到一个使他动心的女人。今天，在这优美的地方，见到这天仙般的女子，他真想一下子跳下去拥抱她……可他抑制住自己的欲望，暗骂自己没出息，堂堂一个相国，怎么能做那见不得人的勾当，硬硬地把满腔欲火强压下去了。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，他又把面前的柳条拨拉开。

河中的少女听见了动静，发现了管仲，急忙将身子藏进水里，怒道：“你个堂堂的男子汉，怎能偷看人家洗澡？”

管仲分开柳条走出来，笑道：“你好大胆，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洗澡，却要指责别人偷看，岂有此理！”

少女道：“你快走开，我要穿衣服。”

管仲退回几步，转过身去：“你穿吧，我闭上眼睛不看就是了。”

少女蹑手蹑脚走上岸来，匆匆穿好衣服，顺手理理云鬓，走到管仲身边：“喂，你从哪里来的？”

管仲看着刚刚出浴的少女，体态婀娜，娇美若仙，眼都有点发直。

少女被管仲看得害羞，但她很落落大方，并不惊慌：“哎，我问你哩，你从哪里来？来干什么？”

别看管仲经纶满腹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可在这少女面前，突然局促不安起来。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他见过的女子不知有多少，可他从未象见到面前

这少女一样动心，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的姑娘。

“我从临淄来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婧，哎，你从临淄来，可见过那个叫管仲的相国？”

管仲一听乐了，笑道：“怎么，您想见见这位相国吗？”

姑娘认真地说：“听我娘说，管相国是位很了不起的人，他曾射过君上一箭，君上非但没杀他，还拜他为相。这人可有本事啦，我娘说，齐国强盛就靠相国了。以后会有好日子过。”

“噢，你这姑娘知道的事还真不少，你家在哪里，我能见见你母亲吗？”姑娘一席话，引起了管仲极大的兴趣。

“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见我娘？”姑娘眨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问。

“我就是你要见的那个相国管仲呀！”

“什么？你就是管相国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”姑娘惊奇地看着管仲。

“哈哈，那你说我是谁呀？”管仲被姑娘天真无邪的样子逗乐了。

正在这时，管仲的两名随从满头大汗地跑来：“啊呀，相国老爷，您在这儿，叫俺们好找呢！”

管仲指着姑娘，笑道：“你们来得正好，这位姑娘不相信我就是相国，正审我哩！”

随从喝斥姑娘：“你好大胆，敢审相国老爷。”

姑娘死死盯着管仲的脸，一朵红云飞上桃腮：“管相爷，民女不认识您，您可别怪我呀！您不是要见我娘吗？走，我这就带您去。”

管仲跟着姑娘穿过一丛密林来到一幢草房前，里间屋传出咔哒咔哒的织机声。

管仲走进屋，来到织机旁。

“娘，你看谁来了，是管相国管老爷！”姑娘惊喜地喊道。

姑娘的母亲吃了一惊，定睛盯着管仲，突然翻身叩头道：“相国老爷，大驾光临，民妇不知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”她拉了女儿一把：“婧儿，你不是老想见相国老爷吗？还不快给老爷叩头！”

管仲一惊，想不到这夫人言辞如此得体，便道：“夫人免礼，我乃不速之客，请不要怪罪。”他走到织机前，一看，眼光突然亮了起来。

“夫人，你织的是不是静花绫？”

“相爷真是好眼力，这是我家祖传下来的。”

“啊呀，夫人，你让我找得好苦呀，我派人到处寻访静花绫的织工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”管仲高兴地又接着问：“夫人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我丈夫在长勺战死了，就我母女俩相依为命，我想把这静花绫传给女儿，可她光想读书，不好好学。”婧母哀叹地说。

管仲对婧说道：“这静花绫可是齐国的国宝啊，你怎么不好好学呢？”

婧母嗔怒地说：“这孩子，都快二十岁的姑娘了，怎么也不肯找婆家。”

婧撒娇地说：“我要和娘在一起，伺候娘一辈子！”

管仲笑道：“好一个孝顺女儿。”又对婧母说：“你们母女同我一起回相府好吗？”

婧母一惊，不解地看着管仲。

婧的脸腾一下子红了，她小声地对母亲说：“刚才我在河里洗澡，被相爷看见了，我这身子就是相爷的了。”

婧母看看管仲：“相爷，这是真的？”

管仲连连摇手：“夫人不要误会，我是要向君上保荐，让夫人做掌管纺织的百工。”

“谢谢相爷！”

管仲见婧母又要叩头，忙拉住她：“夫人不必多礼，你可要把静花绫传下去，为大齐造福啊！”

婧定定地看着管仲，鼓了鼓勇气说：“相爷如不嫌弃我丑陋，我愿意伺候相爷！”

婧母渴求的目光看着管仲：“相爷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，就让小女侍候老爷吧！”

管仲一听，心里乐开了花：“管仲尚无妻室，如夫人同意，请受管仲一拜，待选定吉日良辰，明媒正娶。”说完，向婧母深深作揖。

婧母乐得合不拢嘴：“好好好！我女儿有福，我们母女都有福，只要相爷不嫌弃，我女儿就交给你了，一切按相爷的意思办！”

#### 4.“官山海”大计

管仲就任相国不久，就为齐桓公除掉了一块心病。自他即位以来，齐国就大旱，南部的大片山田颗粒无收，平原地带的收成也减了七、八成。老百姓逃离齐国的越来越多，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，齐国上下，人心惶惶。桓公交给管仲的第一个任务，就是千方百计地解决粮食问题，度过这难关。管仲提出了向大海要粮食的主张，当上相国的第七天，亲自组织上千名农夫，到海边煮盐，又组织上千辆马车，把盐运到中原各国。于是，各国的粮食便源源不断地流进了齐国。这一招儿太灵了，百姓尝到了甜头，于是迅速形成了一支煮盐大军。之后，管仲又把铁匠组织起来，把好铁用来制造矛、戈、戟、剑等，装备军队。质量差的铁制成各种工具，运到各国，也赚回了大批粮食和钱财。管仲还把纺织丝绸管起来。荣辱柱上，一个接一个的法令颁布出来，仅几个月的功夫，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便解决了，逃亡的人也回到了家园。这一切，桓公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

对管仲更加笃信不疑。对管仲制定的各项改革方案，桓公耳朵里一天到晚满满的，有说好的，有说不好的。特别是宁越，已对他说过好几次了。对相地衰征，宁越有看法，说管仲违背了古法，破坏了周王室的规定；对煮盐换粮，他说这是不务正业；对派客商到各国作买卖，他说这样做会危害齐国的安全，等等等等。这老头儿是个死犟牛脾气，一旦认了死理，九头牛也拉不回来。他是三朝老臣，又是当朝的大司农，说轻了不管用，说重了他就和桓公吵，桓公总是劝他，多看看事实，少发点牢骚，要支持相国的改革。

今天，他用了整整一天，仔仔细细地看过了管仲的“官山海”方案，深深地被管仲那严密的论证，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大胆求新的思想所折服，禁不住以手击案，连声叫好。

蔡姬被桓公的情绪感染，笑道：“君上如此高兴，一定又是管相国有了好的治国方略？”

“来来来，夫人你听，”桓公大声念道：“盐是人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，臣算了一笔帐，以五口之家，一对夫妇三个孩子计算，月食盐15.66齐升，合5.81市斤，全年食盐69.72市斤。把全国人按人口分男女长幼等级，采取按户授盐的供给办法，在盐价上加税，每升加价两钱，一釜得钱两百，一钟得钱两千，千钟得钱二百万。万乘之国人口千万，每日货千钟，

得钱二百万，每月可得六千万。而征人头税，可征的成年男子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，每人月征三十钱，全国每月可征人头税30万。实行盐专卖，不征老人孩子的人头税，已可得相当于两个万乘之国人头税征收总数的六千万。这样做，表面上不曾征税，就不会激化矛盾，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。铁也同盐一样，让开矿者将铁原料按重量交给官府三成作为实物税，铁的制成品由官府统购统销，计其利润，官民三七分成，这三成作为专卖税。铁器销售也同盐一样，附加一定的税额打入销售价格，如把每根针加价一钱，一把剪刀加价六钱，一把铁锤加价十钱等等，所有务农做工的人，只要使用铁器，就要向国家纳税。……”

蔡姬击掌欢呼道：“啊呀，这办法太高明了，比交纳强制税强多了，虽没有课税之名，但每个人都不能摆脱纳税，而且情愿。太好了！”

桓公得意地看着蔡姬，笑道：“管相国高明，夫人聪明。你这一语道破了官山海的天机，哈哈……”

蔡姬道：“听说管相国出巡，带回一个姑娘来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不是带回来，是名媒正娶，那姑娘叫婧。相国不单娶了一个姑娘，还把他丈母娘一起带了回来，这妇女可不简单，祖传织静花绫，寡人已封她‘百工’之职，让她来管纺织丝绸。”

蔡姬乐了：“管相国也该娶个夫人了。这婧姑娘可真福气，长得一定十分漂亮。”

桓公戏谑地答道：“相国夫人娇嫩得一掐就出水。不过漂亮吗，比夫人还差得远呢，哈哈……”

蔡姬妩媚地一笑道：“承蒙君上夸奖，不过，君上已经看了整整半天了，到了用晚膳的时候了。”

桓公仔细地放下奏折，一拍肚子道：“要不是夫人提醒，寡人还真忘了这事儿了呢，好，吃饭去。”

晚饭已在桌上摆好，蔡姬捧起牺尊，为桓公斟酒。桓公端起酒爵，一饮而尽，拿起筷子夹起菜就往嘴里送，吃了一口，他“嗯”了一声，再吃一口，连声道：“好，好，这道菜怎么这么鲜美，来，夫人尝尝。”

蔡姬品尝一口，赞道：“味道果然鲜美。请主公尽情享受。”

又为桓公斟酒布菜。

桓公举爵一饮而尽，问身旁侍女：“这菜是何人所做？”

侍女回道：“启禀君上，这道菜乃是竖貂大夫敬献的。”

桓公高兴地说：“竖貂大夫在哪里？传他进来。”

侍女走出殿外，喊道：“君上有旨，宣竖貂大夫进见。”

竖貂进门，跪拜道：“微臣竖貂拜见君上。”

桓公道：“平身。此菜是何人烹制？”

竖貂一听，正中下怀，忙道：“回禀君上，做菜之人名叫易牙，知五味，善烹调，世代祖传，手艺精湛，举世无双。”

桓公问：“这个易牙在哪儿，寡人要见他。”

竖貂答道：“易牙献佳肴还未出宫，臣去把他领来拜见君上。”说完转身大步流星地出门，一会儿便领着易牙走进殿门。

易牙双膝跪倒，叩头道：“草民易牙叩见君上。”

桓公看看易牙，只见他三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平民打扮，两只小眼睛闪着亮光，透出精明干练。问道：“易牙，这道菜是你做的吗？”

“是，草民所做，不知合不合君上口味？”

“唔，不错，味道十分鲜美。这道菜是怎么做的？平身回话。”

易牙站起来，毕恭毕敬地说：“回君上，这道菜叫淄鳖乌鳊。是用淄河的甲鱼、乌河的鳊鱼清炖而成。”

桓公点点头道：“易牙，你还有什么拿手好菜？”

易牙数来宝似地答道：“清炖牛筋啧啧香，要配吴国风味酸辣汤，红烧鲤鱼味鲜美，叉烧羊肉拌甜浆，清蒸鸡，黄焖鸭，煮天鹅，不要忘记加酸浆，红烧淄鳖鲜美甲天下，乌河鳊鱼汤祖传有秘方……”

桓公一听大喜，挥手止住易牙道：“好，寡人封你为下大夫，掌管宫中膳食。”

易牙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，一连叩了三个响头：“谢君上。”

## 5 . 盐场风波

烈日当空。

大路上，一辆运货马篷车飞快地行驶着。

驭手扬鞭策马，不时把鞭子甩得劈啪直响，技巧娴熟。侍卫坐在车右，神志威猛。

车篷内坐着管仲。他身着麻布长衫，商人打扮。婧女扮男装，扮作侍仆坐在管仲身旁，手执团扇，不断为管仲打扇。

婧问道：“相爷，咱们真要去大海？”

管仲看着爱妻，笑道：“去大海就是去大海，咱们到渠展盐场去，那里的盐堆积如山，是大齐的主要盐场。”

“鲍大哥在渠展吗？”婧关切地问。

“唔”，管仲应了一声，眼睛移向车外。鲍叔牙到盐场视察已经半个月多了，音讯全无，他心中怎不牵挂。这一段时间，在盐场的专卖有点失控，财政收入明显减少。据了解是盐民逃亡，导致减产。盐民为何逃亡？这个谜，一直未得到满意的答复。本来管仲就想到盐场去看看，可鲍叔牙说他燕尔新婚，朝廷的事又忙得分不开身，由他去盐场了解情况，管仲答应了。不知为什么，鲍叔牙一走，管仲心里老是不安，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从第十天上就盼着鲍叔牙回来，可至今杳无音讯。他沉不住气了，征得桓公同意，便带上贴身护卫，匆匆上路了。

婧见管仲有心事，也不敢冒然打断他的思路，她定定地看着管仲，一声不吭。同管仲结婚这两个月以来，她感到自己太幸运了。管仲是她心目中的偶像。尽管比自己年纪大近一倍，可他相貌堂堂，是个真正的男子汉。特别是他那无穷的智慧，使她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她暗下决心，要做一个合格的相国夫人，要配得上他。她拼命读管仲写的简策，不懂就问，见识大有长进。她从小就喜欢读书，天下大事知道得不少，现在更发愤了。

她与管仲的结合，更使她相信夫妻的缘份。按说她十六岁就该嫁人，可她发誓，找不到意中人，就一辈子不嫁。那天也怪，她在河中洗澡，一见管仲就觉得他不平常。又因为管仲看见她的胴体，她就非嫁他不可。本来她想当个小妾也心甘情愿，谁想竟明媒正娶，当了相国夫人。母亲也一下子当上了“百工”。结婚那天，好不热闹，满朝文武百官没有不来贺喜的，连国君也来了。婧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场面，心里装了个蜜罐子，脸象绽开的一朵春桃花。等闹洞房的人走了，管仲与她在花烛前共吃烤小羊时，她只顾笑迷迷地看着丈夫，只吃了一小口，用盥漱过口后，与丈夫上床。那一刻她



太幸福了。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。丈夫很体贴她，一点也不粗暴，使她感受到了做一个女人的最大快乐。

“夫人在想什么？”管仲见婧眼看窗外，想得出神，问道。

婧笑道：“相爷，你猜？”

管仲看着她那如桃似月的脸，微笑着说：“夫人一定是想咱们的洞房之夜。”

“啊呀，相爷，莫非你的眼能看穿我的心？”婧惊喜地说。

“要是连夫人的心思都看不透，怎么看透千万百姓的心，又怎能管好这么大一个国家？”管仲颇为自负地说。

婧依偎到管仲怀里，撒娇地把耳朵俯在管仲的胸上，“妾也能猜到相爷在想什么。”

管仲轻轻抚摸着她的秀发，“噢，那你说说看？”

婧把头抬起来，说：“大齐有渔盐之利，本应财源茂盛，国库充足。可最近渔盐之利甚少，究竟是何缘故，相爷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对吗？”

管仲忍不住笑了，轻轻拍了一下婧的头：“好个聪明的夫人，你也快能当相国了。”

婧调皮地说：“贱妾能服侍相爷就是万幸了，妾要跟随相爷一辈子，虽不同生，但求同死。”

管仲刚要说什么，只见前面一辆豪华马车横冲直撞而来。

侍卫怒声道：“嘿，你不要命了！”

豪华马车上的驭手转回头来，与侍卫怒目对视。

侍卫拔出短剑要下车，被管仲制止：“别理他，赶路要紧。”

侍卫收剑进鞘，马车继续前进。

天已傍晚。管仲的马车驶进一家驿店院内。侍卫跳下来，站在车厢一侧。婧跳下车，转身接扶管仲下车。

店伙计走上前来：“客人要住店？”

侍卫道：“店家，可有上房？”

店伙计看看管仲，道：“上房已客满。”

管仲看着婧道：“既然没有上房，要两间客房也行。”

此时一位商人打扮的人站在客房门口，仔细端详着管仲。

婧跑过去，喊道：“舅舅，你也在这里？”

舅舅惊讶地：“咦，你怎么来了？”他朝管仲看了一眼，小声地：“婧儿，那位可是……”

“那是我家主人齐仁。”婧说罢，又附到舅舅耳边说：“相爷微服巡盐，不许说他的身份。”又跑到管仲身边说：“老爷，那是我舅舅。”

管仲走上来拱手施礼道：“幸会，幸会！”

舅舅一见管仲，喊一声：“恩人！”就要跪拜，管仲急忙拉住：“咱们到屋里说话。”

走进客房，舅舅对婧道：“婧儿，相爷是我再生父母，来，咱们向相爷叩头！”

婧拉住舅舅，看着管仲笑道：“舅舅，你不知道，相爷今天也得喊你舅舅了！”

舅舅大惊，看看管仲，再看看婧。

婧撒娇地说：“舅舅，你到哪儿去了？我娘到处找不着你。孩儿的终身

大事，你也不到场祝贺祝贺。”

舅舅把脑门一拍，乐得咧开大口直笑：“嘿嘿，这是缘份，嘿嘿，这是天意……”

管仲笑问：“舅父大人可是干贩盐生意的？”

舅舅答道：“正是，自从相爷救命之后，小人就做起了贩盐生意，到楚国才回来。”

婧忍不住笑道：“什么大人小人的，你是我舅舅呀！”

管仲又问道：“贩盐利润如何？”

舅舅道：“贩盐本来获利甚丰。可现时不行了，利大头被盐霸夺去，商人深受其害。”他叹了口气，继续道：“以前贩盐，直接从盐民手里收购就行了。朝廷的官海大计颁布以后，就只能从官盐场批盐，可把商人害苦了。”

管仲忙问道：“商人直接从官盐场买，免得一户户收购，不是更方便吗？”

“方便是方便，可盐场净捣鬼，在秤上作手脚。大秤收，小秤出，低价收，高价卖。

钱全让他们夺去了。”舅舅诉苦道。

管仲点点头：“唔，原来如此！”

这时，院内传来恶声恶气的喊声：“店家，住店的有不三不四的人吗？”

店伙计的声音：“没有，都是来贩盐的。”

“不行，我得亲自查查！”随着声音，“咣”地一声门被推开，对管仲等人吼道：“你们都是贩盐的吗？”

管仲没理睬他。

舅舅答道：“是贩盐的。”

恶汉道：“这里的规矩你们要知道，只许到易老爷的盐场去装运，不准到处乱跑，如有违反，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吃！”又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你们要是不熟，可以找我，有你们的好处。”说罢，大摇大摆而去。

舅舅气愤地说：“这班狗东西，如狼似虎，专门搜刮商人，好多商人都不敢到齐国来作买卖了。”

管仲点点头，沉思起来。

## 6 . 十万火急

管仲一行，来到海边。

婧是第一次见大海，只见无边无际，蔚蓝一片，海天一色，点点渔帆与群群海鸥共舞，层层波浪，似千军万马奔腾。海边金黄色的沙滩，象一匹巨大的黄绸。婧坐在沙滩上，尽情地呼吸那清新，带有咸味的海风，心旷神怡。

海边上，搭起一片片用荆条编成的篱笆院落，盐民就住在里边。

管仲走进一家院落，只见院子里一溜放着十几个大瓦盆，盆里都盛满了盐水。他走近一看，水面大都结痂沉盐了，旁边有七、八篮子盐土，两把小竹扫帚，还散乱地放着些草席、瓦罐、盆、勺等淋卤用具。简易的土房中，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和一个四十多岁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正在喝酒。菜肴是煮得透红的大虾和大蟹子，他们见管仲进来，忙站起身来，惊奇的目光集中到管仲身上。

那个络腮胡子问道：“先生可是来买盐的？”

管仲点点头：“正是。”

五十多岁的人忙道：“先生买盐可到盐场去。”

管仲坐在席上，拿起一只大螃蟹吃起来，边吃边说：“好鲜啊！”

两位盐民也在席上坐下。

管仲问道：“你们煮盐的买卖好吗？”

络腮胡子大声道：“好个屁！俺一包盐足足二百斤，可到盐场那里一过秤，只有一百二十斤。他秤上有鬼！”

老者忙道：“小声点，当心惹祸！”

络腮胡子吼道：“反正这碗饭吃不下去了，怕他个屁！”

管仲道：“盐霸这么坑害你们，你们为什么不上官府告他？”

老者压低声音：“听说，这盐场的易盐司在朝廷里有人，你上哪里告？”顿了顿，小声劝道：“这易盐司可厉害着呢，前些日子刘老汉把盐偷偷地卖给一位姓马的盐商，经果姓马的盐商被扔进海里喂了鱼，刘老汉也被打成重伤，至今还躺着呢！客官，你少管闲事。十天前来了个客官，也到处问这问那的，不知怎么得罪了易盐司，他把主仆二人抓起来了。”

管仲一惊，忙问道：“那客官什么长相？”

老者道：“看上去比你年长，个头比你矮，他说他是盐商，可俺看不大象，说话挺有学问的。”

管仲神经顿时紧张起来，难道是鲍叔牙？这些盐霸如此穷凶极恶，如果鲍叔牙落到他们手里，可别有什么危险。

正这时，那个昨晚查店的恶奴一步闯了进来，指着管仲喊道：“老子昨晚就看你不地道。不让你乱跑，你偏要乱跑。走，跟我走一趟！”

管仲走出窝棚，对待卫使了个眼色，对恶奴问道：“去哪儿？”

恶奴吼道：“去见易老爷！”

管仲不屑一顾地看了恶奴一眼：“哪个易老爷？”

恶奴上前一把抓住管仲：“你不认识易老爷？叫你认识认识，前几天有两个人也说不认识易老爷，已经抓起来了，走，乖乖跟我走！”

侍卫纵身挥拳，将恶奴打翻在地，把他双手反剪，用力一按，那恶奴疼得直叫娘。

管仲问道：“前几天你们抓的那两个人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快说！”

恶奴道：“听说叫鲍叔牙，可不是我抓的。”

管仲大惊，忙又问道：“现在何处？”

恶奴答道：“关在易老爷的黑牢里。”

管仲叫侍卫将恶奴绑起来，交给窝棚里的长者：“老人家，我是相国管仲，请你们把这个坏蛋看好，千万别让他跑了！”

二人一听是相国，连忙叩头：“小民有眼不识泰山，相爷恕罪！”

管仲把二人扶起来，说：“应该谢谢你们。”

络腮胡子激动地说：“相爷来了，俺盐民就有盼头了，相爷，一定得狠狠治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坏种。相爷放心，俺一定把这个坏蛋看好！”

管仲对待卫甲道：“立即持相府令牌，调一乡之兵，战车三十乘，火速到驿店见我！”

侍卫甲：“是！”飞奔而去。

婧兴冲冲从海边跑过来，手里拿两只大海螺，一看这个场面，连忙把海螺扔掉。

管仲对婧道：“赶快上车！”

## 7 . 鲍叔牙遇难

鲍叔牙确实被盐霸易容关进了死牢。

易容是什么人？他是易牙的弟弟。这个人自幼就是个地痞，不干正事。易牙进宫后，千方百计安排他到盐场来当了盐司。这海边盐场虽然偏僻、荒凉，可山高皇帝远，在这里他就是太上皇，而且这个盐司肥得很，可以大把大把地捞钱。他打着官府的旗号，把秤改造成鬼秤，盘剥盐民和盐商。还弄了十个美女供他玩乐，整日里花天酒地，醉生梦死。谁要是触犯了他，轻者打个半死，重者扔进大海。十天前，恶奴报告说鲍叔牙在盐民中间活动，他不大相信，鲍叔牙乃堂堂亚相，跑到海边来干什么？便派人把鲍叔牙主仆二人抓了来。一问，果然是鲍叔牙，他便慌了手脚，放了不行，鲍叔牙可不是等闲之辈，是桓公的师傅，又是管仲的至友，他到盐场来了解了那么多情况，放了他自己决不会有好果子吃，轻者丢了乌纱帽，弄不好连命也保不住。他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杀了鲍叔牙，反正他是微服私访，把他扔进大海喂鱼，把所有的知情人统统干掉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可他又怕万一走漏了风声，那后果就大了，有可能满门抄斩，诛灭九族。为此，他派了他的叔伯兄弟易全火速到临淄请示易牙。易全走了以后，他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坐也不安，卧也不宁，酒也不香，饭也不甜，眼巴巴盼望着易全赶快回来。

就这样一直眼巴巴等了七、八天，易全终于回来了，他把易全拉进密室。

“大哥怎么说，你快说！”易容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大哥让我告诉二哥，鲍叔牙是自己不小心掉到海里淹死的，手脚一定要做得干净，不能留任何把柄。”易全说完端起酒爵，一仰脖子喝了下去，又说：“大哥说，鲍叔牙是管仲的臂膀，专门和大哥作对，机不可失，要快下手！”

易容脸上露出杀机，将案一拍：“好，今晚就下手，你把鲍叔牙带到这来。”

一会儿，易全把鲍叔牙和侍从带进来。鲍叔牙身着盐商服，反绑双手，来到密室中，大义凛然。

易容奸笑道：“我再最后问你一遍，你是真鲍叔牙，还是假的？”

鲍叔牙冷笑一声，鄙夷地说：“凭你还不配问我！”

侍从高声道：“鲍亚相是君上的师傅，管相国的兄长，你敢动亚相一根汗毛，叫你满门灭绝。”

易容冷笑一声问侍从：“你说他是鲍叔牙，那我问你，鲍叔牙乃朝廷重臣，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侍从道：“鲍亚相是奉君上和管相国之命，下来体察民情。”

易容转身对鲍叔牙道：“他说的可是真的？”

鲍叔牙怒目而视，昂首不语。

易容凶相毕露地说：“看来还是假的，好啦，让他们二位到大海里去体察体察鱼情吧！”他对易全说：“你亲自去办！”

又附在易全耳边嘀咕了几句。

易全与二名恶奴把鲍叔牙和侍卫装进麻袋。

鲍叔牙仰天长叹：“可怜我鲍叔牙叱咤风云半生，今天不明不白地死在小人手里。

易容小子，主公和管相国决不会饶恕你们的！”

易容笑道：“哈哈，你到底承认了不是！鲍叔牙，你放着高官不当，跑到海边乱窜，失足掉进海里淹死，跟我易容可没有什么相干！”

#### 8 . “天不灭管鲍之交”

管仲焦急地站在驿站门口。

一队战车和三百名士兵疾驰到店门前，第一辆战车上跳下一名戎装大夫，跑到管仲面前，双手施礼道：“北属大夫田烈参见相国！”

管仲命令道：“本相命你立即攻取易容住宅，不准放走一人，抵抗者就地诛杀，易容一定要活捉！”

田大夫：“遵命！”他跳上战车，大吼一声：“跟我来！”

管仲亲自带着十乘战车，急驰至易容住室后边的山崖上。

山崖有二十余丈高，山崖下边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。

管仲带人赶到山崖上，只见两名恶奴正从车上抬下两只麻袋。

鲍叔牙的侍从在麻袋里高喊：“无法无天的贼徒，胆敢害鲍亚相！管相国，你在哪里？”

易全恶狠狠地一挥手：“把他们扔下去！”

两名恶奴抬起装鲍叔牙的麻袋，来到崖边，刚要往下扔，只听“嘣”的一声响，一名恶奴应声倒下。另一名恶奴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，一支利箭飞来，正中恶奴的后心窝。

易全大惊，回头一看，只见管仲正弯弓向他瞄准，忙跪地求饶：“好汉饶命！”

侍卫上前将易全捆起来。

管仲忙把麻袋解开，为鲍叔牙松绑：“鲍叔兄，你受苦了！”

鲍叔牙见是管仲，猛地抱住他，热泪奔流：“夷吾弟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呢！”

管仲擦一把泪道：“天不灭管鲍之交！”

#### 9 . 严惩盐霸

管仲之所以料事如神，是因为他亲自进行了调查研究。他发出调查命令后，便驾车在海边侦察了一番，特别对易容的住地四周看了个仔细。根据那位老者提供的情况，他断定易容住宅后边到山崖是一片树林，没有人烟，崖下水深浪急，是个害人的理想场所。

鲍叔牙被抓还是十天前，这么大的事儿易容不可能不向易牙报告，从海边到临淄，往返最快也需要八到九天的时间，他到海边巡查，虽然是微服暗访，也难免走漏风声，万一易容察觉，提前下手……想到这里，他顿时紧张起来。他估计易容如果杀鲍叔牙，只能是秘密进行。因此，他派北属大夫带兵攻易容住所，活抓易容，他亲自带人来到这悬崖上来。情况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。

北属大夫将易容及一班恶奴全部活捉前来向管仲交差。管仲和鲍叔牙商量，决定在盐场召开一个宣判大会，揭露盐霸的不法行径以稳定盐民情绪，保护盐商利益，使盐业政策深入人心，来促使煮盐事业的发展。

一场奇特的审判大会在盐场开场了。

管仲、鲍叔牙端坐在案前，神情自若，稳如泰山。

周围是数千名盐民和盐商。

鲍叔牙站起来，厉声道：“将罪犯拉出来！”

两名军士抬着一杆大秤走进会场，把秤放在秤架上。

人们惊奇地看着管仲和鲍叔牙，二位相爷莫非要审秤？

鲍叔牙指着秤，厉声道：“罪秤！你罪恶深重，你为非作歹，敲骨吸髓，你喝干了盐民的汗，吸尽了盐民的血！有多少盐民兄弟被你害得走投无路，家破人亡！你知罪吗？”

人们愤恨地看着这杆大秤。

鲍叔牙：“盐民兄弟们，你们最辛苦！修盐池、引海水、晒盐、煮盐，一双赤脚整天泡在盐水里，每一粒盐都是你们的汗水，可你们却饥无食，寒无衣，为什么？”

盐民甲：“都叫黑心的盐霸霸占去了！”

鲍叔牙：“盐民兄弟们，你们知道盐霸是怎样坑害你们的吗？”

众人疑惑地看看鲍叔牙，又看看管仲。

鲍叔牙：“现在，我给大家解开这个谜。来人！”

二名军士抬进一包盐，挂到秤架上。

鲍叔牙走到秤前：“这是二百斤盐。”他把秤杆往下一压，挂上秤砣：“你们来看，这是多少？”

盐民甲跑到秤前，仔细看秤星，惊呼道：“啊，才一百二十斤！”

盐民们抽了一口冷气。一老汉道：“我说怪呢，在家里称好了的盐，一到盐霸的秤上就少了一半。”

鲍叔牙把秤杆往上一抬，将秤砣压在二百五十斤秤星处：“你们再来看，这二百斤盐现在变成了多少？”

婧的舅舅跑上去一看，惊叫道：“二百五十斤！这一包盐就坑俺五十斤，怪不得俺一年到头贩盐挣不着钱呢！”

人们恨得咬牙切齿，怒吼道：“砸了它！”

鲍叔牙怒喝一声：“将这罪秤剖心破腹示众！”

两名军士抬起秤，狠命朝石头上摔去。“咔嚓”一声，秤杆断了，流出了水银。秤杆里边是空心的，中间有一道长槽，近秤尾处还挖着一个鸡蛋大的坑。

人们骚动起来。老者向管仲、鲍叔牙跪下道：“相爷神明，为俺盐民作主！”

众人也一齐跪下，喊道：“谢相爷！”

管仲忙起身将老汉扶起，大声道：“大家请起！”

众人起身。

管仲道：“盐民兄弟们，国君关心咱们盐民，特派我和鲍太傅前来察看。”

众人：“谢君上！”

管仲：“现在，盐霸除了，他们的阴谋揭穿了。为了防止出现新盐霸，我们要加强渔盐管理，保证公平交易。今后，你们再发现有人捣鬼，要及时报官，一定严办，决不轻饶！”

众人：“君上英明！相爷英明！”

管仲又对众盐商道：“盐商兄弟们，你们为大齐的渔盐生产出了大力，奔波流通，我代君上感谢你们。大齐的渔盐，要通过你们，卖到中原各国，你们辛苦了！”

众商人：“大齐有明君贤相，我们放心了！”

易牙从齐王宫回到家里，一头扎到睡榻上，长一声短一声地叹起气来。

五岁的儿子易虎跑到榻前，抱着易牙的手：“爹爹，吃饭啦！”

易牙烦躁地一挥手，把儿子推了个仰巴叉：“去去去！”

易虎委屈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泪眼汪汪，可怜兮兮地看着爹爹。

易虎娘走上前来，伸手摸摸易牙的前额，轻声细气地问：“怎么啦？他爹，身子不舒坦？”

易牙长叹一声。

易虎娘又关切地问道：“是朝廷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？”

易牙吼道：“少在我身边穷嘟噜，一边子去！”

易虎娘低眉顺眼，陪着笑脸又道：“不管咋着，得先吃饭呀！”

“吃饭？赶明日咱一家人都得喝西北风！”

易牙朝妻子吼道。

易牙确实遇上了大麻烦，是他的弟弟易容给他惹的乱子。本来，易容在海边当盐霸，横行霸道，大秤进小秤出，鱼肉盐民，不断有人告他的状，可有易牙在齐桓公身旁，小小不然的也就算了。易牙的烹调技术在齐国那是没说的，桓公又特别爱美食，把易牙当做掌上明珠。别看是个厨子，可朝廷上那些大夫们，见了易牙都刮目相看。那易容自以为靠山硬，越来越肆无忌惮。易牙本来想除掉鲍叔牙，砍去管仲的左膀右臂，为他往上爬搬掉绊脚石。可谁料到易容办事这么不利索，管仲不但救了鲍叔牙，而且识破了易容往秤杆里灌水银的把戏，当场劈了秤，把易容一伙捉了起来，被宾须无定了死罪，已关进了死牢。管仲向桓公报告了此事，桓公大发雷霆。易容死定了，好在他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死活不连累哥哥。可管仲着实可恶，非要追究易容的后台，向桓公提议，非将易牙逐出宫廷不可。这管仲，权力大得很，桓公也无可奈何。今天晚饭时，桓公派人告诉易牙从明日起再不准入宫。易牙苦苦哀求，最后，桓公答应他明天再做最后一天饭，后天一定离宫。

对易牙来说，这可真是晴天霹雳。别看他是个厨子，可心野得很，他做梦也想取代管仲当相国。他不止一次地和竖貂、开方计议，三十年后与管仲见高低。管仲再能，也有老的时候，太阳不能老晌午。不料，这一下子砸了锅。只有明天一天了，还有可能挽回吗？怎么才能使桓公收回成命呢？他知道，桓公也不是等闲之辈，况且这齐国姓姜不姓管，只要桓公决心留下他，管仲也无可奈何。他也明白，桓公之所以宠爱他，就是看中他的一手高级烹调技术。所以，要想让桓公改变主意，只有在饭菜上做文章了。

易牙翻来复去地思索着，不觉已是半夜时分了。他走到院子里，来回踱着走。惶惶如热锅上的蚂蚁。明天这顿饭做什么花样儿呢？说实在的，他浑身的解数都已用尽，再也想不出什么新鲜招数了。这时，他耳边又响起了竖貂的话：“易牙老弟，明天这顿饭可是生死攸关呀！这顿饭要让君上一品尝，就能看出你的忠心，回心转意才行。”是呀，什么饭菜能达到这种效果呢？

鸡叫头遍了。

易牙急得团团乱转。尽管夜风很凉，可他还是急了一身汗。忽然，他想起前些日子与桓公一起外出打猎，那天，桓公射中了一头黄羊，易牙把黄羊烤得外酥里嫩，桓公吃得很香，笑着对他说：“爱卿，你手艺果然不凡，看来，这人间美味除了人肉寡人没尝过，什么都吃遍了吧！”想到这里，易牙眼睛一亮。人肉！对，人肉是可以吃的。可这人肉，到哪里去取呢？

易牙府内侍女仆从一大群，是杀男的好，还是女的好？他又一想，如果随便杀一个人做成人肉羹献给桓公，桓公能不能看出他的忠心？他摇摇头。要是把自己的亲人杀了，那桓公肯定会受感动。亲人只有老婆和儿子易虎，这两个谁轻谁重呢？老婆杀了还可以再娶一个，儿子可就不一定再能生出来。儿子比老婆重，易牙抽出短剑，决定杀老婆。

他转念又一想，既然儿子比老婆重，那么是杀老婆还是杀儿子更能表现他对君王的忠心呢？当然是杀儿子。

鸡叫二遍了。

易牙把牙一咬，下了决心。他走进儿子的住室，只见残烛将尽，烛花一跳一跳的。

儿子睡得正香呢。他似乎在做美梦，红红的脸蛋上洋溢着天真无邪的笑容。易牙看着儿子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他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而且易虎聪明过人，胸有大志，是他的心肝宝贝，他怎么忍心杀自己的儿子？

可如果不杀，明天就得滚蛋。他的相国梦，他的荣华富贵，就化为烟云。这些，比儿子更重要。他心里骂自己，易牙呀易牙，这是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么婆婆妈妈的儿女情长？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再说，可以多娶几个老婆，多生几个儿子嘛！于是，他举起了短剑……

易虎在睡梦中突然咯咯地笑出声来：“爹爹，我长大了当相国！”易牙的剑又无力地垂了下来。是啊，野兽尚有舐犊之情，难道我易牙还不如一只野兽？万一杀了儿子，桓公仍不买我的帐，我不是遗恨终生吗？而且定会落个千秋骂名。

鸡叫三遍了。

易牙终于下了决心。他的前途就在此一举。不如野兽也罢，千秋骂名也罢，他豁出去了！他左手用衣服捂住易虎的嘴，右手举起短剑，一闭眼，将剑刺进儿子的胸膛……

易牙看看睡榻上的血，再看看手中带血的剑，只觉得眼前金花乱舞，天旋地转，“咕咚”一声倒在了地上。

第二天中午，易牙将一陶罐人肉羹双手呈在桓公面前。

桓公尝了一口，称赞道：“好香好鲜的肉汤啊！”一连又喝了几口，道：“爱卿，你这是用什么做的，怎么寡人从未尝过？”

易牙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，扑通跪在桓公面前：“君上……”

桓公一惊，看了竖貂一眼。

竖貂忙道：“君上，易牙为了让君上尝遍人间百味，将他的儿子杀了，做成童子羹敬献君上。君上，易牙的一片忠心，苍天可鉴呀！”

桓公大吃一惊，问易牙：“这可是真的？”

易牙点头：“为了君上，易牙剖腹剜心也心甘情愿！”桓公大为感动，走上前扶起易牙：“爱卿对寡人如此忠心，实在难得，实在难得呀！”

竖貂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君上，可惜易牙明天就要……”

易牙复又跪在桓公面前：“君上，让小人留下吧？只要能伺候君上，怎么处罚小人都行。”

桓公道：“好吧，爱卿，寡人答应你，留下吧。寡人不能没有你啊！”

竖貂：“那相国那里……”

桓公笑道：“寡人主意已定。这点面子，相国会给的。”

竖貂忙向易牙道：“还不快向君上谢恩！”



易牙又一连叩了三个头。

## 第二章 霸业之始

### 1. 北杏会盟

公元前六八一年，宋国内乱，大将南宫长万杀死了宋闵公，另立公子游为国君。公子游是闵公的叔伯兄弟，宋人不服，又杀了公子游，立闵公的亲弟弟公子御说为国君。

公子御说继位，但地位很不牢固，一直没有得到诸侯的承认。此时周庄王驾崩，周厘王登位。管仲审时度势，向齐桓公建议道：“当今诸侯，各自逞英雄，不知尊奉周王。周室虽然衰微，总是天下之共主，诸侯不朝，不向周天子进贡，这种秩序混乱局面应该肃整。现在有一个好机会，宋国遭南宫长万之乱，贼臣虽然死了，但宋君的地位还很不牢固，有可能还要出乱子。君上可派遣隰朋到周朝去，一是祝贺周朝新王登位，二是请周天子下旨，以齐为主，大会诸侯，将宋桓公君位安定，以此作为称霸的契机。这次大会诸侯之后，主公就树起了威信，然后奉天子之命以令诸侯，对内尊重周王室，对外扶持中原各国中衰弱的国家，抑制强暴的国家，讨伐昏淫无道的诸侯，带头抵制外敌对中原各国的入侵，使海内诸侯，都知道齐国坚持正义，大公无私。这个形象一旦确立，各国诸侯必然都来依靠大齐。这样，不需动用兵车，主公的霸主地位就可以成功。”

桓公采纳了管仲的意见，立即派隰朋出使洛阳去朝贺周厘王。果然不出管仲所料，周厘王见齐桓公如此尊重周王室，十分高兴，立即下旨，由齐侯出面大会诸侯，安定宋君。

隰朋回到齐国向桓公汇报，桓公大喜，立即与管仲商量。桓公问管仲道：“相国，这次北杏之会，需要带多少兵车？”

管仲摇头道：“君上奉周天子之命，与各国诸侯相会，带兵车无用，这次大会是衣裳之会。”

桓公想了想，点头同意：“相国之言有理。依相国之见，何时盟会为好？”

管仲答道：“现在是正月初三，可以定在三月初一，三个月的准备时间足够了。”

于是齐桓公立即以周天子的名义发出布告，通知宋、鲁、陈、蔡、卫、郑、曹、邾各国，三月初一在北杏盟会。

管仲安排王子成父率军士在北杏筑三丈高坛，分为三层，坛上左边悬编钟，右边摆上乐鼓，中间摆上周天子虚位。旁边设一反坫（放置东西的土台），摆上玉、帛、酒具等。在高台旁边，盖起高大敞亮的馆舍，以备各国诸侯下榻之用。

二月二十六日，宋桓公御说带一百乘兵车第一个到达北杏。齐桓公与管仲把他安排到馆舍住下。

宋桓公道：“齐侯遵周天子之命召集诸侯集会，帮寡人安定君位，寡人感激不尽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要感激就感激周天子吧，咱们都是周天子的臣国。”

宋桓公想起到北杏没见到齐国兵车，不禁问道：“齐侯没带兵车吗？”

桓公笑道：“咱们是兄弟相会，带兵车何用，北杏之会是衣裳之会。”

宋桓公听后，连忙下令手下将兵车退到二十里之外。

刚安置好宋桓公，陈宣公杵臼，邾子克，蔡哀侯献舞也带兵车来到北杏，见到会坛如此壮观、排场，馆舍那么宽敞舒适，特别是没见齐国一辆兵车，都十分感动，也学宋桓公样子，将各自的兵车退回二十里驻扎。

四国到达后，其余各国没有音讯，齐桓公又等了三天，眼看会期已到，有些不耐烦了，对管仲道：“诸侯不齐，是不是更改会期？”

管仲不同意，说：“俗语道，三人为众，现在是五国聚会，完全可以按时举行。如果改变会期，是大齐无信用，言而不信，是称霸的大忌。凡是不按期来会的都是不遵王命的，而君上这是第一次会合诸侯，决不能不守信用。”

桓公点头称是：“好吧。”

三月一日上午，风和日丽。

五国诸侯，会集于坛下。相见礼毕，齐桓公首先说道：“诸公，这些年周王室衰弱，天下混乱。寡人奉周天子之命，会群公以匡周室，今日之事，应当首先推举一人为主，然后才可以实施周天子的旨意。大家商量商量，谁最合适？”

陈、邾、蔡三位国君交头接耳，议论起来。宋桓公御说独自沉吟不语。

按照当时的惯例，诸侯的爵位分为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尊卑有序。宋是公国，齐是侯国，为主当推宋国。可宋公新立，还要依靠齐桓公帮助安定君位，当然只能推选齐桓公了。

管仲为了使推举齐桓公得以顺利实现，这两天与陈宣公做了大量工作。陈宣公也很想与齐国搞好关系，便带头发言道：“齐侯是代周天子召集大家聚会，只有齐侯为主才能实施周天子的旨意，谁也不能代替。寡人的意见，应当推举齐侯为盟会之主。”

蔡哀侯也想依靠齐国抑制楚国。楚国老找蔡国的麻烦，不时挑起事端，而蔡实力不及楚。这次来北杏会盟的目的就是要与齐国搞好关系，一听陈宣公发言，忙应声附和道：“陈侯之言有理，这盟会之主非齐侯不堪此任。”

邾是子国，爵位最低，也想讨好齐国，又见齐桓公不带兵车，以诚待人，于是也说道：“寡人同意蔡侯、陈侯的意见，推举齐侯为盟主。”

齐桓公面带喜色，他看看管仲，管仲面色平静，稳重如山，忙抑制住自己的形色，对宋桓公道：“宋公之意如何？”

宋桓公御说很难表态。按爵位他是老大，这盟主应当是他，可他也有自知之明，国内政局混乱，弄不好他这国君都可能当不成，他还要依靠齐桓公助一臂之力。而且，齐桓公是奉周天子之命行事，也只好勉强同意：“既然陈侯、蔡侯、邾子都同意齐侯为盟主，寡人也没什么意见。”

齐桓公向大家深施一礼，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既然大家如此信赖寡人，寡人从命。”

好，大家请登坛定盟。”

齐桓公带头，宋桓公次之，第三是陈宣公，第四是蔡哀侯，第五是邾子，鱼贯登上坛顶，两边钟鼓齐鸣，奏起雄壮、优美的齐乐。

音乐声中，五国君先在周天子位前行面君大礼，然后互相交拜，共叙

兄弟友情。

隰朋双手捧着约简，在天子位前跪读道：“周厘王元年三月一日，齐小白、宋御说、陈杵臼、蔡献舞、邾克，以天子命，会于北杏，共同议定，扶助王室，抵御外侮，平定内乱，济弱扶倾。有违反盟约者，列国共伐之！”

齐桓公向天子位拱手道：“唯约是从！”

陈宣公、蔡哀侯、邾子各向周天子位拱手施礼道：“唯约是从！”

宋桓公仅向周天子位施礼，没有说话。

管仲看在眼里，向各位诸侯施礼道：“鲁、卫、郑、曹，敢违王命，不来赴会，不可不讨伐，以正王命。”

桓公也道：“四公，敝国兵车不足，愿四公同心协力，予以讨伐。”

陈宣公、蔡哀侯、邾子同声道：“愿听齐侯调遣。”

宋桓公眼望别处，没有作声。

会盟结束，宋桓公回到馆舍，心中闷闷不乐，长吁短叹。

相国戴叔皮已知会盟之事，心中愤愤不平。你齐桓公算老几，竟然在宋桓公面前称大。他认为这是对宋桓公的污辱，也是对宋国的污辱，见宋桓公一个人生闷气。便关切地问：

“主公，有什么心事吗？”

宋桓公长叹一声道：“齐侯妄自尊大，打着周天子旗号，越位主盟，置寡人于何地？”

戴叔皮气愤地说：“齐侯太不自量力，全然不顾尊卑位序，这次会盟理所当然地是该由主公主盟。”

宋桓公心烦地说：“齐侯不但主盟，而且号令各国，欲调遣各国兵车，讨伐不参加会盟的诸侯。陈侯、蔡侯、邾子都看齐侯的眼色行事，寡人也无可奈何。”

戴叔皮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次北杏会盟，应该有九国参加，可只到了五国，可见齐侯威望不高。”

宋桓公道：“寡人看齐侯，志不在小，摆出一副霸主姿态，此人不可小看。”

戴叔皮道：“主公英明。现在齐侯还没成气候。他是想借各国诸侯的力量达到他称霸的目的，如果他真能统帅五国之兵，征服了鲁国和郑国，那他就真成了霸主了，齐侯称霸，对宋国不是好事。依臣之见，与会四国，唯宋为大，宋国不听齐侯招呼，陈、蔡、邾三国也不会死心塌地跟随齐侯。这样，北杏会盟就告失败。”

宋桓公点头赞成：“是啊，寡人到北杏来，是为了得到周天子的肯定，以巩固地位，现在目的已达到了。”

戴叔皮忙道：“对，主公的目的已达到，就没有必要再在此地停留。”

宋桓公想了想，忽地从席上站起来：“对，寡人堂堂公国，为何要受制于齐侯！传寡人令，今晚立即启程返回。”

戴叔皮忙附会道：“主公果然英明，给齐侯来个下马威！不过，为了慎重起见，臣以为五更启程为好，那时刻，神不知，鬼不觉。”

宋桓公表示赞同：“好，爱卿快去安排，做好准备，五更启程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齐桓公发现宋桓公不辞而别，十分恼火。这无疑是给他身上泼了一盆脏水，立即要下令，让大司马王子成父和大将军公孙湫赶回临淄调兵把宋桓公追回来，却被管仲阻止。管仲不慌不忙地道：“主公，宋背

盟逃归，罪当该伐，但他可以不信，咱们不能不义。主公是替周天子召集诸侯，宋公的逃归背盟是背叛了周天子。因此，可向周天子汇报，由周天子下令讨伐，这样，师出有名。不过，眼前还有比伐宋更急切的事等待主公去办。”

齐桓公看了管仲一眼，问道：“还有什么事比伐宋更急？”

管仲道：“宋尽管背盟，他总还是到北杏来了。可鲁国连会盟都不参加，鲁侯无视主公事小，无视周天子罪莫大焉，应当先伐鲁国，不制服鲁国，怎么能制服宋国。再说，鲁国离齐国最近，讨伐最便当。”

齐桓公一听讨伐鲁国，顿时一股无名火袭上心头，长勺兵败的耻辱他时时刻刻铭记心中。他立即同意管仲的建议：“相国之言甚合寡人之意，那就同陈、蔡、邾三国一起，伐鲁！”

管仲又道：“伐鲁先伐遂国，这遂国国力弱小，是鲁国的附庸，大军一到，倾刻即可攻下，不费吹灰之力。遂国一破，鲁国必定害怕，因为他心虚。主公派一名特使到鲁国，责备鲁侯不来北杏会盟。主公再派人送信给鲁侯之母文姜夫人，文姜夫人是主公的姐姐，肯定不愿齐鲁大动干戈。鲁侯内迫母命，外怵兵威，必将求盟。如果鲁侯主动要求加盟，主公应当欢迎，鲁国可不战而盟。平鲁之后，再同周天子派来的军队一同伐宋，那一定是势如破竹。”

齐桓公笑道：“相国计谋，果然高人一筹，就按相国说的办！”

齐桓公亲自率领齐、陈、蔡、邾四路大军，进攻遂国，那遂国是弹丸之地，哪里经得住如此大军压境，如秋风扫落叶一般。灭遂之后，大军向鲁进发。

## 2. 鲁庄公慌了手脚

消息传进鲁宫，鲁庄公果然慌了。一个齐国就很难招架得住，再加上陈、蔡、邾三国大军，如何抵敌？连忙召集群臣计议。

公子庆父挺身而出道：“齐侯既然不汲取长勺兵败的教训，又敢侵犯鲁国，那就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臣愿带兵击退齐军！”

施伯忙出班奏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兵戎相见，决非上策！”

鲁庄公看了这位智囊一眼，问道：“施爱卿有何高见？”

施伯道：“臣以前曾说过，管仲是天下奇才，齐国在他治理下日渐强盛，已不是过去的齐国了。管仲精通治兵之道，现在的齐军也不是以前的齐军了。再加上陈、蔡、邾三国军队，不可与他硬碰硬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北杏之会，齐侯以周天子名义召集，鲁国未去出席，是违背了周天子的命令，鲁国不占理。现在，齐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来讨伐，师出有名，不可抗拒。”

庄公急得直搓手：“那，寡人要如何办才好？”

施伯道：“齐鲁两国虽然一向不和，但还是有和睦的基础的。眼下，臣以为主公主动向齐侯请和加盟，齐军一定会不战而退的。”

庄公听了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忙向长勺之战令齐军丧胆的曹刿问道：“曹大夫有何高见？”

曹刿道：“施大夫之言，与臣所想完全一致，这一仗不能打，应当求和加盟。”

正这时，殿卫官通报：“回禀君上，齐侯派人送信来了。”

鲁庄公忙取过信，展开看起来，只见信上写道：“寡人与君并事周室，情同兄弟，而且齐鲁世有婚姻之好。北杏之会，乃周天子之命，君不与会，不知是何原因？周天子令寡人兴师问罪，君如有话说，可修书遣来使带回。”

庄公掩信沉思，又想起昨晚母亲把他召去，对他说的话，“齐鲁世为甥

舅关系，怎么老那么不和睦？要和好为上，不要动干戈。”想到这里，鲁庄公下了决心，对施伯道：“施爱卿，马上修书一封，回复齐侯，就说寡人因身体有病，未能赴北杏之会。齐侯以不遵王命兴师讨伐，寡人知罪。然而兵临城下，签订盟约，寡人不能接受，如果退兵至柯地，寡人立即携带玉帛前来请罪加盟。”

施伯道：“臣遵旨。”

大司马曹沫出班奏道：“君上如与齐在柯地会盟，臣愿随主公前往！”

鲁庄公犹豫不决地说道：“乾时之战，卿是齐国手下败将，再随寡人前去，恐怕齐人会笑话的。”

曹沫奋然道：“知耻然后勇。臣愿往！”

庄公点头道：“好，曹司马壮志可嘉，寡人带你前往。”

### 3. 曹沫手剑劫齐侯

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尊周天子而令诸侯的战略，尝到了甜头。北杏之会虽然效果不十分理想，却也出了一次风头，尝到了当盟主的滋味儿。继而统率四国之兵，灭遂国、伐鲁国，所向披靡，心想事成。他对管仲的信任程度进一步加强，管仲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人才，几年时间齐国就从混乱走向稳定，国库充盈，军力大增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歌舞升平。他真正体会到管仲的治国思想，要先得民，必先富民。“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；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。”对外，则高举周天子的旗号，亲近稳定的国家，依靠稳定、有实力的国家，离间内部涣散的国家，灭亡昏暗动乱的国家。这次四国联军讨伐鲁国，他感到理直气壮。果然不出管仲所料，鲁国派人请求加盟，他心里比吃了蜜还甜，立即下令退兵到柯地。为了显示实力和威风，他决定把与鲁国的这次柯地之盟搞得隆重热烈。

鲁庄公带着曹沫等一行人马，按期到达柯地请罪加盟。

一到齐国，鲁庄公便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。沿途所见所闻，使他处处感觉到齐国的繁荣昌盛。那一片片青翠欲滴的农田，那一群群面带喜色、辛勤劳动的百姓，不由他不叹服管仲的治国本领。几年时间，齐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他后悔当初没采纳施伯的意见，千方百计把管仲留在鲁国，如果鲁国也有管仲这么一位相国就好了。一到柯地，更令他吃惊，只见馆舍全是新建造的；服侍人员一个个彬彬有礼；军士们在街上行走，一律排队前进，步伐齐整；市场上货物充盈，人群中不少鲁国人，一看就能分得出来。齐国人衣冠齐整，落落大方，处处表现出富足的派头；鲁国人一个个衣着不整，面含饥色。这一夜鲁庄公想了很多，大半宿没睡好觉。

第二天，齐桓公派大司行隰朋来请鲁庄公到盟坛会盟，庄公急忙登车，曹沫率领兵车，来到盟坛。只见坛下，一队队英武的军兵按东西南北四方各自分列，手举青红黑白四种旗帜，由将官统领，整齐威壮。盟坛高七层，每层都有将士执着黄旗把守，坛上树起大黄旗一面，绣着“方伯”两个大字，大旗旁摆放着一面大鼓，大司马王子成父立在鼓侧。坛中央摆设香案，案上摆放着朱盘玉盂，盛着歃盟用的器皿。两边设两处反坫（土台），一坫上放金尊，一坫上放玉斝。坛两边树着两根石柱，拴着黑牛、白马，是歃盟用的牺牲。

鲁庄公一到坛下，东郭牙迎了上来，说道：“主公有令，只许一君一臣登坛，余人留在坛下。”

鲁庄公看看曹沫，曹沫面无惧色。他已做好了充分准备，内穿铠甲，

怀揣短剑，身佩长剑，如果齐桓公居心不良，他就拚命。曹沫大声问东郭牙：“齐侯也是一君一臣吗？”

东郭牙笑道：“只有主公与相国，还有服侍会盟的大司行隰朋大夫。”

曹沫对鲁庄公道：“主公勿忧，请登坛！”

东郭牙指指曹沫手中的长剑道：“今日两君会盟，相互赞礼，怎么带凶器？请曹司马把剑留下。”

曹沫圆睁双目，两眦尽裂，大吼一声：“我是主公护卫，护卫哪有不带剑之理！”他推开东郭牙，扯着庄公，历阶而上。

来到坛上，齐桓公深施一礼道：“鲁侯，一路辛苦。”

鲁庄公急忙还礼道：“寡人因身患小恙，未能出席北杏之会，有辱王命，寡人知罪。”

齐侯如此大度，寡人甚感惭愧！”

桓公笑道：“身体有病不能赴会，寡人怎能怪罪？鲁侯今日来柯地会盟，也不晚呀！”

管仲任会盟司仪，高声道：“会盟仪式开始！”

王子成父击鼓“咚咚咚咚……”

三通鼓罢，管仲喊道：“请齐、鲁二君拈香行礼。”

桓公与庄公行至香案前，拈香三炷，对天一拜，又相互一拜，然后将香插入香炉。

管仲喊道：“礼成！请二位国君歃血。”

隰朋将玉盂盛着牛、马鲜血，登上坛来，跪在二君面前，双手捧着玉盂，高陈过头。

桓公对庄公笑道：“齐鲁今结两国之好，寡人愿与鲁侯歃血为盟。”

庄公忙道：“得齐侯垂顾，寡人之幸，鲁国之幸！”

桓公与庄公同时伸出右手食指，去玉盂中沾血。

这时，曹沫突然将身一纵，跳到桓公面前，左手扯住桓公衣袖，右手紧握短剑，怒目瞪着桓公。

桓公将右手往回一缩，那曹沫力大无穷，哪能抽得回来，面呈惊愕之色。

管仲纵身横在桓公身前，以自己的身体护住桓公，厉声喝道：“曹沫将军，意欲何为？”

曹沫大声道：“齐国恃强凌弱，我曹沫要为鲁国讨还公道！”

坛上坛下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齐国将士们戈矛齐举，目视坛顶，准备厮杀。

随同鲁庄公而来的鲁国官兵纷纷拔剑出鞘，被齐国军士团团围住。

管仲问道：“曹沫将军所指何事？”

曹沫道：“乾时之战时，齐夺我鲁国汶阳之田，至今不退。

今天若答应归还，才能与齐侯歃血为盟！”

鲁庄公紧张得心几乎不跳了。这个曹沫，事前也不打个招呼，突然发难，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坛上坛下都是齐兵，连个躲藏地方都没有，这不是置我于死地吗？他恨恨地看了曹沫一眼。

桓公见管仲挺身保护他，心里稍稍踏实了些。管仲力气不小于曹沫，坛上还有王子成父和隰朋。

管仲回头对桓公道：“君上，臣以为应当把汶阳之田归还鲁国。”

桓公一惊，不解地看着管仲。汶阳之地，那是一大片肥沃的好地呀，好不容易夺到手，怎么能轻而易举地退给鲁国呢？可他看看管仲那坚定的目光，只好点点头说：“好吧，寡人答应。”

曹沫大声道：“国君口里无戏言。”说完松开桓公，退后一步，从隰朋手中一把夺过玉盂，道：“曹沫不才，愿为隰朋大夫代劳，侍候两位国君歃血！”说完，咕咚一声跪到地上，双手将玉盂高陈过头。

齐桓公看了管仲一眼。

管仲点头示意，喊道：“请两位国君歃血——”

齐桓公与鲁庄公各自伸出食指，沾取鲜血，涂于口角旁。

管仲道：“歃血毕，请盟誓——”

隰朋展开盟书，念道：“齐鲁修好，共扶王室。违约背盟，苍天不祐。”

齐桓公与鲁庄公齐声道：“齐鲁修好，共扶王室。违约背盟，苍天不祐。”

管仲道：“盟成——”

曹沫起身，将玉盂还给隰朋。

坛下，齐国卫士收回指向鲁国将士的戈矛，鲁国将士也还剑于鞘，气氛顿时和解下来。

曹沫对齐桓公道：“二君已盟。管仲身为相国，掌管齐国政事，臣愿与管仲歃血定盟。”

桓公道：“寡人言而有信，决不反悔，勿须再盟。”

庄公说：“齐侯金口玉言，曹司马就不要再盟了。”

曹沫高声道：“是，谨遵君命！”

桓公对庄公道：“盟约已成，请鲁侯到馆舍歇息。”

桓公携庄公之手，共同下坛。

桓公回到馆舍，心中不快，被曹沫拉扯的手臂，还隐隐作痛。

蔡姬已摆好了酒宴，她已知道了曹沫持剑劫盟之事，见桓公满脸不高兴，忙端起金爵，笑脸相迎：“君上受惊了，喝这爵酒压压惊。”

桓公接过金爵，看着蔡姬道：“夫人已知道了？”

蔡姬道：“妾已听说，曹沫劫盟，管相国以身护君。君上平安归来，妾不胜欣喜。”

桓公喝了这酒，长叹一声。

蔡姬问道：“君上还有什么不快之事？”

桓公道：“曹沫太狂，竟敢持剑劫盟，管相国太软，竟答应归还鲁国的汶阳之田。”

蔡姬道：“管相国从权达变，处事得体。退还汶阳之田，自有他的道理，君上又何须不快？”

桓公道：“退还汶阳之田事小，只是在大庭广众中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被逼退田，寡人颜面上太难堪了。也难怪王子成父、竖貂等人愤愤不平。”

蔡姬耽心地问道：“君上后悔吗？”

桓公又叹一口气：“唉！王子成父和竖貂将军要把鲁侯和曹沫捉起来，从严惩戒。”

“啊！那样做岂不是陷君上于不义吗？这可使不得呀！”蔡姬着急了。

桓公看着蔡姬，道：“咦？夫人与相国的话如出一辙。”

蔡姬忙问道：“相国如何说的？”

桓公道：“相国说，欲成霸业，必先取信于天下。若言而无信，令出不

行，则信义难收，诸侯难服，霸业难成。归还汶阳之田，对齐国无伤，可对于诸侯各国，却树立起了齐国的威望。今日之退，乃为了明日之进。”

蔡姬道：“相国言之有理。为人君者，失信于民尚且不可，何况失信于天下诸侯呢！”

君上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相国之谋，利民利国，功在霸业。君上不要再后悔烦恼了。来，贱妾陪君上喝酒。”

#### 4 . 一石激起千层浪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
齐鲁柯地会盟之事，引发起齐国朝野议论纷纷，有的赞同退还汶阳之田，有的反时。

赞同者有赞同的根据，反对者有反对的理由。齐桓公为此事搅得心烦意乱，在寝宫独处了三天。这一来，更是火上浇油，反对派借此大肆聒噪，闹得不亦乐乎。管仲简直成了齐国的千古罪人。齐桓公也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，再不出来说话，恐怕管仲很难行政。

第四天早上，他决定上朝。

众臣聚集在齐宫大殿内，彼此交头接耳，噤噤喳喳，人们在议论齐桓公的登朝的同时，也在谈论着那个晦气的柯地之盟话题。

东郭牙问身边的宾须无：“主公连日不朝，可是身体有恙？”

宾须无摇摇头：“不像，自柯地归来，主公就深居简出，依我看，主公是惊魂不定，心绪不佳。”

东郭牙痛惜地叹了口气：“是啊，汶阳之田，是主公命微臣亲率三百兵车长驱直入，尔后又命微臣戍守此地一年有余，如今拱手相让，别说主公，就连我也觉得心有戚戚，寝食不宁。”

宾须无说：“人们七嘴八舌都问我，管相国与鲁侯可有私谋？你说，这等危言耸听，我怎敢有个决断？”

竖貂见东郭牙、宾须无交谈甚密，就从一侧走过来，阴声怪气地说：“怎么样，二位大夫？对相国的大度之风可算领教了吧？人都说，咱齐国的相国是借了曹沫的剑，了却一笔债务。相当初，这汶阳之田可是在乾时之战得的，而乾时之战管相国还是鲁国的座上宾呢！”

东郭牙和宾须无看看竖貂，再互相对视一下，赶紧分开视线，不置可否，顾左右而言他。竖貂不禁一阵尴尬。

正此时，宁越迈着苍老的步子登上大殿。竖貂见状，赶紧迎上去，巴结地说：“大司农一向可好？”

宁越凛然地，口中吐出一个字：“好！”

竖貂弦外有音地说：“大司农虽然一直居守临淄，定也会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柯地会盟的事该了如指掌吧？”

宁越不屑理睬竖貂，只是鼻孔里哼了一声。

竖貂更凑前一步：“所以，我要告诉你老，不是我竖貂执意要抵毁管相国，是他要一步步葬送掉齐国，拿着齐国土地白白地送人……”

宁越忿然扭转身，背向竖貂，拂袖而去。

竖貂还不甘心，正要再挑话题，管仲走进大殿，脸色冷峻，步子沉重。众大臣的交头接耳声也霎时安静下来。

管仲站定，面向群臣。管仲视线所到之处，群臣都不由地低垂眼睑，不敢与管仲对视，只有隰朋的眼睛内闪动着同情、忧郁的光芒。两人眼神交



汇，心照不宣地微微颌首。

突然，大殿响起内侍的声音：“主公上朝！”

喊声未落，群臣赶紧分立两侧，文武列班。神情凝重的齐桓公款款登至大殿御案前。

群臣一起跪倒：“参见主公。”

齐桓公道：“平身。”

“谢主公。”群臣立起身来，站好位置，只听齐桓公开口道：“寡人连日劳累，未能登朝，不知众爱卿有何禀报？”

众臣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是欲言又止。宁越一步跨出，道：“启禀主公，老臣连日狐疑满腹，愁云激荡，今日可否在主公面前一吐为快？”

齐桓公叹口气：“说罢。”

宁越道：“老臣身为大司农，本应只管五谷桑麻，不涉邦交。近日忽闻柯地之事，市井小民尚且私语，身为朝廷重臣，焉能不闻不问？臣问主公有三：曹沫持剑劫持主公，此乃空前之耻，理应千刀万剐，为何优柔退让，而不反戈相击？此其一；汶阳之田已归我版图，沃野平畴，乃将士热血换就，又为何拱手相让？此其二；管仲身为齐国之相，理应上护主公，下保国土，但却一让再让，一退再退，可是身在临淄，心在曲阜？不知居心何在！老臣斗胆，望主公明鉴。”说完后，宁越看一眼齐桓公，再看一眼管仲，拂然退回。

齐桓公沉吟不语，只是看一眼一侧的管仲。管仲镇静若定，毫无动静。

隰朋出列奏道：“臣隰朋认为，柯地之事，已成盟约，此次立盟功大于过，得大于失。”

宁越插上一句：“隰大夫所讲功大于过，可否让老夫明白明白？”

隰朋道：“凡事不可急功近利，亦不可一步求成。曹沫虽有非礼之举，齐国也曾举不义之师。齐鲁两国，本是毗邻，如此你仇我怨，他打我还，必定纠缠是非，终起祸端。

一旦战火蔓延，无论临淄还是曲阜，都将永无宁日。君上退还汶阳之田，乃高风亮节，此举一可使主公化险为夷，二可使齐鲁和平相处，三可使诸侯各国领略齐国大国之风。

臣以为，主公之举，在于得天下，失汶阳方寸之地，换天下之辽阔，乃高瞻远瞩之为，岂有诽谤诋毁之理？”

宁越冷冷地说道：“隰朋大夫所言，老臣实在费解，小小汶阳尚且难以保全，又何谈天下之大？如此拱手相让，岂不把齐国瓜分殆尽，最终连我之辈也无立足之地。”

隰朋争辩道：“得天下之大，不在于得失一城一地，而在于威望。正如勇士之猛，不在于高大，而在于威武。”

宁越亦反唇相讥道：“如此畏缩胆怯，威武之风何在？”

隰朋道：“臣所言威武不在于纠纠之气，而在于泱泱之风。何况相国舍身保护主公，面对利剑，凛然不惧，其威武之气，又岂是他人可比？”

宁越冷笑道：“岂有此理！”

齐桓公越听心里越乱，“啪！”一掌拍在案几上，他俩都一齐住了口。齐桓公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此事寡人已决定了，不要再说长道短了！退朝！”一甩袖子，转身而去。

众臣面面相觑，也悄声离去。宁越看看管仲，再看看隰朋，哼了一声

忿然而去。竖貂将此情此状俱看在眼里，趁机走到宁越身边，竖起拇指，奉承道：“宁越大夫刚正不阿，有胆有识，令人佩服，佩服！”

宁越斜眼看看竖貂，未加理睬，径直向前走去。竖貂回过头来，冲隰朋狡黠地一笑。

大殿内只留下孤独的管仲。他站立在原地，一动也不动。刚才他一句话也没说，是想听听朝中大臣们对他到底是怎么个看法。现在清楚了。他感到委屈，感到不平，感到气愤。特别是宁越那激烈的言辞，深重地伤害了他。对退还汶阳之田一事，他已做好了人们七嘴八舌的思想准备。但他万万没想到会说他吃里扒外，身在临淄，心在曲阜，好象他成了鲁国的内奸似的。自当相国以来，为了齐国他呕心沥血，鞠躬尽瘁，别说退汶阳之田是对的，即便是错的，也不应该得到如此的诽谤。他感谢隰朋仗义直言，看来，隰朋是理解他的。可惜鲍叔牙不在，如果鲍叔兄在，可能会减轻他的压力。最让他寒心的是桓公，本来，他企盼桓公能说句公道话，谁料想桓公竟然表了那么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。看来，这场风波还要继续下去。

管仲走出宫门，只见荣辱柱前围着一大批人，正在高声议论。管仲找了个不显眼的地方站定，他想听听。

士人甲说：“这次柯地之盟，听说国君差点吃了大亏。”

士人乙说：“咱们国君还能吃亏？”

士人甲说：“坛上都是咱们的人，鲁国只有两个人。咱们国君刚要歃血，那鲁国曹大夫突然拔出剑来，一下子指向咱们国君的胸膛。”

士人乙急忙追问：“那还了得！后来呢？”

士人甲道：“管相国见事情不好，一个箭步跳过去，用身子挡住国君。”

士人丙插了一句：“咱们的人怎么不带剑呢？”

士人甲道：“听说是双方说好了，都不带剑。”

士人丙气愤地道：“管相国不让咱们的人带剑，却让鲁国人带着剑！”

士人甲不解地问：“你怎么能这么讲呢？”

士人乙说：“怎么这么讲？他不是跟公子纠在鲁国呆了好几年么！”

士人丙摇摇头，伤心地道：“汶阳那地方我去过，水美土肥，还给鲁国，太可惜，太可惜啊！”

士人乙道：“不只是可惜。让人拿剑逼着答应下来，真太丢人！士人丙道：“丢人的不是国君，是相国。是他丢了齐国的脸。”

士人甲问：“怎么会是管相国丢了齐国的脸？”

士人乙道：“会盟之后，竖貂大夫他们都主张把曹沫那厮捉来，好好教训一番。可管相国坚决不肯，非要退田不可……”

管仲听不下去了，忧心忡忡地离开。人心不一，众口烁金。看来，只有让时间来说话，让事实来证明了。

### 第三章 大见成效

#### 1. 竖貂的伎俩

易牙杀了自己的儿子做童子羹孝敬齐桓公，齐桓公很动感情，在管仲

面前再三夸奖易牙的忠心。管仲也明白桓公的心思，只提了一个条件，就是决不许易牙参与朝政，也不再坚持把他逐出宫去。易牙的御厨地位总算保住了。他恨透了管仲。柯地会盟之后，他到处散布管仲的坏话，恨不得管仲立即下台。特别是他堂弟易容还关在死牢里，过些日子要斩首。他还存有救易容的念头。与竖貂、开方多次密谋商量，他俩也没有办法，一个劲地骂管仲。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终于商量出一个办法：向管仲实施美人计。

为了进一步取悦桓公，开方想把他的两位堂妹长卫姬、少卫姬送给桓公。竖貂向桓公一禀报，桓公大喜，还着实夸奖了竖貂和开方一顿。竖貂和开方立即出发到了卫国。

长卫姬父母一听说要把女儿嫁给齐桓公，立即表示同意，当下接受了开方和竖貂送来的聘礼。事情顺利得简直出乎竖貂、开方的意料。长卫姬、少卫姬听说要嫁齐桓公，也很高兴。竖貂和开方在卫国住不到半个月，两位美人儿就坐上了去齐国的马车。开方还特意从他家的侍女中选了一个漂亮的侍女，一起带回齐国。

齐桓公一听说卫国二姬已到临淄，急不可待地传唤竖貂和开方进宫。

竖貂和开方进内殿拜见桓公，道：“臣竖貂开方叩见君上。托君上洪福，臣等此行不辱使命，迎娶卫国二姬到来，现在外听宣。”

桓公高兴地说：“快，宣她们进来。”

长卫姬和少卫姬进殿，拜见桓公：“拜见君上。”

桓公连忙上前，一手拉起一个：“免礼，平身。”他仔细地看面前这两位美人儿，只见姐妹二人，肌如瑞雪，脸赛朝霞，粉面桃腮，娇媚动人，姿质艳丽，国色天香。不同的是，姐姐长卫姬文静深沉，妹妹少卫姬天真烂漫。把个桓公弄得魂游荡漾三千里，魄绕山河十万重，恨不得把姐妹二人一口吞下肚去，欲火象熊熊的烈焰一下涌遍全身。

要不是竖貂和开方在场，他会立即把这姐妹二人抱到榻上。他拚命抑制住欲望，对开方道：“爱卿如此忠于寡人，寡人定当重赏。”

开方忙道：“只要君上满意，臣等不虚此行，这就是君上对臣的最高奖赏。”

桓公满面笑容，对待女道：“将二姬带去拜见夫人。”

两位侍女带路，二卫姬相随出殿。

竖貂欲跟着进后宫，刚迈动脚步，桓公含笑道：“竖貂爱卿，你与开方爱卿辛苦了，回家歇息去吧。”

竖貂止步，看着桓公。

桓公对待卫吩咐道：“取白璧十双，黄金百斤，赏赐二位爱卿。”

竖貂和开方谢道：“谢主公。”

二卫姬随侍女来到蔡姬寝殿。只见蔡姬在案几旁正读简策。她音韵清朗地读道：“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。民富则易治也，民贫则难治也……”

宫女上前禀报：“夫人，主公新选的美人长卫姬、少卫姬拜见。”

蔡姬一惊，抬头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宫女答道：“长卫姬、少卫姬拜见夫人。”

长卫姬和少卫姬盈盈而入，跪倒在蔡姬面前：“拜见夫人。”

蔡姬站起来，伸手搀扶起来道：“二位妹妹，请起。”

长、少卫姬站起来。三人互相注视着。只见长卫姬眼中闪过一丝嫉妒的光芒，而少卫姬脱口惊叹道：“夫人真美呀！”长卫姬一听，回眸瞪了少卫

姬一眼，少卫姬赶紧敛口退后半步。

蔡姬见她二人如此，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两位妹妹请坐。”

长卫姬道：“谢夫人。”

蔡姬道：“君上委托我掌管后宫。两位妹妹入宫，备位如夫人。”

长卫姬低眉顺目，应道：“谢夫人。”

少卫姬真挚地说：“贱妾年幼不懂规矩，今后请夫人多加教诲。”

蔡姬微笑道：“妹妹不必客气。君上乃是有大抱负、大作为的明君，日夜勤劳，励精图治，欲克成齐国霸业。两位妹妹要善事君上，行于正道，切忌侈靡淫戏，荒废国事。”

两位妹妹自幼生长卫国宫廷，家教有方，不必多说。否则，后宫自有法度，决不宽贷。”

长卫姬忙道：“多谢夫人教诲。”

少卫姬见蔡姬说话和颜悦色，心里也就不那么紧张了，问道：“夫人，后宫之中，也可以弹琴鼓瑟、歌舞娱乐吗？”

蔡姬笑道：“只要不误国事，自然是允许的。想来妹妹一定精于丝竹，技艺不凡了？”

少卫姬羞涩地一笑，又转而问道：“姐姐读的什么书呀？”

蔡姬看了案上的简策一眼，答道：“是管相国新著的《治国》篇。”

少卫姬好奇地问：“管相国非常了不起，是吗？”

蔡姬道：“管相国雄才大略，学识渊博，多谋善断，真是盖世奇才。君上欲成霸业，全靠管相国出谋划策。”

长卫姬从堂兄开方嘴里，对蔡姬已有了几分了解。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以前她总以为天下美女都不如她，今日一见蔡姬，才知道山外有山、人外有人，心中油然而生妒意。

她也知道，蔡姬进宫已三年有余，可至今没有生过孩子。她想，只要我为君上生个儿子，这正位夫人就是我的。她打定主意，听开方堂兄的话，多亲近君上，争取早日生个儿子。

少卫姬比她姐姐小两岁，今年才十六岁，她对蔡姬很有好感。蔡姬不但人长得漂亮，而且性情温和，不端夫人架子，还懂得那么多大道理，她自愧弗如。她进宫时心里怕得要命，怕桓公，怕夫人。临来时，母亲悄悄告诉她如何侍候丈夫，男女如何云雨，她一听更感到害怕。今日一见桓公，心里便很高兴，虽然年龄大了些，可是相貌堂堂，一派大国君主的气度，能嫁这样一位丈夫，也不枉活一世。后来又见到夫人蔡姬，感到十分亲切。她感到满心喜欢。

侍女进来，向蔡姬深施一礼道：“夫人，君上传旨，二位如夫人今晚临幸。”

蔡姬虽然开明大度，也感到一股醋味直冲咽喉。她吩咐道：“二位妹妹大喜了，君上今晚就要临幸你们。”

长卫姬喜不自胜，她抑制住激动的心情，说：“谢谢夫人。”

## 2.“美人留下，计带回去”

管仲今晚心情特别激动。隰朋得到可靠情报：卫国、曹国、纪国、莒国因为齐桓公在柯地会盟上不仅不怪罪鲁侯和曹沫，反而同意归还汶阳之地，十分钦敬，都要派使者到临淄来，与齐国订盟，尊桓公为盟主。这可帮了管仲的大忙，只要此举成功，那些谗言谤语不攻自破。更令管仲兴奋的是

事实证明他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。作为一名政治家，看到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实，这是最大的喜悦和幸福。四国与齐国定盟，无疑奠定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。管仲的改革大计，内外政策也必然会大大减少阻力。相地衰征、官山海大计虽然已通告全国，可阻力很大，特别是朝廷中，以宁越为首的老臣、阳奉阴违，虽然已初步见到成效，可很不理想，他决心把这两大改革全面推开。他翻开简策，对相地衰征、官山海大计又认真地研究起来。

侍仆进门来，轻声道：“相爷，竖貂大夫求见。”

管仲一怔，慢慢抬起头：“竖貂？他来何事？”把手一挥：“不见！”

侍仆答应一声“是”转身向外走去。

管仲转而一想，又改变了主意。他连忙叫住侍仆，道：“请他进来吧。”

侍仆答应一声，出去了。不一会，竖貂出现在门口，深施一礼，口中关切地说：“天这么晚了，相国还在为国事操劳？”管仲冷淡地问：“竖貂大夫夜晚来见，是君上有急事吗？”

竖貂道：“不是。”

管仲又问：“那么，竖貂大夫是有事找我吗？”

竖貂献媚地道：“相国为了大齐鞠躬尽瘁，大齐有今日之强盛，都是相国的功劳。”

管仲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竖貂大夫此言差矣，我管仲乃一国之相，不过辅佐君上而已。”

竖貂忙道：“对，对，大齐有如此明君贤相，实在难得。”管仲冷笑一声：“竖貂大夫今晚就为说这几句话而来吗？”竖貂环顾左右无人，小声道：“在下到卫国为君上迎娶长、少卫姬，也给相国选了一位，真是倾国倾城，国色天香啊！”

管仲一愣：“有这等事？怎不带进来？”

竖貂陪着笑脸说：“相国稍待，立刻就来。”起身出门。

管仲也站起来，注视着书房门口。不久，竖貂带着卫女沿门外甬道走过来。卫女一出现在门口，管仲的眼睛就盯住了：真是貌若天仙，美妙无双啊！只见那卫女盈盈下拜，口中道：“小女子叩见相爷。”

管仲连声夸赞道：“好，好，请起。”

竖貂凑到管仲跟前，笑嘻嘻地问：“相国，还满意不？”

管仲笑了笑，说道：“那就谢谢竖貂大夫，人我收下。”

竖貂紧跟着小声问道：“相国，易容是易牙的兄弟，念在易牙侍奉君上有功，是否可以从宽发落？”

管仲明白了，原来如此！他不由笑了：“好说，好说，看在竖貂大夫面上，处决易容时，赏他个全尸就是了。”继而对内室喊道：“夫人。”

婧从内室盈盈而出：“相爷有什么吩咐？”

管仲指着卫女道：“承蒙竖貂大夫美意，给我送来了位美人，以作为从宽发落易容的条件。我已答应处决易容时赏他个全尸。你将卫女带进去问一问，她若愿意留下就留下，不愿留下就派人送她回家。”

婧微笑着答应道：“是。”引着卫女进入内室。

管仲对竖貂道：“竖貂大夫，还有何事？”

竖貂脸色十分难看，勉强从牙缝里挤出句话：“谢相国的关照，告辞！”

管仲毫不客气地一伸手：“不送。”

竖貂转身出门，恨得咬牙切齿。

婧从内室里走出来，笑着说：“妾问过了，卫女愿意侍候相爷。”

管仲笑着问道：“那夫人呢？意下如何？”

婧娇嗔地说：“只要相爷高兴。不过，妾以为竖貂此举，恐怕是美人之计吧。”

管仲听了，大笑起来：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
婧不解地望着管仲。

管仲得意地说道：“美人之计算得了什么？美人，咱留下；计，让竖貂带回去！”

### 3 . 四国请盟

隰朋的情报是准确的。没过几天，卫国、曹国、莒国、纪国的使者带着四国国君的书信，不约而同地来到了临淄。隰朋高兴得眉飞色舞，急忙进宫向桓公禀报。

齐桓公正在批阅简牍。

隰朋进殿，行过大礼，道：“启禀君上，卫、曹、纪、莒四国使者各受其国君之命前来请北杏不会盟之罪，并请求与齐国订盟。”

齐桓公一听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不胜惊喜，急忙立起身来问道：“果真如此？”

隰朋答道：“四国使者正在馆驿待命。”

齐桓公乐得合不拢嘴，吩咐道：“传旨，寡人要亲自会见四国使者！”

侍者应声出殿传旨。

桓公一脸喜色，问隰朋道：“爱卿，四国使者为何不谋而合，前来订盟？”

隰朋道：“臣听使者们说，君上柯地之举，震惊了各国诸侯，对君上口服心服，有口皆碑，盛赞君上言行一致，有泱泱大国之风，故愿服从君上调遣，前来订盟。”

桓公一怔，想了想，面有愧色，说：“这两个月寡人反复想过，相国所作所为是对的。相国顶着流言蜚语，还孜孜不倦为国操劳。寡人一时没想通，未能为相国排忧解难，寡人有愧于相国呀！”

隰朋也很动情地说：“相国站得高，看得远，深谋远虑，臣等望尘莫及。”

桓公自语道：“是啊，相国之谋，百无一失。”

侍卫进殿禀报：“启禀君上，四国使者到。”

桓公振奋精神，道：“有请四国使者。”

四国使者进殿，跪拜施礼：

“卫国使者拜见盟主。”

“曹国使者拜见盟主。”

“纪国使者拜见盟主。”

“莒国使者拜见盟主。”

齐桓公脸上绽放出多日以来最舒心的微笑。盟主，这是两个多么光辉的字，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称谓呀！

### 4 . 拜管仲为“仲父”

与四国订盟之后，齐桓公三日没有上朝。他在反省，为什么他会管仲产生误解，以致使管仲受了那么多委屈。管仲自当相国以来，呕心沥血，兢兢业业推行改革大计。

几年时间，齐国从一片混乱迅速大治，国库大大充盈了，百姓安居乐

业，国家内政理顺了。“叁其国而伍其鄙”已见成效。农业推行“相地而衰征”的政策，过去那种“无田甫田，维莠骄骄”、“无田甫田，维莠桀桀”的严重凋敝局面一去不复返了。管仲的“本末并重”，即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，发展工商业的官山海大计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。

渔盐、冶铁、纺织也发展很快，各国客商云集临淄，大大加强了齐国的财力，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可为什么竟为柯地之盟时曹沫的无礼、被迫退还鲁国汶阳之地而对管仲产生了成见呢？成见的产生并不单是心疼那块地，主要的是觉得自己丢了面子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真后悔，不要说管仲退地的意见是正确的，即使是错误的，也不能因此就动摇了对管仲的信任。幸亏管仲心胸开阔，如果他撂了挑子，那后果，不堪设想！四国来使请求加盟，一下子使他成了真正的中原霸主，这与一块小小的汶阳之田相比，简直有天壤之别。他下定决心，今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都不能动摇对管仲的信赖。官山海大计，相地衰征大计，边关开放大计等等管仲的一系列改革大计还没有彻底完成，他要竭尽全力把改革推向前进。透过柯地会盟及其带来的效果，桓公真正认识到了管仲推行霸业的本质。这么一回想，反省，桓公感到心里亮堂了，浑身轻松了。他做出了一项重大的、关系到齐国命运的决定。

第二天早朝，文武群臣涌进大殿列班，管仲立于班首。

齐桓公在两名侍卫簇拥下，走进大殿。

群臣跪倒，齐声喊道：“叩见主公。”

桓公一挥手道：“平身。”

桓公的目光，将群臣扫了一遍，最后落于管仲身上。他消瘦多了，精神憔悴多了，但那双目光还是那么神采奕奕。一股内疚的情感涌上心头：相国，委屈你了，寡人真对不起你呀！他平定了一下情绪，朗声说道：“柯地之盟，退还汶阳之田，相国力排众议，使大齐昭大信于天下。如今从盟者日益增多，大齐霸业初成。相国献计，以王道而霸天下，这是齐国霸业的根本大计，齐国上下，要一体遵行。自今日起，寡人拜相国为仲父，凡有国家大事，全部听从仲父定夺。自今日起，齐国上下臣民，一律不准直呼仲父之名，如有言行诽谤，伤及仲父者，从严治罪，决不宽恕！”

听了桓公这番话，管仲心里象大海涌起了滔天波澜。他没想到桓公会给他这么高贵的地位，这么大的权力。前些日子他心里的委屈、不平，顿时化作了云烟，多么英明的国君啊！他怎么也控制不住激动、喜悦的感情，泪水滚了下来，他急忙用袖子抹去，朝桓公跪倒，大声道：“谢主公。”

桓公忙道：“仲父请起。自今日起，仲父见了寡人，不许跪拜顿首。”

管仲起身，长作一揖道：“臣谢主公。”

隰朋出班，欣喜地朝管仲作了一揖，道：“拜见仲父！”

众臣也一齐向管仲施礼道：“拜仲父！”

管仲连忙还礼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

桓公笑着对管仲道：“仲父，你的官山海大计寡人已看过，今日向群臣讲一讲啊。”

管仲道：“所谓‘官山海’大计，就是由国君设官立府，将山之铜铁、海之渔盐，以及国君所用之金、玉、币、帛、皮革、珠宝等类，统一掌管，其利在国，其便在民。

为此，拟设金府、玉府、帛府、内府、外府、盐府等，统称轻重九府，由相府代国君掌管。同时，要大开边关，广招天下客商，与诸侯国互通有无。

主公如以为可，即请颁旨实行。”

桓公面向群臣问道：“适才仲父所奏设立轻重九府，官山海，开放边关，此乃国家大计，众位大夫意下如何？”

宁越出班奏道：“管相国，不，仲父所奏三条大计，老臣窃以为不可。”

管仲惊诧地看着宁越。

桓公看了宁越一眼，道：“大司农有话请讲。”

宁越道：“治国之道，以农为本。仲父置农本于不顾，却要直接掌管轻重九府，把工商财货作为第一要义，此乃舍本逐末也。”

大臣们在交头接耳。

宁越侃侃而谈：“自周室定鼎以来，天子设轻重九府，近世已逐渐废置。齐国乃天子下属诸侯之国，竟然设立九府，此乃非份越轨、目无天子之举，相国精通史册，深明大义，竟然提出如此主张，老臣以为有失为臣之道。”

竖貂听了讨好地向宁越直点头，翘拇指。而隰朋、东郭牙等几位大臣微微摇头。

宁越越说越激动：“第三，开放边关，更不可施。边关一开，天下客商云集齐国，难免各国奸细混入，我齐国的一举一动，尽为诸侯所知，如何称霸天下！”

桓公目视管仲。管仲泰然自若，成竹在胸，道：“大司农之言差矣！本相国上任，首事农本，设士农之乡十五，已大见成效。仓廩较前充实，百姓家中有粮，有目共睹。

下一步还要实行农田新政，这怎能是舍本！”

桓公不由地点了点头。

管仲继续说道：“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。富民之道，在于工商。百业兴则百姓富，百姓富则国力强，国力强则霸业成，这怎么是逐末！如今朝廷要费用，百官要俸禄，与诸侯亲善要财帛。工商不兴，钱从哪里来？！诚然，轻重九府是周天子所设，但天子设轻重九府，不在于礼仪，而在于利国利民。如今王室衰微，诸侯离心，一匡天下之责，落到我大齐肩上，设轻重九府乃齐国霸业所需，怎能说成是越规非份之举！”

桓公频频点头，管仲受到了肯定，语调更加铿锵激昂：“商人可通天下之利，既能贩走我齐国的盐、铁，也可运来我大齐所需的财货。富国利民，莫过于商。纵然混入几个奸细，又奈我何？况且，他国的人尚可在齐国为官，来齐国经商，又有何不可！”

众大夫都不由看了开方一眼。隰朋出班奏道：“臣以为仲父之言有功于国，有利于民，应该实行。”

王子成父也出班道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即使混进个把奸细，奈何我大齐十万雄兵！”

仲父所奏乃振兴齐国大计，君上应恩准，立即施行！”

宁越气得浑身发抖，说不出话来。他怒视了隰朋、王子成父一眼，掉过身来，蹒跚地，竟然不辞而去。

管仲看看宁越渐渐远去的背景，又回头看着齐桓公。

桓公一击案几，奋然而起：“寡人同意仲父所献官山海之计，开设轻重九府，掌管盐、铁、金、玉、珠宝、货币，由仲父代寡人掌管。边关立即开放！毋庸再议，退朝！”

## 5 . 宁越怒斥竖貂



宁越回到家中，心绪烦乱。他没有想到桓公会把管仲抬到如此高的地位。看来，桓公是效法西周文王封姜尚为“太公望”的故事。对于管仲，他认为是个有本事的人，是桓公的好助手。这几年在管仲的治理下，齐国的面貌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齐国的地位在各诸侯国中越来越突出，齐桓公的威望也越来越高。可是，对管仲提出的以“相地衰征”为中心的农业改革他不赞同。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”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管仲要破这个规矩，他看出了管仲的野心，是打着尊周天子的旗号，实际上要取代周天子。作为分管农业的三朝老臣，他决不能对此听之任之。可他不想直接与管仲、齐桓公对抗，便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。对管仲提出的“官山海”之计，他更不赞成，认为管仲尽在出风头。现在，官山海具体方案出来了，如果朝议通过，他再反对也没有用了。

如此舍本取末，齐国的前途十分危险，国将不国。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在朝堂上放了一炮。本来他以为大部分大臣会支持他的观点，可竟然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。他倒上酒，闷闷地喝起来。

天渐渐地黑了下來，宁越仍旧手端酒爵，长吁短叹。

侍仆进来，点上蜡烛道：“老爷，竖貂将军来了。”

宁越眼睛一亮，以为桓公态度转变了，忙道：“快快有请。”

一见竖貂进来，坐下，宁越就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是不是君上召见？”

竖貂摇摇头，诡秘地一笑道：“好久没与大司农聊聊了，今晚特来拜望。”边说边从怀里掏出白璧一双，放在案几上。

宁越不解地问道：“竖貂将军，这是何意？”

竖貂道：“大司农乃我大齐栋梁之臣，从僖公到襄公，已是三朝元老。在下十分敬重大司农，区区一双玉璧，不成敬意，聊表寸心而已。”

宁越摇摇手：“竖貂将军请收回玉璧，无功不受禄呀。”

竖貂陪着笑脸道：“大司农对齐国，功盖过天，妇孺皆知。眼下齐国有难，君上被管仲迷惑，乱政当道，大齐的前途，全靠大司农了。”

宁越警惕地看着竖貂。

竖貂继续说：“当年，周武王死后，由年仅十三岁的周成王即位，管叔、蔡叔造反，要是没有周公旦挺身而出，力挽狂澜，杀了管叔，周王天下必将毁于一旦。现时的齐国，与当年周成王即位时，何其相似！”

宁越明白了竖貂的来意。他知道竖貂与管仲一直不和，但他对竖貂一直看法不好，认为这是一个小人。竖貂见宁越听得认真，便更直接了当地说开了：“管仲本应死在荣辱柱上，可君上被鲍叔牙蒙蔽，不但没有杀他，反让他当了相国。他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，目中对上无视列祖列宗之法规，对下无视群臣的意见，连你这样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也不放在眼里。一意孤行，什么相地衰征，什么设轻重九府，什么关山海，又什么边关开放，长此以往，大齐国将不国啊。”

宁越冷笑着问道：“竖貂将军的意思是……”

竖貂往前凑了凑，压低了声音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咱们联起手来，把管仲从君上身边赶走，我们愿意团结在大司农周围……”

宁越感到头上给扣了屎盆子一般，受到了莫大的侮辱，“啪”地一声拍案而起，厉声质问：“你们是谁？易牙吗？开方吗？一群蝇营狗苟的小人！我正告你们，宁越是堂堂正正的汉子，决不与小人为伍！”

竖貂心里一惊，两眼迷惑地盯着宁越，似乎不认识他似的。

宁越越说越激愤：“管仲是好汉，是硬汉，有胆有识，他的政策是错了，我坚决反对，只要他翻然醒悟，仍不失为一国之相。竖貂将军，我劝你少打相国的主意，别拿鸡蛋去碰石头！”

竖貂站起来，不解地看着宁越。

宁越气得手直哆嗦，一指门外，吼道：“竖貂将军，请吧！”

竖貂哼了一声，朝门外走去。

宁越抓起案上的玉璧扔出门去。

室内，空空荡荡，风吹残烛。宁越越想越气，他似乎受了奇耻大辱，一脚将蜡烛踢翻。

室内一片漆黑。

“哈哈……”黑暗中，突然爆发出宁越发狂的凄惨的笑声。

## 6 . 智服鲁国

昨天夜里，管仲睡了一个好觉。早晨起来，他走出门去，只见一轮红日从东边喷薄而出。天是那样蓝，空气是那样清爽。

婧在院子里踢毽子。几名侍女陪踢。

婧身轻如燕，技巧娴熟。正踢、反踢、跳起来踢……彩色的毽子时而飞上空中，飘飘荡荡；时而落在她脚面上，稳稳当当。

侍女们手拿毽子看婧踢，彼此交头接耳赞美婧的美姿，眼中流露出羡慕之情。

管仲被婧优美的姿态吸引，驻足而立，饶有兴趣地观赏。

婧看见了管仲，将毽子踢向一名侍女，来到管仲面前，笑靥如花：“相爷起来了。”

管仲笑道：“踢得好，再来。”

婧摇头道：“不踢了，妾累了，请相爷用早饭。”

管仲开玩笑：“夫人踢得真好看，妙极了！”

婧娇美地一笑。

二人走进室内。

管仲指指案上摆着一扎扎的简册、帛书道：“这些书，夫人读了多少了？”

婧笑道：“没读多少，真难读，累得头都疼了。”

管仲认真地说道：“要耐着性子，多读一些。”

婧娇媚地一笑：“要不就配不上相爷了，是么？”

管仲微笑着，深情款款地望着婧。

侍女在一边笑了，道：“夫人读书可用功了，又是背又是唱。”

管仲问：“夫人喜欢读哪些书？”

婧想了想道：“妾最喜欢史官们采集的那些诗，又好懂，又好记。相爷写的书，妾看不大懂。”

管仲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慢慢就懂了。那都是安邦治国之策，要多读些。”

管仲情绪高昂，看着婧那信服的表情，心里觉得十分高兴。他忽然想起侍女曾说过夫人的诗唱得真美，于是兴致勃勃地说：“夫人，唱一首诗歌听听，我来弹琴。”走到琴架前，扭头看着婧：“唱哪一首？”

婧娇声道：“妾最喜欢《静女》。”

管仲问：“是不是《邶风·静女》？”

婧点点头。管仲弹起琴，琴声悠然。婧伴着旋律起舞，唱道：

“文静的少女多么美丽，  
她等候我在僻静的城隅。  
藏啊，躲啊找不见，  
我挠头徘徊真焦急。  
文静的少女啊多情又动人，  
她送我一支红笛。  
红笛闪闪发光呀，  
叫人爱呀叫人喜。  
她从野外采来一束鲜花，  
真是漂亮得出奇。  
并非鲜花有多美丽，  
只因为它是美人的赠礼。”

管仲与婧一个弹琴，一个歌舞，配合默契。正玩得高兴，侍女进来，低声禀报：“相爷，隰朋大夫求见，在前堂等候。”

琴声戛然而止。管仲起身走出内室。

婧忽然想到：“啊呀，相爷还没吃饭呢！”刚要开口喊住管仲，看到那匆匆而去的背影，又咽了下去。

管仲与隰朋在上房席地而坐。隰朋笑道：“仲父，好消息！

鲁侯又派人来借粮了。”

管仲也笑道：“鲁国老找咱们麻烦，这下老实了。”

隰朋佩服地说：“仲父神机妙算，那鲁侯哪是对手！”

这事还得从头说起。

自从柯地之盟后，鲁庄公安稳了一阵子。可齐鲁积怨太深，经常搞点磨擦，桓公就与管仲商讨对付鲁国的办法。管仲出了一个主意。鲁国百姓从来以织绌为业，绌是一种厚而滑的绸子。管仲让桓公带头穿绌做的衣服，令左右大臣也都要穿。齐国百姓也都纷纷效法。一时，绌服遍及齐国。管仲下令齐国百姓不准织绌。于是，绌的价格猛增。鲁国百姓一看织绌有利可图，都放弃农活织起绌来。家家纺机响，户户织绌忙。

管仲又贴出告示：鲁国商人给齐国贩来一千匹绌，得三百斤黄金；贩来一万匹，得三千斤黄金。

鲁侯高兴了，织绌发大财了。即使不向百姓征税，财政上单靠织绌就很充裕了，于是下令全国织绌。人人忙着织绌，田地荒芜了，鲁绌源源不断流进齐国。

转眼就是一年。管仲突然命令封闭关卡，不让鲁国的绌进齐国；同时又让桓公和大臣们改穿帛料衣服。于是，齐国上下帛料又大兴，无人再穿绌料衣服了。这一下，可苦了鲁国。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。两季庄稼没有收成，鲁国的绌堆成了山，百姓们顿时陷入了饥饿之中，纷纷逃离鲁国，投奔齐国。鲁庄公发现中了管仲的计谋，急忙令百姓停止织绌，可是已经晚了。他只好到齐国购粮，但管仲把粮价一提再提，把个鲁庄公搞得焦头烂额，只好向齐国求救了，老老实实地听从齐桓公调遣。

隰朋讲完之后，管仲眼里闪动着狡黠的目光，哈哈大笑。

隰朋道：“还有一事，要向仲父禀报。大司农宁越下令封锁边关，不让各国商人入境。”

“什么？有这等事？”管仲惊异地问。

“商人们已提出抗议，说齐国不讲信用。”隰朋忧心忡忡地说。

管仲怒不可遏，又是这个宁越！他已成了改革的绊脚石，看来非搬掉不可了。

他立即草签了一道命令，交给隰朋道：“你马上赶赴关卡，向客商宣布：招天下客商，是国君制定颁发的国策，任何人无权变更。要向客商们赔礼道歉，同时向他们宣布：凡到齐国来的客商，一律实行优惠。凡单车经商者，客商食宿免费供给；两车者，加供马匹草料；三车以上者，还有美女伺候。”

隰朋一惊：“怎么，还有美女伺候？”

管仲笑道：“我已与君上商量好了，这次后宫清理出的五百名美女，不再分给大臣们了。建一座妓院，供客商们消遣。反正客商们有钱，整年长途跋涉，又不能带女眷，在临淄住不下。要让他们进得来，留得下，才能做大买卖。这件事君上已经同意。”

隰朋指着管仲笑道：“好你个仲父，真想到客商们的心里去了！我向客商们一宣布，准把他们乐死！”

管仲道：“乐死好哇！咱们要千方百计，把客商们腰里的钱留下，越多越好，还不快去！”

隰朋笑着拱手：“得令！”

## 第四章 慧眼识英雄

### 1. 竖貂自宫

竖貂在宁越家碰了一鼻子灰，回来后连骂了好几天“宁越老贼”，这老家伙真不知好歹。他知道宁越的后台是上卿国子，也明白只靠他和易牙、开方三人是形不成对管仲的威胁的。如果宁越肯挑头，那么上有国子，下有他们，就可以和管仲较量较量了。他身为中大夫，不好直接拉国子，宁越是最好的人选。原先他只知道宁越对管仲的相地衰征有看法，通过这次廷辩，他发现宁越对管仲的官山海也持反对意见，这相地衰征和官山海是管仲的两根支柱，宁越敢在朝廷上公开反对，说明他与管仲积怨已经很深了。因此，他才拿了玉璧去拜访宁越，不料被他侮辱了一顿，还把玉璧摔坏了。看来，只有靠自己了。他对桓公也很不满，这几年，他几乎跑遍了中原各国，四处搜寻美女，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六名了，可他的后宫总管职务却至今没有到手。他也曾直接对桓公提过，可桓公总是笑而不答。他又通过长卫姬做工作，长卫姬告诉他，桓公之所以不让他进后宫，因为后宫全是女眷，男人一律不准进后宫。如果要进后宫，那只有宫刑之人才行。这宫刑就是割掉生殖器，竖貂当然不干。现在看，实现自己的相国梦，必须当上后宫总管，要当后宫总管，只有阉割自己的生殖器了，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！他下了决心。

这天晚上，竖貂约集易牙、开方密商此事。

竖貂说：“这些日子我想了许多，管仲的地位是不好动摇的。主公已拜他为仲父，谁再反对他就等于反对主公了。可太阳不能老在正午，我们比他年轻，要等待，要沉住气。易牙弟为此已赔上了一个儿子。开方弟的目的已基本达到，就剩下我了。”

易牙不满地说：“主公也是，竖貂大哥对主公这么忠心耿耿，为搜寻美

女跑断了腿，操碎了心，可连后宫总管也不给。”

开方道：“也难怪，后宫是主公享乐的地方，夫人、如夫人和侍妾、宫女都是些如花似玉的美人儿，能放心让一个男子汉进去吗！”

竖貂痛苦而坚定地说：“想来想去，只有一条路了，就是自宫。”

开方大吃一惊，摇头反对：“不可，不可，这太残酷了。”

易牙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很佩服大哥的丈夫气概，不过，这一来大哥可要绝后了。”

竖貂咬咬牙道：“我已有两个儿子了，不会绝后的。”

开方关切地说：“那，嫂夫人她……，愿意吗？”

竖貂苦笑道：“她怎么会愿意！顾不得她了，咱们要干大事情，我豁出去了。”

开方道：“大哥，此事还得三思而行。”

竖貂一掌拍在案上道：“我决心定了！长卫姬也快生产了，我要进后宫。管仲死了以后，齐国的天下就是咱们的！易牙弟，这事就拜托你啦！”

易牙为难地说：“摘鸡阉狗我是干了不少。给人干，这活儿我可是头一遭。”

竖貂为他鼓劲道：“干吧，只要保住大哥这条命就行。”

第二天，竖貂和易牙选了宫中侧殿的一间密室。易牙很有经验，把这间密室堵得严严实实，不留一点空隙。然后火烤，水蒸了三天进行消毒。因为宫刑之后，创口极易感染，服刑者须在消毒的密室中静养一百天才行。易牙准备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，用开水煮了三遍，竖貂用的被褥，衣服及一切用品都进行热水消毒。

竖貂要受宫刑了。他先脱了衣服，将全身洗干净，下身用温水洗了三遍，躺在榻上，将两腿搁在特别制作的木架上，用绳子拴牢，再用绳子把身子固定好。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竖貂都一动不能动了。

操刀的是易牙，开方在门口守卫。

易牙从锅中捞出匕首，看着竖貂：“大哥，你后悔吗？”

竖貂十分紧张，呼吸急促：“不后悔！三弟，动手吧！”

易牙看了看受刑部位，又道：“大哥，这一刀下去，你可就——”

竖貂不耐烦地吼道：“不受苦中苦，难为人上人。你就动手吧！”

易牙又道：“大哥，你可得咬紧牙关，要不要把嘴堵上？”

竖貂吼道：“不用，快下手吧！”

易牙把牙一咬，下刀了。顿时鲜血如注。

竖貂痛苦地大叫了一声，昏厥过去。等他醒过来，易牙已收拾完毕，捆住他的绳子也早解开了，只是下体疼痛难忍。

易牙端着一碗煎好的药凑上前来：“大哥，一切很顺利，你喝药吧？”

竖貂一仰脖将药灌下肚去，他抹抹嘴说：“三弟，你做得可真干净利落！”

易牙扶他躺下：“好好躺着，能睡就睡。你放心，一切有我和二哥照料。”

开方进来，笑道：“大哥，真好样儿的！”

竖貂苦笑道：“不这样怎么能当后宫总管！哎哟，我的娘哎！”

桓公听易牙说竖貂自宫，大为感动，急忙跟着易牙来到密室，要见竖貂。

把门的开方一见桓公，急忙跪倒在地：“臣开方拜见君上！”

桓公道：“爱卿平身，寡人要见竖貂爱卿。”

开方忙答道：“君上不能进室，需一百天之后才行。”

易牙喊道：“竖貂将军，君上来看望你了！”

竖貂在里屋喊道：“君上，臣不能给君上叩头，死罪死罪！”

桓公也大声说：“爱卿对寡人如此忠心耿耿，寡人十分感动。爱卿好好养伤，百日后你就是后宫总管！”

竖貂激动地大声道：“谢君上圣恩！”

易牙、开方一齐跪在地上：“我俩代竖貂将军向君上谢恩！”

## 2. 知音

公元前六八一年春天，齐桓公为谴责宋桓公违背北杏盟约，采纳管仲的计策，派隰朋讨得周天子之命，出兵讨伐宋国。周厘王派大夫单蔑，率一百乘战车与齐军一起讨伐。

陈、曹二国也申请派军队配合齐国，愿为前锋。桓公便派管仲先率一军先行，会同陈、曹二国军队。他与隰朋、王子成父、东郭牙等统帅大军跟进，约好在商丘集合。

战车隆隆，战马呼啸。整齐威武的齐国军队，斗志昂扬，意气风发，雄纠纠、气昂昂地开出临淄南门。

齐桓公好色，每次出行，都带着夫人侍女。这次管仲也把婧和一名侍女带上，夫妻同乘一车。她依靠在管仲怀中，娇滴滴地问道：“相爷，为何要讨伐宋国？”

管仲摸着婧的秀发，笑道：“夫人，你怎么又问，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”

婧撒娇地说：“相爷再说一遍不行吗？”

管仲道：“去年三月，君上奉周天子之命，在北杏与诸侯会盟，主要目的是巩固宋桓公的君位，可宋桓公御说竟敢不遵王命，私下背盟逃会，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，这还了得！”

婧又问道：“相爷，打仗很危险吗？”

管仲笑道：“打仗哪有不危险的，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所以，能不打仗就不打仗，可有些仗非打不可，要打就要打赢。”

婧笑着说：“看来这次伐宋，相爷定是稳操胜券了！”

管仲肯定地点点头：“那是当然，正义王师讨伐不讲信义之人，战必胜。”

婧突然用手捂住管仲的嘴，把头靠近车窗，掀开窗帘朝外望，管仲也随着向窗外看去。

只见猛山脚下，站着一个身穿粗布褐衣的男子，一只手拍着牛角在高声唱歌。

婧道：“相爷请听，这人唱的歌，不是平常的山歌俚曲，蛮有味道呢！”

管仲笑道：“面对青山，独自一人引吭高歌，倒是别有一番情趣。”

婧侧耳仔细听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相爷，这唱歌的，象在说些什么给人听。”

管仲也似乎听出了什么，说道：“此人气质不凡，独具一格。可惜军务紧急，否则倒真该见他一见。”对驭手道：“停车！”

骏马收缰，车轮嘎然停止了转动。

管仲对待卫道：“去，给那牧牛之人送酒肉去，赏赐于他，快去快回！”

侍卫答应一声，跳下车，拿出一包肉，一小坛酒，向牧牛人走去。

车队缓缓继续前进。

一会儿功夫，侍卫气喘吁吁地跑回来，纵身跳上车，说道：“不识抬举的家伙！”

管仲问：“怎么个不识抬举法，说来听听。”

侍卫道：“我拿着酒肉赶到牧牛人跟前，对他说：‘放牛的，相爷赏你酒肉，快点接着。’可那人连理都不理，头也不回，话也不答，兀自唱他的古里古怪的歌儿。我生气地转到他面前，对他说：‘哎，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儿，我们相爷赏赐你酒肉，给你！’他这才看了我一眼，接过酒罐，连声谢也不说，更恼人的是，他打开封盖，举起酒罐，把酒全洒在地上。我火了，喝斥他说：‘对相爷如此不恭不敬，你可知罪？’他朝我微微一笑，说了一句话。嗨，真是个怪人！”

管仲越听越有兴趣，忙问：“他说的什么，你快说呀！”

侍卫想了想，说：“浩浩乎白水，浩浩乎白水哪！”

管仲一下怔住了：“浩浩乎白水……”他凝神沉思，自言自语地重复：“浩浩乎白水……”

婧道：“相爷，你不记得这首古诗了？”

管仲惊疑地看了婧一眼，说：“怎么，夫人记得这句古诗？”

婧想了一想，说：“妾记得古有白水之诗：‘浩浩白水，倏倏之鱼，君来召我，我将安居。’此人很有学问，是想当官。”

管仲一拍婧的肩膀道：“夫人记性真好，这首诗我忘得影也没了。对对，是白水之诗。看来，此人谢绝我的美酒，是想见我一面。”对待卫道：“传我命令，人马就地休息。”

侍卫急忙鸣锣，军队立即停了下来。侍卫高声道：“相爷有令，就地休息。”

管仲对待卫道：“你去将那牧牛人带来见我。”

侍卫飞也似地朝牧牛人跑去。

婧在车厢内取出琴，弹起《浩浩白水》，边弹边唱。

牧牛人来了，远远地就听见了婧的琴声和歌声，停步不前，凝神倾听。

管仲在车内道：“请牧牛人过来。”

侍卫回身道：“快，相爷请你到车前说话。”

宁戚没有动，大声问道：“车上坐的可是齐相管仲？”

侍卫一听火了，厉声道：“君上拜相爷为仲父，不准直呼姓名，此人大胆，待我去教训教训他！”

管仲连忙制止，跳下车来，答道：“在下正是管仲。”

宁戚道：“听许多人说管相国礼贤下士，有谦谦君子之风，如今居高临下，矜持踞傲，让人大失所望。”

管仲一惊，对牧牛人作了一揖，肃容说道：“管仲失礼，请教先生尊姓大名。”

宁戚还了一揖，答道：“卫国山野草民，贱名宁戚。”

管仲道：“管仲军务在身，千里出征，途经荒山脚下，忽闻先生对天长歌，特驻足兵马领教。”

宁戚道：“宁戚是长歌当哭，没敢想管相国能驻足停顿。既然相国诚意领教，宁戚也就一吐为快。”

管仲道：“先生请赐教。”

宁戚道：“宁戚乃在野之人，走了不少地方，闻听齐国声名日隆，威风

赫赫。宁戚钦佩齐侯是位擎天立地的人，此乃天意所为，齐国称霸，一统天下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。

相国乃天地造化之人，可惜独木难支，曲高和寡，难以左右逢源。”

这句话正中管仲的痛处，他感叹一声道：“先生所言甚是。可要寻求知音，谈何容易！”

宁戚道：“伊尹出身卑微，却辅佐商汤建立商朝；太公望出身贫寒，却辅佐周武王统一天下。山野之中，多有贤才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宁戚唱浩浩白水，在于仿效自由自在的游鱼。如今，鱼置于地上，宁戚才长歌当哭。如若相国有滔滔之水，宁戚想游弋其中，上可佐相国纵横天地之间，下可为齐国播种五谷杂粮。故自荐于相国，如果相国峻笑，权当宁戚痴人说梦，就当作耳旁风好了。”

管仲细看宁戚，虽然身体清瘦单薄，但器宇轩昂，双目炯炯有神，十分赏识，大有一见钟情、相见恨晚之意。

管仲对宁戚道：“先生所言，使管仲顿开茅塞。我看先生谈吐不凡，英华过人，当推荐于君上。”回头吩咐：“笔墨伺候！”

管仲倚车修书一封，亲手交给宁戚，道：“管仲军务繁忙，不能当面向君上荐举先生。再过两天君上亲率大军前来，必定路经此地。请先生将此书信呈于君上，必获重用。”

宁戚将书信接过来，看也没看，藏进怀中，问道：“请问车上何人弹琴？”

侍卫道：“是相爷夫人。”

宁戚看了管仲一眼，道：“宁戚钦佩！”

管仲上车，对宁戚作了一揖，道：“再会！”

战车前进，渐行渐远，管仲三次回头向宁戚招手。

宁戚看着远去的马车，惊喜交加，热泪夺眶而出。

### 3.“君要择臣，臣也要择君”

宁戚与管仲的这次相见，是他精心安排的。他出身卑贱，家境贫寒。尽管如此，但他下决心要出人头地，干一番大事。他酷爱读书，同管仲一样，从小爱动脑筋。从十八岁开始，他便到处游历，一边给人家打工糊口，一边了解各诸侯国的情况，七、八年的时间，中原几十个诸侯国他转了个遍。他知道，要施展自己的才华，必须有个前提，那就是必须有位开明国君。他本想为卫国效力，可卫惠公是位平庸的国君，胸无大志，统治卫国三十多年，没有什么建树。卫懿公继位后更糟，这是位标准的花花公子，只知道吃喝玩乐。他打听到齐桓公是位明君，而且有管仲作相国，特别是从北杏之会到柯地之盟，他为齐桓公的开明大度所折服，对管仲大胆改革的胆略和气魄，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决心到齐国去助管仲一臂之力，去施展自己的才华。他听说一位牛贩子要到齐国做买卖，便主动要求帮他干活，只要管饭，不要工钱。牛贩子一听十分高兴，他就这样来到了齐国临淄。不几天的功夫，他就了解到齐国宫廷内部的许多情况，也打听到伐宋的消息，他便以牧牛为由，在这通往宋国的必经之路上等待管仲。

与管仲一见面，使他激动不已。管仲确实了不起，谈吐之间处处显露出他那经天纬地之才。他不想卑躬屈节地向管仲乞求，想出了用唱歌的办法，试试管仲有没有学识。

他见战车上飘扬着一面写着“管”字的大旗，便高声唱了起来。他一



边唱一边瞄着管仲的战车，他多么想管仲能停下车啊！管仲的车果然停下来，并派侍卫给他送来了酒肉。

他十分激动，可他见不到管仲不行，就把酒洒在地上，又让侍卫把“浩浩白水”带给管仲，他料定管仲是会见他的，果然不出所料。他知道，凡是有远大抱负的人，有识之士，从来不拘小节，从来瞧不起那些屑琐卑微的小人。他故意将了管仲一军。管仲非但不生气，反而谦虚地向他请教，亲笔写荐书，真仁人君子也！

这两天，宁戚一步也不离开狝山。他不时掏出管仲的荐书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他看到了希望，看到了前途，看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最佳位置。他知道管仲这份荐书的份量。

齐桓公拜他为仲父，大小国事一律交他先处理，简直就是太公望与周武王一样。他高兴万分。他激动不已。他眼巴巴地瞅着通往临淄的大路，盼望着齐桓公的到来。这两天对宁戚来说，简直是度日如年。

来了！齐国威武的大军开过来了！只见旌旗招展，绣带飘摇，盾牌滚滚，戟矛如林，战车如云，卷起的尘土遮天蔽日。

宁戚见一面绣着“方伯”二字的大黄旗，断定那辆车上坐的就是齐桓公，便拍着牛角，放开喉咙，高声唱了起来，唱了一遍又一遍。

南山石呀光灿灿，  
有条鲤鱼长尺半。  
生不逢尧与舜禅，  
短褐单衣破又烂。  
从早放牛直到晚，  
长夜漫漫何时旦？

桓公坐在车里见路边有人唱歌，听着不大顺耳，便令侍卫把宁戚叫到车前。

桓公一看宁戚，身穿破烂衣服，赤着脚，不堪入目。不过此人眼里透出一股英气，便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宁戚也不施礼，说道：“山村野人，名叫宁戚。”

桓公见宁戚不叩拜，全然不懂礼节，生气地说：“你一个放牛的，怎么敢唱歌讥讽时政？”

宁戚一听，心里佩服，这桓公果然英明，是听出道道来了，便笑笑说道：“我唱的是山歌，怎么讥讽时政？”

桓公有几分生气地说：“当今太平盛世，上面天子英明，下面百姓安居乐业。寡人身为盟主会合各路诸侯，命令没有不遵从的，战必胜，攻必克，尧舜盛世，也不过如此！”

你怎么说：‘生不逢尧与舜禅？’还说‘长夜漫漫何时旦’，难道这不是讥讽时政吗？”

隰朋、东郭牙、竖貂、开方等一齐下车，来到桓公车前。

宁戚冷笑道：“堂堂大国之君，目光何以如此短浅？小人虽山村野民，却也听说那尧舜盛世，百官廉正，诸侯宾服，天下安定，可说是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，百姓乐业，国泰民康，不愧为太平景象。可今天，王室衰微，纪纲不振，教化不行，风气败坏。君上虽想一统诸侯，但北杏之会宋桓公背盟而逃，柯地之盟又受鲁将曹沫劫持，中原各国兵戈不息，戎狄不断侵扰，中原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君上却说是‘太平盛世’‘尧日舜天’，岂不令有识

之士齿冷？”

桓公越听越气，大军刚刚出城，便遇这么颗丧门星，十分恼火，厉声喝道：“大胆匹夫，竟敢出言不逊，拉下去斩了！”

两边武士一声喊，拥了上去，抓住宁戚捆绑起来，推推搡搡往路边推。

宁戚面不改色，仰天大笑，道：“好啊，昔日夏桀无道，杀了龙逢；殷纣无道，杀了比干；今天齐侯杀宁戚，可谓鼎足而三了。我可以同这龙逢比干两位贤人并列在一起，成为第三位贤人啦，哈哈，杀吧！”说着，头也不回，迈开大步往前就走。

隰朋来到桓公车前，小声说道：“君上，臣看此人威武不屈，浩然正气，并非寻常牧夫可比，一定是个有才能的人，虽直言得罪，应予以赦免。”

桓公听了宁戚的话，心中也震动了一下，此人不惧威逼，不惧刀斧，颇有刚直不阿之气。他暗暗称奇，听了隰朋的话，怒气也渐平了。

竖貂大声说：“牧牛之徒也敢辱骂国君，那还了得？非杀不可！”

蔡姬在车内对桓公说：“君上，妾看此人胸藏韬略，胆识过人，不能杀，可以为君上所用。”

桓公沉吟道：“此人太狂妄了！”

蔡姬道：“大贤不拘小节，大礼不辞小让，君上能赦免仲父一箭之仇，难道不能赦免此人一言之罪吗？”

桓公笑着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，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，寡人就赦免他不敬之罪，松绑！”

武士们为宁戚解去绑绳。

桓公从车上下来，走到宁戚面前，重新打量了他一番，说道：“寡人跟你开个玩笑，不过是试试你的胆略罢了。很好，不愧为一名壮士。”

宁戚从怀中取出绢书，双手呈给桓公，道：“有仲父书信一封，请君上审阅。”

桓公一惊，忙接过绢书，展开读道：“臣奉命出师，行至狝山，遇卫人宁戚，此人不是一般的牧夫，而是当世有用之才，君上宜留以自辅，若弃之而被他国所用，则齐悔之莫及矣！”

读罢荐书，桓公笑道：“好，仲父慧眼识英才，所荐果然不错。”转向宁戚：“既然有仲父的荐书，你为何不先呈上来？”

宁戚道：“当今之世，群雄并起，列国纷争，不但君要择臣，臣也要择君。君上如果喜听谄媚之言，厌恶直言相谏，那草民宁愿死在刀斧之下，也不会将仲父的书信取出来的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你还是相信寡人了？”

宁戚诚恳地说：“君上能捐弃前仇，信用仲父；今日草民激怒于君上，君上又能宽大为怀，赦草民不敬之罪。不愧为一代明君！草民愿竭尽全力，为君上效犬马之劳！”

桓公大喜，道：“请与隰朋大夫同车，随寡人伐宋。”

#### 4．举火授爵

日落西山，晚霞满天。

齐军宿营了。一座座帐篷如雨后的蘑菇；一堆堆篝火，如繁星点点。

齐桓公兴致勃勃地走进帐篷，迫不及待地对侍女道：“快，快为寡人更衣。”

侍女为桓公除去戎装，换上君服。

桓公吩咐侍卫道：“去请隰朋大夫带宁戚前来见寡人，为宁戚准备一套大夫冠服。

还有，请众大夫到寡人的大帐议事。”

侍卫应声而去。

竖貂、开方走进大帐。竖貂自宫之后，终于如愿以偿，得到了垂涎已久的后宫主管的位子，一天到晚，不离桓公左右，对桓公的一言一行，他都了如指掌。此时见桓公面呈喜色，便试探着问道：“君上更衣，可是为了封赏宁戚？”

桓公点头道：“寡人要拜宁戚为大夫！”

竖貂摇摇头道：“君上，一个山野牧夫，怎能一跃而为大夫？”

桓公认真地说：“大才不可小用，何况还有仲父的荐书。”

开方道：“君上，臣在卫国时，从来没听说过宁戚这个人，看来是无名之辈。此地离卫国不远，不如派人去打问一下，如果确有才能，再封官也不迟。”

桓公坚定地说：“还打听什么？寡人亲自所见，又有仲父推荐，还会有错！再说，有雄才大略的人，一般不讲究生活小节，难免有些这样那样的毛病，如果访查出来，想用他还觉着不放心，不用又未免可惜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这是寡人的主张。”

竖貂立即见风使舵，朝开方使了个眼色，奉承道：“君上如此胸怀大度，如此贤明，真是为臣们的福气。”

桓公看了竖貂一眼，微笑不语。

东郭牙、宾须无、王子成父等大臣们鱼贯进入桓公的大帐，只见大帐内灯火通明，如同白昼。

齐桓公朗声道：“众位大夫，今日行军路上，寡人遇到了卫国人宁戚。此人性情豪爽，胆魄过人，才识超群，仲父也修书举荐。寡人决定，拜宁戚为大夫。”

东郭牙道：“恭喜君上又添臂助！”

王子成父也道：“宁戚确实非同凡响，不奉应，不阿谀，是位刚直壮士，应当重用。”

隰朋进帐，向桓公施礼道：“君上，宁戚在帐外候宣。”

桓公大声道：“排班奏乐，宣宁戚进帐。”

隰朋、东郭牙等群臣立即分列两班。音乐顿起。

宁戚身穿短衣，脚蹬草鞋，走进大帐，叩见桓公。

桓公对宁戚作揖道：“宁戚，寡人拜你为齐国大夫，望你与众大夫同心协力，勤劳国事，辅助仲父，早成霸业。”

宁戚叩拜道：“谢君上知遇之恩！”

桓公道：“为宁戚大夫更衣！”

侍卫引宁戚出大帐，进侧帐，穿上大夫服，戴上大夫冠，蹬上大夫鞋。真是“人是衣裳马是鞍”，这一打扮，宁戚简直判若两人了。他走进大帐，精神焕发，英气勃勃，光彩照人。

桓公大声道：“宁戚大夫，寡人今日举火授爵，望爱卿忠心不贰，效力大齐。”

宁戚跪拜：“臣万死不辞！”

## 5 . 宁戚献计

齐桓公率领大军来到宋国的边界，管仲在路边迎候：“君上辛苦，臣管仲恭候已久。”

桓公道：“仲父劳苦。陈、曹两国军队到了吗？”

管仲道：“陈宣公、曹庄公都已率兵来到，周天子也派大将单子蔑率军来到。”

桓公高兴地说：“好，好！”

管仲道：“请君上先到大帐休息。”

桓公向站在身后的宁戚招呼道：“宁戚大夫，过来见过仲父。”

宁戚走上前来，对管仲深施一礼，道：“宁戚参见仲父。”管仲还礼，笑吟吟地道：“主公善于用人，管仲甚感欣慰。

望宁戚大夫大展雄才，为君上早建大功。”

宁戚真诚地说：“仲父教诲，宁戚永志不忘。”

桓公吩咐道：“仲父，请陈侯、曹侯、单子蔑将军到大帐商议军情。”

一会儿，陈宣公杵臼、曹庄公射姑、周天子使者单子蔑进帐，分宾主而坐。

两侧，管仲、隰朋等齐国官员分班列坐。

齐桓公道：“周天子派单子蔑为使者，令寡人与陈、曹二君率师伐宋。如何伐宋，我们要商议个万全之策。”

陈宣公道：“请盟主发令，杵臼唯命是从。”

管仲注目宁戚。

宁戚会意，道：“依臣之见，暂且不必进兵。仲父主张称霸不用兵车。此次奉天子之命伐宋，大兵压境之势已成，但以兵车取胜，不如以德取胜。”

竖貂冷冷地道：“如何以德取胜，倒要听听宁戚大夫高见。”

宁戚不理他，对齐桓公道：“宋国背盟而逃，我们奉天子之命来讨伐，是宋国理屈，我们理直。但宋是大国，若背城一战，难免杀伤太多。如能派一能言善辩之人，说服宋国前来请罪订盟，双方免动干戈，方是上策。”

齐桓公问陈、曹二君：“两位意下如何？”

陈、曹二君点头：“此计甚好。”

竖貂冷笑道：“计是好计，但谁能去说降宋国呢？”

开方：“宁戚大夫献上这样的好计，想必已经成竹在胸了。”

宁戚仍不理他们，对桓公说：“臣虽不才，愿前往宋国，凭口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服宋公前来订盟。”

齐桓公：“好，寡人命宁戚大夫为使者，前往宋国。”

## 6 . 唇剑舌锋

宋桓公御说听说齐桓公以周天子名义，会合陈、曹等国来讨伐，急忙召集大臣商量对策。大臣们有的主张打，有的主张和，争得不亦乐乎。宋桓公也定不住调，心里火烧火燎。

相国戴叔皮走上殿来：“禀君上，齐国派使者前来。”

宋桓公忙问：“齐军现在何处？”

戴叔皮道：“现离城二十里。”

宋桓公不解地问：“大军不动，只派来使者，是何用意？”

戴叔皮道：“必是前来游说，想不费一兵一卒，就让我堂堂宋国出城投降。”

宋桓公又问：“齐国使者是何人？”

戴叔皮冷笑道：“姓宁名戚。不过是个村野牧人，刚由管仲推荐当了大夫。”

宋桓公问：“寡人应如何对待他？”

戴叔皮道：“主公把他召来，故意冷落，看他如何动作。如若出言不当，臣这里举绅带为号，令兵士将他拿下。齐国劝降之计便破产了。”

宋桓公道：“好，依计而行，武士伺候。”

八名武士手持戈矛，跑上殿来，分列两旁。

殿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

宋桓公在殿上端坐。戴叔皮立于桓公侧前方，喊道：“带齐国使者上殿！”

宁戚宽袍大带，昂然而入，对两侧执戈武士不屑一顾，旁若无人地走至殿堂门里，停步，对宋桓公长揖道：“齐国使者宁戚参见宋国国君。”

宋桓公端坐不动，面色僵冷。

戴叔皮嘴角挂着冷笑。

宁戚将手放下，仰面望着殿顶，突然大声说道：“危哉危哉，宋国大难临头啊！”

桓公脸现震惊之色。

戴叔皮嘴角的冷笑消失。

宋桓公道：“我堂堂宋国，兵精粮足；寡人居上公之位，在各国诸侯之上。危险从何而来？”

宁戚平视宋桓公问道：“君上自以为比周公怎样？”

宋桓公道：“周公乃是圣人，寡人怎敢与周公相比？”

宁戚道：“周公正当周朝鼎盛时期，天下太平四海安定，尚且能够吐哺握发，接纳天下贤士。而君上你所处的境地，外有群雄并起，你争我斗，内部变乱叠起，两任国君被弑，人心惶惶，国无宁日。你即使效法周公，礼贤下士，犹恐天下有识之士不来为宋国效力。而你却妄自尊大，蔑视贤良，怠慢来客，纵然有治国之良策，爱君之忠言，君上能听得到吗？长此以往，宋国难道不是很危险吗？”

宋桓公听此番言语后，脸色渐渐由震惊而变得严肃、虔诚，不知不觉，站起身来。

戴叔皮见势不妙，赶紧注目宋桓公，举起自己腰上的绅带。

宋桓公故作不见，对宁戚作揖道：“寡人即位以来，从未听过君子的教诲，刚才多有怠慢，失礼之处，望先生不要见怪。”

戴叔皮咳嗽连声，手中绅带频举。

宋桓公仍故作不见，却对武士挥手道：“退下！”

执戈武士退出。

戴叔皮无可奈何地放下绅带，尴尬地站在那里。

宋桓公诚恳地道：“先生大才，必有良谋，望先生赐教。”

宁戚面对宋桓公侃侃而谈：“如今王室衰微，天子失权，诸侯离心离德，君臣伦理颠倒，弑君篡位之事时有发生。我齐国国君不忍心看天下大乱，这才恭请王命，与各国诸侯会盟。北杏会盟确定了君上的宋国君主地位，但君上却弃会而逃，等于自己否定了那次会盟，也就否定了君上的国君之位。现在天子震怒，派遣王室大臣与各国诸侯前来讨伐，可谓义正词严，师出有名，不用交兵，胜败之数已可判定。”

宋桓公诚惶诚恐，道：“先生所言极是。寡人一时失于计较，铸成大错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”

宁戚道：“依臣之见，不如备办进见之礼，与齐会盟。这样既不失对天子应有的礼节，又与盟主交好，不必兴师动众，宋国安如泰山，君上的国君地位也有了保障。”

宋桓公点头道：“先生此计甚好。不过，齐国大兵压境，胜券在握，能受寡人的礼物而与宋国修好吗？”

宁戚笑道：“君上大可不必顾虑。齐侯宽宏大量，不念旧隙。曹沫手剑劫齐侯，齐侯却赦他无罪，且归还沦阳之田。君上既然有诚意修好，齐侯怎会不答应？”

宋桓公又问道：“那么，应该带些什么礼物作进见之礼呢？”

宁戚道：“齐国旨在与邻国交好，并不贪图礼品，礼轻情重，贵在真诚。”

宋桓公脸上愁云飞散，高兴地说：“就按先生说的办，寡人立即派使者跟先生去向齐侯谢罪，请求再订盟约。”

### 7. 宋公请罪

宁戚去宋国说降宋桓公，齐桓公老不放心，一是他对宁戚的才能还不甚了解，二是怕宋桓公傲慢无礼，加害宁戚。他派出的探子不断来报，还没发现凶险的征兆。管仲却胸有成竹，他对宁戚深信不疑。

齐桓公不无耽心地问管仲：“仲父，宁戚此去能完成使命吗？”管仲笑道：“君上放心，宁戚此行，定然不辱使命。”

齐桓公道：“宁戚如果完成使命归来，就立了一大功，寡人定然重加赏赐。”

管仲刚要说什么，侍卫来报：“回禀君上、仲父，宁戚大夫与宋国使者帐外候宣。”

齐桓公一怔，看看管仲，管仲急忙道：“快请宁戚大夫进帐！”

宁戚进帐，叩见桓公道：“臣宁戚叩见君上。”

桓公急忙让宁戚平身免礼，问道：“宋肯请罪加盟吗？”

宁戚把他说服宋桓公的经过说了一遍，齐桓公大喜过望，对宁戚道：“好，好！宁戚大夫可是立下了大功了！”他转而对管仲道：“仲父慧眼识英雄，慧眼识英雄啊！”

管仲笑道：“主公过奖，没有主公的英明决断，就没有宁戚大夫啊！”

宁戚也笑道：“主公、仲父，宋使还在帐外听宣呢！”

桓公忙道：“对对，快快有请，快快有请！”

宋使进帐，叩见齐桓公，道：“蔽国君致意齐侯，修书一封，面呈齐侯。”

桓公接过国书，展开看道：“御说叩拜齐贤侯殿下：孤一时失计，北杏之会铸成大错，致使齐侯率王师、曹、陈之军兴师问罪，孤知罪，今派人献上白玉五十，黄金千镒，请予笑纳，御说请求重新合盟，听从齐侯调遣。”

齐桓公和颜悦色，对宋使说：“讨伐宋国是奉天子之命，寡人哪敢自主妄为！请你转告宋公，所献金玉，寡人转呈天子，并转达宋公加盟之意。一个月后，请宋公赴鄆（今山东鄆城北）会盟。”

一个月后，齐桓公与宋桓公、陈宣公、卫惠公、郑厉公诸中原强国会盟于鄆，齐桓公霸主地位已经形成。

## 第五章 中流砥柱

### 1 . 投壶嬉戏

伐宋凯旋，齐桓公志得意满。特别是长卫姬又生了一个儿子，使他更眉飞色舞。迄今为止，在长卫姬之前，齐桓公先后已有三位夫人，第一位名叫王姬，第二位名叫徐姬，皆因病早逝，第三位是蔡姬，三位夫人没有生过孩子。长卫姬生的儿子是齐桓公的第一个儿子。因此，他特别高兴。他与蔡姬一起去看过长卫姬和襁褓中的儿子，喜得要命，亲得要死。他对蔡姬道：“寡人伐宋不战而胜，如今又喜得儿子，此乃天地辅佐，万物庇佑。寡人当礼拜祭祀，以谢天地四方，列祖列宗。”

蔡姬也为长卫姬生子而高兴。笑着说道：“我大齐风调雨顺，声名日隆，君上霸业有成，如今再得贵子，香火旺盛，这是君上施仁政，行礼义的结果。”

长卫姬撑起虚弱的身子，一脸春风得意之情，她为自己感到骄傲，庆幸自己的梦想实现，谁能生出第一个儿子，将来谁就是国母。原来她一直耿耿于怀蔡姬会比自己早生儿子，现在不用耿耿于怀了。她娇滴滴地对桓公说：“君上别光高兴了，儿子还没有名字呢。”

桓公看看蔡姬，笑道：“夫人，给儿子起个名字如何？”

蔡姬忙道：“贱妾不敢。这孩子大福大贵，名字必须由君上来取。”

桓公想了想，对蔡姬说：“寡人为儿子取名无亏，夫人以为如何？”

长卫姬忙附和道：“君上起名起得好，无亏好，这孩子就叫无亏。”

桓公问道：“夫人知道为什么叫无亏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长卫姬只知奉迎，却不明白桓公取这个名字的意图。

桓公笑了笑，又问蔡姬：“夫人，你知道吗？”

蔡姬笑道：“看来君上是希望多子多福，一个嫌少，是吗？”

桓公笑了，指着蔡姬道：“好聪明的夫人。”

长卫姬不无尴尬地看了桓公一眼，又满怀嫉妒地飞了蔡姬一眼。

蔡姬关切地对长卫姬道：“妹妹产后虚弱，好好休息，将来再为主公多生儿子。”

桓公听蔡姬话里有话，便对长卫姬道：“夫人歇息吧。”便与蔡姬一起离开了长卫姬。

桓公与蔡姬来到后花园。后花园绿树成荫，怪石耸立，池中荷花绽开。桓公手搭蔡姬的肩，道：“寡人多少年来难得消闲，如今天下和顺，国事皆推予仲父，该好好逍遥自在一番。”他见蔡姬不语，似乎在想心事，笑着说：“夫人，也该为寡人生个儿子了。”

桓公这句话，正中蔡姬的心事。她不无伤心地说：“贱妾自跟随君上的第一天起，就有这个心愿，看来是贱妾无能。”

说着，不禁落下泪来。

桓公忙掏出丝帕为蔡姬擦泪，道：“夫人别难过，今后多努力吧，寡人一定多到夫人宫中。”

蔡姬破涕为笑，道：“御医给贱妾看过多次，贱妾身体无病，君上只要养精蓄锐，贱妾是能生孩子的。”

桓公大笑道：“好的，寡人现在便精壮气足，兴致极浓，是不是云雨一

番？”

一名宫女匆匆走来，道：“禀主公，竖貂总管有急事求见。”

桓公一挥手道：“有事可奏与仲父。”

宫女又道：“竖貂总管说有要事，非要亲自启奏主公不可。”

桓公扫兴地说：“这个竖貂，又有什么花样？好吧，让他到勤政殿等候。”转身对蔡姬道：“今天晚上寡人一定与夫人同榻。”

蔡姬笑道：“有公事就忙去吧，贱妾随时等着君上光临。”

桓公来到勤政殿，竖貂忙叩见道：“拜见主公。”

桓公不悦地说：“寡人有言在先，凡事启奏仲父，何事要亲奏寡人？”

竖貂眨巴着眼睛谄笑道：“此事，微臣不便奏于仲父。”

桓公明白了七、八分，问：“何事？”

竖貂说：“主公连年来南征北战，难得逍遥自在，享受人间欢乐，为此，微臣特遍访各地，求得美女佳人数名，进献主公，以表微臣菲薄之意。”

桓公一听，脸上马上堆起了喜色，问：“噢？美人在哪儿？”

竖貂道：“就在花园中。”

桓公起身道：“走，到花园去！”

桓公与竖貂来到花园，只见六名盛装少女，一个个娇艳如花，心中十二分喜悦。

竖貂对少女们喊道：“快来拜见主公。”

少女们有的跪拜，有的屈膝行礼。有的站着不动，好奇地打量着桓公。

桓公看着一个个娇滴滴、羞答答的少女，笑道：“她们不懂礼节，免了吧。”

竖貂献媚地问：“主公满意吗？”

桓公逐个将少女看了一遍，笑道：“不错，寡人很满意。”

竖貂信誓旦旦地说：“只要主公喜欢，臣可以把天下美女都选进宫来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难得爱卿如此忠心，看来，这后宫总管寡人是选对了。”

竖貂道：“难得主公有此雅兴，让美女们陪主公玩投壶游戏，好吗？”

桓公道：“好，就玩投壶之戏。”

竖貂立即安排，让六名少女分成两队，坐好，他在桓公与六位美人的面前放着酒杯和三支柘矢，然后对美人们说：“今天，你们有幸，主公高兴，陪你们作投壶之戏，要好好地玩，让主公开心，投中者有赏。”

一美女问：“赏什么？”

竖貂看了看桓公道：“谁先投中，主公先召幸谁。”

齐桓公朝竖貂满意地微笑点头，心里话，这竖貂的确善解人意。

那美人一脸迷惑，问：“召幸是什么？”

竖貂探身对那位美人附耳低语，但声音却大得全体在场的人都能听到：“召幸，就是陪主公睡觉。”

那位美人儿顿时红云满面，飞了齐桓公一眼，害羞地双手捂着脸。

另一位美人儿问：“那要是投不中呢？”

竖貂笑道：“投不中主公也召幸，那要等到晚上。好啦，这游戏你们可能没玩过，我先投给你们看。”说着，抓起柘矢，离铜壶五步，将柘矢向铜壶投去，未中；又投，第二支投入壶口。

“我投壶的技艺不好，你等第一次投，可以近一点，离壶三步。”竖貂指着桓公右侧第一位美人儿道：“从你开始，来，你先投。”



那位美人羞答答地站起来，抓过柘矢，一连投了三次，一次未中。

第二位美人儿也是一支未中。

第三位美人儿第一支便投中了。美人们齐声娇呼：“啊呀，投中了！”

桓公对投中的美人儿招手道：“来，到寡人身边来。”

那位美人儿羞得低垂着头，缓步来到桓公身边，坐到席上。桓公将她揽进怀中，摸着她的手，看着又细又长的手指，说：“好灵巧的手。卿卿在家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织绢，绣花。”

桓公笑吟吟地道：“难怪你的手巧，一投便中，来，寡人赏你一杯。”端起酒爵，送到美人唇边。

美人儿摇头：“我，我不会喝酒。”

桓公呵呵大笑，一饮而尽，然后拥着那位美人儿，走进了旁边的召幸寝宫，先去快乐一番。

## 2 . 深入田间

宁戚伐宋归来，一时名声大噪。齐国朝野盛传齐桓公的三大喜事：一是不战而胜宋国；二是喜得公子无亏；三是得了宁戚这样的贤才。管仲更是喜不自胜，亲自安排隰朋为宁戚营造府第。对这一切，宁戚心里很有数。他感谢管仲和桓公对他的器重和关心，他把这器重和关心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，他要在齐国同管仲一道，干番大事业。为此，对桓公的重赏他婉言谢绝，对管仲为他建设的府第也婉言拒收。他很清楚，管仲为能重用他而用心良苦，不到半个月，竟摆了十次大宴，在宴会上大讲宁戚舌战宋公的业绩。

他是要让人们了解宁戚，好为下一步重用铺垫好台阶。管仲虽然还没有封官许愿，可宁戚已经摸准了管仲的思路，是要他搞农业。宁越这位大司农处处抵制管仲的改革，拒不推行相地衰征大计。管仲早就想撤换他，可一时没有理想的人选。大司农这可是个官位相当高的职务，属上大夫，宁戚也很知道这职位的份量。他决定，先用一个月时间对齐国的农业情况进行考察。他把这想法向管仲一讲，立即得到了管仲的赞赏和支持，并给他相府金牌，全国通行无阻，并给他配上两辆新车，十名侍从。宁戚只选了两名侍从，不要车辆，步行勘察。

一个月的时间，宁戚带着两名侍从，不管晴天还是雨日，不论刮风还是下雨，齐国的大地上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山峦、沼泽、森林河流、湖泊、丘陵、平原……他走了个遍。每到一处，又是向老农请教，又是亲自勘测，白天跑了一天，晚上在灯下记录，简册写了一大堆，一个人背不动。

这天宁戚来到淄河下游考察。他伸手抓了一把沃土，嗅嗅，再看看田野上稀稀拉拉并不茂盛的庄稼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多么肥沃的土地，庄稼长得这个样子，真令人心疼。”两名侍从跟随左右，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。侍从甲道：“宁大夫，咱们是不是歇息歇息，又渴又累，简直透不过气来啦！”

宁戚看看两名侍从，笑道：“辛苦你们了，好，到前边的那个坎上歇息。”

来到坎上，宁戚坐下来，摘下斗笠，扇着风，遥望着大片大片的庄稼。两个侍从也气喘吁吁坐下来，侍从甲赶紧把一个盛水的羊皮囊送上。宁戚接过，喝得痛快淋漓。喝完后他把羊皮囊递给侍从。

侍从甲接过羊皮囊，揩一把汗说：“宁大夫，大家都说，主尊仆贵，主人威风，奴才也跟着风光。谁知，你这位新大夫这些天席不暇暖，食不甘味，一天到头总忙着跑到这，跑到那，眼看齐国的山川平原都让你转遍了，我们

这当奴才的都觉得吃不消。”

宁戚一笑：“噢？是觉得跟着我这大夫不够风光？”

侍从乙说：“宁大夫，现如今齐国上下都说主公有三喜：一喜是宋国不战而盟；二是喜得公子无亏；三喜是……”

宁戚看着侍从乙道：“那三喜是什么？”

侍从乙看着宁戚道：“这一喜是喜得宁戚大夫，朝中又添羽翼。按说，三喜之中，大夫占了两喜，主公和仲父都高看一眼，大夫可以高枕无忧，享受一下功名利禄？！”

宁戚听完，哈哈一笑。他用斗笠扇起清风说：“主公三喜，我却喜不起来。为臣的该为主公分忧，不是为主公分享。你们让我高枕无忧？可我这心里忧心如焚，睁眼闭眼全是一个忧字！”

侍从乙很惊奇：“大夫忧从何来？”

宁戚放下斗笠，指指脚下大片大片的庄稼，道：“今年风调雨顺，本是丰收年景，可如今禾苗稀疏，长势衰微，还有许多土地，不稼不穡，任其荒芜。齐国平畴沃野，乃是丰粮之仓，眼前这番景象，能不令人心忧？”

侍从甲听宁戚说到这里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嗨，宁大夫是为粮食担忧呀？堂堂齐国，诸侯盟主，五谷一登场，各国送粮的车马络绎不绝呢。”

宁戚惊奇地看了侍从甲一眼。

侍从乙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仲父提出官山海之策，以盐换钱，以钱买粮，有了钱还愁没有粮食？”

宁戚摇摇头说：“以盐换钱，以钱买粮，是仲父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。盐生于北海，粮生于田野，两者有何牴牾？既无牴牾，为何又舍粮取盐，而不能两者兼得？”两名侍从听到这里，不由相互看了一眼。只听宁戚继续讲道：“假如有这么一天，诸侯各国盐满为患，不再换粮；或者天灾人祸，各国颗粒无收，咱齐国百姓该如何度日？吃饭糊口尚难解决，病体羸夫又谈何称霸天下？”

侍从被宁戚一番话说得支支吾吾。侍从甲嘟嘟囔囔地说：“可，这土地田野的事，该由大司农来……”

宁戚朗声大笑：“身为大夫，所忧乃天下之忧，哪能划出个泾渭分明的界限！也许我宁戚乃山野牧夫出身，与土地有缘，所以，总爱在田野里转转，总也闲不住！”说完，宁戚站起身来，戴上了斗笠。

侍从乙忙问：“大夫，咱还到哪儿去？”

宁戚回答：“日上中天，时间还早，咱们到东南方向看看！”

侍从甲咕哝着：“这东西南北可算是走个遍了。”

宁戚笑道：“怎么，因我是新任大夫，想不侍候了？”

侍从俩人忙陪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宁戚说着时，已起身走下了土坎，走上了庄稼地的田埂上。两名侍从紧跟其后。

### 3 . 别开生面的比赛

管仲自从得了宁戚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与人交谈，三句话必离不开宁戚。他知道宋桓公的为人，傲慢无礼，却败在了宁戚三寸不烂之舌之下。如果没有大智大勇，没有雄辩奇才，是万万办不到的。他与宁戚作过三次深谈，从周天子说到诸侯，从诸侯说到列国，政治、军事、农业、商业、冶铁、煮盐……真可谓海阔天空。宁戚的谈吐使他佩服，简直和他的观点如出一辙，

而且有许多方面，他自愧弗如。知音难求，他与宁戚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。他恨不得立即就让宁戚接替宁越的大司农职务，可宁越乃三朝重臣，轻易动不得。再说，宁戚的名声还不高，恐众人不服。不过，他已下了决心，并且不止一次向桓公吹风。宁戚提出要亲自考察，又说到他心里了，这才是干大事业的人啊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经过一个月的考察，宁戚回来了，他决定设家宴欢迎，请隰朋作陪客。他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，便抚琴弹起了“高山流水”。

婧坐在管仲身边，以手击案，和着节拍。

隰朋进门，笑道：“仲父，难得如此雅兴呀！志在高山，巍巍乎！志在流水，滔滔乎！”

管仲连忙起身，笑道：“知音来了。”

隰朋笑道：“不敢，我是熟门常客，真正的知音在后面呢！”

管仲道：“宁戚大夫外出勘察归来，我请他相府作客，以示慰问。”

隰朋笑道：“宁戚大夫好大面子，仲父请客，这可是难得呀，哈哈……”

管仲道：“宁戚非一般人可比，这一个月，他四处奔波，深入田间农舍，不辞劳苦，细心察看，这种精神难能可贵。哎，他的府第盖好了吗？”

隰朋道：“遵照仲父的命令，早就盖好了，可宁戚大夫就是不去住。”

管仲道：“这个宁戚，确实不同凡响。”

侍仆进门道：“相爷，宁戚大夫来了。”

管仲、婧与隰朋迎至相府门外。

宁戚一见，急忙施礼道：“参见仲父、夫人、隰大司行！”

管仲忙道：“大夫何必多礼。”

宁戚道：“仲父邀请宁戚前来相府，这是宁戚的幸事，岂敢有劳仲父、夫人迎至门外？”

管仲道：“宁戚大夫外出勘察，十分辛劳，特备薄酒一爵，为大夫接风。大夫能到敝府，四壁生辉，管仲岂有不迎之理？”婧看着他们彬彬有礼、相互谦让，便笑道：“宁大夫请进！”

宁戚忙道：“不敢，仲父请。”

管仲礼让道：“大夫今日乃是贵客，请！”

隰朋笑道：“看来今天虽是家宴，但礼仪不亚国宴，还是我这大司行来安排吧，宁大夫，请！”

宁戚向管仲打恭作揖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！”走进门去。

一进门，照壁迎面，色彩艳丽。宁戚看了一眼，然后步入厅房。厅房里豪华气派，左侧设有反坫，上面摆满了金玉之器，光彩照人。宁戚审视片刻，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

管仲招呼宁戚、隰朋道：“二位请坐。”

宁戚与隰朋坐于案几前。宁戚微笑道：“早就听说相府有照壁反坫，这些都是帝王摆设之物，仲父敢为天下先，今日领教。”

管仲扬眉一笑说：“照壁、反坫，世人视为奢品，非君王莫能设，可管仲喜欢它们。

对此，宁戚大夫有何感想？”

宁戚道：“宁戚以为，仲父喜爱，设照壁、反坫，不算奢侈，也无可非议，好比有人喜欢宝车华辇，也有人喜欢安步当车，只要能到达目的地，就

可以投其所好，不必拘泥。”

管仲笑道：“看来，宁戚大夫是喜欢安步当车了？”

宁戚也笑道：“安步当车，不亦乐乎！”

侍人端酒、肴之类走进来，分别置于每个人的案几前。婧亲自为宁戚、隰朋、管仲斟酒。

管仲端起酒爵，说道：“狽山脚下，闻宁戚歌声，管仲心中即已引为知己。结果，主公举火授爵，宁戚成为我大齐大夫，千里有缘，三生有幸，管仲敬大夫一爵水酒！”

宁戚也端起酒爵，感激地说：“宁戚由一名贩牛之徒，一变而为齐国大夫，世人都说吉星高照，可宁戚知道，没有仲父哪有宁戚。水酒一爵，表示宁戚无限敬意。”

隰朋端起酒爵，笑吟吟地说：“宁大夫确实吉星高照，我隰朋跟随仲父这多年，也未受到过如此礼遇。来，为实现仲父倡导的改革大计，干！”

三人边吃边喝边说，谈得十分投机。

宁戚说：“这一个月的勘察，收获颇丰。仲父的相地衰征之策，绝大多数农人都齐声拥护，只要消除阻力，定能全面推行。”

管仲兴奋地说：“宁戚大夫此言极是。这些年，齐国百废待兴，可人才不足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捉襟见肘呀！”

隰朋弦外有音地说：“凡事总得有人去做，计策再好，没有得力的人去干，也会落空。仲父为国事忙得焦头烂额，操碎了心，有了宁戚大夫相助，是苍天有眼啊！”

宁戚道：“宁戚有一建议，不知仲父意下如何？”

管仲忙道：“宁大夫有话请讲，管仲洗耳恭听。”

宁戚说：“现在，齐国还是木犁人耕。咱们大齐冶铁业如此发达，为什么不以铁犁代替木犁，以牛耕代替人耕呢？”

管仲听了，认真地想了想，以手击案道：“好，好哇！用铁犁耕的地比木犁要深；用牛耕比人耕速度要快，好主意！好主意呀！宁大夫确实高人一着！”

宁戚又道：“宁戚已在铁匠作坊中订制了铁犁铧，从市场上买回了两头牛，可以进行耕地比赛，试试看。”

管仲马上明白了宁戚的意图，说：“宁大夫之意是通过比赛，让人们大开眼界，以便在齐国迅速推开？”

宁戚佩服管仲的精明，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

管仲开怀大笑，对隰朋道：“怎么样，大行官，从此，齐国要结束木犁人耕时代，进入铁犁牛耕，这可是利在国家，福在百姓的好事哪！宁大夫既然准备好了，事不宜迟，马上组织耕地比赛！”说着站起身来。

婧笑道：“相爷，这酒——”

管仲道：“啊，这场宴会还没结束，等耕地比赛后继续喝！”

三天后，在临淄城西门外的田野上，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耕地比赛。听说是管仲主持比赛，齐国朝野皆动，围观的人成千上万，黑压压一片。

阵势已经摆好。

一方是木犁头，四位年轻力壮的农夫一人一根背绳，另一位农夫掌着犁舵。

一方是铁犁头，一位农夫把两头牛套在犁上。

管仲看看一切准备就序，下令“比赛开始！”随着一声锣响，四名农夫抖擞精神，拉起木犁前进；铁犁的一方，也抖动鞭子，赶牛前进。人们齐声呐喊助威。双方前进三十步，便拉开了距离：牛拉犁翻起的土地又深又快，赶牛的人轻松地吆喝着，悠然自得；可拉木铧犁的四位年轻农夫却已累得浑身大汗气喘吁吁，耕的地浅，速度也慢。

比赛地共一百步。人拉犁刚走了一半，牛拉犁已到了地头，往回返了。比赛结束，牛耕比人耕，速度快了一倍，深度也深了一倍。

农夫们欢呼雀跃。一位白胡子老农对管仲说：“仲父主意真高，今日叫俺开了眼界，回去俺就买牛，打铁犁头，这真是为俺百姓着想的好事，谢谢仲父啦！”

管仲指着宁戚道：“这主意是宁戚大夫出的，要谢得去谢宁戚大夫。”他对宁戚大声说：“宁戚大夫，快给大伙儿讲讲吧！”

宁戚清清嗓子，向众人大声说：“大家都看到了，刚才人拉木犁翻耕地大大落后于牛拉铁铧犁。咱们世代代种庄稼，总是凭一身筋骨，汗滴禾下土。如今，咱有了牛耕，有了铁铧犁头，筋骨可以轻松轻松啦，庄稼也会种得比过去好了。还有君上和仲父为大家定的相地衰征大计，大家的劲头鼓起来，明年一定会大丰收。大家说，我说的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宁戚大夫主意太高了！”人们振臂响应，欢呼雀跃。

管仲沉浸在欢乐之中。这场比赛胜过一百个文告。从大家欢欣鼓舞的情绪中，他看到了齐国农业的希望。他决定回去就安排负责冶铁的百工，立即按宁戚的设计图大量制造铁铧犁头。正在这时，他看见宁越向他走了过来。

“仲父！这场闹剧征得主公同意了吗？”

管仲一听便来了气，他看着宁越，尽力抑制住自己，道：

“勿须向主公禀报。”

宁越看了宁戚一眼，问道：“仲父，这就是宁戚吧？”

管仲道：“正是。这场比赛就是宁戚大夫提议的。”又对宁戚道：“宁戚大夫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大司农宁越大夫。”

宁戚急忙施礼：“参见大司农。”

不料宁越置之不理，手捋胡须，冷眼看了一下宁戚，仰天大笑，然后对管仲道：“仲父，老臣无能，想不出这些花花点子，但身为大司农，尚懂得稼穡耕种。自神农以来，耕种稼穡全凭人力而为，即使尧舜也概莫能外。如今，哪个梦呓之徒破天荒想出了个牛耕，岂不让天下人笑话！”

管仲冷笑道：“可眼前的事实是，牛耕确实比人耕省时省力，且耕地质量高，速度快。”

宁越大声道：“仲父，老夫必须申明，这是在向土地作孽！老臣不许牲畜践踏我大齐黄金土地！”说完，他抖抖胡须，气咻咻地转身就走。

隰朋在一边憋了一肚子气，说道：“哼，以老卖老，老顽固！”

管仲拍拍宁戚的肩头，什么也没说，登上了车子。

#### 4. 宁戚上任大司田

管仲的车马直奔齐宫。他下了决心，宁越到了非撤换不可的地步了。

来到勤政殿，见桓公正在批阅奏章，忙上前施礼道：“参见主公。”

桓公起身道：“寡人已称相国为仲父，何必拘泥礼节？”

管仲道：“主公虽是抬举管仲，但君臣之份，管仲岂敢逾越？”

桓公笑道：“仲父一向礼义尽至，倒让寡人惭愧。请坐！”

管仲与桓公共同落座。

“仲父有何事相商？”

管仲道：“伐宋归来，不知主公有何新的想法？”

桓公道：“不战而胜，乃仲父霸术要诀，寡人钦佩。”

管仲道：“此次伐宋，不战而胜，大功首先在于主公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寡人何功之有？”

管仲道：“主公慧眼识英才，举火授爵宁戚。致使宁戚一身胆魄，独闯宋宫，说服宋公从盟。士为知己者死，无主公知遇之恩，宁戚胆魄从何而来？”

桓公听着管仲的话，越听越舒服，脸上洋溢着喜悦之色，说：“宁戚确实不简单，有胆有识，卓而不群。此事让寡人感触颇深。匡世之才，未必都在宫廷府第；草莽之中，也多有藏龙卧虎啊！”

管仲听了，十分高兴，说：“主公这番话，臣大受教益。如今诸侯从盟，天下和睦，是治理内政的大好时机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齐国只有富足强盛，主公的霸主地位才能旷日持久。现在，主公颁布的‘三其国而五其鄙’大计，官山海大计，内政而寄军令大计、四民分处大计，农商并重大计等等，均已大见成效，国库充盈，百姓富业，可就是相地衰征大计没有很好地推行。”

桓公叹道：“宁越老啦！”

管仲道：“人老心也老，他对主公的相地衰征处处忤逆，墨守成规，死死抱住古人的信条不放。长此下去，齐国的农业很难有大的变化，农为万业之本，万万不可因为一个人而毁了主公的治国大计。”

桓公点点头说：“寡人也早有此意。只是谁来接替大司农呢？”

管仲道：“宁戚是最好的人选。他已搞了一个月的勘察，对齐国的农业情况已了如指掌。他发现用牛耕代替人耕，用铁铧犁代替木铧犁，功效提高一倍。重用此人，主公的相地衰征大计定能推行，齐国的农业会大踏步前进。”

桓公想了想，说：“寡人同意仲父所言，拜宁戚为大司农！”

在齐宫大殿，文武列班朝见。

齐桓公开口道：“今日到朝，寡人有事相告。从北杏之盟，柯地会盟到伐宋不战而胜，其间有劳诸位爱卿同心协力。但根本大计，在于仲父。仲父谋略，百不失一。寡人欲得天下，皆仲父谋略引导。故朝中内外一切大事皆由仲父料理。众爱卿有何启奏，须先禀于仲父，仲父定夺，寡人决无疑义。”

站在一侧的竖貂、开方，互相使个眼色面露无奈之情。

正在此时，只见髯须尽白、老态龙钟的大司农宁越大夫蹒跚而来。

宁越进门施礼道：“老臣年迈，姗姗来迟，望主公见谅。”

齐桓公道：“免礼，平身。”

宁越道：“老臣今日到朝，首当向主公道喜。”

齐桓公问：“寡人何喜之有？”

宁越道：“老臣道喜有三。闻听主公喜得公子无亏，此乃主公泽被后世之吉兆，此大喜之一；主公亲率大军出征宋国，不战而胜，宋国归于主公麾下，此大喜之二；这三嘛……”宁越看看四周，讥诮地说：“闻听主公出征途中，得一贩牛之徒，主公举火授爵，一跃为大夫，这贩牛大夫乃老臣前所未闻之事，也算朝中再添羽翼，此乃大喜之三。”

齐桓公面呈不悦之色，对宁越道：“宁戚大夫乃匡世之才，凭一身胆魄，浩然正气，只身进入宋宫，让宋国降服，如此经天纬地之才，与贩牛之事怎能相提并论？既是大齐朝中大夫，又何称贩牛之徒？”

宁越语塞道：“这……”

齐桓公正色道：“今日到朝，寡人尚有一旨颁发。如今，天下和睦，霸业初成，寡人之意在于富国强兵，一霸天下。寡人念宁越大夫年事已高，不宜再为国事操劳，该颐养天年，安享天伦之乐。今免去大司农一职，特此颁旨。”

这一消息使所有大臣感到惊讶。人们的目光纷纷投向宁越。宁越也被这突发而至的旨意惊呆。他稍一愣怔，随即出列道：“老臣虽年事已高，尚能为国效力，恳请主公多加体恤！”

说完，跪倒在地。

齐桓公继续说道：“宁戚大夫乃匡世英才，贫贱不移，威武不屈，精通桑麻五谷之道，又值风华正茂之年，自今日起，寡人任命宁戚大夫为齐国大司农，特此颁旨。”

这一接踵而至的消息，不仅再次让齐国众大夫震惊，连宁戚本人也属意料不到。他愣愣地看看齐桓公，又看看管仲，再看看跪倒在大殿中央的宁越，脸上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。

短短的一瞬间，他没有出列，而是站立在原地一动不动。

齐桓公大声道：“宁戚大夫，接旨。”

宁戚恍然如梦中醒来，急忙跪倒在宁越的一侧：“臣谢主公知遇之恩，唯恐力不从心，难以胜任。”

齐桓公道：“承前启后，新老交替，乃治国要素。二位大夫请起。”

宁戚道：“谢主公！”起身归班。

宁越跪倒不起，突然爆发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。这笑声让齐桓公、管仲、众臣都甚为诧异。他笑得恣肆、疯狂、悲怆，直到笑出两行老泪。他摇摇晃晃站起来，语无伦次地念叨：“新、老、交、替……哈哈……堂堂大司农，交给一个牛贩子……一个贩牛的……哈哈……”他走到宁戚面前：

“贩牛的……你懂桑麻……懂朝廷……你替了我……凭啥……凭唱歌凭赶牛？能当上大司农……哈哈……”

宁越边笑边把官袍礼带解下来，扔在大殿中央。再把冠冕摘下，扔在身后。他边扔边笑边往大殿下走。在走的过程中，他把周身的官服也脱得七零八落，丢在大殿的门口台阶上。

管仲目光追随着疯狂的宁越走出殿堂，走下台阶。在宁越的笑声里，管仲看到了一个苍老而又痛苦的背影……

## 5 . 严惩伯氏

宁戚上任大司农不到一个月，就办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就是把管仲的相地衰征进行补充修正，在荣辱柱上重新颁布。

这天正是大集之日，临淄大街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。齐宫午门外的荣辱柱是人们关心的地方，齐国人已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，城里的人每天都要到这里来看看，有什么新政策出台；城外的人进城，也都要到这里来，打听新鲜事儿。

侍卫官手持大锣，咣咣咣敲了一通，然后宣布：“今天有新上任的大司农宁戚大夫宣布相地衰征之策。”

宁戚手捧帛书，朗声读道：“仲父令曰：经君上批准，在全国实行相地衰征之策。

一、将公田按户分给百姓耕种；二、自即日起，对农田进行勘察，分

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按等级交纳租税；三、凡新垦荒地，免除三年税租，从第四年起，按等级交纳税组；四、全国百姓必须按法令照办，如有抗拒，以法治罪。”

宁戚说罢，由侍卫官将命令悬挂到荣辱柱上。百姓们纷纷涌上前来争看。

农人甲道：“这办法好，早该这么办了！”

农人乙道：“这下好了，我这种下等田的，可以少交点税了。”

农人丙道：“你那田是上等还是下等，自己说了不算，得官府定。

农人丁道：“这位新上任的大司农劲头挺大，看来，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。”

宁戚办的第二件事，就是严惩奴隶主伯氏。这伯氏是宁越的亲戚，他依仗后台硬，早就反对相地衰征。相地他不让，税他也不变，还在荣辱柱前煽动，公然诽谤相地衰征，说什么：“自古以来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如今却要瓜分土地，宰割王土，让奴隶获得自由，这岂不是无视王法，凌辱列祖列宗！还有，按土地好坏制定税收，没有贵族寒门之分，如此而来，贵者不贵，贱者不贱，堂堂齐国岂不抹杀了等级秩序！如此相地衰征，强迫纳税，我伯氏定当不从。”

半个月后，荣辱柱上又挂上了新告示：“查吕姓伯氏，仗势不法，骈邑三百，历年来偷漏租税，今经官府多次催促，仍抗税不交。为确保相地衰征大计的实施，决定没收其骈邑三百亩！”

查处伯氏之事，在齐国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。百姓们奔走相告，那些怀疑相地衰征的人也不动摇了，相地衰征之策进展很快。当然也有反对的人，上卿高傒就是代表。他怒气冲冲地闯进宫中去找桓公。

桓公已有思想准备，处置伯氏之事也是他同意的。一见高傒的表情，便明白了八、九分，问道：“高上卿找寡人有什么事？”

高傒毫不客气地说：“老朽前来，有一句话想问，齐侯与周天子相比怎样？”

齐桓公一怔，答道：“小白岂敢与周天子同日而语。”高傒气愤愤地质问道：“浩荡乾坤，天子在上，身为诸侯，又岂能上欺天子，瞒天过海，举辅佐周室之名，行大逆不道之实？”

齐桓公一怔：“上卿所言，定有所指。”

高傒怒道：“老夫所指乃相地衰征之策！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此乃历代相传，亘古不变。而如今，齐国竟敢背道而驰，瓜分王土，猖獗狂妄，何以至此！再者，按田而税；使贵者不贵，贱者不贱，森严秩序，全然不顾，老朽要问，天下是周天子的天下，还是齐侯的天下？”

齐桓公听到这里，沉吟不语。

高傒更加愤慨，继续斥问道：“老朽再问，齐国是齐侯的齐国，还是管仲的齐国？”

齐桓公冷静下来，对高傒说：“上卿息怒，容小白一一叙来。管仲乃大齐相国，行过典礼，名正言顺。所献军国大计，万无一失，寡人称之仲父。如今国事交给仲父，乃君臣相互信任，小白不知有何非礼非份？宁戚出身卑微，却胸匿大志，才具超人。唯贤是用，自尧舜之时即成风尚，又谈何不依古法？相地衰征，乃相国和大司农踏破铁鞋，殚精竭虑之结果，旨在振兴齐国，仓廩丰实。如此富国强民之策，又何乐而不为？”



高傒听着齐桓公的这番话，气得浑身颤动，胡子抖个不停：“当初，你偿还鲁国汶阳之田，丧失齐国颜面，老朽我一忍再忍；你兴渔盐，通商旅，本末倒置，老朽也未曾言语；如今你小白放纵无羁，越走越远，非但不听老朽劝谏，反而振振有词。在你眼里，还有什么天子，王道？老朽只怨自己，当初老眼昏花，怎就选定了你这么一位狂妄逆子即齐国君位！告辞！”

高傒说完，转身拂袖而去。

齐桓公望着高傒的背影，脸上浮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。

## 6. 伤兔诗

高傒的无理取闹，使齐桓公十分恼火。高傒身为监国上卿，只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，不顾国家的利益，太不象话。这些年齐国的变化有目共睹，他怎么就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！对于高傒的话，桓公反复进行了分析、推敲，如果有合理的成份，他是会采纳的。

因为不管怎么说，在齐桓公的继位问题上，高傒还是立了大功的。看来，他与高傒的隔阂已经很深了，归还鲁国的汶阳之田，他认为是丧失了齐国颜面；兴渔盐、通工商，他认为是本末倒置；提拔重用宁戚，他认为不合礼仪；相地衰征，他认为是瓜分王土，大逆不道……齐桓公越想越感到气愤。

竖貂见桓公情绪低落，便道：“主公，现在已到了狩猎季节，天高气爽，臣陪主公出去打猎好不好？”

蔡姬也十分赞同：“君上太劳累了，到山里打猎，对身体也有好处。”

桓公高兴地说：“好，明天就去！”又对竖貂吩咐道：“爱卿去告知仲父，就说寡人请仲父和夫人一起打猎，他太劳累了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太阳刚刚爬上东山，天空晴朗，万里无云，风和日丽，是个打猎的好日子。临淄城南门，涌出了一队人马。为首的一辆车上，坐的是身背硬弓的隰明和王子成父；第二辆车上，是竖貂和开方，开方臂腕上架着鹰，车后跟着四只猎犬；第三辆车上，稳坐着齐桓公和管仲；第四辆车是华丽的篷车，蔡姬和婧坐在里面；后面是一队全副武装的甲士，身背大弓，肩扛戟矛。

桓公兴致勃勃地对管仲道：“仲父长年为国事操劳，很是辛苦，也该休整休整了。”

今天咱们君臣一起打打猎，散散心，解解乏。”

管仲道：“难得主公有如此雅兴。”

桓公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相地衰征大计，尽管有人沸沸扬扬，可寡人主意已定，决不反悔！”

管仲道：“主公英明！无主公决策，相地衰征之策将难以践行。不过，对高上卿还要尊重为是，不可强顶硬撞。他想不通就让他继续想好了。但对那些拥有骍邑食田，抵制国策，抗税不交者，当严惩不贷，以儆效尤。”

桓公点点头道：“仲父所言甚是。像伯氏这样的人，有一个查处一个，决不迁就！”

前面来到山间盆地。开方安排兵士们从两边迂回到山坡上，形成包围圈，然后摇旗呐喊，把藏在山中的野兽轰赶到盆地中来。

公子开方手执弓箭，紧紧追随在桓公身旁。

一只狐狸向桓公方向奔来。

开方用手一指道：“主公，快射！”

齐桓公弯弓搭箭，一箭射去。箭从狐狸身边飞过。狐狸掉头逃窜。

桓公连声叹息：“可惜、可惜，让它跑了！”

开方又发现草丛中一只獐子，忙道：“主公，獐子！”

桓公一箭射去，獐子中箭，倒在地上。

开方笑道：“好箭法！主公真是神箭！”

桓公看看身后的管仲，管仲也射得一只獐子。

开方大声喊道：“主公，野兔，快射！”

桓公顺着开方指的方向一看，两只野兔飞快朝他跑来。他一箭射中一只，另一只野兔逃走，可它跑了不远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回头看着倒在地上的同伴。桓公又一箭射去，这只野兔也倒在草地上。

猎犬跑上去叨回野兔。桓公看了看，说：“这是只呆兔，它本可以逃走的，为何却又停下，被寡人射中了！”

管仲接过野兔，笑道：“是只雄兔，它本可以远走高飞，只是恋着雌兔，却误了自己的前程！”

已是中午时分了。

竖貂指挥侍从，把打来的野味架到火堆上烧烤。

桓公与大臣们围坐在一起，席上摆着烤好的野味，香味扑鼻。桓公端着酒爵，道：“来，寡人敬众爱卿一爵，大家辛苦了！”

管仲、隰明、王子成父等人一起举爵：“谢主公！”君臣一饮而尽。

桓公与大臣们咀嚼着野味，吃得又香又甜。他边吃边说：“今日围猎，寡人非常开心。开方大夫指挥有方，来，寡人赐你一爵！”

开方急忙接过爵，一饮而尽：“谢君上赏赐，只要主公开心，开方万死不辞！”

坐在桓公身旁的竖貂说：“开方大夫为了让君上尽兴围猎，他父亲去世都没有回家奔丧。”

桓公感动地说：“开方大夫爱寡人胜过自己的父母，忠心可嘉。来，寡人赐酒一爵！”

开方又一口喝干，道：“谢主公奖励，臣永远忠于主公！”

管仲看着开方，心里漾起一阵恶心，心里话：开方还算个人吗？简直禽兽不如！

这时，从另一座帐篷里传来悠扬的琴声和清脆悦耳的歌声。蔡姬抚琴，婧唱道：

“大风泱泱兮，天籁汤汤。

狡兔驰奔兮，对影成双。

追逐戏闹兮，恩恩爱爱。

一矢中的兮，雌兔命丧。

雄兔回顾兮，中箭身亡，

瞑瞑相视兮，丽影双双……”

桓公听了，问管仲道：“仲父，夫人唱的什么？”

管仲笑道：“这是民间流传的伤兔诗。”

桓公对竖貂道：“去告诉夫人，这歌声太伤感了，唱一首开心的！”

竖貂应声而去。

管仲意味深长地看了桓公一眼。这首歌词是管仲见桓公射中两只兔子后有感而发，顺口吟成的。婧只念了一遍，便套用现成的曲调唱了出来。管仲见桓公自伐宋归来后，一味地在后宫与宫女淫乐，常常一连几日不上朝，

耽心他沉缅于女色，所以想借伤兔诗劝谏。可桓公听不进去，他也只好做罢。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呀！

## 7. 蔡姬被逐

自从长卫姬生了公子无亏，蔡姬就感到背上似乎压了一盘磨。根据“大宗为翰，宗子为成”的古训，不论有多少夫人嫔妃，也不论是夫人，还是如夫人，谁生出第一个儿子谁就确定了母后的地位。她感到忧虑，又感到悲哀。本来，她前面的王姬、徐姬相继病逝，三位夫人只剩下她一个，这国母地位已是不可动摇的。可谁料长卫姬先声夺人，少卫姬的肚子也明显地凸了起来。她恨自己的身子不争气，埋怨齐桓公和她同床次数太少。桓公太好色了，后宫美女如云，已经一千零六位了，可竖貂还是不断地往里输送。

十六、七岁进宫，二十五岁就逐出宫去。有许多姑娘根本没见到桓公是什么模样。也难怪，就是一天一个，也得三年轮一回。她越想越烦恼，如果后宫没有这么多丽姝佳人，她也许早就怀孕了。

桓公也已觉察出蔡姬的苦恼。说实话，他最喜欢的还是蔡姬。她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知书达礼，懂音乐，她给了桓公别人无法代替的欢乐。桓公也希望蔡姬能早生个儿子，这样才能名正言顺。可年复一年，蔡姬老不生产，他也没有办法。退朝归来，见蔡姬独自坐在窗前，对着宫外逍遥湖水出神，便轻轻抚摸着她的肩头，说道：“夫人，怎么一个人在这里闷闷不乐？”

蔡姬就势依偎在桓公怀里，两行清泪流了下来。

桓公掏出手帕轻轻把蔡姬的眼泪揩去，仔细地端详着她的秀发，她的面容，道：“夫人不必伤神。苍天有眼，能让夫人早生贵子，这太子之位是寡人说了算！”

蔡姬破涕为笑，掩饰道：“君上知道贱妾为什么伤心吗？”

桓公道：“说与寡人听听。”

蔡姬道：“贱妾是想家了。贱妾嫁到齐国，转眼十个年头了，只回过一次家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这好办。过些日子，寡人派人护送夫人回家省亲就是了。”

蔡姬指着窗外碧波荡漾的湖水说道：“妾的家乡到处都是水。一见到水，就想起家乡的亲人。”

桓公道：“夫人，寡人陪你到逍遥湖荡舟如何？”

蔡姬眼一亮，高兴地搂住桓公亲了一下，道：“谢谢君上。”

桓公与蔡姬来到逍遥湖上，四周连个人影也没有。秋水碧绿，清澈见底。蔡姬熟练地解开拴船的绳索，象一只飞燕轻盈地跳到船里。向桓公张开双臂：“君上，下来呀。”

桓公自幼怕水。他也想学着蔡姬的样子往船上跳，可又不敢，进一步，退三步，逗得蔡姬格格笑个不停。蔡姬跳上岸，把绳索牢牢栓在桩上，笑道：“来，贱妾扶着君上登船。”

桓公下了很大决心，扶着蔡姬迈到船上，船身一晃，吓得他赶紧坐在船板上。

蔡姬上岸解开绳索，轻身跳到船上，娴熟地摇着桨，小船飞一样向湖心驶去。

“夫人，慢点儿，寡人头晕。”桓公两手紧紧抓住船帮，连声说。

“不要紧的，君上别怕，有妾在此，保君上安然无恙。”蔡姬停止摇桨，坐到桓公身旁。

桓公见蔡姬开心了，锁着的眉头舒展开了，心里也很高兴。他把蔡姬拥在怀里，摸着她飘柔的秀发，问：“夫人，快乐吗？”

蔡姬娇媚地说：“象现在这样多好啊，就贱妾和君上两个人，亲亲热热拥抱在一起。”

秋水粼粼，碧波漾漾，蓝天如洗，白云如丝……”

桓公笑道：“哎，夫人作诗呢。”

蔡姬道：“贱妾不光作诗，还想跳舞呢！”说着，从桓公怀里站起来，嘴里哼着乐曲，翩翩起舞。

船身随着蔡姬的舞步，左右晃动。

桓公吓得连忙抓住船帮：“夫人，不要跳了，寡人害怕。”看着桓公那紧张的样子，蔡姬格格直笑：“君上七尺身躯，伟岸丈夫，哪能怕水！”说着，双脚故意左右轮番用力，船身更加急剧地摇晃起来。

桓公吓得脸都变了色，喊道：“别闹，快停下！寡人要生气了！”

蔡姬很少有这么开心的时候，她一边晃着船，一边向桓公伸出手：“君上，你抓住妾的手，就不会害怕了。”

桓公欠起身，把手伸给蔡姬，船一晃，桓公失去了平衡，“扑通”一声跌进湖中。

蔡姬大惊，纵身跳入湖中，把桓公托到船上。

桓公大怒，喝道：“靠岸！”

蔡姬急忙摇桨，轻舟靠岸，又跳上岸拴好绳索，把桓公扶到岸上，跑下谢罪道：“君上，贱妾失礼了，君上赶紧换衣服，以免……”

不等蔡姬说完，桓公一挥手将蔡姬拨拉到一边，怒气冲冲而去。

蔡姬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后悔莫及。

桓公回到寝宫。长卫姬一见他浑身是水，大惊道：“君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桓公怒气冲天，吼道：“问什么？更衣！”

长卫姬急忙对宫女喊道：“还不快给君上更衣！”

两宫女搀扶桓公走进内室。

换好衣服出来，桓公一连打了几个喷嚏。长卫姬已命宫女准备好姜汤，桓公一口气喝了个光，这才大声道：“气死寡人也！”

竖貂火上浇油走进来，在桓公面前扑通一声跪下，道：“臣该死，没有保护好主公！”

长卫姬问道：“主公到底怎么啦？”

竖貂道：“是夫人将主公从船上颠入水中。”

长卫姬道：“夫人怎么能这样！秋深水凉，把主公冻坏了怎么办？”

竖貂火上浇油道：“主公对夫人那么好，她却对主公大不敬。”

长卫姬心头一喜，蔡姬啊蔡姬，这个麻烦可是你自己惹的。看来，这第一夫人的宝座是非我莫属了，便弦外有音地说：“蔡姐姐这不是欺君吗？主公乃一国之主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……”

桓公一拍案几，吼道：“别说了，气死寡人了！”

长卫姬对宫女大声道：“快，摆酒，给主公压惊！”

蔡姬别提多后悔了。今日她自己也不知怎么了，怎会干出这种事情来，看来，她是高兴过了头，乐极生悲。桓公陪她荡舟，这是这些年来第一回，她喜不自胜，乐不可支，以至于忘乎所以。她知道桓公怕水，她只是想逗桓

公玩乐。她急急忙忙回宫换了衣服，赶到桓公寝宫来请罪。不料，却被站在门口的后宫总管竖貂挡了驾。

竖貂对蔡姬早就怀恨在心。这位如花似玉的夫人和他总有点过不去。她对管仲处处尊让，唯命是从，在桓公耳旁吹了不少风，可对竖貂总是冷眼相看，从来没认真说过一次话。要不是桓公特别钟爱，他早就给她颜色看了。现在机会来了，桓公大发雷霆，火冒三丈，再加上他和长卫姬一唱一合，更使桓公怒不可遏。他估计蔡姬肯定会来向桓公请罪，所以，早早出来候着，一见蔡姬那副焦急又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心里一阵得意，把面孔一板，冷冷地说：“主公有令，谁也不见！”蔡姬一惊，问道：“怎么，竖貂总管，连我也不能进去？”

竖貂冷笑道：“主公正在生气，下令任何人不准进去！”

蔡姬无可奈何，对竖貂道：“请总管代我向君上问候，请罪。”

竖貂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夫人的吩咐一定照办。夫人请回吧。”

竖貂见蔡姬一走，便返回宫中。

桓公怒气稍平。问道：“可是夫人来过？”

竖貂摇摇头，答道：“夫人正在弹琴自乐。”

桓公大怒道：“什么？她连向寡人陪罪都不肯？岂有此理！

明天把她送回蔡国去！”

竖貂连忙应道：“臣遵旨！”

竖貂为了防止夜长梦多，桓公变卦，又怕一旦蔡姬见了桓公，一番柔情蜜语，暴露了他的阴谋，离开桓公，便直奔蔡姬宫中，一边走一边在肚里偏词。

蔡姬正独自垂泪，黯然神伤，见竖貂大步闯了进来，急忙起身迎接。

竖貂一反常态，盛气凌人地大声道：“夫人接旨——”

蔡姬预感不妙，连忙跪下候旨。

竖貂道：“蔡姬大逆不道，晃舟致寡人落水。寡人不容，速遣返回蔡国！”

蔡姬大惊，怀疑地看着竖貂，问：“总管，我真地不能再见君上一面吗？”

竖貂道：“不行，主公不愿见你！令我立即将夫人遣返蔡国。车已备好，请夫人上车！”

蔡姬绝望了，泪水流了下来，她恨桓公太不近人情。十几年夫妻，就因为这么一点事情，反目驱逐。她什么也没带，只把那条龙凤带扎在腰间，便随竖貂出门登车而去。

蔡姬的车刚驶出临淄城门，后面四辆马车疾驶而来，第一辆是篷车，后面三辆是战车。

蔡姬一见是管仲和婧坐在车上，忙令停车。车未停稳，她便纵身跳下车来。

管仲与婧从车上下来。婧抱住蔡姬大哭：“姐姐！”

蔡姬悔恨交加，泪水断线似地滚下来：“妹妹！”

管仲伤感地站在一旁，道：“唉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真是意料不到。”

蔡姬止住哭，道：“仲父，我要走了。仲父要尽心辅佐君上，也要保重身体……”

管仲道：“夫人放心，且回去住些日子，等君上回心转意，我亲自去蔡国接你。”

蔡姬感激地说：“多谢仲父。但愿君上早日回心转意。”

管仲回头吩咐一名武将：“你们护送夫人回国，一路小心伺候，不准出一点差错！”

武将应道：“仲父放心。”

蔡姬对婧道：“妹妹要好好照顾仲父，齐国全靠仲父了。”

婧含泪道：“姐姐放心，姐姐要多多保重！”

蔡姬上车，驭手挥动长鞭，车轮辘辘滚动起来。

三乘战车尾随护送。

蔡姬在车上向管仲和婧频频招手。

## 第六章 兄弟情深

### 1. 市场巧遇

管仲有个习惯，好逛市场。只要一有闲暇，便带上两名侍卫，到市场上泡，一泡就是半天。许多治国之策，就是在观察市场之后形成的。送走蔡姬之后，他心中有些烦乱，便与婧弃车而行，来到了市场上。

临淄的市场好大好大，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，真可谓摩肩接踵，连袂成荫，挥汗如雨。透过市场，可以看出临淄一派百业兴旺、经济发达的景象。

管仲与婧拥挤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，兴致十足地看着，听着。

牲畜市场上，牛、羊、猪、鸡，样样俱全，还有猎人打来的獐、狍、熊、狼、兔、野鸡……种类繁多，人们或以物易物，或用刀币购买。

五颜六色的丝织市场更吸引人，各种颜色鲜美，图案精细的丝绸在阳光下放出耀眼光辉，更有卖主别出心裁，把织机也抬到市场上，年轻的织女“咔嚓咔嚓”地边织边卖。

齐国客商在这里流连忘返。婧很内行地摸摸丝绸，再看看织女的动作。

管仲笑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婧指指自己身上穿的衣服，道：“这些丝绸，与我母亲织的一模一样，那些织女的动作，也与我母亲毫无二致。”

管仲笑了，轻轻一拍婧的肩道：“那还用说，什么师傅什么徒弟嘛，看来，这位百工，我还是没有选错呀！”

婧娇柔地一笑：“相爷，没有你哪有母亲的今天。”

管仲回答道：“没有高堂，哪有齐国的丝绸。”

前面是叮叮当当的铁匠铺。炉火正红，各种农具摆在地上任人挑选。米市宛如一条长长的河流，麦子、谷子、高粱、大豆，一应俱全。最热闹的是肉市，卖羊肉的在架上悬一羊头，卖牛肉的在架上悬一牛头，以示货真价实。卖牛肉的人两只手各拿一块牛骨敲打着，边敲边唱：

“哎哎，齐国的国王真英明，

选准了相国名叫管仲，

管仲是神不是人，

他使齐国翻了身。”

婧高兴地捅了管仲一下，小声道：“听见了吗，相爷，那卖牛肉的唱得

真好听。”

管仲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小声回道：“有些言过其实。我哪是神哪，明明是人嘛！”

婧掩口笑道：“相爷是神，妾是啥？”

管仲玩笑道：“我是男神，夫人就是神女了！走吧。”

前面是耍杂技、玩把戏的、卖艺的，喝采声此起彼伏。

荣誉柱前的广场上，人们正在玩斗鸡。两只鸡斗得你死我活，不分胜负。一只鸡的冠子已被撕裂，滴着血，但仍斗志不灭；另一只鸡遍体鳞伤，鸡毛一片片被撕落，却仍昂然而立。

婧捂嘴细语：“相爷，人说羊狠狼贪，妾看这鸡比羊还狠！”

管仲揶揄道：“夫人高明，那就改作鸡狠狼贪好了！”

正这时，忽然离管仲不远的地方人群骚动，有人晕倒了。管仲拉着婧挤进去一看，不由大吃一惊。你猜晕倒在地是谁？他不是别人，正是鲍叔牙！

## 2 . 病榻真情

鲍叔牙身为亚相，负责官吏的举荐、考察、升迁、罢免，他这人一刹儿也闲不住，到处暗察暗访，惩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，更提拔了一大批贤才，使管仲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行。半年前，他向管仲提了个建议，想去各国巡游考察，管仲一拍即合，积极支持，征得桓公同意，鲍叔牙踏上了旅程。这一别就是半年，中间只捎来过一次信，以后就音讯全无了。管仲时时挂念，决定鲍叔牙如果再不回来，就派人查找。不料，今天在市场上见到了。

管仲令人将不省人事的鲍叔牙抬回相府，安排在他的寝室里，请来宫中御医，为鲍叔牙诊病。

御医把着鲍叔牙的脉，仔细地诊断，又用舌板撬开他的口，看看舌苔。

管仲在一旁急得走来走去，问御医：“鲍叔兄怎么样？他得的什么病？”

御医听而不答，兀自诊断，直到检查完了，才洗了洗手，对管仲道：“亚相过度劳累，风寒入里。不要紧的，吃几付药就会康复的。”说完，提起笔来，开了处方。

管仲立即派婧亲自把药抓来，又亲自熬好。婧双手捧着药罐进来，把药罐放在案几上，轻声道：“相爷，药好了。”

管仲俯下身来，在鲍叔牙耳边轻声呼唤：“鲍叔兄，你醒醒，你醒醒。”

鲍叔牙艰难地睁开眼，随即又闭上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仍旧混混沌沌睡去。

管仲坐在榻上，小心翼翼地将鲍叔牙搀扶起来，让他靠在自己怀里，从婧手里接过药罐，吹了几口热气，又用唇试试冷热，然后将药罐送向鲍叔牙唇边：“鲍叔兄，吃药，鲍叔兄！”

鲍叔牙的嘴唇颤动了几下，药汁流入口中。药还没吃下，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，口中的药汁喷吐而出，把管仲吐得满脸满身都是。

管仲顾不得擦拭，急忙给鲍叔牙捶背，等到他喘息平缓之后，重新给鲍叔牙喂药。

药喂完了，鲍叔牙仍混混沌沌睡去。管仲忧心如焚，坐在病榻前守候。

内侍走进，轻声禀报：“相爷，宾须无大夫求见。”管仲摆摆手，道：“朝中之事，由宁戚和隰朋大夫处理。”

内侍应声而出。管仲俯首悉察鲍叔牙病态。他伸出一只手，轻轻揩去鲍叔牙嘴边的药汁。

内侍将热气腾腾的莲子羹端进来，说道：“相爷，一天一夜了，粒米未进，又不曾合眼休息，夫人亲自熬的莲子羹，喝点吧。”

管仲摆摆手，双眼一直没离开鲍叔牙。

内侍恳求道：“相爷，让奴才在这里守候鲍太傅，相爷去歇息一会儿吧。”

管仲执拗地摆摆手，示意内侍离去。

婧走进来，关切地看看躺在榻上的鲍叔牙，问管仲：“鲍太傅病情可有好转？”

管仲摇摇头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婧端起案几上的莲子羹，尝了一口，对侍女道：“莲羹凉了，再去热来。”侍女端羹退出。婧心疼地摸着管仲的脸庞：

“相爷，为什么连妾亲手熬制的莲羹也不吃呢？”

管仲忧伤地说：“鲍叔兄不醒，我怎能吃得下，睡得着？我与鲍叔兄是手足兄弟，年轻时，我在楚国做过三次官，被罢免了三次，别人一提这事就说我无能，可鲍叔兄认为我鹤立鸡群，是楚王容不得贤才；我曾经当过三次兵，还当个小官，打了三次仗，全失败了，好多人骂我是胆小鬼，可鲍叔牙不这样看我，说我不是贪生怕死，而是因为家中有老娘亲；我和鲍叔兄作买卖，他出本钱，我出主意，挣了钱我要七，他要三，他不嫌我贪心，说因为我家贫；白水之滨，我射主公一箭，主公非杀我不可，是鲍叔兄救了我，没有鲍叔兄，我早已成为箭下之鬼；本来，主公继位，鲍叔兄是立了头功的，这相位非他莫属，可他却再三推荐，拱手把相位让给了我。没有鲍叔兄，哪有管仲？我是站在鲍叔兄的肩上，我欠他的太多太多了。鲍叔兄若有个三长两短，叫我管仲怎么活下去？如今鲍叔兄病成这个样子，他是为国为民操心劳累的呀！”管仲越说越激动，忍不住热泪夺眶而下。

婧也哭了，管仲这番话太感人了，人们把“管鲍之交”作为美谈，今天她才真正明白了这管鲍之交的真正内涵。

“相爷，你只知鲍叔兄不在，你无法活下去，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相爷不在，婧一天也活不下去。”

管仲回眸凝视着爱妻，正想安慰她，忽听鲍叔牙哼哟一声，管仲大喜：“啊呀，我的鲍叔兄，你可醒了！”

鲍叔牙睁开眼，怔怔地看着管仲，又看了看婧道：“我这是在哪儿？不会是做梦吧？”他挣扎着要坐起来。

管仲急忙搀扶着他坐起来，婧又拿个枕头放在他身后倚着。

“夷吾贤弟，赶快弄点吃的，饿死我啦！”

婧急忙从侍女手中接过刚热好的莲羹，吹了吹热气，双手递到鲍叔牙面前。

鲍叔牙接过来，三口两口就喝了个光：“还有吗？”

管仲笑道：“有的是，但一下子不能吃多了，慢慢吃。”

鲍叔牙定定地看着管仲，道：“怎么，夷吾贤弟，你的眼怎么那么红？”

侍女道：“相爷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，饭也没吃一口呢。”

管仲瞪了侍女一眼，示意她闭口。

鲍叔牙惊疑地：“怎么，我在这里睡了三天三夜？夷吾弟，你三天三夜



没吃饭，不睡觉？”

管仲笑道：“别说三天三夜，就是成年累月也不过是沧海一粟，何以报答鲍叔兄万分之一！”

鲍叔牙道：“那这三天的国事怎么办？你身为仲父相国，日理万机，可不能因为侍候我耽搁了大事。”

管仲道：“鲍叔兄放心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”

鲍叔牙看着管仲说道：“看你一脸倦容，眼窝都黑了，要注意身体，没你这位相国，齐国哪有今天？我这次出去转了半年，各国走了一圈儿，开了眼界。”

婧忙道：“话慢慢说，鲍叔兄这次病得不轻，等身体康复了，相爷再洗耳恭听，好吗？”

鲍叔牙看着婧，笑道：“好一个贤内助呀。弟媳妇，你的歌唱得好听极了，唱一个行不行？”

管仲笑道：“这个好办。来，夫人，我给你弹琴。”

婧笑问道：“鲍叔兄，唱什么？”

鲍叔牙想了想，说：“就唱那首黄鹄之歌吧。”

管仲弹起琴，婧且歌且舞：

“黄鹄黄鹄，網其羽翼，缚其长足，不飞不鸣笼中伏；

苍天有眼，大地有义，快快回家，妻儿泪眼等着你。”

鲍叔牙用手拍着案几，打着节拍，眯着眼睛，听得如痴如醉……

## 第一章 征山戎 伐孤竹

### 1. 震聋发聩

将近二十年的时间，在齐桓公的支持下，管仲呕心沥血，精心策划，大胆改革，改革内政、改革军政、相地衰征、官山海、盐铁专卖、通工商、边关开放等等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落实，使齐国大治，政治清明，百姓各得其所，安居乐业，齐国一跃而成为东方大国，具有任何其他诸侯国不可抗衡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。管仲的尊天子而令诸侯，称霸不用兵车的霸业大计，也使各诸侯国心悦诚服。自公元前六八五年，齐与宋、陈、蔡、邾五国于北杏会盟之后，又于公元前六八一年，齐、鲁在柯地会盟；公元前六八一年，齐、郑、宋、卫于鄆地会盟；公元前六七八年，齐、鲁、宋、卫、郑、许于幽地会盟；公元前六七一年，齐、鲁再次于扈地会盟；公元前六六七年冬天，齐、鲁、宋、郑、陈于幽地会盟，周惠王派王室卿士召伯廖赴会，赐命齐桓公为侯伯，确定了齐国的霸主地位。从幽地回到临淄，齐桓公神采飞扬，雄风勃勃，第二天就大宴群臣宣布喜讯。

齐桓公踌躇满志，得意洋洋地端起一爵酒道：“此次幽地会盟，周天子派王室卿士召伯廖，赐命寡人为侯伯，确认了寡人为诸侯国的领袖地位。这是寡人的光荣，是齐国的光荣，也是仲父和诸位大夫的光荣。为此，寡人今日设宴庆贺。来，诸位爱卿，为了感谢周天子的恩赐，大家干！”说罢，一饮而尽。

“谢谢主公！”大家一饮而尽。

桓公又端起酒爵对管仲道：“侯伯来之不易，没有仲父的治国方略，就没有齐国的强盛；没有仲父的霸策，也就没有侯伯。仲父之言，百不失一；仲父之功，可盖天地。”

为此，寡人决定，于小谷（今山东东阿）筑城，作为仲父采邑之地。来，寡人向仲父敬酒一爵！”

管仲忙道：“主公过誉了，主公对臣如此厚爱，臣不胜感激，齐国强盛，上有主公英明，下有众大夫齐心协力，主公为臣封小谷之邑，臣不敢接受！”

众大夫齐声说：“仲父为齐国立下齐天大功，应该得封！”

桓公笑道：“仲父不必推辞，寡人主意已定，来，大家一齐干了！”

桓公与众大夫一口喝干，管仲也只得干了。

桓公又举起酒爵，对鲍叔牙道：“寡人能有今天，首先要感谢寡人的师傅。这些年，亚相为振兴齐国呕心沥血，不胜操劳。这几个月又游历诸侯各国，阅尽天下大事，亚相辛苦，来，美酒一爵，寡人恭敬！”

鲍叔牙举爵道：“臣周游列国，浪迹天涯，所到之处，无不对大齐有口皆碑。主公仁至义尽，亲盟诸侯，扶贫济倾，匡正王道，乃先贤所为。天下臣民，交口称赞，颂歌盈耳。”

齐桓公听得心花怒放。

鲍叔牙又道：“臣这次离开齐国不到半年，可回来一看，只觉耳目一新，但见车水马龙，摩肩接踵，五行八作，百废俱兴，大齐之地，无乱鸟飞禽，而有凤凰献仪；无旱魃水魅，而有五谷丰登。此乃主公恩德点化，得天意，顺民心。”

桓公更加高兴，高高举起手中的酒爵，喜笑颜开，道：“亚相周游列国，走遍天涯，经多见广，敢对齐国如此溢美之词，寡人殊感荣幸，此乃天赐大齐洪福。寡人蒙仲父教诲，亚相点拨，受群臣协力，才得以如今之势。来，借此良机，寡人再敬诸位！”

群臣豪饮。

饮酒间，宁戚站起，来到鲍叔牙跟前笑道：“久闻亚相乃大齐勋臣，名播青史，特敬亚相，聊表寸心。”

鲍叔牙认真地端详宁戚，赞许地说：“宁戚大夫乃齐之栋梁，主公得之辅佑，是齐国幸运。前几天老夫路过牛山，还听到牧童、农夫们赞美大夫的山歌。”

桓公一听，十分感兴趣地笑道：“是吗，亚相何不唱来听听。”

鲍叔牙满意地看了宁戚一眼，笑道：“那好，老臣就唱唱。”

他清了清嗓子，唱道：

宁戚贩牛在犊山，  
举火授爵大司田，  
本是布衣桑麻客，  
一曲唱尽换朱颜。

桓公听罢，连声道：“好，唱得好！来，为亚相献歌大家喝酒！”

隰朋站起来，对鲍叔牙道：“久违亚相，隰朋特敬亚相美酒一爵！”

王子成父、宾须无、公孙湫、竖貂、开方等臣同起身，端爵道：“敬亚相！”

鲍叔牙激动地望着隰朋等人，道：“今日登上大殿，真令人激动不已。有主公这样的明君，仲父这样的贤相，众大夫如此同心同德，大齐天下无敌！”

来，为了齐国雄风常驻，干！”

桓公与群臣一齐喝干。

桓公大声道：“今日意气风发，当有鼓瑟相和歌舞相庆，来人——”

管仲起身打断桓公的话道：“主公！”

桓公看着管仲问道：“仲父何事？”

管仲道：“亚相行程万里，造访过名山大川，见识过芸芸众生，不妨让亚相尽兴而谈些奇闻趣事。主公与臣等且伴美酒，足不出户便可神游八方，岂不乐哉？”

桓公点头道：“仲父所言甚是，那就请亚相讲讲见闻吧！”

鲍叔牙起身道：“老夫今日登堂，见四壁辉煌灿烂，君臣喜笑颜开，无方寸之乱，无丝缕之忧。老臣非分，想说点弦外之音。常听人言，物极必反。如今齐国外盛内强，主公切不可高枕无忧，众臣切不可沉湎于美梦佳景。纵观六合，尚有东夷窥视大齐，戎狄觊觎中原，更有南方蛮楚，依仗汉江天堑，与我大齐匹敌。中原诸侯，虽也有北杏之会，鄆、幽之盟，可究其内心，却各怀芥蒂。和盟诸侯，仁义感化，不在一朝一夕。贵在以恒，贵在始终如一。齐国既施仁义，却又纳诸侯贡品，高高在上，颐指气使，礼节之数，有来无往。久而久之，必得诸侯反戈，望主公深思。虽说齐国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可天行无常，如遇淫风荡雨，颗粒不收，国内无备，秋贮耗尽，齐国岂不重蹈穷途？昨日老夫见市井臣民，挥金如土，不事节俭，趾高气扬，一味炫耀。日久天长，必成骄纵淫奢，一败国风，二伤国力。由是观之，老臣斗胆妄言，臣愿主公不忘出奔莒国，兵败长勺；愿仲父不忘槛囚之客，荣辱柱上曾有生死较量；愿宁戚不忘贩牛山下，朱颜华贵不忘衣衫褴褛；愿众大臣不忘盔甲在身，却难抵曹沫手剑相劫……河满则溢，月盈则亏，齐国骄傲，霸业必毁一旦。老夫谗语妄言，主公宽恕，众臣体恤。”

大殿上一片静寂……

桓公若有所思的脸上盘桓着淡淡的不快。

群臣互使眼色，表情各异。隰朋、宾须无、宁戚以为然。

竖貂、开方等嗤之。

桓公略显尴尬地举了举手中的酒爵，道：“大家同饮，同饮！”

管仲抓住时机，道：“主公，鲍叔之言发自肺腑，难得一片真诚。今日君臣聚会，一醉方休，何不用韶乐虞舞，以享时光？”

桓公一拍即合，道：“对！起舞！起舞！”

随着乐声响起，舞女们上殿翩翩起舞。桓公脸上复现了笑容。

## 2 . 战略调整

退朝之后，桓公把管仲召到内殿。

桓公心中不快，劈头问管仲道：“亚相今日是怎么了？”管仲道：“亚相的脾气，主公还不了解？他就是这么个人，心直口快，心里怎么想，口里就怎么说，前些日子他患病时，把臣也骂了一顿。”

“怎么，他还骂你？”桓公似乎不太相信。

管仲笑道：“是骂了我一顿，骂我生活太奢侈，骂我家里有照壁，骂我堂上有反坫！”

不过，他越骂我越高兴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他骂我就是爱我，骂得越痛，爱得越切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真难得管鲍之交啊！”

管仲正色道：“不过，亚相在大殿上的一番言语，确实发自肺腑，出自一片真诚。

臣心中早就耽心一件大事，需要主公认真考虑。”

桓公忙问：“什么大事？”

管仲道：“现在，主公是天下公认的侯伯，中原诸侯各国基本安定，但却不稳固，尤其是中原四周并不很安宁。东夷还稍好一些，离齐国近，不会出大乱子。可西方的山戎，北方的赤狄，南方的荆蛮，不断地侵扰中原各国。如果不对夷戎狄蛮的侵扰予以打击，那中原各国就不会安宁，主公的侯伯地位也不能牢固。”

桓公赞许道：“仲父所言极是，寡人的方略是应该作出重大调整了。”

管仲道：“过去，中原各国互相争斗，没有统一的意志，现在情况不同了。主公身为诸侯领袖，就不能不管不问了。好在齐国兵强马壮，完全有力量对付狄蛮。”

桓公击掌道：“寡人把尊王称霸调整为尊王攘夷，仲父以为如何？”

管仲想了想，道：“好，主公英明，尊王攘夷，太好了，要高高举起这面旗帜！”

桓公拍案而起，道：“仲父所言甚合寡人之意，依仲父之见，尊王攘夷的第一步该从何开刀？”

管仲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山戎入侵燕国十分火急，昨晚燕侯派使者来齐告急。”

桓公思索了一会儿，道：“燕庄公盛气凌人，与我大齐素不往来……”

管仲道：“燕使求救，这不是不请自来了吗！齐国一出兵，一可让燕庄公感恩于齐，从盟于我，重修昔日召康公之政，尊周室，敬天子；二可长驱直入，一举歼灭山戎，免我中原骚扰。主公既为盟主，此举责无旁贷。”

桓公下了决心，道：“仲父选定吉日良辰，出兵燕国，消灭山戎！”

### 3 . 救燕

公元前六六四年冬天。

浩浩荡荡的齐国大军，威风凛凛，斗志昂扬地开进燕国。

一面杏黄色的大幡赫然醒目：“侯伯”，另一面上绣着“尊王攘夷”。齐桓公与管仲身披铠甲同乘一车。

没等齐军到来，山戎已闻风而逃。留下的是燃烧不息的烟火，狼藉的土地，残破不堪的燕国城墙，以及城墙上那烧黑的歪斜的残缺不全的燕军旗帜，一片被洗动后的残败景象。桓公叹道：“山戎蛮横，让我中原遭此劫难，令人心痛！”

管仲道：“燕国城墙不可谓不厚，城门不可谓不坚，可一旦山戎燃起烽火，擂响鼙鼓，燕国便溃不成军，毫无招架之力，令人深思啊！”

桓公问道：“仲父所言，道理何在？”

管仲笑道：“燕侯不施仁政，骄横无道，人心涣散，纵有金戈铁马，也只能落到这般下场。”

古城门外，失魂落魄的燕庄公率领朝中大臣、众百姓，箪食壶浆，翘首以待齐军到来。昔日威风十足，以傲慢出名的燕庄公，如今再也端不住那不可一世的架子，一见齐桓公到来，当即跑倒在地，群臣、众百姓也一齐跪倒。

“无颜罪君，叩见齐侯。”

齐桓公急忙下车，搀扶起庄公道：“燕侯请起。”

燕庄公仍长跪不起，道：“寡人有罪，不敢。”

齐桓公看着燕庄公，心头掠过一丝得意的喜悦，问道：

“燕侯何罪之有？”

燕庄公羞愧满面地说：“身为一国之君，不能抵御外敌入侵，使生灵涂炭，此罪一；身为中原诸侯，不受天命，不从盟于大齐侯伯，此罪二；燕国有难，有劳侯伯亲率兵车千乘，不远千里，跋山涉水，此罪三。”

齐桓公面露喜色，心里话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他双手搀扶起燕庄公，道：“寡人受王室之命，扶危济倾，保卫中原，此乃天职。燕国有难，也是大齐危急，此所谓唇亡齿寒。”

燕侯请起。”

燕庄公起身。

齐桓公对跪在地上的群臣、百姓道：“诸位免礼，请起！”

众人齐声道：“谢齐侯！”

桓公问庄公道：“戎人现在何处？”

燕庄公答道：“戎人在燕烧杀抢掠已有数日，闻听侯伯驾到，昨日已闻风而逃。”

桓公志得意满地笑道：“不战而逃，戎人乃鼠辈。”

燕庄公奉承道：“侯伯声名显赫，戎人闻之丧胆。寡人令国人箪食壶浆，杀牲烹畜，犒劳侯伯和众将士鞍马劳顿。”

管仲问燕庄公：“山戎国距燕国多远？”

燕庄公不认识管仲，看了齐桓公一眼，答道：“山戎距燕有二百四十里。”

齐桓公春风满面，颇自豪地介绍管仲道：“此乃相国管仲，寡人拜称仲父。”

管仲拱手道：“拜见燕侯！”

燕庄公上下打量着管仲，道：“啊呀呀，久闻管相国乃匡世之才，今日得以相见，寡人不胜荣幸！”

管仲微微一笑道：“燕侯过奖。”又对桓公道：“主公，山戎得意而去，狼子野心未泯。穷寇不追，必然后患无穷。依臣之见，兵马可稍事休整，然后长驱直入，直捣山戎老巢。”

桓公道：“不灭山戎，中原不得安宁，寡人也于心不安。

只是这山戎之国，山高路险……”

不等桓公说完，燕庄公忙道：“侯伯欲伐山戎，为中原除害，寡人愿率本国兵马为先锋，冲锋陷阵，万死不辞！”

桓公道：“燕国已兵马困顿，寡人怎忍心让燕侯为先锋！”

燕侯愿为中原立功，可随后军，为寡人增壮声势。”

管仲献计道：“山戎国地形险要，有一计可使，离燕东去八十里，有一小国名叫无终，虽也是戎人，却屡受山戎侵害，可令隰朋大夫前去游说，说服无终国主为我军向导。”

桓公点头道：“好，就按仲父之计施行。”

燕庄公惊喜地看着管仲道：“管相国初来乍到，怎么对这方地理国事如此熟悉，寡人佩服！”

桓公自诩地说：“仲父神机妙算，可夺天工。”

管仲自谦道：“管仲不敢。”然后向王子成父道：“传隰朋大夫！”

#### 4．进军令支

北戎是一些少数民族部落。山戎乃是北戎的一个大部落，中心设在令支。山戎西边紧靠燕国，东南与齐鲁为邻。令支界于燕、齐、鲁三国之间。国主名叫密卢，此人生性横蛮，身材伟岸，英勇无敌。他依仗人强马壮，凭借山高地险，为所欲为，经常向周边中原诸侯国侵扰，所到之处抢劫财物，掳掠妇女，烧毁房屋。燕国离它最近，屡受其害。

密卢不仅骚扰中原，连他近邻的小部落也不放过，他以老大自居，不时向小部落要钱要物，稍不服从便以武力威胁。小部落也只好忍气吞声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这无终国就深受其害。因此，隰朋带着一万两黄金去劝其国主无终子共同剿灭山戎，无终于立即表示同意。并派大将虎儿斑率领骑兵二千，听凭齐桓公调遣。

齐桓公大喜，重赏虎儿斑，令其为开路先锋。号令全军，向山戎纵深进军。前进了近二百里，只见山路越来越狭窄，地势越来越险要，便问燕庄公：“燕侯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燕庄公与齐桓公、管仲同乘一辆战车，随时介绍情况，道：“此地名叫葵兹，是戎人出入的必经之路。”

桓公对管仲道：“仲父，山高路险，粮草、辎重行进不便，寡人欲将辎重分出一半，屯聚在葵兹。”

管仲道：“主公英明高见，可在葵兹休整三天，令士兵伐木筑土为关，令鲍叔牙把守，随时准备调运。病号、伤员留下，只选精壮人马，这样，无后顾之忧。”

桓公道：“就这么定了，仲父速去安排。”

#### 5．剿灭山戎

山戎主密卢早就听说齐桓公威名。所以，不等齐军到蓟门关，他就下令撤退。他认真地作了分析，齐军虽兵精马壮，但在山区却施展不开，且地形不熟，便成了盲兵瞎马。

如果这次打败齐军，那他就会名震中原了。

探子来报：“国主，齐军已到葵兹，正伐木筑关，屯聚粮草。”

密卢倒吸一口冷气：“这齐侯果然厉害，他把葵兹堵死，咱就无出路了！”

大将速买献计道：“国主，齐军远来，兵困马乏，乘其安营未定，立足未稳，咱们突然袭击，他必然措手不及。”

此计正合密卢之意，他在速买肩上猛击一掌，道：“好！”

将军可带三千骑兵，杀他个人仰马翻！”

速买得令，带领三千人马，来到离葵兹三十里处，选了一个山谷作为战场，这山谷是齐军必经之路。山谷四周埋伏好人马，专等齐军进入山谷。

虎儿斑带着人马，来到山谷。只见四周青山黑黢黢的，怪石嶙峋，地形险恶，便鸣锣号令停止前进。

速买心中着急，便带百名骑兵，杀向虎儿斑，引诱他进谷。虎儿斑不知是计，以为遇上了小股山戎兵马，便击鼓与之厮杀。虎儿斑手持一柄长把铁瓜锤，舞得流星一般，呼呼生风，对着速买迎头便打。速买挺着一杆大杆刀，对着虎儿斑砍来。两人你来我往，杀得难分难解。打了十个回合，速买虚晃一刀，领兵便退。虎儿斑率兵追击，刚到山谷中间，只听一声唿哨，四

下里立即鼙鼓声，呐喊声响成一片。只见四面山上冲下几千人马，将虎儿斑前锋兵马中间截断，使其首尾不能相顾。虎儿斑率领无终国二千兵马，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与山戎在山谷里杀成一团。虎儿斑虽身陷重围，但他知道后面大队人马即刻就到，所以心不慌，神不乱，手舞铁瓜锤，逢人便打，越战越勇。速买舞刀与其厮杀，两人锤来刀往，杀得天昏地暗。速买也知道，后面有大队齐军，因此不敢恋战，他卖个破绽，故意亮出空当，虎儿斑一见暗喜，举起铁锤狠狠朝速买的坐骑砸去。这一锤太狠太猛，速买一勒马缰绳，马头一闪，虎儿斑砸了个空，差点儿闪下马来，速买就势一刀，将虎儿斑坐骑的肚子划了一道二尺长的口子，那马的五脏六腑流了出来，倒在地上。速买指挥人马将虎儿斑捆绑起来。

正这时，齐军大队人马赶到。齐军冲进谷中，与山戎兵厮杀。那山戎兵哪是训练有素的齐军的对手。齐军五人一组，五十人一队，一层层推进，大将王子成父煞是英勇，箭射戈挑，戎人纷纷落马。速买见寡不敌众，唿哨一声，急忙撤退，也顾不上虎儿斑了。

三千兵马，死伤了大半。

虎儿斑一见桓公，忙跪倒请罪：“罪将虎儿斑不慎中计，请齐侯处置！”

桓公亲手扶起虎儿斑，安慰道：“将军虽身陷重围，仍能奋勇作战，壮志可嘉。胜负乃兵家常事，将军不必自责。”

虎儿斑复叩头道：“谢齐侯宽恕！”

桓公道：“将军真虎将也。虎将没有良马不行，来人，将寡人那匹追风马赐给虎儿斑将军。”

这追风马乃蒙古纯种马，又高又大，体肥膘壮，浑身赤红，闪闪发光。虎儿斑一见爱不释手，又叩头道：“齐侯如此开明大度，末将定带罪立功，万死不辞！”

齐桓公举起鼓锤，在战鼓上敲了一下。

王子成父拚命擂鼓，咚咚的鼓声震得山摇地动。

桓公采纳管仲的计策，步步为营，层层推进，保证后方牢固，联系畅通，前后照应。

大约前进三十里，来到伏龙山。

这伏龙山是山戎进退的咽喉之地，山势险要。一条小河缠绕，是个屯兵的好地方。

桓公下令在伏龙山上安营扎寨。王子成父、宾须无分别在山下安营，战车摆成一字长蛇阵。

密卢亲自带领速买，引着骑兵万余，来到伏龙山前。只见战车排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城墙，好象一道屏障，不觉一阵心慌。他已被逼到尽头，再往后已无退路。看来，只有决一死战了。他派速买带着人马到齐营前挑战，可齐军按兵不动，戎兵不等靠近战车，就被乱箭射回。他知道齐军不接战是休整兵马，作战斗准备。他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，进攻勇如猛虎，坚守稳如大山。他想从后方偷袭，可齐军的后方坚如磐石。他无计可施，在帐篷里搔首顿足，冥思苦想，终于想出了一计。

管仲在山上观察，见戎兵突然有了变化，兵马渐渐稀少，戎兵或躺或卧，口中高声叫骂。管仲冷笑一声，心中骂道：好个密卢小儿，敢在我面前耍诡计。索性来个将计就计，回头喊道：“虎儿斑将军！”

虎儿斑应声来到。

管仲指着山下乱七八糟的戎兵，对虎儿斑道：“将军不是要带罪立功吗？雪耻的机会来了，你可带一千人马，消灭这些戎兵！”

虎儿斑大声道：“未将遵命！”

虎儿斑回营，点起本国兵马，车城一开，飞奔杀出。

隰朋颇有点儿担心，对管仲道：“仲父，不要中了戎人的诡计。”

管仲笑道：“这是将计就计，隰朋将军，传令王子成父将军率兵从左边包抄，宾须无将军率兵从右边包抄，专杀伏兵。”

隰朋明白了，急忙传令下去。

密卢惯用之计就是设埋伏。他安排伏兵于两侧，只留少数人马在齐军阵前叫骂，以诱引齐兵。见虎儿斑领兵杀出，密卢十分高兴，自以为得计，一声唿哨，伏兵呐喊着从山上冲下来，不料正遇上王子成父和宾须无的人马，一阵大杀大砍。戎兵措手不及，被杀得七零八落，大败而回。齐军未伤一兵一卒，而戎军却死伤了上千人马。

密卢黔驴技穷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在帐篷里团团转。

速买想出了一个计策，对密卢道：“国主不必惊慌，臣有一计，可破齐军。”

密卢急不可待地问：“有啥好计，快快说来！”

速买道：“齐军再往前进，必然经过黄台山谷，这黄台山谷又窄又高，国主可派人用木头和石头将山谷横堵起来，外面挖一条深沟，使其寸步难行，加上重兵把守，齐军就是有一百万人，也难越黄台山谷一步。

密卢大喜，连称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

速买又道：“臣还有一计，现在齐军重兵屯于伏龙山。伏龙山没有山泉，吃水全靠濡水，国主可填土筑坝，将濡水截断。齐军的粮草再充足，可无水喝，肯定撑不过十天半月。无水，军心必乱。国主可派人去孤竹国求救兵，这样可稳操胜券。”

密卢悬着的一颗心似乎落了地，忍不住眉开眼笑，道：“好你个速买小子，不但有勇，而且有谋呀！你怎么不早说，害得我这几天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马上派人堵谷截流，让齐军乖乖地给我滚回去！”

管仲见戎兵被打退后，一连几天不见了动静，心下怀疑，便派探子前去打听，获知黄台山路已被堵塞，且有重兵把守，急忙向桓公报告。

桓公立即召集众大将商讨破敌之计。

管仲问虎儿斑：“虎儿斑将军，从伏龙山到令支，只有黄台山谷一条路吗？”

虎儿斑道：“从伏龙山到黄台山不过十五里路，这黄台山是令支的最后的一道关卡，一过黄台山就可以直捣令支老巢。如果再寻别的途径，就得绕道西南，到芝麻岭，再从芝麻岭奔青山口，然后再向东转数十里，才能到达令支，这就远多了。而且，一路山高路险，车马不能通行。”

管仲道：“看来，只有闯黄台山谷这一条路了。”

正商量着，牙将连挚跑来报告：“回禀主公，大事不好，戎人密卢派人在濡水上游筑坝断截水流，且派重兵把守，军中已无水了！”

桓公大惊，几万人马如果没有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隰朋道：“主公不必着急，臣见伏龙山青松翠柏，山势极旺，定有山泉。臣听说蚂蚁都选下方有水处建穴，可找到蚁穴处往下深挖。”

桓公传令道：“立即选取蚁穴，凿山取水，先得水者重赏！”



隰朋又道：“蚂蚁冬天怕冷，往往在山南坡建穴；夏天怕热，在山北坡建穴。现在是冬天，可到山南坡寻找。”

军士们按照隰朋的话，在南山坡果然找到了蚁穴，下挖不到五尺，便见清澈的山泉。

桓公急忙前去察看，但见山泉喷涌，水势极旺，清凉甘甜，说不出有多高兴，对隰朋道：

“隰朋可真是圣人啊！”

管仲笑道：“主公，为念隰朋寻水之功，臣建议此泉命名圣泉。”

桓公连连称道：“好，好！就叫圣泉，在泉旁刻石，昭示隰朋之功！这山名也一并改了，就叫龙泉山！”

管仲道：“圣泉一出，密卢必定心慌，可趁机一鼓歼灭之！”

说着，附在桓公耳边说了一通。

桓公听了，连声叫好：“仲父所言，百不失一，依计行事！”

按照管仲的计策，由宾须无率一支人马，明着说是回葵兹取粮草，其实是由虎儿斑带路，轻装向芝麻岭进发，六天时间到达营台山后边，从后突袭。由牙将连孳率二千人马到黄台山谷挑战，作出强攻的姿态，使密卢不生疑心。

密卢从听了速买之计，填沟断流以为高枕无忧，与速买等整日饮酒作乐。听说齐军凿山而得圣泉，大惊失色：“齐侯难道有天神相助吗？”

速买道：“齐军虽然有水，然长途跋涉而来，粮草必然跟不上，只要咱们死死守住黄山谷口，坚守不战，不出一个月，齐军自然退去。”

密卢也无良策，下令守关戎兵，坚守阵地，不准出战。

第六天一早，齐军大举进攻。只见齐军将士，人人背一草袋，冲到阵前将草袋填入壕沟，眨眼之间，壕沟已被填平。齐军呐喊着，直扑谷口，将堵塞山谷的木石拆除搬走。

密卢急忙亲自指挥戎兵坚守阵地，拚死抵抗，不料身后一声惊天动地的喊杀声，宾须无率军杀来。

密卢腹背受敌，吓得魂飞魄丧，知大势已去，不敢恋战，令支也不敢回了，弃了老巢，向东南方向夺路而逃。

宾须无率军追杀十余里，终因山路崎岖，戎兵熟悉地形跑得快，实在追不上了，才鸣锣收兵。

齐军开进令支。但见马匹军械、牛羊帐篷不计其数，全部充实齐军。被戎兵掳来的无数燕国妇女，哭哭啼啼奔向燕庄公，里边不少燕军士兵家属，相见抱头痛哭。

桓公下令：“不许滥杀戎人百姓，不许抢劫财物，不许强奸戎人妇女，违令者斩！”

戎人百姓见齐军威武，纪律严明，以为是天降神兵，纷纷杀牛宰羊，犒劳齐军。

管仲问一老者：“密卢逃奔东南，投奔哪国？”

老者答道：“肯定是去投孤竹国。孤竹国是东南大国，国主名叫答里呵，与密卢关系甚密，前几天密卢曾派人去孤竹国请求救兵，不想大军来得这么快。”

桓公问：“孤竹国离这儿有多远？”

老者答道：“大概有一百里路。从这往东南七十里，有一条卑耳河，过

了河就是孤竹国了。但路很难走，全是山路。”管仲对桓公道：“主公，孤竹国助纣为虐，应当进剿全歼！”

桓公下令：“大军休整三天，进兵孤竹国！”

## 6 . 答里呵凭险抵抗

再说密卢带着残兵败将，来到孤竹国，一见答里呵，便哭倒在地：“国主，令支国完了！”齐军依仗兵多将强，占我国土，掠我财宝，我与齐军誓不两立，不共戴天！望国主帮我一把，借我精兵五千，此仇不报，我密卢誓不为人！”

答里呵道：“国主不必伤心难过。前几天你来求救兵，我正想发兵，不料国主已兵败黄台山。国主放心，孤竹不是令支，单凭这条卑耳河，就叫齐军插翅难过。齐军过不了河，纵有天大的本领，也无济于事。等到齐军退兵之后，我和国主率兵追杀，把被齐军抢去的国土再夺回来还你好了！”

大将黄花元帅道：“这齐军中确实有能人，伏龙山能凿出清泉，天险黄台山能一举突破，确实非同凡响。”

密卢说：“听说有个叫管仲的，此人善能呼风唤雨，神机妙算。”

黄花点头道：“是了。早听说齐国出了这么一个人，要不，齐侯也当不上侯伯。国主要小心才是，不要重蹈令支国的复辙！”

答里呵哈哈大笑道：“元帅过虑了。俺才不管他管仲有多大能耐，不论是谁，只要到了孤竹，俺就叫他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！”

密卢奉迎道：“国主气盖山河，是咱北戎的首领，何惧中原小儿！”

黄花元帅看了密卢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令支国上万人马，不是转眼间化为灰烬？”

密卢狠狠瞪了黄花一眼，噎得说不出话来，憋了好大一阵子，才说：“那是我一时大意，让齐军抄了后路，不然……”

黄花元帅毫不留情地说：“不然，也不会变成丧家之犬，跑到俺孤竹国来！”

“你，你……”密卢气得手直哆嗦，倒不上气来。

答里呵朝黄花元帅一挥手，道：“好了！大敌当前，不要再瞎吵吵了！”

黄花道：“国主，卑耳河虽深，但乘筏就可以渡过，咱们——”答里呵打断黄花元帅的话：“俺已派兵把所有的船、筏全部集中起来，齐军连个筏也见不着！”

黄花道：“齐军能在山上挖出水，也能造出筏来，依臣之见，要派重兵把守河口，昼夜巡逻监视，不可一时大意。”

答里呵满不在乎地说：“齐军造筏，咱哪能不知道。多派点兵把守河口，注意点就是了。”

## 7 . 巧渡卑耳河

从令支到孤竹不足百里路程，要是在平原上，按齐军的行军速度，一天就可以到达，可在这里，真是寸步难行。只见山险路窄，怪石林立，草木丛生，一条盘山羊肠小道弯弯曲曲，别说是车辆，就是单人也很难通过。管仲叫军士取硫磺来撒到树上、草上，然后放火烧荒。一时间大火燃起，青翠的树木也烧得噼噼啪啪炸响，火光映天，烟冲牛斗。

转眼间，树木皆为灰烬。火熄之后，管仲令军士凿山开道。即使这样，因山坡太陡，装粮草辎重的车辆单靠马拉根本上不去，每辆车要十多名兵士前拉后推，十分费力。行军速度如蜗牛爬行。

管仲用了一夜时间，写了两首歌，教军士们唱。

上山歌：

山巍巍呀路盘盘，  
树挡路呀石为栏。  
行贼寇呀保中原，  
我驱车呀登高山。  
山再高呀全不怕，  
踏破青山我当先。

下山歌：

上山险呀下山难，  
车难移呀轮如磐。  
克令支呀灭孤竹，  
不险不难非儿男。  
踏平北戎呀天下太平，  
功德无量呀世留英名！

这两首歌不出两天时间，全体将士都会唱了。军士们唱着歌行军，顿觉脚步轻盈，劲头十足。踏着铿锵的节拍，军士分外精神，速度大增。特别是那些推车的军士，边推边唱，你唱我合，同心齐力，轮转如飞。

桓公高兴地道：“寡人今天才懂得，一支歌竟有这么大的力量！”

管仲笑道：“当年臣从鲁国返回齐国时，臣料定鲁侯会听施伯之言，非杀臣不可，便作鸿鹄之歌鼓舞军士，军士们越唱越带劲，忘记了酷暑，忘记了疲劳，才使臣顺利回到临淄。

否则，臣恐怕早在鲁国变成泥土了。”

桓公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人一唱歌就会忘记疲劳呢？”

管仲答道：“人是由躯体和精神组合而成。躯体劳累不是真劳累，精神劳累才是真劳累。如果躯体劳累了，而精神愉悦，那么人就会忘其劳累了。”

桓公赞同地点头。

燕庄公佩服道：“管相国真乃神人，通天通地更通人呀！”

大军翻过了一山又一山，行进到一座岭上，只见前面人马车辆拥挤不前。齐桓公、燕庄公、管仲一齐前往察看，只见两边石壁刀削一样直立，中间一条小路只能通过一人一马，车辆根本无法通过。幸好山戎未曾在此设防，管仲擦把冷汗道：“天助我也！如果戎人在此埋伏，对我可就大为不利了！”

燕庄公道：“过了这道岭就是卑耳河了。”

管仲对齐桓公道：“主公，反正车不能渡河，何不就屯军山上，使人探明水势，然后进兵。”

桓公下令：“兵屯山上待命，探明水势后轻装过河。”

虎儿斑带领人马前去探水，回来禀报：“主公，下山不到五里，就是卑耳河，河水宽而且深，竹筏全部被戎主抢走。河下游三里处水面虽然宽，但水深不过膝。”

燕庄公惊疑道：“探得可准？寡人从未听说卑耳河有浅处可过，都是乘筏而渡。”

虎儿斑道：“末将亲自下河试过，水底好象一道宽墙，一次可通过十人。”

管仲问道：“河对岸可有重兵把守？”

虎儿斑道：“有兵把守，但人不多。”

桓公又问：“这里离孤竹城还有多少路程？”

燕庄公答道：“过河往东走，先到团子山，再到马鞭山，再到双子山，大约三十里。”

过了山，再走二十五里，便是无棣城，就是孤竹国的都城！”

虎儿斑请命道：“主公，末将愿率本部兵马充当过河先锋！”

桓公道：“好，寡人命虎儿斑将军为渡河先锋！”

管仲道：“渡河要快，单从一个地方渡，如果戎人重兵设防，那就被动了。机不可失，时不我待，军队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随虎儿斑涉水过河，另一部分马上伐竹造筏，乘筏过河。”

桓公对隰朋道：“传寡人令，王子成父将军、高黑将军率军造筏，从上游渡河；宾须无将军同虎儿斑将军率兵从下游涉水过河。过河后在团子山汇师。”

## 8 . 踏平孤竹

答里呵在无棣城中，以为有卑耳河天然屏障，齐军过不来，时间一长就不战自退。

因此，悠哉乐哉，不以为然。这天，他正与嫔妃在宫中戏耍，忽然探子来报，说卑耳河中到处都是竹筏，还有一队军马从河下游涉水而过。答里呵一听，慌了手脚，急忙命黄花元帅率兵去河边拒敌。

密卢在一旁道：“国主，俺愿自告奋勇为前部，报仇雪耻！”

黄花元帅冷笑道：“败军之将，还能言勇？俺不要败将为先锋！”说完，跨出帐外领兵去了。

密卢气得七窍生烟，又不好发作，只好忍气吞声。

答里呵看在眼里，对密卢道：“国主报仇心切，可率兵去团子山。这团子山是敌军必经之地，相烦国主严加把守，以便接应黄花将军。俺这里随后就到，看来这场恶仗是非打不可了，不是鱼死，就是网破！”

密卢口里应着，但心里又气又烦，对黄花恨之入骨。

黄花率领兵马赶到河口，正遇上刚渡过河来的齐军先锋高黑。黄花既不通名，也不报姓，轮起斧头就砍，高黑挺枪来迎。黄花一斧头砍来，高黑举枪一架，只听“当”一声响，火花直冒，高黑双手虎口震裂，肩膀震得发麻，喊声：“好家伙！”黄花又一斧横着砍来，高黑急忙一个蹬里藏身，斧头带着风声，“唿”一声掠过。高黑只有招架之功，无还手之力。幸亏王子成父杀了过来。黄花撇了高黑，扑向王子成父。王子成父不愧为沙场老将，手中的戟舞得风车一样。黄花左一斧，右一斧，上一斧，下一斧，怎么也砍不着，急得哇哇直叫。王子成父左躲右闪，避开黄花的大斧，瞅准机会就刺上一戟。

两个人大战五十回合，胜负难分。齐军全部渡过河来，宾须无、虎儿斑一齐前来助战。

黄花自知寡不敌众，弃军而逃。五千人马，被齐军杀伤大半，其余全部投降。

黄花元帅单人独马冲杀出来，直奔团子山口，只见旌旗如林，绣着“侯伯”、“齐”、“燕”、“无终”的一面面战旗迎风猎猎；一座座帐篷，宛如一夜春雨后冒出的满山遍野的蘑菇。成千上万的齐军，秩序井然。不好，团子山已被齐军占领，他不敢上山了。

便丢弃了心爱的战马，脱下战袍，连同大斧藏在一个山洞里。他到附近一家人家去借了个破褂子，打扮成樵夫模样，从小路攀悬崖，爬过团子山，一口气跑到马鞭山，直奔大营，迎面遇到了密卢。原来，密卢奉答里呵之命据守团子山，人马刚到马鞭山，从团子山溃退下来的军士口中得知，团子山已被齐军所占，只得在马鞭山驻扎下来。

密卢一见黄花那副狼狈模样，就知道是吃了败仗，心头掠过报复的喜悦，阴阳怪气地问道：“元帅乃常胜将军，名震北戎，今日怎么如此狼狈？”

黄花见密卢那副幸灾乐祸的样子，怒火中烧，可又不便发作，且饿得肚皮贴到脊梁骨上了，便道：“敌众我寡，吃了败仗。”

密卢故作惊讶之状，道：“怎么，黄花元帅还能吃败仗？”

那五千人马呢，就回来元帅一个人吗？”

黄花再也忍受不住了，大声道：“不要问了！俺见了国主自然会禀报的，快给俺酒饭，简直饿坏了！啊，还得备一匹马，吃完饭俺去见国主！”

密卢对手下人道：“黄花元帅饿了，还不伺候！”说完，到帐外去了。

一会儿，一名军士端着一罐水，一碗炒面进来，说：“元帅请用饭。”

黄花大怒，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？朝军士吼道：“酒呢？”

菜呢？”

军士充耳不闻，退出帐篷。

黄花这个气呀，不打一处冒。这个密卢，分明是在报复他。他活了三十多岁，还没受过这样的窝囊气，可军情危急，也顾不得体面了。他吃一口炒面，喝一口水，眨眼功夫，面光水尽，走出帐篷见一军士牵着一匹马，二话没说，将身一纵，跃上马背，向前奔去。不料竟是匹腿有病的老马。他也顾不得这些了，一个劲地狠夹马肚，可怜那匹残马，一瘸一拐地往前奔。

黄花元帅回到无棣城，见到答里呵，急忙叩首请罪：“罪臣黄花叩见国主！”

答里呵大惊，忙扶起黄花道：“元帅何出此言？”

黄花道：“齐军扎筏已全部渡过卑耳河，罪臣赶到河口，与齐军交战，无奈寡不敌众。请国主再给罪臣一万人马，不打败齐军，黄花死不瞑目！”

答里呵长叹一声：“唉，想不到齐军如此神速！”

黄花又道：“现在，团子山已失守，齐军正向马鞭山挺进。国主，军情危急啊！”

答里呵又长叹一声：“唉，俺当初不听元帅之言，吃了大亏，现在齐军大兵压境，如何是好？”

黄花献计道：“齐侯所恨，在于令支。国主可斩密卢君臣之首，献给齐侯，作为讲和的见面礼，齐军可不战自退。”答里呵摇摇头，道：“密卢国破而来投俺，怎么忍心杀他！”

再说，齐侯如果不答应讲和怎么办？”

宰相兀律古道：“国主，臣有一计，保教齐军全部覆没。”

答里呵忙问：“何计？快说！”

兀律古道：“咱们孤竹国北边有个地方叫旱海，当地百姓叫它迷谷，沙漠一望无际，水草不生。凡是进这旱海的，没听说有活着出来的。那地方经常狂风大作，刮风时，人马都被刮跑。一刮风便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，特别是陌生人，如误入迷谷后，便只有进去的路，没有回来的路了，那道九曲十八弯，还有毒蛇猛兽。如果咱们派人诈降，诱齐军进迷谷，不用厮杀，国主

可高枕无忧！”

答里呵道：“计是好计，可怎么能让齐军进入迷谷呢？”

兀律古道：“国主可带宫眷到阳山躲避，令城中百姓都到山谷中藏匿，无棣就成了一座空城。然后派人诈降，告知齐侯，就说国主闻听齐军到来，恐不敌齐军，弃城逃往砂磳国借兵去了。齐侯必定下令追赶，只要把齐军领进迷谷，便大功告成！”

答里呵连声称妙，道：“此计甚妙，只是这诈降之人……”

黄花元帅大声道：“臣与齐军不共戴天，臣愿前往齐军诈降！”

答里呵道：“黄花元帅能前往，俺就放心了。为了让齐侯不疑，你可带骑兵千人同去。”

黄花道：“国主放心，臣不把齐军领进迷谷，再无颜面见国主！”

兀律古道：“事不宜迟，速速依计行事！”

黄花元帅点起一千骑兵，向马鞭山疾驰而来。在路上他突然想到，我就是这样去见齐侯，虽然带了一千人马，恐怕也被见疑。齐侯最恨密卢，如果把密卢首级献上，肯定见而不疑。不过，国主答里呵不会同意杀密卢，自己擅自这么做，肯定会被怪罪。可只要消灭了齐军，国主也会体谅的。他下了决心。

密卢见黄花元帅带兵而来，以为是答里呵派来了援兵，十分高兴地前来迎接，见黄花元帅连马也不下，心里十分生气。

这黄花，连点礼道都不懂。

黄花来到密卢跟前，一句话也没说，照准密卢，劈头就是一斧。可怜密卢还不知怎么回事，身首已经分了家。黄花吩咐手下人取了密卢首级。

速买见密卢被杀，大惊。急忙骑上战马，绰刀冲到黄花跟前，骂道：“大胆黄花，敢杀吾主，我与你誓不两立。”黄花也不含糊，举斧就砍。俩人你来我往，杀得难分难解。两家军兵各助其主，互相厮杀起来。战了三十回合，速买力不能支，料难取胜，便单刀独马投奔齐军。

大将虎儿斑一见速买，想起自己差点儿被他杀死，怒火满面。立即吩咐军士将速买捆绑起来。

速买大叫：“俺是来投降的。”

虎儿斑厉声道：“你是来诈降的！推出去斩了！”

速买连声喊冤枉，虎儿斑哪肯听。军士们将速买拖出帐篷，咔嚓一刀，将速买的脑袋砍下来。速买没有了头，身子却不倒，鲜血象泉水般从脖腔喷出，溅了虎儿斑一脸。

黄花元帅提着密卢首级，来到齐军大营，向桓公献上密卢首级。燕庄公、无终子仔细辨认，向桓公点了点头。

桓公问黄花道：“孤竹国主答里呵哪里去了？”

黄花道：“答里呵见齐军势大，吓得魂飞胆丧，自知不能敌，便逃往砂磳国去借兵，以图东山再起。臣劝国主不要与齐军作对，只要向齐侯称臣，齐侯会宽大为怀的。可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听，还大骂齐侯，话很难听，臣不敢说。”

桓公大怒道：“大胆贼子，不识时务，不杀答里呵，难消寡人之恨！”

黄花连忙道：“臣闻听齐侯仁义，各国诸侯无不敬仰，臣仰慕已久。今日杀密卢作为进见之礼，臣愿投于主公帐下，情愿率本部兵马为向导，追赶答里呵，如果杀了答里呵，主公可委任臣治理孤竹国，臣保证年年向齐侯进

贡，再不冒犯中原。”

桓公大喜，即令黄花为前部，引大军开进无棣。只见人去城空，更对黄花之言坚信不疑。桓公担心答里呵走远了追不上，便令燕庄公守城。大队人马，连夜追击。管仲恐黄花有诈，派大将高黑跟随其身边。

大军开进迷谷，只见一阵狂风吹来，天昏地暗。狂风过后，不见了黄花，只见月光下白茫茫一片沙漠。管仲忙寻高黑，连个人影也不见。又一阵风吹来。只把齐军人马吹得东倒西歪，东西南北，茫然不辨。

桓公不由得心慌，幸亏管仲还在身边，他定了定神，对管仲道：“仲父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”

管仲也紧张起来，说道：“臣很早以前听说北方有个地方叫旱海，是个要人命的去处，恐怕就是这地方。主公，赶快下令，停止前进！”

桓公急忙鸣锣，大军就地停下安营。

管仲下令：“敲锣、击鼓，不要停！”

顿时，整个迷谷，锣声锵锵，鼓声咚咚，所有军士，闻听锣鼓声向桓公靠近。

这迷谷也确实怪，寒气逼人，沙石翻腾，连火也点不着。

齐桓公又悔又恼：“都是寡人不好，不辨真伪，上了黄花贼子的当！”

管仲劝道：“主公不必自责，待天亮臣千方百计寻找出路。

天当无绝人之路，这旱海还能走不出去？”

管仲派出三路兵马，以锣为号，四处探寻进谷的道路，可探来寻去，不是转回来，就是死路，犹如进入迷宫一般。

管仲下令道：“就地休息，等待天明，不许睡觉，可以唱歌，敲锣、击破、跳跃。”

这一夜，旱海从来没有这么热闹，锣声、鼓声、歌声，彻夜不断。

齐桓公紧锁双眉，长吁短叹，不住地问管仲：“仲父，这可怎么好？”

管仲冥思苦想，忽然眼睛一亮，说道：“主公，臣有办法了！”

桓公急不可待地问：“仲父，有什么好办法？”

管仲道：“臣闻老马识途，无终国的马对这一带地形熟悉，可选老马数头带路，即可走出迷谷。”

天刚亮，管仲立即令虎儿斑选取十几匹老马，放开缰绳，任其在前面走，大队人马紧跟其后。

这一招儿果然灵验，老马左转右拐，带着齐军，不出两个时辰，便出了谷口。全军上下，欢声雷动……

桓公向老马拜了三拜。对管仲道：“仲父真神仙也！没有仲父，寡人与三军将葬身沙海之中了。”

管仲回头望着迷谷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高黑将军怕是凶多吉少了！”

高黑到底怎么了？

原来，高黑奉了管仲之命，紧跟黄花元帅，不离左右，如果发现黄花搞阴谋，可先斩后奏。进入迷谷之后，天昏地暗，风沙刮得睁不开眼，高黑全然不顾，瞪大眼睛死盯着黄花。回头一看，齐军人马不见了，忙大声道：

“黄花元帅，停止前进！

等等后面的大军！”

黄花道：“大军马上就到，咱得快追，要不，就追不上答里呵了！”

高黑怒喝道：“听我命令，立即停止前进！”

正这时，又一阵狂风吹来，高黑的坐骑几乎被刮倒，黄花趁机挥动大斧，将高黑打下马来，众军士七手八脚，把高黑绑了起来。

高黑高声大骂，黄花指挥军士将高黑绑在马上，抄了一条小道绕回阳山，来见答里呵：“国主，臣诈降成功，齐军全部领进旱海！”

答里呵大喜，道：“苍天助我，齐军完蛋啦！哈哈哈哈……”

黄花道：“密卢在马鞭山抵挡不住齐军，已被乱军所杀。”

答里呵免死狐悲，道：“可怜密卢国主一代英雄，遭此劫难！”

黄花令人将高黑推进大帐道：“臣遵照国主命令，将齐军引进旱海，并生擒齐军大将高黑，听凭国主发落。”

答里呵见高黑魁伟英俊，眉清目秀，心中暗暗叫好，对高黑和颜悦色地说：“高黑将军，齐军已在旱海全军覆没，你如果肯投降，俺一定重用，怎么样？”

高黑圆睁两目，大骂道：“无耻贼寇，你不会得逞的，高黑乃齐国大将，怎能与你等犬羊之辈为伍？”

黄花冷笑道：“好一个不识时务的忠臣！”

高黑啐了黄花一口，骂道：“黄花贼子听着，我高黑一身为国，死不足惜，可我主公大军来到，必铲平孤竹。你等国亡身死，只在早晚之间，那时，你等后悔也来不及了！”

黄花大怒，不等答里呵说话，拔出长剑一挥，高黑的人头便落在地上。

答里呵叹息道：“可惜一员好将。”

黄花道：“高黑顽固不化，留下必有后患，国主现在当务之急，是立即夺回无棣城！”

答里呵道：“好，传俺的令，兵回无棣城。”

答里呵率兵来到无棣城，将城团团包围起来。

守城的燕庄公指挥将士坚守到天黑，自知寡不敌众，令人四面放火，乘乱率军杀出重围，退回团子山安营。

再说齐桓公大军出了迷谷，顺原道返回无棣城。一路上见百姓扶老携幼，纷纷赶向无棣城，管仲派人去问一老者，那老者答道：“国主把燕军赶出了无棣城，已回城中。

俺躲避兵难逃进山谷，已有十多天了，急着回家呢！”

管仲一听，计上心头，对桓公道：“主公，臣有一计，今晚即可攻破无棣城。”他俯身在桓公耳边嘀咕了一阵。

桓公击掌道：“好！攻破无棣城，寡人要亲手将答里呵、黄花贼子斩首，以消心头之恨！”

管仲道：“虎儿斑将军听令！”

虎儿斑在马上欠身施礼：“末将在。”

管仲道：“将军可选心腹军士五十名，扮作百姓，混进城中，等到夜半时分放火烧城，趁乱打开城门。”

虎儿斑得令，立即选了五十名军士，穿上百姓衣服，混进人群之中。

管仲道：“竖貂将军攻打城南门，连挚将军攻打西门，开方将军攻打东门！”

三将得令而去。

管仲又道：“隰朋、王子成父二位将军，各率一支人马，埋伏于城北门外，只等答里呵出城，务要生擒！”



二将得令而去。

管仲与齐桓公离城十里，安营扎寨。

答里呵回到无棣城，只见到处是火，急忙命令军士灭火，一直忙活到傍晚，才把火扑灭。刚要吃饭，忽听城外鼓号声惊天动地。顿时慌了手脚，赶到城墙上一看，只见齐军已到城下，立即整顿兵马，准备厮杀。不料齐军并不攻城。答里呵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，四处察看，只见南门、西门、东门被齐军围得铁桶一般，只有北门未发现齐军。他一刹儿不敢松懈，连饭也顾不得吃，忙得焦头烂额。站在城头，寒风刺骨，军士们难耐饥寒，冻得浑身哆嗦。见国主亲临督战，只好强打精神。

半夜时分，突然城中火起，一处接一处。熊熊大火照亮了半边天。答里呵大惊，急忙派黄花元帅带兵搜索放火之人。这时，城下齐军众鼓齐鸣，军士们搭起云梯，开始攻城。答里呵飞身跑上城墙，亲自指挥守城。

虎儿斑带着五十名亲兵，直奔南门，杀散守门敌军，打开城门。竖貂率军冲进城来。

答里呵手足无措，慌得说不出话来，“黄……黄花……元帅，这……这……可如何是好？”

黄花忙道：“臣愿一死，保国主杀出北门！”

黄花护着答里呵、兀律古来到北门，只有这里没有动静。

答里呵暗自庆幸，说道：“苍天有眼。”

这时，竖貂、虎儿斑、开方等已攻破城门，直扑北门而来。黄花挥动大斧截住齐军，喊道：“国主快出北门！”

黄花再勇也敌不过齐军三员大将，战了几个回合，被虎儿斑一刀砍落马下。

答里呵、兀律古跑出北门，不到二里路，突然间一通鼓响，火把映天，喊声如雷。

王子成父和隰朋各带一支人马杀出。兀律古被齐兵乱矛穿死，答里呵被王子成父活捉。

天亮了。齐桓公与管仲入城，立即命令军士扑灭大火，安抚百姓。

王子成父押着答里呵，来见桓公。

王子成父叩首道：“主公，臣生擒孤竹国主答里呵，请主公发落。”

齐桓公一见答里呵，顿时火冒三丈。这个答里呵，差点儿使齐军遭灭顶之灾。他“嗖”地拔出长剑，怒吼道：“答里呵，你知罪吗？”

答里呵“扑通”跪在地上，一连磕了三个响头，道：“俺知罪。只要齐侯留俺一条命，俺一定年年进贡，再不敢进犯中原了。”

桓公冷笑一声道：“答里呵，你犯下的滔天罪行，罄竹难书，死有余辜，寡人如果饶你，天地不容。”说完，挥剑砍去，答里呵人头落地。

桓公将剑扔在地上，道：“将答里呵首级悬于北门之上，示众！”

燕庄公率兵从团子山赶来，见到桓公，无比激动地说：

“侯伯之举，为中原剪除了隐患，此功名重千秋！”桓公笑道：“寡人带兵跋涉千里，剿灭北戎，令支，孤竹，一举扫平。这方圆五百里，就归属燕国吧。”

燕庄公忙道：“寡人不敢受。寡人借侯伯之兵，能保住燕国宗庙社稷，已感激不尽了，哪还敢受这五百里土地。这里是齐国的土地了。”

桓公道：“燕侯不必推辞。这里乃中原北部边陲，不能再让戎人统治，

否则，他们必然还会反叛。望燕侯好好管辖，别忘了每年向周天子进贡，寡人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燕庄公连声称谢道：“侯伯如此大义，寡人终生难忘！今后定当尊敬周室，年年进贡，不辜负侯伯的信任。”桓公道：“无终国助战有功，以圣泉山为界，归属无终。”虎儿斑道：“谢齐侯赏赐，臣立即返回无终，向国主禀报。”

齐桓公道：“传寡人令，全军人马在无棣休息五日，对参战将士，寡人将论功行赏！”

五天过后，齐军班师凯旋，乘竹筏过卑耳河。王子成父，隰朋指挥军士从石壁上将战车整顿好，雄纠纠，气昂昂，踏上归途。

齐桓公与燕庄公同乘一车缓缓而行，只见一路荒山野岭，荒无人烟，感叹道：“如此大好河山，一片破败凄凉，真叫人心疼！”

燕庄公道：“山戎寇贼，只知到中原烧杀掳掠，不懂治理国家。”

齐桓公看了燕庄公一眼道：“是呀，山戎主治国无道，爱民无方，才导致国破人亡。

作为一国之主，不把国家富强，百姓安居乐业放在心上，就不会有好下场。”

燕庄公听了，不觉汗颜道：“侯伯教诲，乃至理名言，寡人将牢记心上。”

鲍叔牙率领人马，从葵兹出来迎接。君臣一见，分外亲热。

桓公道：“这次征令支，伐孤竹，大军长途跋涉，粮草充足，全靠亚相，亚相当居头功。”

鲍叔牙笑道：“臣不过在后方送吃送用而已，主公辛苦，亲率大军征讨，功劳可盖天地！”

燕庄公见桓公与鲍叔牙如此亲密无间，眼里闪烁出羡慕的目光。

桓公忙介绍道：“燕侯，这位就是亚相，寡人的师傅鲍叔牙！”

燕庄公急忙施礼道：“久闻大名，今日有幸得见亚相，三生有幸。管鲍之交，天下有名，侯伯有如此左膀右臂，真让寡人嫉妒啊！”

鲍叔牙道：“燕侯过奖了。齐国之所以有今天，全靠主公英明，善于用人！”

燕庄公向桓公拱手道：“这次跟侯伯征讨山戎，使寡人大开眼界，学到了许多东西，懂得了许多治国的道理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但愿燕国在燕侯治理下，尽快富强起来，燕国强大了，中原诸侯国的北方便可稳定，不再受北戎侵扰之苦。”

燕庄公感激地说：“寡人一定发奋，照齐国的样子干。蒙侯伯恩赐，使燕国又扩展了五百里疆土，寡人如果再不把燕国治好，上对不起天地，下对不起祖宗，也对不起侯伯。请侯伯在燕多住些日子，寡人好多听些教诲。”

齐桓公笑道：“国有大小，国情也各自不同，燕侯不可盲目效法。如齐国兴渔盐之利，燕不临海，就不可能办到。燕国多山，可靠山吃山嘛！”

燕庄公忙道：“侯伯所言极是。寡人将与群臣认真商讨治国之计。”

俩人谈得投机，白天在战车上谈，晚上在帐篷里谈，不知不觉，大军已入齐境。管仲提醒齐桓公：“主公，自古诸侯相送不出国境，现在已进齐境五十里了。”

桓公忙道：“燕侯，就此告别，感谢燕侯一片真诚。既然诸侯相送不出国境，那寡人不可无礼于诸侯。”他把马鞭子在空中一划，道：“这五十里从此之后，归属燕国！”

燕庄公忙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寡人说什么也不敢接受！”

桓公道：“燕侯如果不接受这五十里土地，就是看不起寡人，寡人决不肯无礼无义之罪名。”

燕庄公道：“侯伯亲率大军，拯救了燕国，灭了山戎，救了燕国百姓，也使中原各国受益。寡人感激不尽，怎能再受齐国土地！寡人将告知天下，这次过错罪在寡人，与侯伯无丝毫关系。是寡人执意过境相送，以表感激之情。”桓公道：“寡人既然作出了决定，燕侯就不必再推辞了！”

燕庄公涕泪直流，向齐桓公深深一拜，道：“既然侯伯如此厚爱燕国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寡人将在此筑城，定名为燕留，让子孙永远记住侯伯的大恩大德。”

桓公道：“燕国西北增地五百里，东面增地五十里，已成北方大国，今后，就看燕侯的作为了。好了，咱们就此告别。”

战车启动，滚滚向前。燕庄公站在那里，高高扬起手臂，依依告别，直到看不见齐桓公的身影。

齐桓公大军来到鲁国济水，鲁庄公率群臣迎接。

鲁庄公道：“闻大军凯旋，寡人在此已恭候半日了。祝贺齐侯伐山戎得胜，定孤竹成功。齐侯辛苦了。”

桓公道：“戎人尽管狡猾、横蛮，终究是山林寇贼，不堪一击。剿灭北戎，中原各国从此消除了北方威胁，为此，寡人深感快慰。”

鲁庄公道：“寡人已做好了充分准备，兵马粮草一律待命，单等齐侯一声令下。不料却没派上用场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寡人不会忘记，征讨北戎路过这里，鲁侯当时就要参战，寡人曾说过一句话，鲁侯还记得吗？”

鲁庄公道：“记得。因为北戎屡屡侵扰，鲁国深受其害，寡人欲随同齐侯一起征讨，齐侯没有答应，说‘此次北伐戎寇，如若建功，也有鲁侯一份。’寡人兵马未动，何言功劳？”

桓公哈哈大笑道：“寡人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回头吩咐管仲道：“仲父，可将战利品分一半赠送鲁国。”

鲁庄公吃了一惊，他似乎不大相信，道：“齐侯，这……”

无功而获，恐怕……”

管仲道：“这次讨伐北戎，没有鲁国为后盾，将士们不会如此奋勇。如果战局不顺利，鲁军肯定会奔赴疆场。主公就不必推让了。”

鲁庄公感激不尽，道：“齐侯如此深明大义，寡人感佩至深。齐侯恩德，寡人没齿不忘！请齐侯在鲁国多住几天，休整休整。”

桓公道：“寡人离开齐国时间不短了，就不进城了。就此告别！”

鲁庄公依依不舍，亲送齐军到齐鲁分界处。他知道管仲的采邑在小谷，就在齐鲁交界的地方。便悄悄派人到小谷，为管仲的采邑筑城，以表他对桓公和管仲的感激之情。

## 第二章 平定鲁乱

## 1 . 长卫姬的心事

齐桓公先有三位夫人，王姬、徐姬、蔡姬，皆没有生下孩子。王姬、徐姬相继去世，蔡姬也被逐回蔡国，只剩下长卫姬和少卫姬两位如夫人。经竖貂精心选择，又增加了郑姬、葛嬴、密姬和宋华子。这样，如夫人就有六位了。继长卫姬生公子无亏之后，少卫姬也生了个儿子公子元，郑姬生公子昭，葛嬴生公子潘，密姬生公子商人，宋华子生公子雍。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妾、媵（古时陪嫁女子）生的儿子，共三十多名，洋洋济济一大群。不过，作为公子，只有如夫人生出的六位，其余的不算。

长卫姬最关心的一件事，就是立太子，只有确立了太子地位，将来才能继承君位。

为此，她在齐桓公面前不知说了多少回，可齐桓公就是不办，说是不着急。长卫姬能不着急吗？论入宫时间，当然她最长；论公子年龄，当然无亏最大，按理说立无亏为太子应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她耽心桓公一旦不喜欢无亏，立别的公子为太子。这样的事屡见不鲜。她将竖貂、易牙、开方召进宫，与他们商量。

长卫姬道：“公子无亏已是二十多岁的人，可主公至今不确立太子之位，该如何是好？”

易牙道：“夫人放心，主公儿子虽多，可无亏最长，这太子之位非无亏莫属。”

长卫姬长叹一声：“就怕夜长梦多，事久有变呀！”

竖貂问道：“依夫人主意，该如何办？”

长卫姬道：“我和你们一起相处二十多年了，你们的心思我都明白，你们不是平庸之辈，是要干大事，成大气候的人。”易牙道：“是啊，要不是管仲当道，俺兄弟们早发迹了。”

竖貂向易牙使个眼色，不让他多说话。

长卫姬看了竖貂一眼，笑道：“管仲身为相国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主公称他仲父，凭你竖貂、易牙、开方岂能动摇得了！”

竖貂道：“那，夫人有何高见？”

长卫姬冷笑道：“天无绝人之路，管仲毕竟老了，这次征伐北戎回来，又老了不少。

他纵有经天纬地之才，也无转换天地之力，毕竟有一天会离开人世的。你们三位现时怀才不遇，需要放长眼，向远处看。”

开方心领神会地说：“夫人的意思是要我等说服主公，定公子无亏为太子，只要公子无亏继位，那我们就青云得志了！”

长卫姬道：“匹夫尚知山不转水转，你等该知道怎么办才是。”

竖貂茅塞顿开道：“夫人放心，我竖貂就是肝脑涂地，也要辅佐公子无亏登上大齐君位。”

长卫姬故作深沉状，道：“将来的事情可也难定，反正又无见证。”

竖貂取出短剑，在左手臂上划开一道口子，血流了出来。

竖貂信誓旦旦地说：“夫人，竖貂如不拥戴公子无亏，利剑斩首，万箭穿心！”

长卫姬满意地点点头。

易牙向长卫姬拱手道：“苍天可鉴，易牙以命相许，拥戴公子无亏，决无戏言！”

长卫姬回头看看开方道：“开方大夫以为如何？”

开方道：“我与竖貂、易牙是兄弟，祸同受，福同享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辅佐公子无亏，是我等唯一明智的选择。”

长卫姬道：“三位既如此拥戴无亏，我十分感激。你们要千方百计抓紧时间确立无亏的太子地位。无亏继君之日，就是你们三位出头之时。”

## 2. 笑谈国是

从伐山戎归来，管仲大病一场。齐桓公和朝廷大臣，无不来相府探望。桓公命令御医精心诊治，不得有一丝一毫疏忽。人来人往，管仲简直应接不暇，搞得十分疲劳。鲍叔牙干脆到相府大门口值班，凡来人一律谢绝。

竖貂、开方、易牙提着礼品来看管仲。

鲍叔牙问道：“三位可是来看仲父？”

竖貂道：“正是。仲父讨伐山戎，鞍马劳顿，身体染恙，我等十分挂念，特来探望。”

鲍叔牙一见这三个人心里就来气，冷冷地道：“我代仲父谢谢了。”

竖貂指指手中礼品道：“亚相，我等想拜见仲父。”

鲍叔牙一挥手：“仲父操劳过度，身患小恙，需要静养，任何人不得进见！”

易牙气哼哼地看了鲍叔牙一眼，刚要说什么，被开方捅了一下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

竖貂有些尴尬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这点礼品请亚相代转仲父，聊表心意。”

鲍叔牙道：“好吧，你们的礼物我一定转送仲父。”

望着竖貂、易牙、开方的身影，鲍叔牙哼了一声。

宁戚来了，鲍叔牙急忙起身迎接道：“大司农替仲父操持国事，够你忙的啦。”

宁戚道：“仲父一日不恢复健康，宁戚一日不得安宁。”鲍叔牙吩咐门卫道：“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进门！”然后拉了宁戚一把，道：“走，咱们进去，仲父盼着你来呢！”

管仲在御医的精心调治下，病情已见好转，他穿好衣服，对着铜镜仔细地端详起自己来。

婧来到管仲身边，从镜子中看着管仲。

管仲道：“婧，你看着我是不是老了？”

婧娇嗔地说道：“相爷不老，相爷叱咤风云，风华正茂，怎么会老？”

管仲苦笑道：“你看这头发，已然白了一大半了！”

婧笑道：“头发黑白不是凭证，有人一、二十岁就白了头呢，人老与不老，要看心，相爷心力旺盛，一点也不老！”

管仲摸着婧的青丝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母亲已老了三年了吧？岁月不留人啊！”

婧道：“我娘死的时候，满脸都是笑容，她老人家告诉我，说我有福，嫁给了相爷，她也有福。”

管仲道：“老人家对齐国的丝绸纺织是立了大功的，一位多么好的老人啊！”

婧笑道：“相爷今天怎么了？我娘的殡礼，相爷亲自主持，主公也来吊丧，够风光的了，我娘九泉之下，也感激相爷。”

正这时，鲍叔牙、宁戚走了进来。管仲急忙迎上前去，步子迈得太急，闪了一个踉跄。宁戚急忙搀扶住他，关切地说：

“仲父疾病在身，该躺着好生养息，怎么起来了？”

管仲笑道：“躺了十几天啦，骨头又酸又痛，起来走走。

大司农可有急事？”

宁戚摇摇头，道：“仲父放心，一切正常。只是感到担子太重，压得喘不过气来。”

管仲满意地说：“我随主公讨伐山戎期间，你干得井井有条，很有章法啊！”

宁戚道：“我不过按照仲父的教导，干点具体事罢了，就这样还累得喘不过气来呢。”

鲍叔牙笑道：“大司农不必过谦，自有公论。齐国贤才后浪推前浪，有仲父教导，你定会脱颖而出。”

管仲笑道：“已经脱颖而出了嘛。即使我病好了，你的担子也不许撂。从讨伐山戎回来，我忽然觉得老之将至，特别怕人来看望，感到特别累。”

鲍叔牙道：“适才竖貂、易牙、开方三人一齐来，被我挡了驾，那易牙还想发作，被开方制止住了，哼，一伙小人！”

宁戚道：“竖貂、易牙、开方，三人朋党结私，老围着主公转，不是好事，应当劝说主公把此三人清除，以免后患。”

鲍叔牙也道：“依着我，就把这三个小人逐出宫去，永远不得再用。”

管仲道：“我已对主公说过几次，但主公舍不得。不过，他们成不了气候。即使他们是一股祸水，可有我在，有你宁戚和鲍叔兄在。主公是明白人，对他们是有数的。身为一代国君，有人伺候他吃得舒服，有人为他征集美人儿，有人伺候他打猎高兴，也不为过，如此而已！主公为什么迟迟不立公子无亏为太子？据我看就是因为长卫姬与这三个人相从过密，主公怀有戒心哪！”

鲍叔牙点点头说：“仲父说的也是。竖貂、易牙、开方是啥？是一股祸水。可仲父是啥？仲父是岸、宁戚是堤。堤岸坚固，祸水能流到哪里去？只要他们不兴风作浪，不危害齐国霸业就行。”

管仲问宁戚：“鲁国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宁戚递上一叠帛书，道：“情况全在这里面了，我整理了一下，请仲父过目。仲父，国事在身，不能久留，告辞了！”鲍叔牙与宁戚走出门去，嬉笑着对管仲道：“大司农一来，仲父那么高兴，眼神又光又亮！”

管仲笑道：“宁戚是块好材料，将来接我班的只有宁戚！”

### 3．大义灭亲

齐桓公这些日子为鲁国的事情搞得头昏脑胀。鲁庄公一死，国位继承之事一连发生了许多事情，扑朔迷离，令人眼花缭乱。鲁庄公的夫人哀姜是齐襄公的女儿，桓公的外甥女。鲁庄公的母亲是齐襄公的妹妹，桓公的姐姐。鲁庄公的弟弟季友，叔伯兄弟庆父、叔牙同是朝中大夫，鲁庄公信任季友，庆父、叔牙抱成一团，庄公在世，似一潭平静的池水，庄公一死，顿时翻起滔天巨浪。围绕继位之事搞得天翻地覆，乌烟瘴气。先是叔牙被杀，庄公之子般继位。不久，般又被杀，又立公子启为闵公。第二年闵公又被刺杀，一团乱糟糟。桓公理不出个头绪来，便召来管仲。

桓公道：“鲁国这几年动荡不安，君位老不稳定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寡人理不出个头绪，望仲父说个明白。”

管仲道：“鲁国的事情如果要说明白，得从头说起。”

桓公道：“请仲父知无不言，寡人洗耳恭听。”

管仲道：“鲁庄公有两位叔伯兄弟，一是庆父，一是叔牙，还有一位亲弟弟名叫季友。这三人在朝廷为大夫。庄公最喜欢季友。庄公很孝顺，对母亲文姜唯命是从。文姜夫人就是主公的姐姐。庄公娶了党氏之女孟任，想立为夫人，但母亲不同意。文姜夫人要与母家联姻，非要庄公娶齐襄公的女儿哀姜不可，可哀姜年幼，一直过了十几年才迎娶为夫人。庄公与孟任生下一子，名叫般。鲁庄公虽然娶了哀姜，但因哀姜是齐襄公之女，而齐襄公是他杀父仇人，因此，对哀姜并不喜欢，倒是与哀姜陪嫁的叔姜欢好，叔姜生下一子名叫启。庄公又娶妾风氏，生一子名申。哀姜受到冷落，便与庆父私通，并且约定好庄公死后，扶庆父为君。公子叔牙为相国，庄公察觉到庆父、叔牙同哀姜的阴谋，在临死之前，先用鸩酒毒死了叔牙，还没来得及除掉庆父，就病故了。公子季友遵照庄公的遗志，扶公子般为鲁国国君。公子般为君还不到四个月，就被庆父派人刺杀了。季友无奈，只好到陈国避难去了。哀姜与庆父便立八岁的公子启为君，就是鲁闵公。”

这闵公内怕哀姜，外怕庆父。”

桓公道：“是啊，寡人曾与鲁侯启在落姑会面，他牵扯寡人的衣服，寡人见他有些隐秘之情，便同他到了密室。他边哭边诉说了庆父作乱之事。这庆父端的可恶！寡人已派人召回季友辅佐鲁侯。”

管仲道：“是啊，就是因为鲁侯是主公外甥，又有季友辅佐，庆父才不敢下毒手。”

但贼心不死，又私下安排刺客，将闵公杀死。公子季友闻变，急忙带着公子申到邾国避难去了。消息传出，鲁国顿时大乱，国人自动聚集成千上万人，围攻庆父。庆父知人心不服，便装扮成商人，带上全部珠宝，出奔莒国。哀姜也想跟随庆父到莒国，被手下人劝阻，便到邾国求见季友。季友便带公子申回到鲁国，欲立公子申为君。”桓公道：“是啊，寡人派上卿高傒去鲁国，高上卿回来说，公子申相貌端庄，议论条理，是治国之器。”

管仲道：“主公对鲁国有定国之功。不过，庆父不除，鲁难未已。”

桓公道：“庆父现在何处？将他处死就是了。”

管仲道：“庆父逃到莒国，莒国下令驱逐，想到齐国来，又不敢，只在汶水躲避，鲁侯又不宽恕于他，便上吊自尽了。”

桓公道：“好！庆父死有余辜！不过，鲁国两位国君不得善终，都是因为寡人的侄女哀姜所致，如果放过她，鲁国上下必然以为寡人袒护，齐鲁两国的关系就会断绝，这个损失可就太大了。”

管仲道：“女子既嫁从夫，得罪夫家，自有夫家处置。主公若要惩处，就不要张扬，只宜秘密行事。”

桓公便命竖貂依计行事。

竖貂来到邾国，见到哀姜。哀姜一见是娘家来人，泪流满面，哭个不停。

竖貂道：“夫人不要哭了。主公派臣送夫人归鲁。”

哀姜道：“只要叔叔给我作主，我天不怕，地不怕。”

竖貂与哀姜上车，离开邾国，来到鲁国夷地，夜宿馆舍。

哀姜心中有鬼，老放心不下，叫来竖貂，问道：“总管，我叔父打算怎么处罚我？”

竖貂道：“夫人连害两位国君，齐鲁两国无人不知，夫人就是回到鲁国，有什么颜面去见列祖列宗？”

哀姜一听黯然失色，低头不语，过了好大一会儿，说：“那，我回齐国行吗？”

竖貂冷笑道：“不行，夫人要是回齐国，那杀鲁国两位国君的罪名就落到主公头上。”

哀姜哭泣道：“齐国去不了，鲁国又不能回，我到哪里去？”

竖貂总管，你给我出个主意。”

竖貂道：“没有好办法，夫人自己看着办吧。”说完起身离去。

哀姜自知罪孽深重，天地不容，可又不想死，想了半宿，哭了半宿，朦胧中见庆父走来，脖子上套着绳索，舌头伸在外面。睁开眼一看，踪影全无。她终于下了决心，庆父既然上吊而死，这是在招呼她跟着他走，于是在梁上拴上绳子，投环自尽。

竖貂告知夷地守官，飞报鲁侯，鲁侯以礼厚葬，并让哀姜进入太庙，并派人向齐桓公谢定国之恩。

### 第三章 救邢存卫

#### 1. 卫懿公好鹤亡国

齐桓公剿灭山戎的消息传到北狄，激怒了北狄主睢瞞。

这北狄好生厉害，自周太王之时，就屡犯中原，烧杀抢掠，逼得太王迁都于岐。直到周武王时，周公率师南惩荆舒，北伐戎狄，中原得以长治久安。到周平王东迁之后，南蛮北狄，复又东山再起，发展到数万兵马，不断侵扰中原各国。齐桓公剿灭山戎，北狄王一方面感到震惊，一方面兔死孤悲。睢瞞决定，不等齐兵来伐，先发制人，大举侵犯中原。驱动胡骑二万，先向邢国发动进攻。邢乃小国，不堪一击。邢侯叔颜急忙派人赴齐告急，请求救兵。可远水不解近渴，齐军未到，城已被攻破。那狄兵并不久留，抢掠了大批财物、马匹，就急忙收兵。

睢瞞派探子打听齐军的消息。见齐未动，于是，又兴兵进攻卫国。

卫懿公在位九年，百般怠傲，不恤国政，最好玩鹤，宫廷苑囿，处处养鹤，有数百只之多。而且鹤皆有品位俸禄，上者食大夫俸，下者食士俸，懿公如果出游，其鹤亦分班从幸，坐在车上，号曰“鹤将军”。举国上下，都对卫懿公大为不满。大夫石祁子与宁速屡屡劝谏，无奈卫懿公听不进去。公子毁预感到卫国将要亡在懿公手里，便托故到齐国住下了。齐桓公见公子毁相貌堂堂，满心喜欢，就把女儿嫁给他。

这天，卫懿公正想带鹤出游，突然接到狄人进犯的消息，急忙召集人马，准备迎敌。

百姓纷纷逃避，不听招呼，好歹抓了百十个人来。

懿公问道：“狄人来犯，大敌当前，你们为什么不听命令？”

有一老者说：“主公有一宝物，足可以打败狄寇，不用百姓。”

懿公忙问：“什么宝物？”



老者答道：“鹤呀！”

懿公愤然道：“鹤怎么能打仗？”

老者也愤然回答：“鹤既不能打仗，是无用之物，主公那么爱惜，却不爱惜百姓。

狄寇来侵犯了，这才想起百姓来了！”

懿公顿时脸红到脖子，说不出话来。他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唉！是寡人错了！”回头向石祁子说：“把所有的鹤都放了，寡人从此再不养这无用之物了！”

探马来报：“主公，狄兵已杀到荣泽。”

懿公大惊，出了一头冷汗，道：“狄兵如此神速？”

石祁子道：“狄兵骁勇，不可轻敌，臣请到齐国求救。”

懿公长叹一声道：“以前齐国就来帮过忙，可寡人没有好好谢谢人家。这次再去求救兵，人家能来吗？算了吧，寡人决定与狄人决一死战，胜则存，败则亡！”

宁速奏道：“臣请率师御狄。”

懿公道：“寡人不亲自挂帅抵敌，军士们能英勇吗？”他解下身上所佩玉块，交给石祁子：“爱卿代寡人暂理国政。”又抽出一支箭，交给宁速说：“宁爱卿负责守城。

国中大事，全靠二位爱卿了，寡人率兵前去，如不胜狄兵就不能回来了！”

宁速道：“主公，臣愿一死，率兵与狄寇决一死战！”

懿公道：“不要再说了，寡人主意已决。寡人喜鹤误国，罪行深重，苍天如存寡人，那就打败狄兵；否则，寡人将无颜面回来了！”

石祁子泪流满面，道：“主公，臣等盼望主公得胜回来！”

懿公下令，大夫孔渠为将军，于伯为副将，黄夷为先锋，孔婴齐为后队，大军立即赶奔荣泽迎敌。

卫军与狄兵一接战，便溃不成军。卫兵军心涣散，尽弃车仗而逃，懿公被狄兵团团包围起来。

孔渠道：“事情紧急！主公可微服下车，混在士兵中脱身！”懿公叹道：“寡人今日唯有一死，算是向全国百姓谢罪！”

结果，黄夷战死，孔婴齐自刎而亡，于伯中箭身死，懿公和孔渠被狄人砍作肉泥。

卫军全军覆没。

狄兵乘势进攻，兵临城下。

宁速与石祁子见狄军强盛，如果抵敌，无异于坐待灭亡，二人商议，决定保护卫侯宫眷和公子申，趁夜乘小车出城，往东逃去。

狄兵入城，见人就杀。顿时，百姓尸体成堆，血流成河。

石祁子保护宫眷先行，宁速断后，见狄兵来追，宁速与之且战且走，到黄河边上，幸亏宋桓公派兵来迎。

狄兵见宋军来到，退回城中，将卫国金银珠宝和粮食，洗劫一空，又把城墙拆毁，满载而归。

石祁子与宁速商议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遂立公子申为君，是为戴公。不料戴公原先就有病，登上君位不几天，便一命呜呼，宁速急忙赶到齐国。

宁速一见齐桓公，叩头大哭，把卫懿公如何被杀，百姓如何残遭屠戮，

都城如何被毁，财产如何被洗劫一空，诉说了一遍。

公子毁听了，顿时昏厥过去。

桓公连声叹息道：“卫侯养鹤而亡国，太不应该了！石大夫，你等在何处立国呢？”

石祁子道：“臣等在漕邑已创立庐舍，迎公子回去即位。”

桓公道：“看来只好如此了。”

桓公又对公子毁道：“公子回去吧，宗庙的所有器具，由寡人赠送，还有马匹、祭服、牛、羊、猪、鸡等，能带多少，就带多少，由公子无亏护送。”

公子毁叩首称谢。

公子毁回到漕邑，先派人到荣泽收懿公尸体，为懿公、戴公发丧，然后即位，是为卫文公，总共有兵车三十乘，百姓五千，甚是荒凉。文公布衣帛冠，吃粗饭，喝菜汤，早起夜息，安抚百姓，甚得人心。公子无亏恐狄兵再来侵扰，便留下三千兵马。

听了公子无亏汇报卫文公草创之艰难，齐桓公连声叹息：“无道之君，害国害民，死有余辜！”

管仲道：“卫侯实在可怜。与其留军队在那里，不如选择个好地方为卫国重新筑一座城，这样也象个国家样子，对齐国来说，也一劳永逸。”

桓公道：“筑城工程浩大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可以号令中原各诸侯国联合，一起来干。仲父，可令隰朋大夫修书各诸侯。”

管仲笑道：“这个办法好。通过为卫国筑城，可以进一步增强各诸侯国之间的团结，对主公的霸业也大有好处。”

这时，殿卫官进来禀报：“主公，邢侯派使者告急，狄兵又侵犯邢国，邢国招架不住，请求援救。”

桓公一听大怒，道：“狄人太可恶了！看来，寡人非出兵不可了！”

管仲道：“应该立即出兵救援邢国，诸侯各国之所以敬重主公，就是因为主公能帮助他们，卫国有难，主公来不及救，邢国再不救援，主公霸业损失可就大了！”

桓公道：“现在，卫国急需筑城，邢国急需救援，寡人一身不能两全呀！”

管仲道：“主公可先解邢国之难，把狄人赶走，再去为卫国筑城，这两件大事是主公的百世之大功。”

桓公道：“好吧，立即令宋国、鲁国、曹国、邻国出兵救邢，五国兵马在聂北集合！”

## 2 . 为邢、卫筑城

齐桓公率领大军，不分昼夜，赶到聂北，宋国、曹国兵马也到了。

桓公问管仲道：“仲父，鲁、邾两国兵马未到，邢国又危在旦夕，怎么办？”

管仲道：“狄寇气焰正嚣张，而邢国未受到重创，还有一定的军事实力，如果齐军马上投入战斗，狄人气势正盛，征服它需加倍的力量才行。眼下邢国还有实力，还可以战斗，如果齐军助战得胜，邢国以为是邢军的功劳。鲁与邾两国军队还未到，不如等一等。邢国如果顶不住狄人的进攻，必然溃败，而狄寇战胜邢师，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

这个时候主公再出兵，消灭狄寇就容易得多，邢国必然感恩戴德，这样做既省力而功劳又大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好，不过，要多派探子，随时打听消息，把握好时机。”

邢国接连派人来求齐桓公出兵，桓公借口鲁、邾兵马未到，要邢军奋力抵抗，等候救援。在聂北一直住了一个多月。

狄兵攻邢，昼夜不息。邢军终于抵挡不住，城被攻破。邢侯叔颜被众将护卫着突围赶到聂北，投奔齐军。

邢侯叔颜一进桓公大帐，便哭倒在地，朝桓公纳头便拜道：“侯伯，快救救邢国吧！”

桓公急忙扶起邢侯，安慰道：“寡人因为等鲁、邾两国兵马，没有及时救援，导致邢侯城破兵溃，这是寡人的错误啊！既然到了这个地步，那就不等鲁、邾两军了，寡人立即与宋公、曹伯共议，马上出兵驱逐狄寇。”

邢侯泪流满面，感激不尽地说：“侯伯如此大义，救邢国于危难之时，叔颜代表邢国百姓向侯伯叩头！”

桓公拉起邢侯道：“狄寇猖獗，使中原百姓涂炭，不除狄寇，寡人决不回齐国！立即拔寨，坚决消灭狄寇！”

狄主睽瞒闻听齐、宋、曹三国大军来到，急忙掳掠了大量财物，四处放火，然后逃遁而去。

齐桓公率四国大军赶进城里，只见四处尽是火光，狄兵已无踪影。

桓公冷笑道：“狄人乃鼠辈小人，传寡人令，立即将大火扑灭！”

火扑灭了，可剩下的只是一片废墟了。

邢侯看着破败不堪的惨象，长叹一声：“唉，寡人连安身之地也没有了！”

桓公道：“邢侯可再建一座新城。”

邢侯叹道：“百姓都逃走了，财物也被抢光了，要人无人，要力无力，新筑城谈何容易！”说罢，又流下泪来。

桓公道：“邢侯不必悲伤，可选一个新址，寡人同宋伯、曹公一起帮助建城。”

邢侯无限感激，说：“百姓逃难大都到夷仪去了，如在夷仪建都，可顺民意。”

桓公道：“好，就在夷仪筑城。”

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在夷仪便筑起了一座新城。桓公还为邢国建了宗庙、朝堂，修建了庐舍，里面的用品，以及牛、马、粟、帛之类，全部从齐国运来。邢侯、众臣和百姓，无不欢声载道，感激桓公。

宋伯、曹公筑新城完毕，想收兵回国。齐桓公对宋伯、曹公道：“现在，邢国已安定了，可卫国君臣连个立身之地还没有，咱们好事做到底，一起帮助卫国筑城好不好？”

宋伯、曹公齐声道：“侯伯之意甚好，应当帮助卫国。”

桓公、宋伯、曹公即日拜别了邢侯，率领大军向卫国进发。

卫文公毁早已在国界等候。

桓公见卫文公身穿粗布素服，头戴帛冠，十分怜惜，说：“寡人同宋公、曹伯，带领大军，想为君新建都城，不知选好了地方没有？”

卫文公道：“十分感谢侯伯和宋公、曹伯，寡人已占卜过了，选吉地楚邱，可卫国太穷，无钱建城。”

桓公道：“卫侯不必伤心，一切由寡人操办就是了。”

桓公号令三军，选吉日开工筑城，所用木材、粮食等都是从齐国运来，不到一个月，新城巍然立于楚邱。

卫文公亲笔写下了“再造之恩”四个大字，刻碑立于城东门，以感齐桓公之恩德。

不到两年时间，齐桓公办了三件大事，一是立鲁僖公使鲁国安定；二是在夷仪为邢国筑城，三是在楚邱为卫国筑城，使邢、卫二国得以生存。齐桓公威望愈振，被诸侯各国尊为五霸之首。

## 第四章 降服蛮楚

### 1. 伐楚之计

公元前六五七年冬天，楚国讨伐郑国。郑国派特使星夜到齐国告急求救。

齐桓公急忙请管仲进殿商议。

桓公道：“郑伯派使者告急求救，寡人意欲前往，仲父之意如何？”

管仲道：“楚国是齐国的劲敌，也是中原各国的威胁，其狼子野心是要图霸中原。

郑国是中原防御楚国的前哨，不能不救。不过，楚国这些年任用令尹（相国）治理国家，很有章法，国力颇强。楚成王意与主公一比高低。因此，必须讨伐降服它，楚国降服了，郑国的事情也就解决了。”

桓公道：“楚国兵强马壮，又有汉水险要屏障，伐楚有必胜的把握吗？”

管仲道：“主公这些年来，救燕存鲁，城邢封卫，天下百姓深感主公的恩德，各路诸侯敬服主公的大义，如果联合诸侯讨伐楚国，没有不服从命令的。”

桓公不无担心地说：“伐楚路途遥远，大军未到，楚国已有充分的时间准备。这一仗如果打不赢，寡人怎么向各路诸侯交待？”

管仲笑道：“主公还记得蔡姬吗？”

桓公一怔，恨恨连声道：“这个蔡侯，寡人非亲手杀了他不可！”

原来，蔡姬因荡舟将桓公颠入水中，桓公怒气之下，将蔡姬逐回蔡国。蔡穆公一怒之下，逼迫蔡姬嫁给了楚成王。

管仲道：“这次伐楚要出其不意。蔡国与楚国接壤，大军以讨伐蔡国为名，一旦得手，立即向楚国发动进攻，可大获全胜。”

桓公道：“好！还有一个有利条件，江国和黄国过去一向听楚国调遣，前天派使者来讨近乎，想与齐结盟，正好作为伐楚的内应。”

管仲想了想，说：“江国和黄国是楚国的邻国，如果加盟齐国，楚国必然愤恨，很可能要讨伐他们。他们肯定不是楚国的对手，必然到齐国求救。要救，则道路太远，不等齐军赶到，就已亡国；如果不救，则丧失了同盟的大义。臣以为不结盟为好，可告诉使者，他们的心意主公收下就是了。”

桓公思考了一阵子，说道：“仲父说的也是。不过，使者提到舒国助楚为虐，依仗楚国势力，屡屡侵犯邻国，不可不讨。”

管仲道：“舒国是楚国的爪牙，主公可给徐国国君写一封密信，让徐国偷袭舒国，可作为伐楚的桥头堡。江、黄二君，各守本界，听候调遣。”

桓公又道：“那郑国怎么办？”

管仲道：“告诉郑国，全力防守，齐国大军已经出发，很快就到。等大军一到，郑伯要率军到上蔡会合，共同进攻蔡国。这样，郑国军心、民心安定，士气高昂，一定能顶住楚国的进攻。”

桓公道：“仲父可立即修书，邀请宋、鲁、陈、卫、曹、许各君，定于明年春正月元旦出兵，到上蔡聚齐，名为讨蔡，实为伐楚！”

## 2 . 兵临城下

公元前六五六年春正月元旦，齐桓公命管仲为大将，率领隰朋、宾须无、鲍叔牙、开方、竖貂等，战车三百乘，出发讨伐蔡国。一路上，军纪肃整，对百姓秋毫无犯，深得百姓的爱戴和赞誉。

离蔡国还有一百里路时，已是夕阳落山，大军安下营寨。

桓公刚刚用过晚膳，竖貂走进大帐。

竖貂道：“主公，臣愿率一支兵马，偷袭蔡城，收蔡城，作为集合各诸侯兵马的地方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爱卿想夺头功呀！”

竖貂道：“臣跟随主公三十年了，这次想争个头功，给主公增添光彩。”

桓公道：“好哇！爱卿可以向仲父讨领一支人马。”

竖貂便到管仲大帐。管仲正在烛下弹琴。竖貂不敢惊动，立在帐外等候。

管仲弹完一曲，喊道：“竖貂将军，进来吧。”

竖貂进帐，还没开口，只听管仲说道：“竖貂将军，是不是要夺头功？”

竖貂一惊：这管仲，真他娘神了！忙道：“正是，刚才已向主公……”

不等竖貂说完，管仲打断了他的话道：“要多少兵马？”

竖貂忙道：“须战车一百乘，甲士三千。”

管仲笑道：“军令已写好，拿去吧。”

竖貂又吃一惊。他接过军令，更是瞠目结舌，不多不少，正是战车百乘，甲士三千。

他心里纳闷，管仲是神吗？

管仲笑道：“竖貂将军，祝你旗开得胜。”

竖貂忙道：“托仲父洪福！竖貂愿阵前立功。”

管仲挥手道“去吧！”复又弹起琴来。

竖貂点起兵马，令战马摘下铃当，马蹄裹上褐布，乘夜向蔡城进发。

第二天一早，已兵临城下。安营扎寨后，稍事休整，即令攻城。他在战车上高擎长剑，大声喊道：“将士们，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！凭我大齐兵车千乘，且有八路诸侯壮我军威，蔡国弹丸之地，必败无疑！将士们，冲啊！”

战鼓咚咚，震耳欲聋，响彻长空。齐国军队锐不可挡，似流动的大潮，压至蔡城城门前。

## 3 . 蔡侯闻风而逃

蔡穆公接到齐国的战书，大惑不解。蔡国与齐国，远无仇，近无恨，齐桓公为啥如此兴师动众，调集八国联军来讨伐？想来想去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他妹妹蔡姬被齐桓公赶回家来，他又把蔡姬嫁给了楚成王。这件事一提起来他心里就有火。齐桓公也太过份，夫妻之间因为闹得过份了一点儿就赶回家来，也太不给他这一国之君面子了。可他还不明白，齐是强国，蔡是弱国，要讨伐蔡国一个齐国就绰绰有余了，为何如此兴师动众？是不是要显一显侯伯的威风？蔡国投靠楚国，这是地理的缘故。蔡与楚接壤，楚国强大，

小国不依附大国怎么生存？他倒是想投靠齐国，可相隔千里之遥，真遇上了急难事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如果齐桓公恃强凌弱，骄横纵情，可那位相国管仲不是糊涂人，如果因为一个女子就兴八国之师，可以说师出无名，这是报私仇、泄私愤……，他越想越气，齐桓公简直欺人太甚！他刷地抽出长剑，即使是鸡蛋碰石头，他也要碰上一下。

相国叔齐忙道：“君上息怒。两军对垒，且不可轻易从事！”

蔡侯怒道：“兵临城下，难道要寡人束手待毙不成！”

叔齐道：“以臣愚见，齐侯举兵，必有缘由。要摸清来龙去脉，才好对症下药。君上要稍安勿躁，能缓则缓，能和则和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切不可轻率开城交战，请君上慎思。”

蔡侯呆呆地站着不动，叔齐的话很有道理。他颓然坐下，问道：“齐军先锋将军是谁？”

叔齐道：“回禀君上，齐先锋将军是竖貂。”

蔡侯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竖貂乃蝇营狗苟之辈，狗仗人势，狐假虎威，又是贪利之徒，见财眼红。”他转念一想，又道：“叔齐、孔颜二卿。”

叔齐、孔颜齐声道：“臣在。”

蔡侯吩咐道：“二位爱卿可带金泉玉器一车，今晚上私访竖貂，饱其私囊，略其贪心，探明齐侯起兵的真情实意。”

叔齐、孔颜交换了下眼色，齐声道：“遵命！”

夜幕落下了，天上繁星点点。

叔齐、孔颜带好礼物，出城来到竖貂大帐求见。

军帐中，竖貂已解甲卸盔，正饮酒自乐。呷一口酒，吃一点菜肴，哼着小曲儿，满心的得意。这次当这个先锋官，功劳唾手可得，因为蔡国他很了解，接蔡姬是他接的，送蔡姬也是他送的。正想得得意，侍卫进帐报告：“竖貂将军，来了两位客人，自称是将军的朋友。”

竖貂一愣，心里话，在这里哪来的朋友？说道：“请他们进来。”

叔齐，孔颜进帐，拱手施礼道：“蔡使叔齐、孔颜拜会将军。”

竖貂一怔，认得是蔡国的相国和大司行，故意摆出傲慢的样子，脸上表现出矜持与鄙视，冷笑道：“二位来此是不是通报明日的战事？”

叔齐忙道：“竖貂将军，咱们是老朋友了，听说将军来此，特来拜会！”

竖貂哼了下鼻子，道：“本将军奉侯伯之命，任八国联军之先锋，本将军想一显身手，让蔡侯开开眼界，殊料蔡侯乃小小鼠辈，不敢与本将军谋面。”

孔颜怒发冲冠，刚要发作，被叔齐扯了扯衣服，好不容易忍住了。

叔齐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君上不知将军大驾光临，将军与蔡国素有旧交，未能远迎，敬祈宽恕。”

竖貂严厉地说：“二位今晚来，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叔齐道：“蔡国弹丸之地，怎敢与将军对垒！今日前来，是我君上的一片心意，将军曾与君上几次谋面，旧情笃深，特遣微臣前来问候。”叔齐说完，故意看一眼身旁的武士，又意味深长地看着竖貂。

竖貂心领神会，挥挥手令甲士退下，脸上表情也渐趋和缓。

“二位有何话说？”

叔齐赶紧递上帛书，道：“这是君上的一份薄礼，特呈黄金百斤，白璧百双，以酬谢将军不远千里之劳。”

竖貂看一眼帛书，脸上迅即闪过一丝喜悦的神情，马上又恢复到原来

的模样：“兵临城下，蔡侯有什么打算？”

叔齐道：“齐侯举兵，君上大惑不解，不知蔡国犯了什么罪，使齐侯大动干戈？”

竖貂狡黠地一笑，道：“蔡姬现在哪里？”

叔齐道：“蔡姬被齐侯逐回家来，已嫁给楚成王了。”

竖貂道：“这还了得！侯伯一时生气，让蔡姬回来住一阵子，没有侯伯的旨意，谁敢让她再嫁！”

叔齐道：“如果因为蔡姬，齐侯大兴讨伐之师，那我君上当面向齐侯请罪行不行？免得百姓涂炭。”

竖貂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以为侯伯兴八国之师，就为一个小小的蔡国吗？有那么一个国，上不朝服周天子，在这里称王称霸，还想与大齐抗衡，这次要给他些颜色瞧瞧。回去对蔡侯说吧，不日八国军兵一到，蔡国必夷为平地！蔡侯如果聪明，不如及早逃遁。”

叔齐、孔颜明白了，忙道：“谢将军点拨，微臣回去告知君上，早作安排，告辞！”

竖貂看着礼单，得意地笑了起来。

叔齐、孔颜赶回城中，将齐侯纠合七国诸侯，先侵蔡，后伐楚这一军机向蔡穆公汇报，蔡穆公大惊失色，当夜率领宫眷，出奔楚国去了。

#### 4．八国大军，杀奔汉水

七国军队已如期到齐，七国诸侯无一不到。许穆公奉齐桓公之命，先出兵袭取舒国，他虽身患重病，也抱病赶来。齐桓公立即嘉奖，将其序位排在曹伯之前。这七路诸侯的排列顺序是：宋桓公、鲁僖公、陈宣公、卫文公、郑文公、许穆公、曹昭公。八路兵马一字儿摆开，煞是威武雄壮。战旗猎猎，可蔽天日；战马嘯嘯，惊天动地；战车如云，人马如海。

齐桓公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，朗声道：“今日举兵，有劳各位贤侯，各位将士跋山涉水，千里征程，你们辛苦了！寡人深表感激！”

宋桓公道：“齐侯讨伐山戎，救下燕国；大义灭亲，安定鲁国；城邢封卫，恩重如山。大礼加于天下，大义布于诸侯，百姓传诵，天子嘉许。齐侯有令，诸侯敢不应从？”

鲁僖公道：“借君之恩威，乃诸侯幸事！”

郑文公道：“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！”

曹昭公、卫文公、许穆公也齐声道：“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！”

管仲面向七路诸侯，高声道：“臣管仲拜见各路诸侯。此次主公大会诸侯，名为攻蔡，实为伐楚。现蔡侯畏罪而逃，不战而胜。而楚成王据汉江之险，南方之遥，不事天子，不遵王命，无视我北方诸侯，自恃强悍，飞扬跋扈。昔日天子周昭王南巡于楚，一去不返，终至不归。今日楚子有恃无恐，又不向天子敬纳包茅之贡，无礼无义，何以至此！主公此次兴兵，大合诸侯，乃替周室讨伐，为天子除害。没有如此正义之举，主公不敢劳各位大驾！今日七路诸侯，有劳玉趾，效力我主公，微臣管仲向各位君上致敬！”管仲言毕，深深一揖。

齐桓公道：“仲父所言，正是寡人所想。楚子肆虐，有恃无恐，不向周天子纳贡。

寡人身为中原盟主，理当为天子效劳，剪除逆贼，使天下和顺。望各路诸侯，同心协力，与寡人进至汉水，向楚子问罪。”

宋桓公道：“齐侯深谋远虑，行此大义，寡人怎敢不从？”

六路诸侯一齐拱手道：“听从齐侯调遣！”

齐侯大声道：“好！寡人督率前军，进兵汉水！”

管仲下令：击鼓！”

顿时，八路诸侯共同击鼓。鼓声阵阵，旌旗猎猎，八国大军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汉水。

## 5 . 管仲舌战屈完

齐桓公率八国联军，经过蔡城，望南而进，直达楚国边界。只见在“楚”字界石旁停着一辆兵车，车上站着一个人，身穿宽袍大袖大夫朝服，道貌岸然，彬彬有礼。此人姓屈名完，是楚国大夫。屈完高声对齐军大将王子成父道：“请通报齐侯，楚国使臣屈完在此等候多时了。”

王子成父一惊，急忙向桓公禀报：“主公，楚国已有准备，派使者屈完在前面恭候。”

桓公吃了一惊，看看管仲道：“仲父，楚军消息怎能如此灵通？”

管仲看一眼竖貂，冷笑道：“此必有人泄露消息。”

竖貂装作没事儿的样子，说：“主公，蔡侯已逃到楚国，定是蔡侯报告了楚王。”

桓公又问管仲道：“仲父，楚王既派使者在此等候，一定有话要说，谁去会会楚国使者？”

管仲道：“臣去会会这位使者，晓以大义，如果楚人通情达理，会自惭理屈，不战而降，那可就再好不过了。”

桓公问王子成父道：“楚使者带多少人马？”

王子成父答道：“单人单车。”

桓公道：“王子成父将军，跟随仲父会见楚使，一定保证仲父安全！”

王子成父道：“主公放心。”

管仲上了王子成父的战车，来到屈完面前。

屈完一见管仲，连忙拱手施礼。

管仲也拱手还礼道：“屈完大夫有话请讲。”

屈完看着管仲说道：“寡君闻听齐侯率八国兵车前来讨伐，派下臣屈完前来询问，齐国与楚国既无旧仇，又无新怨。齐国居于北海，楚国居于南海，风马牛不相及，不知齐侯是出于什么原因，大兴讨伐之师？”

管仲道：“昔日周成王时，封我大齐先君太公到齐地，派召康公赐命，要我先君太公对五侯九伯各国，世世代代掌征伐大权，以辅佐周王室的安危。封地东至海，西至黄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无棣。凡有背弃周天子之命，或对周王室不恭敬者，可随时予以讨伐。自从周幽王被犬戎杀害，周平王迁都雒邑（今洛阳），诸侯各自为政，不事周室，致使周王室衰微。寡君奉周天子之命主盟中原，修复先业，已大见成效。你们楚国位于南荆，应当每年向周王室进贡包茅，供王室祭祀所用。可楚国连年不进包茅之贡，对周天子不恭不敬，为此，寡君率七国诸侯前来征讨。还有，周昭王南巡至楚，突然驾崩，也是楚国的责任。为此，寡君兴师讨伐，楚国还有什么可说的？！”

屈完听完管仲的一番慷慨陈词，心中十分佩服，说道：“周王室自己乱了朝纲，导致各路诸侯的不满，不向周王室进贡，天下诸侯都这么干，并不是单单楚国如此。当然，作为诸侯国，不向周王室进贡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不对的，寡君知罪了，从今往后，一定年年进贡就是了。不过，昭王南巡，



是因翻船溺水而亡，要问罪只能去问汉水，寡君不能担这个罪名。请齐侯所率兵马在边界驻扎，微臣立即回去向寡君禀报。”说完，掉转马头，急驰而去。

管仲回到大帐见齐桓公，桓公问道：“仲父，楚人可服罪？”管仲笑道：“楚使在大义面前，理屈词穷，不得不认帐。”

王子成父笑道：“仲父一席话，简直是唇枪舌剑，有理有节。”

桓公也笑道：“小小南楚，哪是仲父对手！下一步怎么行动？”

管仲道：“楚人横蛮倔强，单凭三寸不烂之舌是不能降服的，大军继续前进，造成兵临城下的进攻声势，逼他降服。”

桓公下令：“大军向南进发！”

一声令下，八国军队一齐向南开进，到达离汉水不远的胥山，管仲对齐桓公道：“主公，大军就此屯扎，不要再向前走了。”

宋伯道：“兵已到此，为什么不直达汉水，与楚军决以死战？”

管仲道：“楚王既派使者来，必然做好了战斗准备。一旦交战，就没有讲和的余地了。虽然咱们打赢了，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现在咱们屯兵在这里，猛张声势，楚人必然害怕，估计要再派使者来，这样，咱们就可以不战而胜。咱们讨伐楚国的目的，就是要让他尊重周王室，楚王只要服罪，只要保证向周天子俯首称臣，按时进贡，就可以了。”

八路诸侯以讨楚而兴师，不伤一兵一卒；以服楚而凯旋，岂不是一件庆幸的好事吗！”

宋伯将信将疑地说：“恐怕楚王不会这样听咱们安排吧。”

管仲道：“咱们拭目以待。”

## 6 . 召陵定盟

楚成王熊恽听蔡穆公说齐桓公率八国之兵讨伐楚国的消息，又惊又怒，骂道：“齐侯小白欺人太甚，自以为当上了中原霸主，便不可一世了。寡人要让他汉水之畔栽个大跟头，让他见识见识寡人的厉害！”他拜斗子文为大将，厉兵秣马，在汉水以南屯扎，摆开一副决战的架式。听了大夫屈完的禀报，楚成王极为恼火，骂道：“齐侯小白简直莫名其妙，难道为了区区一车青茅，就兴八国大军来侵犯？”

屈完道：“虽然一车青茅不值钱，可是对周天子的态度，齐侯以此来犯，可以说是名正言顺。”

这时，探子来报：“齐侯率八国大军，在胥山屯扎。”

楚成王冷笑道：“哼，寡人看，齐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当了霸主，自以为得意，打着尊王的旗号，肆意胡作非为，蔡国不就是例子吗？什么也别说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寡人要与齐侯决一死战！”

子文道：“齐相管仲，精通军机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既然齐侯倾八国之兵来侵犯，为什么在胥山屯扎，而不发动进攻呢？这里边定有阴谋。”

楚成王一听也有道理，他也有点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了：“是啊，齐侯不是号称十万雄兵吗？为什么不进攻呢？”

子文想了想说：“君上，依臣之见，我们充分做好战斗准备，还应该再派使者前往齐营，摸清虚实，察其意图。从这个阵势上看，似乎齐侯不象是非要打仗不可。问明情况后，或战或和，再作决定。”

楚成王点点头，表示同意：“派谁去合适呢？”

子文道：“还是派屈完大夫。屈大夫学识渊博，精明过人，又十分智慧，

已经与管仲打过交道了，定能不辱王命。”

楚成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请屈完大夫再辛苦一趟。”

屈完道：“臣有一个建议，望君上采纳。”

楚成王道：“屈大夫有话请讲。”

屈完道：“楚国不向周室进包茅之贡，是楚国的错误，臣已替君上承认了。君上如果承认这一点，那就没有必要打仗，答应齐侯的条件就行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臣就再去齐营，臣当努力化解楚、齐两国的矛盾。如果是去下战书，臣不能胜任，可另派别人。”

楚成王道：“寡人派屈大夫为特使，有权处理任何重大事情。战也好，和也好，由屈大夫根据情况自裁。”

屈完道：“君上如此信任屈完，屈完决不辱王命！”

屈完再至齐军，见到王子成父道：“吾乃寡君特派使者，求见齐侯，有要事相告！”

王子成父暗道：“仲父真神人也！”他让屈完稍候，急忙奔进齐桓公大帐，说道：“君上，仲父果然神机妙算，楚王又派使者来了。”

管仲笑道：“楚使复来，必是求和无疑，请君上以礼相待。”

宋桓公惊疑地看着管仲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：“寡人今日亲见，管相国真乃神仙下凡，连楚蛮也乖乖地听调遣！”

齐桓公笑道：“仲父神谋，百不失一。”转头对王子成父道：“请楚使进帐！”

屈完进帐，向桓公叩拜道：“参见齐侯。”

桓公回礼：“屈大夫平身。不知屈大夫来此有何见教？”

屈完道：“寡君因没有按时向周王室进包茅之贡，引发齐侯率八国大军来征讨，对此，寡君已知罪了。请齐侯给寡君一个知过改过的机会，退兵三十里，寡君定唯齐侯之命是从！”

桓公道：“寡人此次率军征讨，就是因为楚国不尊王室，只要楚国知罪改过，寡人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好吧，寡人退兵三十里，在召陵屯扎，以待消息。”

屈完返回郢都，向楚成王禀报道：“齐侯已答应臣的要求，退师三十里。臣已代君上答应立即向周天子进贡包茅，君上不可失信。”

楚成王冷笑道：“齐侯那么容易就退兵了？一定是害怕了吧！哼，这一车包茅事小，可丢寡人的面子事大。”

屈完气愤地说：“君上授权臣去齐营讲和，现在却又出尔反尔，如此反复无常，定当引人耻笑！”

子文也道：“齐侯等八国之君，尚不失信于一名楚国的大夫，难道能让屈完大夫食言于君上吗？君上金口玉言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

楚成王苦笑着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吧，屈完大夫，可带八车金帛，前往召陵犒劳八国兵马，再准备一车青茅，让齐侯等人验收之后，直接向周室进贡就是了。”

屈完带着八车金帛，一车青茅，飞速赶到召陵，来见齐桓公。

齐桓公向各国诸侯下令道：“将各国兵马，分为七队，分列七方，齐国兵马屯于南方，与楚军正面相对，等齐军中战鼓一响，其他七路兵马一齐鸣鼓，器械盔甲务必要十分整齐，让楚人开开眼界！”

一切准备就序，齐桓公才与屈完见面。

屈完呈上犒军之物的礼单，道：“寡君委派微臣带八车金帛，以犒劳八路兵马。”

桓公不屑一顾地看一眼礼单，对管仲道：“仲父，速令人将楚国的礼物分送各路诸侯。”

屈完又指着青茅道：“这是青茅一车，请齐侯检验。”

桓公看看青茅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了，青茅由屈大夫收管，向周天子进贡就是了。”

屈完道：“齐侯验过之后，今日即发往雒邑。”

桓公不可一世地对屈完道：“屈大夫见过我中原之兵的阵势吗？”

屈完道：“臣生于楚荆，长于楚荆，从未去过中原，也未见过中原雄兵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请大夫同寡人同乘一车，开开眼界吧。”

屈完登上桓公的战车，只见八国之兵，各占一方，明盔亮甲，十分威整，一字儿排开，数十里不绝。

桓公举起鼓槌，在战鼓上击了一下，顿时，齐军鼓声大作，七路军马立即鸣鼓相和，鼓声震耳欲聋，如雷霆万钧，惊天动地。

桓公喜形于色，对屈完道：“寡人有这样的兵马，要是战斗，那定稳操胜券；要是攻城，那定攻无不克！”

屈完却不以为然，道：“君上之所以能为五霸之首，是因为君上能为周天子的利益辛劳奔波，能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，伐山戎，封卫城邢，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以德威服诸侯。因此，才得到各路诸侯的敬服。如果君上依仗兵马强盛，那情况就不同了。楚国虽偏远弱小，还有方城为城，汉水为屏障。方城固若金汤，汉水深不可测，别说十万大军，就是百万，恐怕也难说百战百胜！”

桓公听了，顿感惭愧，对屈完说：“大夫真是楚国的贤臣，见识过人，寡人愿与楚国修先君之好，大夫以为如何？”

屈完道：“君上与楚国修先君之好，是楚国的福气，君上看得起楚国，寡君怎敢不为之鼓舞？请与君上订盟好吗？”

桓公十分高兴地说：“好，明日就在召陵定盟！”

当晚，桓公留屈完在齐营中歇息，由管仲设大宴款待。

管仲举起一爵酒，笑道：“屈大夫学识可通天地，管仲佩服，来，为齐楚结盟，也为结识大夫，干杯！”二人同饮。

屈完也举起一爵酒，笑道：“管相国大名如雷贯耳，今日才得一见尊容，屈完三生有幸。管相国凭一车青茅不战而胜楚国，在下五体投地佩服！在下敬相国一杯！”

二人谈得十分投机，一直谈到深夜方息。

第二天，齐桓公在召陵立坛，与楚国订盟。

桓公手持牛耳，为主盟，管仲为司盟。

屈完代表楚成王宣读了“自今以后，楚与中原各国世通盟好”的盟书。

司盟管仲宣布歃血。

桓公与屈完歃血，然后七国诸侯依次与屈完歃血。

盟成。

齐桓公神采飞扬地说道：“今日各路诸侯与楚国结盟，楚国从此每年按时向周王室进贡，任务已圆满完成，各路诸侯辛苦了！寡人与各路诸侯就此告别，请各自率兵马凯旋！”

宋桓公御说临行前找到管仲，问道：“管相国，寡人有一事求教，楚国的罪过，在于目无周天子僭号为大，自立为王，为什么讨伐他却以区区包茅为理由？”

管仲笑道：“楚僭号为王已经三世了，中原各国将其视同夷狄，如果以此为由进行讨伐，楚必然拼死抵抗，宁肯国破人亡也不会俯首帖耳听从调遣。这样，势必要进行恶战。即使我们胜了，也不能长久在此驻扎，待大军一撤，楚人肯定报复，这样以来，南北从此战祸就永远不能停止了。我们以包茅之贡为由征讨，楚人容易接受，区区一车包茅，楚人也不愿国破家亡，兵祸不断。不就是进贡一车青茅吗？可事虽小，罪过却大，楚人服罪就是我们的胜利，再与楚国订盟，这样，南方就可以安宁一段时间了。”

宋桓公佩服得连声称妙，顺口吟道：

“楚王南海目无周，  
仲父包茅善运筹。  
不用刀兵订盟约，  
从此中原无南仇。”

## 第五章 稳固周室

### 1. 群臣楷模

伐楚归来，齐桓公好生得意。区区一车青茅，使蛮楚不得不降服，自此，南北诸侯，都归附侯伯。一匡天下的夙愿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，终于完成了。这件事对齐桓公震动很大，使他更明白了“名”的重要性，更加坚定了尊王室而令诸侯的战略，也更加佩服、信任管仲。为庆贺这次胜利，回到临淄稍事歇息，便大宴群臣。

齐桓公意气洋洋地高擎酒爵，道：“此次联合八路诸侯，以攻蔡为名，行伐楚之实，责包茅之贡，灭蛮楚威风，可谓同心同德，上下一致。寡人谢仲父大聪大智，谋略胆识，也谢各位大夫尽心尽力。寡人已听仲父之言，派隰朋大夫前往洛阳，拜见周天子，禀报伐楚之功。今日，寡人设宴，庆祝胜利，也给众大夫洗却征尘。来，大家一齐干！”

齐桓公一饮而尽，众大夫也一饮而尽。

竖貂举爵道：“这次大胜楚蛮，全依仗主公英明决断，主公指挥八国十万大军，威镇汉水，那蛮楚不得不降，臣敬主公一爵。”

管仲不等桓公回答，举爵道：“主公率领八国大军在前方打了个大胜仗，宁戚大夫在后方也打了个大胜仗，治国井井有条，丰收在望。来，宁戚大夫，老夫敬你一爵！”

齐桓公忙道：“仲父说得好。寡人在南方打仗，毫无后顾之忧，多亏宁戚大夫。寡人提议，为宁戚大夫干！”

齐桓公与众大夫各饮尽一爵。

宁戚十分感动，站起来向桓公深深一揖，道：“蒙主公恩德，我大齐今年风调雨顺，无旱魃水魅，无蝗虫之灾，田野禾苗茁壮，丰收在即。特别是仲父颁布的相地衰征之策，使齐国百姓欢呼雀跃，干劲倍增。从庄稼长势看，今年将是前所未有的丰收年景，宁戚特向主公道喜。”

桓公听了宁戚这番话，不禁喜上眉梢，笑道：“托众爱卿洪福，托仲父洪福，等到丰收时节，寡人定当举行盛典，以示庆贺。”

管仲道：“丰收在望，与宁戚大夫干系甚大。宁戚身为大司农，上求乞于天地风雨诸神，下体察于黎民百姓之间，坚定不移地推行相地衰征大计，含辛茹苦，兢兢业业，才换来今日丰收景象。如此大臣，乃齐国栋梁，君臣楷模，主公应当为宁戚大夫加功进爵，以彰其劳。”

宁戚诧异地看看管仲，道：“仲父所言，宁戚不敢当。望主公置若罔闻，众大夫不以此见笑。”

齐桓公没有思想准备，给宁戚加封个什么职务？他用征询的目光看看管仲。

东郭牙道：“臣闻听三乡五里的百姓对宁戚大夫有口皆碑。大夫身体力行，实为我辈典范。”

王子成父道：“臣为一介武夫，只知欲行兵马，先有粮草，如今大齐五谷丰登，有足够粮草征服天下，臣佩服宁戚大夫。”

齐桓公在这种场合不便与管仲商量，便说：“仲父及众卿之言，正合寡人之心思。”

宁戚大夫为大齐兴盛鞠躬尽瘁，寡人耳闻目睹，等五谷登场，大功告成，寡人定当给宁戚大夫隆重礼遇，以彰其功。”

## 2.“天下本无事，天子自扰之”

隰朋从洛阳回来，带回一条周室将内乱的消息。原来周惠王长子名郑，是先皇后姜氏所生，已经立为太子。姜后死后，次妃陈妫得宠，立为继后。她也生有一子名叫带。

母得宠子亦得宠，加上公子带又善于奉迎，周惠王十分喜欢他，想废世子郑而立带为太子。世子郑知书达礼，深得人心，而公子带骄纵淫奢，路人皆知，如果废郑立带，肯定会天下大乱。

齐桓公听了隰朋的陈述，长叹一声道：“天下本无事，天子自扰之。废世子立次子，废贤明立昏庸，天子此举，可是有辱王室之风呀！”

管仲沉思良久，对桓公道：“周室有乱，主公义不容辞。”

桓公忙问：“仲父之意，此事该如何处理？”

管仲胸有成竹地说：“臣有一计，可以定周。主公可致书周天子，言主公欲联合各路诸侯拜见世子。天子碍于主公之意，当不会断然拒绝。世子郑一露面，主公与各路诸侯以王者礼遇推崇世子。这样，君臣之名份就成定势，生米已做成熟饭。到时候，天子即使想废世子立次子，也就不能实行了。此举一可制止周室内乱，二可与诸侯互通消息，联络感情，巩固霸业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仲父之谋，果然高人一等，那么，在什么地方会盟好呢？”

管仲道：“卫国的首止（今河南睢县东）。”

桓公道：“好，隰朋大夫立即起草文告传宋、鲁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七国诸侯，明年五月会盟于首止之地，拜见世子郑，并立即派人到首止建筑新馆舍，要华贵气派。”

隰朋叩首道：“臣遵命！”

隰朋走后，桓公留住管仲，说道：“仲父，寡人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至今尚未确立太子，看来，此事不能再拖延了。”

管仲道：“是啊，周室嫡庶不分，差点儿酿成大乱。前车之覆，不可不鉴。主公应该早立太子，以绝后患。”

桓公道：“寡人有六个儿子，论年长当属无亏。长卫姬服侍寡人时间最长，也多次奉劝寡人立无亏，易牙、竖貂，也不止一次地进谏，要拥立无亏。”管仲看看桓公，没有言语。

桓公长叹一声，又说：“无亏尽管年长，可属平庸之辈，论治国之器，当属昭儿。

寡人最喜欢昭儿。到底立谁为太子，一直定不下来，今天听仲父一句话，仲父定谁就是谁吧。”

管仲很明白，竖貂、易牙是阴谋之辈，与长卫姬打得火热，如果立无亏为太子，日后登上君位，必乱国政。便说：“主公对老臣如此信任，臣不胜感激。在立太子这件事上，一定要慎重，一定要选贤任能。治国非同儿戏，一旦选不准，后祸无穷。主公既然认为公子昭比无亏有才能，那就立公子昭为太子好了。”

桓公耽心地说：“寡人怕无亏以年长为由争位，这长幼有序，寡人不好开口呀！”

管仲道：“这个不难，周王定位，由主公操办，主公定位，也可照此办理。在会盟时，主公可选诸侯中最有威望、最贤明的一位，将公子昭继位之事拜托于他，不就没有后患了！”

桓公似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如释重负般地说：“仲父三言两语，就把寡人多日为难的心事化解，真神人也！”

### 3 . 拥戴世子郑

公元前六五二年五月，齐、宋、鲁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八位诸侯按期到达首止。

首止已焕然一新。一幢幢新建设的馆舍，华丽气派。会盟高台高九丈，台上插着八路诸侯的旗旌。每一杆大幡下，站着一位诸侯，齐桓公居首，位次依序排列，仪仗隆重，威风凛凛。高台下是威武雄壮的卫戍将士。

隰朋在台下高呼道：“周世子郑驾到！”

只见一辆豪华辇车驶到高台下面，周世子郑自辇车中出来。

隰朋上前跪拜施礼道：“齐国使者隰朋叩见世子。”

世子俯身扶起隰朋道：“爱卿平身。”

隰朋起身，向世子道：“八路诸侯在台上恭候，世子请登台。”

鼓声、礼乐声骤起，世子郑步上高台。

齐桓公一见世子郑，纳头便拜，其他七路诸侯也随之跪拜。

桓公道：“齐侯小白与宋、鲁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七路诸侯拜见世子。”

世子郑见齐桓公及各路诸侯行跪拜大礼，激动得热泪直流，惶惶然道：“各路诸侯行此大礼，郑岂敢受纳！”齐桓公道：“我等诸侯沐浴天子圣恩，今见世子如见天子，敢不叩首以拜！”

世子郑急忙扶起桓公道：“齐侯平身，诸侯平身！”

齐桓公与诸侯起身。

世子郑抹一把泪，颤声道：“齐侯与各路诸侯给郑如此殊荣，郑感激涕零。”说着，就要跪谢。

桓公急忙上前拦阻道：“世子不可，君臣之份，万万不可逾越。”

世子郑道：“郑岂敢与齐侯及各路诸侯谈君臣之份？郑身为世子，却已成为周室鱼肉，君王欲罢黜，公子带欲夺位，如今，郑尚不知尸骨抛于何处！郑凶多吉少，可怜之至！”说罢，泪流不止。

齐桓公道：“世子不必悲伤，日月昭昭，谁敢践踏先贤遗训、宗纲维常！今日大会诸侯，拜见世子，就是拥戴世子，谁敢乱纲毁常，天地不容！”

诸侯齐声道：“我等忠心耿耿，拥戴世子，请世子放心！”世子郑拱手施礼道：“谢各路诸侯大恩大德，同心协助！”

齐桓公道：“世子可居住于首止，修身养性，择定吉日良辰，我等为世子歃盟。”

鼓乐声再起，震天动地。

#### 4 . 周惠王的错误决定

齐桓公等八路诸侯在首止会见世子郑这件事，深深地激怒了周惠王。这是明目张胆和他过不去。他也知道世子郑去首止这件事的后果，如果他废黜世子郑而立公子带，那么，周王室将失去八路诸侯的支持。他越想越气，越气越恼，心火直往上攻，觉得一阵腥味直冲喉门，“哇”地吐出来，竟是一口鲜血。他知道自己已病入膏肓，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。

王后陈妫这几日总是哭哭啼啼，要周惠王为她作主。她知道周惠王身体状况，要是不把公子带的太子地位定住，周惠王一死，儿子继位就成了泡影，她的母后之位也付诸东流。

为此，她施尽浑身解数，逼着周惠王下旨。

周惠王召来太宰周公孔问道：“世子郑去首止有多少日子了？”

太宰周公孔掐指一算，答道：“已经一月有余。”

周惠王一拍案几，怒声道：“大胆齐侯，率诸侯拥留世子郑，是何居心？是何用意？这要将朕置于何地？”

周公孔从内心里是赞赏齐桓公的这次举动的，如若不然，世子郑早被废黜，周室定将大乱。他对周惠王的举动十分不满，本来顺理成章的事，他却非要倒行逆施，可敢怒而不敢言。他很清楚，周惠王老了，人老了特别固执，他定了的事想改变很难，便说道：“天子不必动怒。首止路途遥远，世子可能是耽搁在路上了。”

周惠王气得呼呼直喘，道：“齐侯小白依仗是东方大国，中原盟主，无法无天，公然忤逆朕意，可恶可恨！朕堂堂天子，岂能受一个诸侯的挟制！朕纵观天下诸侯，皆忠心效忠周室，就连过去一直不进贡的楚国，也派屈完大夫前来进贡。朕决定，王室从今以后，加强同楚国的联系，有事多与楚国商量。”

周公孔一听，大惊失色，心里话：周惠王是老糊涂了！他稳定了一下情绪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昔日天子继位，诸侯不朝，四海之内，不尊王室。齐侯继位后，先派使者朝奉进贡。之后，齐侯奉王之命，大和诸侯，尊王攘夷，才有今天之天下和顺，尊奉王室的大好局面。楚国居蛮荆之地，自恃天高地远，不朝不贡，僭号称王，狼子野心，路人皆知。无齐侯之讨伐，则无今日楚子之朝贡。如今齐侯拥戴世子郑，也是为了王室安定。”

齐侯效忠王室，世人皆有评说。天子欲远齐而近楚，可要慎重行事，三思而……”

不等周公孔说定，周惠王拍案而起，道：“太宰不必多说了，齐侯若忠于王室，就不会公然违抗朕的旨意。朕意已定，太宰立即派人持朕之手书，去首止交给郑伯，让郑弃齐从楚，与楚修百年之好，同心协力，侍奉周室。”说罢，一阵剧烈的咳嗽，又吐出一口血来。

周公孔惊恐地看着周惠王，道：“天子龙体有恙，须好生休养，臣告退。”

## 5 . 郑文公不辞而别

郑文公接到周惠王的密旨，急忙拆开看起来。一连看了三遍，自言自语般小声念诵：“子郑结党营私，违背朕命，周室大业，不堪委任。朕之意在次子带也。爱卿若能背弃首止之盟，舍齐从楚，共辅子带，朕愿委国以听。”

郑文公喜上眉梢。原来这郑国论爵位在齐国之上，其先祖武庄，世为周王室卿士，领袖诸侯，后一度衰弱。郑文公即位后，虽怀满腔鸿鹄之志，无奈国力不张，军力不雄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不得已屈尊于齐桓公。经过几年励精图治，国力大增，称霸之志复又萌生，但国力强盛非一朝一夕之功，比起齐国来尚不能相提并论。现在机会来了，齐桓公打着尊王的旗号，称霸天下，可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，这次，首止之盟就得罪了周天子，而且，齐桓公在世子郑面前出尽风头，凌驾在各路诸侯之上，他心中十分不满。你齐桓公再能，也不过是周王室的臣子，郑国只要靠上周惠王，那就不是打个旗号的问题了。他越想越得意，急忙召集大臣孙叔、申侯商议。孙叔、申侯急忙赶来，问道：“主公深夜宣臣，有何要事？”

郑文公把密旨递给二人，道：“二位爱卿先看看周天子给寡人的密信。”待二人看完，郑文公笑哈哈道：“天子对寡人如此器重信任，是郑国的福份。郑国以此为契机，可重新振兴，夺回领袖诸侯的地位。寡人召二位爱卿，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”

孙叔想了想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主公，此事关系重大，须三思而后行。过去齐国为郑国多次排忧解难，如果弃齐从楚，从道义上说不过去，这是一；周天子已年老多病，世子郑继位只是个时间问题，且天下诸侯都拥戴世子郑，主公如果弃齐从楚，那就不仅得罪了齐侯及众诸侯，而且得罪了世子郑。如果郑一旦继承王位，那对郑国就十分不利了，这是二；其三，楚国乃虎狼之国，无信无义，与楚国为伍，极不可靠。”

郑文公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寡人不愿屈尊于齐侯麾下，齐侯不过周王室的一路诸侯，而周天子天下只有一个，从霸哪赶上从王！再说，世子郑虽然得到各路诸侯的拥戴，可他终究不过是世子，而不是天子。何况，周天子决心要废黜他，要公子带接替王位，周天子虽然年老多病，可他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要按照他的意志行事。寡人与世子郑又无深交，为何要违背王命呢！”

孙叔坚持己见，据理力争：“主公，在继承君位这件事上，应该长幼有序，这是纲常。如果不这样，势必要酿成大乱。周幽王、桓王、庄王都曾废长立幼，结果如何？人心不附，继位者都没有好下场。现在天子又要重蹈复辙，主公万万不可轻举妄动！否则，将来一定会悔之莫及！”

大夫申侯冷笑道：“孙叔之言，太危言耸听了！主公身为周王室诸侯，天子有令，怎么可以违抗呢！如果服从齐侯拥戴世子郑，就是背弃了天子。趁着现在还没有敌盟，主公应立即回郑国。主公一走，各路诸侯必起疑心，这首止之盟就办不成了。再说，世子郑有各路诸侯支持，可公子带在周王室还是很有力量，到底谁能继承王位，尚在不可知之数。依臣之见，主公不如先回郑国，静观其变，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。”

孙叔忙道：“主公，申侯之言将给郑国带来灾难，还是……”

郑文公不等孙叔说完，就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！天命高悬，寡人岂敢违背！传寡人命令，立即打点行装，今晚子时离开首止，回国！”

## 6 . 首止会盟

郑文公不辞而别，激怒了齐桓公，他立即召来管仲研究对策。



齐桓公怒道：“这个郑伯，太不像话！再有三天就立盟，他却不辞而别，留下一封信，说什么国中有急事，这里边有鬼！无义无信，竟然到如此地步！寡人之意，立即派王子成父追他回来，或者率七国诸侯讨伐郑国。”

管仲摇摇头，道：“不可，郑伯逃盟这里边大有文章，必定有人挑拨离间，破坏首止之盟。天子意欲废黜世子郑，而让公子带继王位，主公却率诸侯在首止结盟，拥戴世子郑，天子肯定大为光火。因此臣断定，郑伯逃盟，根子来自周天子。”

桓公道：“那会盟之事该如何办？”

管仲笑道：“首止之盟，是为了伸张正义，澄清天理，必然会深得人心，流芳百世。

郑伯所为，不过螳臂挡车而已。主公可曾记得，昔日北杏之盟，曾有宋公御说逃盟，柯地之盟，也有曹沫嚣张之举，可结果如何呢？他们的行为反而帮了主公大忙，巩固了霸业。如今郑伯行不义，必自毙。主公不必为此区区小事而伤肝动火，更不必派兵去追，一切照常，三天后歃盟！”

三天后，首止会盟如期进行。

这天，天格外蓝，一阵阵初夏的温风，将台上树着的一杆杆大旗吹得哗哗啦啦作响。

台下鼓乐齐鸣，奏着欢快、吉祥的乐曲。

齐桓公与世子郑并肩来到台下，其他六路诸侯紧随其后，检阅了整齐、威武的仪仗队和全副武装的卫戍将士，缓步登上高台。世子郑占据中位，各路诸侯呈八字分列两边，站在各自的大旗下面。管仲与各国大臣列队在诸侯后边。

隰朋司盟，只见他双手抬起，往下一压，鼓乐声立即停止。他手捧盟约，高声宣读道：“惠王二十四年五月，齐、宋、鲁、陈、卫、许、曹七国诸侯会于首止歃血会盟，世子郑到会，不参加歃血，以示诸侯不敢与世子并驾齐驱。盟词曰：‘凡我同盟，共翼王储，匡靖王室。有背盟者，天地不容，神明殛之！’”

诸侯一齐宣誓：“凡我同盟，共翼王储，匡靖王室。有背盟者，天地不容，神明殛之！”

隰朋高喊：“献上牺牲——”

两名侍卫抬着一头雪白的羊登上台，置于诸侯面前，一侍卫手持尖刀，刺入羊脖腔，殷红的血落入敦中。

隰朋高喊：“请诸侯歃血——”

诸侯从齐桓公开始，依次歃血，神情是那么庄重，气氛是那么肃穆。

隰朋高喊：“拜见世子——”

齐桓公上前一步，向世子郑行叩头礼：“小白叩见世子！”

众诸侯也学齐桓公样子，一齐叩头：“叩见世子！”

世子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急忙一一扶起众诸侯。他紧握住齐桓公的手，哽咽道：“郑今日在此，见到了尧天舜日。齐侯与诸君的恩德，郑没齿不忘，请受郑一拜！”说罢，双膝就要下跪。

齐桓公急忙拉住世子郑道：“世子不可行此大礼。”

世子郑泪如雨下，无限感慨地说：“郑今日即踏上回归洛阳之路，不能叩首，就鞠个躬吧，各路诸侯受郑一拜。”说着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齐桓公道：“上有天日昭昭，下有诸侯拥戴，世子回到洛阳，可高枕无

忧。”

世子郑道：“谢谢齐侯，谢谢各位君侯！”说罢，向台下走去，来到管仲跟前。管仲施礼道：“愿世子一路顺风。”

世子郑看着管仲道：“久闻齐国皆称相国为仲父，郑今日得见，相国真匡世之才。

郑能有今日，与相国之谋息息相关。来日方长，容郑后谢。”世子郑与七路诸侯依次走下台来，登上了回归的华辇。

齐桓公拱手施礼：“世子保重。”

众诸侯齐拱手施礼：“世子一路平安！”

世子郑登临车上，洒泪拱手道别，千言万语无法用言语表达，只有热泪如泉喷涌。

## 7 . 齐桓公重托宋襄公

送走世子郑，各诸侯互相道别，各自取道回国。齐桓公将宋襄公召到馆舍，设宴相待，只有管仲作陪。

酒过三巡，宋襄公见齐桓公面有难色，似有事相求，便道：“侯伯有事吩咐寡人，尽说无妨，寡人定当尽力而为。”

齐桓公轻叹一声道：“咳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今日寡人为安定周室在首止会盟诸侯，拥戴世子郑，可明日有谁来安定齐国呢？”

宋襄公闻言一惊，道：“侯伯何出此言？”

管仲道：“宋公不知道，明日的齐国就如同今日的周王室一样。主公有六位亲生儿子，按长幼有序该定公子无亏为太子，可公子无亏不是治国之器。论人品、才能，比公子昭差得多。为此，主公一直未定太子之位。为了齐国长盛不衰，接替君位者必须是贤能之人，而不能平庸之辈。因此，主公想选择诸侯中道德最高尚，最有才能的人以公子昭相托，如果日后齐国出现君位之争，由他来协助公子昭，以稳定齐国。

这位人选主公选定了宋公。”

宋襄公道：“承蒙侯伯过奖，寡人实不敢当，寡人才能平平，贤德不具。”

桓公紧握住宋襄公的手道：“宋公不必过谦。先君故世，宋公身为世子，应当接替君位，可宋公却让弟弟目夷登君位。目夷死活不肯，宋公才即位。这次首止之盟，宋公因父新丧穿着孝服赴会，足以证明宋公忠孝信义俱备，寡人甚为佩服。

齐国的这件大事，也是寡人的心事，今日拜托了。”

宋襄公真诚地说：“既然侯伯如此信任寡人，寡人决不辜负侯伯的重托。日后齐国不发生变故则罢，一旦有变，寡人定当全力以赴，辅佐公子昭。”

齐桓公笑道：“有宋公这句话，寡人放心啦！寡人与仲父都已老了，恐怕也没有几年的熬头啦。”

管仲道：“老臣向二位国君敬三爵酒。这一，庆贺首止会盟成功；这二，公子昭有了依托，解了主公一大难事；这三，为宋公明日返回宋国饯行！”

三人同时举爵，一饮而尽。

## 第六章 登峰造极

## 1 . 天子赐胙

这年冬天，周惠王驾崩。世子郑与太宰周公孔商议，暂不发丧，星夜派王室下士王子虎告知齐桓公。齐桓公立即下令，各路诸侯立即到洮地紧急会盟，以定周室。

郑文公第一个赶到洮地，向齐桓公谢罪。原来，郑文公接到周惠王的密旨后，不听孙叔之言，采纳了申侯的意见，连夜逃盟。楚成王闻听此信，串通申侯，郑文公便派申侯去了楚国。事后，齐桓公因郑文公逃盟，率领各路诸侯讨伐郑国，郑文公派人向楚国求救兵。楚成王采纳令尹子父的计谋，举兵侵犯许国。齐桓公一听许国有难，立即率兵来救。楚军不敢迎敌，立即撤退。第二年春，齐桓公又统帅各路诸侯讨伐郑国，郑文公又向楚国求救，楚国不予理睬。郑文公怒而斩申侯，派孙叔向齐桓公求和。齐桓公答应了，并在宁母之地与各路诸侯会盟。郑文公不敢亲自赴会，便派世子华为代表参加会盟。

这世子华是个不孝之徒，唯恐郑文公废黜了他的世子地位，到宁母之后密见齐桓公，请求齐桓公帮他除去孙叔、叔詹等大臣，他宁愿让郑国做齐国的附属国。管仲识破了世子华的阴谋，派人将世子华的言行告知郑文公。郑文公就把世子华杀了。郑文公感谢齐桓公不计较他逃盟之罪，更感谢齐桓公揭露世子华的阴谋，除了隐患，从此，更对齐桓公有令则行。洮地会盟共有齐、宋、鲁、卫、陈、郑、曹、许八国诸侯。齐桓公重新宣读了首止之盟的盟词，统一了大家的意见，然后八国诸侯分别修表，遣人到周王室呈上。

这八人是：齐国大夫隰朋、宋国大夫华志秀、鲁国大夫公孙敖、卫国大夫宁速、陈国大夫辕选、郑国大夫子人师、曹国大夫公子戊、许国大夫百陀。八国大夫连同盛大的羽仪队伍，打着问安的旌旗，浩浩荡荡集结于王城之外。

世子郑十分感激，派王室上卿召伯劳出城慰劳八国大夫，立即发丧，世子郑主丧。

丧事刚刚结束，八国大夫一致要求为周惠王吊丧，谒见新王。在大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，世子郑继承王位，是为襄王，接受了百官朝贺，并亲自接见了八国大夫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惠后和她的亲生儿子公子带只能暗暗叫苦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

世子郑稳稳当当地继承了王位，他知道他的王位是怎么得来的。如果没有齐桓公为他保驾，别说是王位，恐怕连性命都难保全。为此，他继承王位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命太宰周公孔赐胙于齐桓公。胙，是古代祭祀祖宗用过的肉，是最高最重的奖赏，谁能得到周天子祭祀先祖用过的肉，那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了。

## 2 . 风水宝地

宁戚坚定地贯彻执行管仲制定的相地衰征大计，使齐国的农业连年大丰收。今年又是一个空前的丰收年景，齐国上下，一片欢欣鼓舞，特别是春节后，整个齐国便进入了狂欢节。四面八方的百姓涌入临淄看热闹。

齐桓公与管仲完成了安定周王室的任务，又把公子昭托付给了以贤德知名的宋襄公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身上象卸下了重负。国内形势稳定，国家粮库充盈，百姓粮囤冒尖。

他心里高兴，带着朝廷百官，到宗庙祭祀。春节祭祖，是齐国的盛典。宗庙里，一排九只大铜香炉里冒着缕缕香烟，九九八十一支粗大的蜡烛把庙

堂映照得通明辉煌。九只牛头摆放在祭案上，每尊先祖牌位前的香案上，都摆置着精致的描龙绣云的小谷囤，囤里盛满了五谷。

齐桓公点燃了三炷香，插进中间一只香炉，朝着始太公望的塑像三叩头，管仲及群臣也一齐跪倒，叩头。

齐桓公朗声道：“小白凭仗列祖列宗的英灵，三十几年来，八合诸侯，天下太平。

昨日周天子又颁旨，欲派太宰赐胙于大齐，愿祖宗神明保佑大齐经久强盛不衰。”

隰朋道：“周王室自文、武、成、康以来，天子赐胙于诸侯，臣未听说过。今天子赐胙主公，既是大齐盛事，又是天下盛事，臣以为，赐胙之礼，应该隆重。”

管仲点头道：“隰朋大夫此言极是。主公数十年来，南北征战，仁播天下，能获今日之殊荣，乃天意所致，列祖列宗保佑所致。天子赐胙，实乃千载难逢之良机。主公可借此良机，大合诸侯，昭示大齐赫然之功。臣以为此次大会非同以往，乃天下盛事，千古绝唱，主公霸业，可由此流芳百世，以至永远。”

齐桓公喜形于色，道：“仲父，隰朋之言让寡人心旷神怡。寡人之功，在于仲父，在于群臣戮力合作。一旦天子赐胙于寡人，寡人定当封赏各位爱卿，以酬谢各位劳苦功高。既然，仲父认为天子赐胙是千载难逢之良机，寡人定当大张旗鼓。只是，这次大会诸侯，不知选择何方水土为宜？”

隰朋道：“臣曾钟爱一方水土，确是风水宝地。距临淄西南八百里，有一个名叫葵丘的地方，地域广阔，山水澄澈，阡陌交通，横贯四方。此地处于诸侯各国的中心位置，距周室洛阳仅百里有余。如借此地大会诸侯，受天子之胙，必定会锦上添花。”

齐桓公笑道：“如此葵丘之地，寡人十分钟爱。寡人令宁戚爱卿督工，于葵丘之地修筑高台，以备与诸侯会盟。”说罢环顾众臣，不见宁戚，问道：“宁戚爱卿呢？”

管仲道：“主公不知，宁戚大夫身患疾病，今日未能到朝。”

齐桓公一惊，说：“哦？宁戚爱卿为国效力，不分昼夜，染恙在身，寡人当去探望。”

隰朋道：“主公，宁戚大夫有病，臣愿往葵丘督工修筑会盟高台。”

齐桓公道：“好，众位爱卿，葵丘大会在即，到时候，众爱卿可携娇妻爱子，赶赴葵丘，一睹我大齐盛况。”

### 3 . 高风亮节

齐桓公与管仲从宗庙出来，就直奔宁戚住处。一路上，到处是载歌载舞的人群。桓公和管仲干脆弃车步行，混进欢乐拥挤的人群中。侍卫左挡右遮，累得满头大汗。

桓公笑道：“哈哈，与民同乐，乐在其中呀！”

管仲也笑道：“与民同挤，其乐无比。”

一队锣鼓开过来，惊天动地，气势恢宏磅礴。锣鼓队后面是编钟、磬及多种丝竹乐器组成的大型乐队，声音悠扬、高亢，紧接着是头戴各种图腾面具和手持五谷饰件的舞蹈队列，跳着欢腾的图腾舞。再后面是一队身着节日盛装的姑娘，手持五色彩绸，且歌且舞。

桓公与管仲在侍卫的保护下，且走且看，嘴里不住地说道：“壮哉，齐

国之乐，美哉，齐国之舞！”

从人群里挤出来，齐桓公出了一身汗。管仲也累得气喘吁吁，他弹弹身上的尘土，朝桓公苦笑道：“主公，岁月不饶人，臣老了，连看热闹都经受不了。”

桓公拍拍管仲的肩膀，指指他的胸膛，笑道：“仲父怎能言老，寡人看，仲父正年轻哪！”

管仲也笑道：“主公是说心不老，可是，身与心是一体，心虽不老，可力不从心呀！”

桓公道：“仲父，无论如何你不能老，仲父老了，寡人也老了！”

来到宁戚门外，只见一处简陋的茅屋，和周围百姓的茅舍一模一样。

齐桓公环视左右，不见豪华馆舍，问管仲：“宁戚大夫居于何处？”

管仲指指面前的茅屋：“就是这里。”

齐桓公从左到右，从上到下看着这所简陋朴实的院落，似乎不相信管仲的话是真的。

他看着管仲，问道：“大司农居所如此寒伧，仲父以前可知道？”

管仲感慨地说：“臣几次劝宁戚大夫迁居，还在相府右边为宁戚大夫修建了一处府第，可宁戚大夫执意不从。”

齐桓公与管仲走进院内，只听见屋里有说话声，示意管仲不要说话，悄悄站到窗下听起来。

“宁大夫，你怎么病成这样儿？”

“好多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别站着，请坐吧。”

“宁大夫，你是俺庄稼人的主心骨儿啊，可千万保重身体啊！相地衰征太好了，俺庄稼人真鼓起了劲头，没有宁戚大夫，就没有俺庄稼人的好日子。”

“言重了，言重了，这相地衰征大计，是主公和仲父制定的，要谢就谢主公吧。没有主公，没有仲父，也就没有我宁戚。”

“说真的，没有宁戚大夫，今年这庄稼无论如何也不会长得这么好。俺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好的官，身为大司农，却整日泡到庄稼地里，和俺这些泥腿子在一起，别说没见过，听都没听说过。”

“我有什么？不当大司农时，还不是同你们一样，给人家放牛，哈哈……”

“宁戚大夫，听说，你在猛山放牛，是唱歌吸引了管相国，主公收你当了大夫，你唱的什么歌，唱给俺听行不？”这是一个青年人的声音。

“晚辈休得无礼！”这是老年人的声音。

“宁大夫到庄稼地里和俺一起吃饭，还在俺家里住过呢，唱个歌又怎么了？”

“好，我愿意唱给你们听！不过，今日嗓子不太好，这么着吧，小兄弟，改日病好了，我一定唱给你听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吧，宁大夫，你可千万保重。俺爹对俺说，管相国真了不起，一听宁大夫唱歌，就知道是栋梁之才。主公也特开明，宁大夫唱歌骂了他，他还能拜你为大夫，天下少有！”

正听到这里，宁戚的一名家人从外面回来，一见是齐桓公和管仲，连忙跪下叩头：“小人不知主公、仲父驾到，恕罪，恕罪！”叩过了头，急忙跑进屋里向宁戚大声道：“老爷，主公和仲父来了！”

宁戚一听，急忙从病榻上起来，刚刚穿上鞋，齐桓公和管仲就进来了，他急忙就地叩头：“不知主公、仲父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！”

众农夫也一齐叩头。

桓公急忙上前搀扶起宁戚，道：“爱卿病成这般模样，寡人探视来迟，深表歉意。”

宁戚感动地说：“宁戚身患小恙，有劳主公惦念，实在不敢。”

桓公对众百姓道：“诸位平身。”

一老农对齐桓公道：“主公，俺提一个请求，就是赶紧给宁大夫治好病，宁大夫是俺庄稼人的脊梁骨，庄稼人不能没有宁戚大夫。”

桓公十分感动地说：“谢谢诸位对宁大夫的关心爱戴，大家放心，寡人一定早日把宁大夫的病治好。”

管仲激动地说：“诸位放心回去吧，你们关心宁大夫，主公更关心。”

老农向齐桓公施礼道：“草民告辞主公。”说罢，引众人走出房门。

齐桓公对宁戚道：“爱卿深得百姓爱戴，今日此情此景，寡人可见一斑。”

管仲叹道：“宁戚，真丈夫也！如果齐国的大夫都能象宁大夫这样，那大齐将不是今日之大齐！”

宁戚忙道：“主公过奖了，仲父过奖了，没有主公和仲父，哪有我宁戚。”

桓公看看居室，可谓四壁徒然，无豪华装饰，更无贵重陈设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宁爱卿为国为民日夜操劳，立下了丰功伟绩，却住着这样的房舍，寡人实在过意不去。”

宁戚感激地说：“区区小事，何劳主公挂齿。”

齐桓公对管仲郑重地说：“齐国五谷丰登，仓廩充裕，乃大司农执政有方所致。昔日寡人曾许下诺言，欲犒赏宁戚大夫，今日兑现。特赏宁戚大夫白璧百双，黄金百斤，华绢百丈，以营造馆舍，赏美女佳人十名，填充后室。自即日起，寡人拜宁戚爱卿为上大夫，以彰其功，树其楷模。”

管仲见宁戚木然不动，推了他一下，说：“主公如此厚爱，还不谢主公。”

宁戚道：“谢谢主公恩赐。主公如此垂恩，宁戚殊感荣幸之至。宁戚身为大司农，只不过恪尽职守，尽份内之力而已，却得到主公如此厚爱，宁戚委实不敢接受，请容臣细细表述。”

齐桓公道：“爱卿有话请讲。”

宁戚侃侃而谈道：“昔日宁戚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跟着牛贩子从卫国来到齐国，幸遇主公、仲父。仲父慧眼，主公抬举，才使宁戚贵临大夫行列。宁戚身为大司农，就该尽职尽责，为主公分忧，为仲父解难。这是天经地义的。齐国五谷丰登，托主公洪福，凭仲父相地衰征之策，再加上天地诸神助我大齐，功劳不能记在宁戚帐上。如果齐国田园荒芜，仓廩空虚，百姓啼饥号寒，那我宁戚岂不成为齐国罪人，辜负主公举火授爵之恩，也辜负仲父一片信任之情？宁戚由贩牛之徒，一跃而主掌司田权柄，何敢再有他求？主公信任宁戚，乃宁戚最大奢侈；主公厚爱宁戚，乃宁戚终生富足！为此，主公所加封微臣的功名利禄，宁戚不敢接受，请主公鉴谅。”

齐桓公听宁戚一席话，十分感动，却不知如何答复，便看着管仲。

管仲道：“宁戚大夫肺腑之言，管仲感动不已。”

齐桓公想了想，说：“宁戚爱卿一片忠诚，寡人十分感动，爱卿所言，令寡人深思。”

周天子欲赐胙于寡人，寡人欲于葵丘之地受赐。葵丘大会之后，寡人欲行大礼赐宁戚大夫龙纹授带，以志爱卿之气节。”

宁戚跪拜：“谢主公恩德。”

齐桓公急忙搀扶起宁戚道：“爱卿有恙在身，不必行礼！”

管仲看着宁戚的面容，道：“葵丘大会很快就要举行，宁戚大夫可在家安心养病，不要参加了。”

宁戚不肯，说：“仲父，葵丘大会，大合诸侯，受天子赐胙，乃我大齐霸业之巅峰，千秋之绝唱，宁戚哪有不参加之理。”又向齐桓公道：“请主公开恩，让宁戚陪同主公前往，一睹我大齐盛况，这是三生有幸的机缘，能参加葵丘大会，宁戚死亦无憾！”

齐桓公看看管仲，笑道：“宁戚大夫心情迫切，寡人允准！”

不过，要注意保重身体。”

宁戚拱手向齐桓公道：“谢主公恩准！”又向管仲拱手道：

“谢仲父悉心关照！”

#### 4.“封泰山，禅梁父，可行乎？”

两个月后，齐桓公带领满朝文武，开赴葵丘。

浩浩荡荡的各色旗旌遮天蔽日，醒目的黄色“方伯”大旗下，是齐桓公的华辇，管仲在右，鲍叔牙在左，三人同乘一车。

齐桓公踌躇满志，一路上谈笑风生，对管仲道：“寡人曾八次会盟诸侯，感觉却与今日不同，今日寡人倍感神清气爽，心情振奋，仲父可知何故？”

管仲笑答：“此次前往葵丘，乃天子赐胙，周室嘉奖；各国诸侯拱手相贺，五体投地。再没有兵车之患，也没有逃盟之恼。此次大会，标志着主公霸业之鼎盛，当然，心情不一样喽。”

齐桓公转而笑问鲍叔牙：“太傅可曾梦想有今日之盛事乎？”

鲍叔牙也笑道：“臣无日不想，无时不想。事主公，荐相国，选贤能，游列国，鞠躬尽瘁，呕心沥血，还不都是为了今天。老臣能看到齐国今日之辉煌，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九泉啦！”

人马来到了泰山脚下。巍峨雄伟的泰山，气势恢宏，岿然而立。放眼望去，满目青翠，山巅云雾缭绕，蔚为壮观。

齐桓公下令停车。他站在华辇上，仰望泰山，慨叹道：“巍巍乎泰山！威武兮泰山！”

管仲赞叹道：“泰山，东方雄踞，磅礴巍峻，骚领天下，五岳独尊，郁郁葱葱，生生猛猛，真奇山神山也。泰山如此雄伟，立于我大齐境内，大齐岂能无泰山磅礴之势！”

齐桓公道：“寡人听说，夏、商、周三代初立，都到泰山来封禅，可有此事？”

管仲答道：“泰山封禅大典，应从无怀氏起，伏羲氏、神农氏、炎帝、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唐尧、虞舜到夏禹、商汤、周成王，他们即位后，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，表示报答上天之功，叫做封；在泰山脚下的小山或云云山，或亭亭山，或会稽山，或社首山，后来大都在梁父山划定地区以祭地，表示报地之功，叫做禅。”

齐桓公跃跃欲试道：“寡人自文、武、成康以来脱颖而出，开创一代霸业，成为中原霸主，八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即使三代先贤也概莫如此。请问仲父，寡人想封泰山，禅梁父，可行乎？”

管仲看看桓公一脸骄色，与鲍叔牙交换了个眼色，道：“封禅要有天地之吉相。如今吉相未出现，尚须等待。再者，如今天子在位，欲封泰山，禅

梁父，必须有天子旨意。

这二者缺一不可。”

齐桓公摇摇头，不以为然地说，“天之吉相已经出现，齐国连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这就是天之吉相。至于天子旨意，等见了太宰周公孔，请他转告周天子，给寡人下道旨，不就行了嘛！”

鲍叔牙道：“天之吉相，要有凤凰来仪。”

桓公笑道：“凤凰来仪？寡人派人去捉一只凤凰来就是了！”

管仲向鲍叔牙使个眼色，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。鲍叔牙知道管仲在提醒他不要太顶撞齐桓公，无可奈何地闭上了嘴。

## 5 . 葵丘盛会

葵丘面目一新，会盟高坛已营造完毕。宋、鲁、卫、陈、郑、许、燕等诸侯已提前赶到。

齐桓公、管仲、鲍叔牙衣冠楚楚，威风凛凛立于华辇之上，从蔽日的旗旌林立的剑戟组成的仪仗队中穿过，径直来到盟坛下。各路诸侯分别按自己的次序立于坛下。

华辇停下，齐桓公、管仲、鲍叔牙走下车来。齐桓公向各路诸侯道安：“今日天子赐胙于寡人，有劳各位诸侯不远千里而来，寡人深表谢忱。”

宋襄公道：“齐侯受天子赐胙，乃我中原诸侯之幸事。如此盛况，敢不一睹为快！”

郑文公道：“齐侯拥戴天子，信达诸侯，天子赐胙，当受之无愧。”

燕庄公道：“燕国倍受齐国恩泽，今日前来葵丘，乃为大齐助兴，甘心为盟，再无旁顾。”

齐桓公听了这些赞誉之辞，象吃了一罐蜜一样甜，满面笑容，对众诸侯道：“一俟天使驾到，寡人当与诸位同享盛典，同沐天子之恩。”

齐桓公话音刚落，隰朋高喊：“天子使者太宰周公孔驾到！”

周公孔乘坐一辆华辇驶于会盟高坛之下。齐桓公率众诸侯前往迎接。

周公孔从车上下来，他身后一侍者高擎天子赐胙。

齐桓公俯身行礼道：“齐侯小白拜见太宰。”

众诸侯一齐行礼道：“拜见太宰！”

周公孔高兴地说：“各位诸侯免礼。孔受天子之命，特赶来葵丘，先向齐侯祝贺。”

齐桓公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寡人感于天子之恩，特选定葵丘风水宝地，筑土修坛，举行盛典，以沐天光。”

齐桓公话音刚落，鼓乐大作。

太宰周公孔仰望高坛，只见坛上仪仗隆重，华贵。再看一眼眼前的齐桓公，气宇轩昂，志得意满。

隰朋对周公孔道：“请太宰登坛！”

周公孔举步登上高坛，侍者高擎天子赐胙紧跟其后。

隰朋再喊：“请主公登坛！仲父登坛！”

齐桓公以纠纠之气，昂首阔步登坛，管仲跟随其后登坛。

隰朋又喊：“请诸侯登坛！”

众诸侯依次登上高坛。

高坛上，立有周天子虚位。太宰周公孔持天子赐胙在天子位东站立。

齐桓公与诸侯登坛后，先向天子位前的香炉焚香行跪拜礼，然后依各



自位次站好。

隰朋手向台下一压，鼓乐骤停，高声喊道：“请太宰周公孔转达天子之命！”

太宰持胙，朗声道：“天子新立，志在修文、武、成康之功业，各诸侯拥戴周室立了大功，天子特命孔赐齐侯胙。”

齐桓公出列，欲行大礼。

周公孔道：“天子有命，齐侯年事已高，可不行跪拜之礼。

齐侯受天子赐胙！”

齐桓公正欲上前受胙，管仲悄声说：“天子虽谦，为臣不可不敬！”

齐桓公点点头，至太宰前，行跪拜大礼道：“天子之威如日高悬，小白敢不跪拜。”

太宰面呈喜色，高声道：“请齐侯受胙！”

齐桓公三叩首后道：“谢天子之恩！”言毕起身，从周公孔手中接过天子赐胙，高擎过头，呈现给诸侯过目。

诸侯对齐桓公所为，无不叹服，齐声道：“恭贺齐侯！恭贺盟主！”

诸侯看过，齐桓公将赐胙递与管仲，对周公孔道：“禀天使，今日天子赐胙，虽是小白殊荣，也是诸侯盛事。值此千载良机，诸侯共沐天光，小白欲与诸侯歃盟，可乎？”太宰道：“诸侯歃盟拥戴天子，此乃周室盛事，有何不可？”

宋襄公出列道：“今日天子赐齐侯胙，天使亲临盟坛，乃对我中原盟主最高奖赏。

诸侯信任齐侯，钦佩盟主，何必歃血！今日盟事，可不歃而盟。”

众诸侯一致表示同意：“太宰在此，可不歃而盟！”

齐桓公十分激动，向众诸侯拱手施礼道：“谢诸位对寡人的信任。有天使在，可不歃而盟，请司仪隰朋宣读盟书。”

隰朋展开盟书，高声读道：“周襄王元年春，天子赐齐侯胙。诸侯于葵丘之地盟会，誓词曰：‘凡我同盟，永世修好。

辅佐周室，匡正王道。有背盟者，神明殛之！’”

众诸侯齐声复诵：“凡我同盟，永世修好。辅佐周室，匡正王道。有背盟者，神明殛之！”

诸侯盟誓完毕，太宰周公孔笑道：“今日奉天子之命赐胙齐侯，见中原诸侯如此同心同德，终生难忘。孔定当禀报天子，予以嘉许。”

众诸侯道：“谢太宰！”

齐桓公对太宰道：“今日盛会，寡人特备歌舞仪仗助兴，请太宰与各位诸侯观赏。”

隰朋请太宰及各位诸侯至台前。

坛下，礼乐骤起。三百名乐师一齐动作，鼓、编钟、石磬、笙、竽、笛、琴等乐器一齐奏出悠扬、雄壮的齐乐曲；三百名身着盛装的女子随着乐声翩翩起舞，令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；更有三百名武士，身披犀甲，手执刀、戟、戈、剑，不断变换队形，舞姿粗犷、健美，动作整齐熟练。

太宰周公孔与众诸侯看得津津有味。

太宰对比肩而立的齐桓公道：“齐侯举行如此盛典，可是开创了天子赐胙的先河呀！”

齐桓公面有骄色，捋须道：“寡人有一事欲告太宰。昔日夏、商、周三

代初立，都行封泰山、禅梁父之盛典。寡人为辅佐周室，北伐山戎，至于孤竹；南讨蛮楚，至于召陵；西涉流沙，至于太行；威镇东夷，至于北海；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今泰山在我大齐境内，寡人也欲封泰山、禅梁父，行旷世之盛典，太宰以为可乎？”

太宰闻言一惊，怔怔地看着齐桓公，道：“齐侯果有此想？”

齐桓公洋洋自得道：“寡人企盼久矣！”

太宰冷笑道：“当今天下之事，齐侯以为可，谁敢说不可！”

齐桓公哈哈大笑……

太宰不满地看了齐桓公一眼，将目光移向坛下。

坛下，歌舞表演渐至高潮。

侍者呈上美酒。太宰、齐桓公、众诸侯各端酒爵，一边饮，一边看表演。

齐桓公手端酒爵向各诸侯致意，敬完了诸侯，来到各国众大夫队列前。

鲍叔牙、宁戚等众大夫一齐举爵道：“恭贺主公！”

齐桓公拱手道：“同贺同喜！”

齐桓公向鲍叔牙举爵道：“寡人能有今日，得谢太傅教诲。”

鲍叔牙忙道：“大齐能有今日，全靠主公英明！”

齐桓公对宁戚道：“宁戚爱卿抱病而来，此情此景，不虚此行吧？”

宁戚道：“宁戚亲眼目睹如此盛事，三生有幸。朝见此景，夕死可矣！”

太宰周公孔过来对齐桓公道：“齐侯，赐胙仪式已圆满完成，孔先行告退了！”

齐桓公挽留道：“太宰何必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在葵丘多住几天嘛！”

周公孔道：“王室公事繁忙，孔不敢久留，齐侯不必相送，告辞！”说着，举步下坛。

齐桓公对周公孔也不再强留。刚才他提出要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，周公孔的表情和语言都明显地表示不赞成，他心里就有点不自在。他只随周公孔走下盟坛，便不再相送了。

周公孔对齐桓公也十分不满。太自不量力了，周天子还未封泰山、禅梁父，一个诸侯竟敢有如此念头！车刚离开葵丘，只见前面一支人马迎面驰来，中间一面大旗，绣着一个“晋”字。

来的是晋献公的人马，他也是来参加葵丘盟会的。晋献公一见是太宰周公孔，急忙下车。太宰也走下华辇。

晋献公迎上前，行礼道：“叩见太宰。”

周公孔扶起晋献公，问：“晋侯欲住何处？”

晋献公道：“天子命太宰赐胙于齐侯，齐侯于葵丘有衣裳之会，寡人特意前往一睹盛况。”

周公孔淡淡地说：“葵丘大会已散，孔正欲回归洛阳。”

晋献公遗憾地说：“寡人来迟一步，错失良机！”

太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晋侯不必抱憾。葵丘会上，齐侯自恃功高，居然要效三代而行泰山封禅大典。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，齐侯如此骄奢，齐国定要走下坡路了，这个会晋侯不参加也好。”

晋献公点点头，说：“寡人谨听太宰之言。”

晋献公下令，掉转马头，与周公孔一同返回。

完成了葵丘盛会，齐侯与各诸侯道别，分头而去。

大队人马刚刚离开葵丘，天上突然纷纷扬扬下起雪来。齐桓公与管仲同乘一辆华辇，他饶有兴致地望着漫天飞雪，问管仲道：“仲父，你不是说，封泰山、禅梁父要等天呈吉相吗？”

这春夏之交，银蝶飞舞，可是天降吉相于寡人？”

管仲似乎有什么沉重的心事，望着迷蒙混浊的雪空，兀自想着什么。

齐桓公又问：“仲父为何不说话？”

管仲收回目光，问道：“葵丘大会上，主公可与太宰周公孔说过泰山封禅之事？”

齐桓公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说过，说了又怎么样？”

管仲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古者封禅，自无怀氏至周成王，皆以受命，然后得封。古之受命者，先有吉祥之物显示，吉祥之物是凤凰来仪，麒麟显示。今凤凰麒麟不来，嘉禾不生，无天意昭示，而主公欲行封禅，恐天下有识之士，引为笑柄！”

齐桓公见管仲那么严肃，那封禅的热情被迎头浇了一瓢凉水，咕哝道：“仲父既然这么说，寡人不再提封禅之事就是了。”

管仲转而望着外面的大雪，自语道：“按常规，这春末夏初，不该下这场雪，这雪下得太令人不解了。”

齐桓公道：“寡人也这么想。依仲父看，这雪是吉还是凶？”

管仲道：“天行有常，凡是反常之事，总有兆头，臣正在琢磨，恐怕不是吉祥之兆。”

主公可下令人马就地扎营，待为臣占卜一课。”

齐桓公则发出命令，隰朋从前面急促奔来禀报：“禀主公、仲公，宁戚大夫中途发病，不醒人事，已奄奄一息。”

管仲大吃一惊，急忙下车，急步走向宁戚的辇车。齐桓公也急急跟来。

宁戚车前，已聚集多人，大家齐呼唤：“宁戚大夫！宁戚大夫！”

齐桓公与管仲来到车前。管仲看看宁戚的脸色，又号了宁戚的脉搏，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铅色，目光也一下子变得呆滞。

齐桓公摇摇宁戚，喊道：“宁戚爱卿，你醒醒，寡人来看你了！”

宁戚费了很大的劲，慢慢睁开眼睛看着桓公和管仲，吃力地对侍从说：“扶我……起来……”

侍从扶宁戚坐起身。宁戚吃力地、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主公……仲父……宁戚要离开……主公，仲父了……再顾不上……今年……齐国的五谷……登场……了。”

管仲道：“宁戚大夫，你一定要挺住，你的病一定能治好的！”

齐桓公道：“爱卿身体原本有恙，这千里迢迢，气候又骤变，爱卿不必悲观，大齐有顶好的御医。”

宁戚艰难地又说：“主公……宁戚……能见葵丘大会……死亦……足……矣！”

齐桓公道：“爱卿，寡人欲专为爱卿举行大典，赐爱卿龙纹绶带。”

宁戚上气不接下气，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：“谢……主……公。”

管仲一见宁戚脸色发生了变化，绝望地喊道：“宁戚大夫，齐国不能没有你啊！宁戚，管仲更不能失去你呀！”

宁戚艰难地喘息着，最后吐出了四个字：“宁戚……惭愧……”头一歪，

永远阖上了双眼，离开了人间。

“宁戚大夫！”管仲撕心裂肺地喊道。

“宁戚大夫！宁戚大夫！”众人齐声呼唤。

可宁戚再也听不到人们的呼唤声了。他静静地依偎在侍从怀里，面容平静，露出微笑。

管仲背过身，面对漫天飞雪，眼泪滚滚而出：“天啊，你是在折管仲臂膀，在毁我齐国的霸业啊！”

齐桓公眼含热泪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宁戚爱卿，你先别走，先别走！这漫天银蝶作为仪仗，洁白世界作为盛典，寡人要赐你龙纹绶带，以表彰爱卿对齐国的贡献！”说着，颤颤巍巍登上华辇，将一条龙纹绶带披在宁戚肩上。

“宁戚大夫！”人们齐声大恸，哭声惊天动地。

宁戚一死，整个齐国人马，上至齐桓公，下至兵卒，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。宁戚华辇装饰上黑色的挽幛，三军上下扎起白色挽带，以祭悼宁戚英魂，那葵丘大会的热烈激昂一下子变成了冷清消沉。

## 第七章 管仲之死

### 1. 痛思宁戚

宁戚的死，对管仲精神上造成的巨大创痛是无法弥补的。

从葵丘回来，管仲就病倒了，连齐桓公为宁戚举行的隆重的上大夫葬礼都未能参加。

宁戚恍恍惚惚老站在他身旁，即使闭上眼也能看得见。

第一次与宁戚谋面，是他在狷山上拍着牛角唱歌，那歌声那么高亢、响亮：

浩浩白水，白水浩浩。

男儿意气，直冲云霄。

壮志未酬，难得逍遥。

踏破铁鞋，圣贤难找。

……

管仲在病榻上翻了个身，喊道：“婧啊！”

“相爷，贱妾在这儿哪！”婧急忙俯下身子应道。这些日子，对婧来说，简直度日如年。管仲病得一塌糊涂，老说胡话，说得最多的是“宁戚，你等着我啊！”婧亲自为管仲煎药，亲自做饭，精心照料，精心伺候，日夜不敢离开病榻一步。管仲睁开眼，看着婧憔悴、瘦削的面庞，长叹一声：“唉，我老啦，不中用啦！”

婧急忙端起汤罐，舀起一勺参汤：“相爷，喝口参汤吧。”

管仲摇摇头，指指案上的琴，道：“婧啊，给我弹琴。”

婧放下汤罐，净了手，焚上香，弹起了《高山流水》。

刚弹了两句，管仲就不耐烦地挥手，道：“弹宁戚的《浩浩白水》！”

婧弹起了《浩浩白水》，悠扬的乐曲立即充满了整个居室。

管仲微闭双眼，轻轻地哼唱起来：“浩浩白水，白水浩浩……”他朦朦

胧胧地看到：

宁戚从山上跑下来了，一直跑到管仲的车前，管仲亲笔给齐桓公写了荐书……

宁戚换上了大夫衣冠，那么光彩照人，那么精神抖擞；

宁戚当上大司农，齐国的庄稼地里，到处是他的身影；

宁戚严惩奴隶主伯氏，坚定不移地推行相地衰征大计，齐国连年大丰收；

伐山戎，讨蛮楚，镇西狄，威东夷，只要管仲外出，便将国政委于宁戚，宁戚总是治理得那么井井有条，那么令管仲满意……

宁戚身居茅屋，不为升官，不图发财，却那么兢兢业业，鞠躬尽瘁，为了什么？管仲与宁戚交谈最多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他是要宁戚接他的班啊！如果宁戚不死，这次从葵丘回来，齐桓公就要拜他为上大夫，地位仅次于管仲和鲍叔牙。唉，宁戚啊宁戚，你还不到五十岁，壮志未酬啊！

婧弹了一遍《浩浩白水》，又弹了一遍。她从琴案前站起身来，走到病榻前。

管仲睁开眼，看着婧道：“怎么不弹了？”

婧为管仲掖掖被子，道：“相爷，已弹了三遍了。”

管仲执拗地说：“弹，弹！”

婧无可奈何，重又回到琴案前，继续弹《浩浩白水》……

## 2．密室策划

宁戚去世，管仲卧床不起，可把长卫姬、公子无亏、竖貂、易牙、开方这班人高兴坏了。尤其是得知齐桓公将公子昭托于宋襄公的消息，长卫姬、公子无亏恨透了管仲，巴不得管仲早死，快死。

这天晚饭后，长卫姬又把竖貂、易牙、开方召到后宫，打听管仲的消息，密商管仲死后的计策。

长卫姬问道：“管相国的病情如何？”

易牙道：“病入膏肓，整天说胡话，恐怕不会有几天活头了！”

长卫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主公常去看他吗？”

竖貂道：“前些日子一天一趟，最近少多了，三天五天去一趟。”

长卫姬道：“竖貂身为后宫总管，要注意主公的起居，尽量少让主公去，免得染上秽气！”

公子无亏咬牙切齿道：“管仲一日不死，咱们一日不得安宁，不如派刺客把他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长卫姬喝断了公子无亏：“要沉住气！不能轻举妄动！管仲一死，竖貂、易牙、开方就会拥戴你为世子，将来就由你继承君位。”

易牙无比激动地说：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熬来熬去，总算有出头之日了。”

竖貂笑着对无亏道：“管仲老了，主公也老了，这齐国天下就是咱们的了。公子当上国君，那我竖貂就是一国之相，易牙当亚相，开方干大司马。”

长卫姬道：“这些话现在说为时尚早，无亏要常到高、国两府去走走，多拉近乎，争取他们的支持。同时，要时刻警惕鲍叔牙、隰朋、王子成父、东郭牙等这班老家伙，注意他们的动静。竖貂、易牙，要对公子昭严加防范。”

公子无亏磨拳擦掌道：“我恨不得明天就当上国君！”

## 3．宁戚墓前

一个月过去了，管仲从病榻上站起来了。这天下午，他要婧陪他去祭奠宁戚。

婧关切地说：“相爷大病初愈，不易行动，而且一见宁戚墓，必然要伤心动情。”

管仲道：“不去就不伤心、不动情了吗？我一定要去！”

婧拗不过管仲，只好扶着管仲登上华辇，来到宁戚墓前。

夕阳西下，宁戚之墓笼罩在一片迷茫之中，左边一棵老树上，落着一群乌鸦，哇哇地叫着。

管仲将祭品和酒爵摆到墓前的祭台上，用颤颤抖抖的手点燃了四炉香火，然后拜了三拜。

大约是心有灵犀吧，鲍叔牙不约而同也乘了华辇来祭奠宁戚。

鲍叔牙一见管仲，急忙走上前来道：“夷吾弟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管仲指指宁戚的墓：“我来看看宁戚。鲍叔兄，你也来看宁戚是吗？”

鲍叔牙道：“是啊，夷吾弟大病初愈，尚未复原，不该出来。”

管仲笑道：“感谢鲍叔兄对我的关照，一天一次往我家跑。我担心，再不来看看宁戚大夫，他会骂我呢！再说，我想和宁戚大夫说说话。”

鲍叔牙也在祭台上摆上祭品，点上香，拜了三拜，对着墓碑道：“宁戚大夫，今天仲父和我特来看望你，你如果有在天之灵，就保佑仲父身体康泰。”

管仲也对着墓碑道：“宁戚兄弟，我老听见你在喊我。我知道你心里有许多话要对我说，我也有许多话要对你说。”

婧在宁戚墓碑前的空地上铺下席，摆上四个小菜，一牺尊酒，两个酒爵。

鲍叔牙惊奇地看着婧问：“弟妹，怎么，要在这里吃酒？”

管仲道：“我要和宁戚兄弟一起喝酒，来，鲍叔兄，咱们和宁戚兄弟一起喝！”

婧为难地说：“相爷，只带了两只酒爵。”

管仲道：“这好办，宁戚一只，我和鲍叔兄两人用一只，咱们一起说个痛快，喝个痛快！”

鲍叔兄不解地看着管仲，附和着道：“好好，就说个痛快，喝个痛快！”

婧把两只酒爵并排放在一起，轻轻地注满酒。

管仲双手端起酒爵，将酒高高擎起，然后颤着手，将酒洒在墓前，道：“宁戚兄弟，我知道你在喊我，一遍又一遍，白天喊，夜里也喊。你走得那么急，那么早，留下那么多话没来得及跟我说，今日我与鲍叔兄来看你，你有什么话就说说吧。”

一阵晚风吹过，坟上的招魂幡刷拉刷拉作响，似乎感应管仲的心情。

鲍叔牙觉得管仲今天的言行与以往不同，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。他简直不敢相信，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行动颤颤抖抖，说话颠三倒四的老人竟是叱咤风云、谋略过人的管仲。从葵丘回来，管仲一病不起，似乎他的魂魄被宁戚带走了一般，他扶住管仲，拉着他坐在席上，说：“夷吾弟坐下，慢慢说。”

管仲放下酒爵，缓缓坐在席上，眼直直地望着宁戚墓上的招魂幡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宁戚兄弟，你看我老了是不是？再不是以前的管仲了，是不是？你在猛山唱《浩浩白水》，那么冷的天，那么白的雪，才几天啊，你走了，我也老了。年青时，我跟鲍叔兄经商行贾，十分红利，我争个七成，也才几

天，就都那么过去了。管仲老了，再不能出征，再不能打仗了，再不能为齐国谋韬略了。原指望管仲老了还有你宁戚兄弟，谁知道你走得这么早，这么快！这以后的齐国可怎么再走下去？白头人为黑头人送行上路，这个滋味儿令人心碎，宁戚啊宁戚！”说着说着，管仲潸然泪下。婧忍不住泪水湿襟，哭出声来。

鲍叔牙擦了把泪，劝管仲道：“宁戚兄弟英年早逝，虽死犹生。来，咱们共同为了宁戚兄弟，干了这爵酒。”说着，轻轻将酒洒于地上。

起风了，风吹得招魂幡更加刷拉刷拉作响。

管仲凄然一笑，对着白幡道：“宁戚兄弟，你肯定在埋怨我，正嘲笑我，是不是？你多次规劝我，要清君侧，把那些行为不端、野心勃勃的小人从主公身边清除掉。可我却为了讨得主公的欢心，没有听你的忠言，总以为，你是堤，我是岸，堤岸尚在，祸水兴不起风、掀不起浪。而且你那么年青，管仲老了有宁戚，可谁知，你这道堤先塌了，我这道岸也快毁了。没有堤，又没有岸，这祸水泛滥出来，主公还不被淹没？大齐还不被淹没？管仲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在这件事上犯了一个大错误，成了千古罪人！宁戚兄弟，你骂我吧，管仲自以为是，却不知到头来一生创下的伟业将毁于一旦！”

鲍叔牙听了管仲这番话，很受震动，他也是不止一次劝管仲注意选拔、培养年青的接班人，可管仲老以为有宁戚接班就足够了。他想想也是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宁戚一走，就使管仲身后变成了空白。管仲是主公的主心骨儿，如果管仲百年之后，那管仲辅佐主公开创的这番轰轰烈烈的霸业将无人继承。而权柄一旦落入竖貂、易牙之流手中，那可就前功尽弃了。他长叹一声道：“这养痍遗患，可谓千古之训！”

管仲端起酒爵，洒在宁戚墓前。婧急忙又斟满，管仲与鲍叔牙对饮。

管仲的眼仍不离开白幡，对鲍叔牙说：“鲍叔兄，你听，宁戚在喊我，你听见了吗？”

寂静中，只有风声和白幡的摇动声。

鲍叔牙道：“我听见了，宁戚是在说，你我要多加保重，趁着你我健在，塌了的堤要快修补，毁了的岸要快加固，要把大齐的伟业千秋万代发展下去！”

管仲无限深情地看着鲍叔牙，说：“天下都知道管鲍之交，引为美谈。可宁戚知道，没有鲍叔，哪有这桩美谈？我管仲欠你鲍叔太多太多。管仲从荣辱柱上走下来，当上相国，以至于周天子欲拜为上卿，天下都知道齐国有个管仲，又有几个人知道，管仲身后，还有个鲍叔？宁戚知道！宁戚知道！管仲是站在鲍叔的肩膀上，一辈子都站在这双肩膀上。这肩膀也不说，也不喊，从不叫苦，从不叫累，扛了管仲一辈子，一直扛到今天。

我快随宁戚去了，可留下那么多担子还是要落在这双肩膀上。”

鲍叔牙无比激动地说：“宁戚知道，鲍叔怎能与夷吾弟相比？人这一辈子，不说国家社稷，也不说天下大事，单就有个知己，有个手足情份，也不枉到这世上走了一遭。

宁戚兄弟先走一步，这些事，他看得最分明。”

管仲端起一爵酒，对鲍叔牙道：“鲍叔兄，等我追宁戚而去，鲍叔兄可得常到我的墓前，带着酒，与我举爵对饮。管仲欠了你一辈子，这债永远还不清，就是死了，还得再欠你的。管鲍之交，生生死死，哪有个尽头哪！”

婧趁机上前对二人说：“鲍叔大哥，天色已晚，咱们该回去了！”

管仲看看西方的一抹晚霞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太阳落山了！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鲍叔兄，咱们回去吧，改日再来与宁戚兄弟说话。”说着，站起身来，无限眷恋地看着宁戚墓上的招魂幡。

#### 4 . 齐桓公断了弓弦

从葵丘回来，齐桓公的心情一直不好，宁戚死，管仲病，可谓祸不单行。他后悔不该向太宰周公孔提泰山封禅的事，是不是遭了报应？他一连在宫中反省了好几天，管仲不能主持朝政，大小事儿一齐压到他身上，他简直受不了。哪来的这么多事，上要应付周王室，左右要应付各诸侯国，国内的事更多，更杂，幸亏隰朋、鲍叔牙挡着。好歹管仲的病情一天天好起来，他便让隰朋有事到相府问管仲。在宫中一直憋闷了一、两个月，搞得他身软神惚。这天早膳后，竖貂提议外出打猎，他欣然同意，便带着竖貂，易牙、开方，驾车赶到南山狩猎场。

开方带着兵士，从四面轰赶野兽，把它们赶到桓公车前。

齐桓公张弓搭箭，四处搜寻目标，正前方一只野兔仓惶奔来，齐桓公挽起硬弓，一箭射去，野兔应声倒地。

桓公哈哈大笑。

竖貂下车捡起野兔，赞美道：“主公真乃神箭，一矢中的，决无虚发。”

齐桓公道：“寡人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如此丰功伟绩，却不见凤凰来仪，麒麟显现，由此看来，虽有天子之命，这封泰山，禅梁父之盛典仍不知何时呈现。”

话音未落，却见正前方向，突然出现了一个怪物，说野猪不象野猪，说狗熊不象狗熊，形容丑陋，皮色灰暗，直立身子，似哭似叫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齐桓公看得分明，打了个寒噤，说道：“晦气！”

开方、竖貂急忙弯弓搭箭，同时向那怪兽射去，那怪兽倏然就不见了，可突然听见后面怪叫一声，那怪兽又出现了，向着齐桓公又哭又叫。

开方一箭射去，那怪兽又不见了，一眨眼，却又在左方出现了。

齐桓公忿然举起硬弓，向那怪兽射出一箭，那怪兽岿然不动，仍直立身子发出怪叫。

齐桓公再次挽弓，突然，“崩”地一声，弓弦断了。齐桓公大惊失色，喊道：“此物不祥，回宫！”

驭手急忙驾车，飞也似地离开了狩猎场。

齐桓公回到宫中，见隰朋已在宫中等候，便不耐烦地说：

“寡人今日不理国事。”

隰朋焦虑地说：“稟主公，仲父猝发疾病，人事不省，其状甚危。”

齐桓公大惊：“谁？”

隰朋答道：“仲父。”

齐桓公颓然坐下，长叹一声：“仲父有病，怎么不早说？

快去探视！”

#### 5 . 病榻论相

管仲卧于病榻之上，神志昏迷，口中不断地急促呼唤着：“主公……主公……”

婧于病榻前垂泪而立，说：“相爷，隰朋大夫已去稟报主公了。”

隰朋与齐桓公匆匆进入管仲寝室。婧一见桓公，急忙跪拜，泪如泉涌：



“主公。”

齐桓公俯到管仲身旁，伸出颤抖的手，轻轻抚摸着管仲的脸面，呼唤着：“仲父，仲父！”

管仲缓缓睁开眼睛，似乎费了好大的气力，才看清了面前的齐桓公，艰难地张开嘴，说：“主公……”

齐桓公眼含泪水，紧紧攥着管仲的手：“仲父，你怎么样？”

管仲颤抖着嘴唇，说：“主公，管仲要走了……要离你而去了……”

齐桓公老泪纵横：“不，仲父不能走！寡人不让你走！齐国不让你走！老天更不会让你走！”

管仲喘息着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老天……在喊我，宁戚在喊我走……”

齐桓公悲恸地说：“不，谁也不能夺走仲父，仲父若走了，留下寡人怎么办？寡人知道、仲父的担子太重，一头挑着齐国，一头挑着天下，这副担子把仲父压垮了，你若放下，这担子让谁挑？谁又能挑得起来？”

管仲微微摇头，更加艰难地说：“这副担子我没挑好，也不能再挑下去了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这么快就过去了。齐国还长着呢，还得有人去……去挑起这副担子。”

齐桓公目不转睛地盯着管仲，预感到管仲是要不行了，他有多少话要对管仲说啊，他知道管仲不会说更多的话了，他要将最重要的事情与管仲商量，听听管仲的意见。便哽咽道：“寡人自从登位，一言一行听仲父教诲、齐国才有今日显赫的地位。若没有仲父，寡人将如何是好？”

管仲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主公对贤臣，要用——而——不——疑；远小人，要拒——之——千——里；重社——稷——江——山，轻——个——人——好——恶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嘴角抽搐，昏迷过去。

齐桓公俯在管仲耳畔，声泪俱下，撕心裂肺地喊道：“仲父，你醒醒！你不能去！”

你还有话没跟寡人说呀！”

婧扑到管仲身上，摇晃着管仲，喊道：“相爷，相爷！”

管仲又醒过来，嘴角蠕动着说：“主公，管仲要去了……宁戚叫我……喊我去……”

齐桓公挥手示意，众人退下，只留下婧。

齐桓公拉住管仲的手说：“仲父倘有不幸，这齐国大业，寡人将委政于谁？”

管仲长叹一声：“可惜呀，宁戚！”

齐桓公赶紧问道：“可如今宁戚已去，寡人任隰朋为相，仲父以为如何？”

管仲似乎一下子清醒过来，慢慢说道：“隰朋，公而忘私，不耻下问，可以胜任。

可隰朋多年来伴我左右，是我的舌头，如今，管仲要去，肢体不存，舌头安在？主公可以任隰朋为相，但恐不会长久。”

齐桓公又问：“那么，竖貂、易牙、开方怎么样？他们服侍寡人这么多年，忠心耿耿。竖貂为寡人自施宫刑，易牙为寡人烹子作羹，开方为寡人不奔父丧，三人可谓忠于寡人，任用他们如何？”

管仲摇头，说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芸芸众生尚且看重自己的生命，竖貂敢舍弃自身的器官，还有什么不可舍弃的呢？此人野心不小，主公远之！易

牙乃是小人，天下父母都珍贵自己的子女，易牙能烹子作羹，还有什么更残忍的事不能干呢？主公远之！开方亦不是好人，人情莫亲于父母，开方连父丧都不挂在心上，何谈什么忠诚之心！主公远之！”

齐桓公点头道：“仲父这些话，为何不早对寡人说？”

管仲负疚般地张了张嘴，没有说出话来。

齐桓公着急地又问：“仲父之意，谁可为相？”

管仲脸色一下变成灰黄，眼神也黯淡无光，喘气急促，艰难地说出三个字：“鲍……叔……牙……”说着，双目一闭，头一歪，溘然长逝。

齐桓公撕锦裂帛般地哭喊道：“天哪！你折我栋梁，折我栋梁呀！”

## 6．举国哭仲父

管仲与世长辞的消息震动了整个齐国，上至朝廷，下至百姓，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。

与管仲诀别之后，齐桓公便一病不起了，桓公下令为管仲举行国丧，由鲍叔牙与隰明办理。

管仲发丧这天，天阴沉沉的。临淄城的大街上，千千万万的百姓披麻戴孝，摆供设祭，跪立于大街两侧，等待管仲的灵车通过。

管仲的灵车在沉痛的哀乐声中，从相府大门前缓缓启动。前面是三百人举着各色丧旗，之后是隰明高举黑幡，神情呆滞的鲍叔牙手执管仲灵柩前黑色挽带，为灵柩引路。

婧立于灵车上，披麻戴孝，手扶灵柩，欲哭已无泪。灵车后面是齐国的神情悲哀的众大夫们。

灵柩所到之处，百姓们哭喊着“仲父！”叩首相送，将五谷，纸花，纸线，纷纷扬扬洒到灵柩上，大街上哭天恸地声响成一片。

灵车至城门前，一排百姓跪于路中央，拦住灵车。路上满是祭奠的案几，案几上摆放着香火、祭品，一位鬓发皆白的老人高声喊道：“鲍太傅，请仲父留步，仲父欲出城门，小民要为仲父送行！”

鲍叔牙感动地做个手势，灵车停下。

老人端起酒尊、对管仲的灵柩道：“仲父，请喝下这尊酒，这是俺齐国千千万万百姓敬你的美酒！”

路中央和两侧的百姓一齐跪下，磕了三个头。鲍叔牙同大夫们一起，与百姓一齐叩头。

老人高擎酒尊，将酒洒于灵柩前，再端起一尊酒，高声道：“仲父，请再喝下这第二尊酒，仲父要出城门了，俺们送你千里万里，千年万年也不忍分手！”说罢，将酒洒在灵车前。

百姓们，大夫们复又三叩首。

老人再端起一尊酒，悲怆地说：“仲父，再喝下这第三尊酒。仲父的大功大德，齐国百姓永远刻骨铭记，仲父永远活着，永远和俺百姓在一起，永远是咱大齐的相国！”说罢，将酒洒在灵车前。

百姓们叩首再拜，嚎啕大哭。大夫们一个个泪湿衣襟。

婧为这动人的场面激动不已。她为齐国有管仲这样一位相国而自豪，更为自己有这样一位使齐国人民尊敬的丈夫而骄傲。

是啊，一代伟人管仲与世长辞了，但他辅佐齐桓公的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的丰功伟绩永彰史册，他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。管仲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卓越的政治家，思想家和军事家。

## 尾声

管仲死后，齐桓公拜隰朋为相。谁料不到一个月，隰朋病卒。齐桓公大惊道：“仲父真圣人啊，他怎知道隰朋为政不会长久呢？”于是遵照管仲的遗言，又拜鲍叔牙为相。

鲍叔牙向桓公提出一个条件，就是罢斥竖貂、易牙、开方，不许入朝，桓公采纳了鲍叔牙的意见。鲍叔牙主政后，一切按照管仲生前的大政方针处理政事，齐国还算平稳。可不到一年时间，齐桓公又把竖貂、易牙、开方接回宫中，并委以重任，鲍叔牙多次劝谏，桓公不听。鲍叔牙连气带病，也一命归天。竖貂、易牙、开方伙同长卫姬，欺负桓公老耄无能，便专权用事，操纵了齐国大权。

公元前六四三年，齐桓公重病不起。竖貂、易牙等认为时机已到，便将桓公左右侍卫全部逐出，又在桓公寝室周围筑起三丈高墙，内外隔绝。可怜一代八面威风的英主，病重连口热水也喝不上。到了这时候，他后悔也无用了，连病加饿，一命呜呼。死了也不得安宁，竖貂为扶公子无亏即位，秘不发丧，一直拖了六十七天。致使尸体腐烂，蛆虫满身。竖貂、易牙等人赶走了公子昭，仓仓促促扶公子无亏即位，群臣不服，一律不朝。竖貂，易牙欲搬出监国大臣高氏、国氏压阵，高、国二氏却要无亏先发父丧。发丧之后，宋襄公依照齐桓公生前嘱托，答应公子昭的请求，举兵讨伐齐国。高、国二卿借机里应外合，杀了竖貂和公子无亏，易牙见大势已去，逃到鲁国去了。开方则帮助公子潘、公子商人、公子元欲与公子昭争夺君位，凑集人马与宋国军队作战，结果大败。在国、高二氏的拥戴下，世子昭继位，是为齐孝公。至此，经过一年多的内乱，齐国才安定下来，但从此元气大伤，齐国由鼎盛时期开始走下坡路了。

## 后记

齐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最辉煌的一章。桓管称霸是齐文化中最灿烂的部分。

我从六十年代末大学毕业分配到临淄，一下子便与齐文化结下了不解方缘。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史书，抱着一部临淄县志看了三年，利用当记者的特殊身份，骑着自行车转遍了齐国古都的每一个角落，从许多老人口里搜集了大量的故事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立志继承弘扬齐文化。我不是历史学家，不是考古学家，我想从文学角度，将齐国八百年的历史，将那些叱咤风云的齐国历史人物再现于读者观众面前。

这是一项工程，一项艰巨而浩大的工程。

中共淄博市委非常重视齐文化的继承与弘扬，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机

遇。在我任淄博市文联主席时，市委副书记李新泰同我们一起，用了一年半的时间，创作了大型电视连续剧《管仲》，我还主编了《齐国故事大全》等，但这对博大精深的齐文化来说，不过沧海一粟而已。去年夏天，花山文艺出版社编审张志春先生约我写《管子传》，我欣然接受了任务，利用星期天和每天晚上加班加点，总算又了却我的一个心愿。那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啊！天热得出奇，气温高达摄氏39度，我挥汗如雨。我写，妻子、女儿和儿子抄，真是全家齐上阵。虽苦不堪言，却也乐在其中。

《管子传》得到了许多领导、同志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，淄博市委副书记李新泰同志百忙中为拙作写序，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刘廷奎同志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，山东工程学院王德敏教授多次指导，淄博大学校长王志民教授给予热情鼓励和支持，花山文艺出版社编审张志春先生鼎力扶持。借此机会，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此书在写作过程中，查阅了许多文献和资料，参考了大量有关研究成果，由于篇幅所限，不能一一列出目录，特此说明。

高连欣

1995年3月17日

## 管仲年表

公元前725年管仲生于颖上（今安徽省北部）。

公元前708年管仲在贫穷中度过了童年。因家贫，做过马夫，做过小商贩。是年，与鲍叔牙相识，结拜为兄弟，协手经商。十多年中，他们走遍了中原各国。

公元前697年齐僖公拜管仲、鲍叔牙分别为二公子纠和三公子小白的师傅。

公元前694年齐襄公继位后，好勇喜功，连年征伐邻国，国内横征暴敛，民怨甚重。是年，鲁桓公与夫人文姜来到齐国，齐襄公与其胞妹文姜通奸，并杀死了鲁桓公。

公元前692年齐襄公荒淫无道，天怒人怨。为避齐乱，管仲、召忽奉公子纠投奔鲁国；鲍叔牙奉公子小白投奔莒国。

公元前686年公子无知与连称、管至父内外勾结，杀齐襄公，取代君位。雍廩等人杀公子无知。齐国大乱。

公元前685年高傒、国子拥立公子小白登上君位，是为齐桓公。鲁庄公为公子纠争位，齐、鲁战于乾时，鲁军大败。齐军乘胜夺取鲁国汶阳之地。

齐桓公决心报管仲射他一箭之仇，派人赴鲁，逼鲁庄公杀公子纠，召忽殉主，管仲遣返齐国。在鲍叔牙的极力保荐下，齐桓公捐弃前仇，管仲被拜为大夫。

公元前684年齐桓公不顾管仲反对，率兵伐鲁，在长勺与鲁军交战，被鲁将曹刿击败。

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国。支持管仲对内大胆进行改革，对外高举起尊王的旗帜，实施管仲的称霸不用兵车战略。

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采纳管仲之谋，与宋、陈、蔡、邾等国之君于北杏会盟，齐桓公主盟，以平定宋国内乱。遂国（今山东肥城南）不参加北杏会盟，齐桓公率师灭遂，并以此向鲁国施加压力。鲁庄公与齐桓公盟于柯地（齐邑，今山东肥城南），会盟时，鲁国司马曹沫手剑劫桓公，要求退还汶阳之地。桓公依照管仲的意见，答应退地。

公元前680年柯地会盟，使齐桓公名声大振，各国诸侯纷纷与齐结盟。至此，齐桓公真正认识到了称霸的本质，对管仲拥有了一种铭心刻骨的信任，拜管仲为“仲父”。

是年，齐桓公与管仲率师会同陈、曹两国伐宋，因宋违背北杏之盟。伐宋途中遇卫人宁戚，管仲荐桓公，桓公拜宁戚为大夫。宁戚赴宋说服宋桓公求和。

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与卫、郑、宋三国之君盟于鄆（今山东鄆城北），诸侯威服，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。

公元前678年郑国违背鄆地之盟，齐桓公与宋、卫之师讨伐郑国。

是年，齐、鲁、宋、卫、陈、郑等国于幽地会盟。

公元前675年齐桓公会同宋、陈之师讨伐鲁国。

公元前671年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扈地。

公元前668年齐、宋、鲁三国之师讨伐徐国。

公元前667年齐与鲁、宋、陈、郑盟于幽地。周惠王赐齐桓公为侯伯。管仲审时度势，作出重大战略调整，变尊王称霸为尊王攘夷。

公元前666年齐桓公奉周惠王之命，率师伐卫。

公元前664年山戎侵犯燕国。齐桓公与管仲率师救燕，至令支、孤竹，剿灭山戎。

公元前663年齐师凯旋，齐桓公将伐由戎的战利品的一半赠鲁庄公。

公元前662年齐筑小谷（今山东东阿）为管仲采邑。鲁庄

公为感谢齐桓公，为管仲在小谷筑城。

公元前661年狄人侵犯邢国，齐桓公率师救邢，败狄师。

公元前660年鲁国公子庆父作乱。为安定鲁国，齐桓公依管仲之谋，立公子申为国君，并大义灭亲，杀其侄女哀姜。

是年，赤狄侵犯卫国。齐桓公派公子无亏率军击溃赤狄，助卫戍守。

公元前659年赤狄侵犯邢国，齐桓公与管仲同宋、曹两国联兵救邢，打败赤狄，为邢国在夷仪重新筑城，派军助邢戍守。

公元前658年齐桓公诸侯为卫国筑新城。

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与管仲率齐、鲁、宋、卫、郑、许等国联兵讨伐蔡国，蔡侯闻风而逃，继而以不尊周天子之罪讨伐楚国。楚请求讲和。诸侯与楚于召陵会盟。

公元前655年齐桓公依照管仲之谋，与宋、鲁、陈、卫、许、郑、曹等国君会于首止，与周世子郑定盟，确立世子郑太子地位，以稳定周室。

周惠王指令郑国与楚国联合，离间首止之盟。

郑文公不辞而别。

公元前654年齐桓公责郑文公逃首止会盟，率诸侯讨伐郑国。郑请求讲和。

公元前653年齐桓公与鲁、宋、陈、郑于宁母（鲁邑，今山东鱼台）会盟。

公元前652年齐桓公与鲁、卫、宋、许、曹等国君会盟于洮，以固周襄王之位。

公元前651年周襄王派太宰赐齐桓公胙。齐桓公与宋、鲁、卫、郑、许、曹等国君会盟于葵丘，庆贺天子赐胙。

公元前650年北狄侵犯卫国，齐桓公率师相救。

公元前648年齐桓公会同诸侯为卫国筑新城，以防备北狄入侵。

公元前647年齐与宋、鲁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等国会盟于咸，共谋保卫周室，防备戎人入侵。

公元前645年齐、宋、鲁、陈、卫、郑、曹诸君会盟于牡丘（今山东聊城东北），商讨伐楚救徐之策。

是年，管仲卒。

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卒。齐诸公子争夺君位，齐国大乱。易牙杀群吏，拥立公子无亏为君。太子昭逃奔宋国。

公元前642年宋襄公平齐乱，太子昭继位。

